日本随笔经典

日本文学典藏版

叶渭渠 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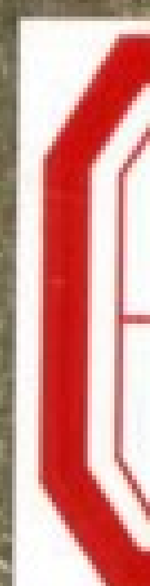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囊括了日本古代随笔的三大名作《枕草子》、《方丈记》、《徒然草》和日本文学双峰《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及近代随笔名篇《侏儒的话》、《千曲川速写》等的部分篇章，既能给您美的享受，也能给您有关人生的启迪。

ISBN 7-5321-2974-8







ISBN 7-5321-2974-8/I · 2282
定价：28.00元

日本文学典藏版

日本随笔经典

叶渭渠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随笔经典/叶渭渠编选－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7

ISBN 7-5321-2974-8

Ⅰ.日… Ⅱ.叶… Ⅲ.随笔－作品集－日本－古代 Ⅳ.I31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0332 号

责任编辑　秦玉兰

封面设计　Metis 灵动视线

日本随笔经典

叶渭渠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 public1.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　字数 325,000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1-2974-8/I・2282　　定价：28.00 元

目　录

丰富的文学典藏（代序）

叶渭渠

日本文学拥有壮实的根干，远古就深深地埋在岛国的土壤里。它于古代与中国文学，近代与西方文学，有着不可切割的联系，已是枝繁叶茂，树木成阴，成为世界文学多彩的一景。

这套“日本文学典藏”，分《日本小说经典》、《日本随笔经典》两卷，都是从古代到近代的日本小说、随笔中，取其精华中之精华，各结成一集，作为日本文学典藏，让读者一书在手，可以饱览日本文学不断的成长，尽享丰富的日本文学的快乐。这两集，以中短篇为主，在日本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长篇杰作则选择其精彩的章节，以飨读者。

在《日本小说经典》卷中，可以欣赏到一千多年前诞生的物语文学鼻祖《竹取物语》、《伊势物语》的全译文，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日本物语文学巅峰之作《源氏物语》的源氏对小紫那种“只缘紫草难寻来”的情怀，以及近八百年前诞生的战记物语杰作《平家物语》的战事最激烈的片段。我们欣赏日本古代文学这些精华，不仅从中可以窥见日本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从文本的特征中可以发现古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化、文学难以消磨的密切联系的印痕。三百多年前问世的《好色一代男》，是近古日本文学史上开创“浮世草子时代”的划时期的作品，从它的精彩选段中，可以映现出那个时代好色家的风流与名妓的情趣，成为日本大众文学的一面镜子。近代以来，日本文学流派纷呈，大家辈出，我们撷取其中由我国名家翻译的《哥儿》、《罗生门》等中短篇的几朵永不衰败的花，让它们继续吐露出无边无尽的芬芳。

《日本随笔经典》囊括了日本古代随笔的三大名作《枕草子》、《方丈记》、《徒然草》和日记文学双峰的《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这

些随笔的作家们都是兴之所至，漫然书就，笔致却精确简洁，朦胧、幽玄而闲寂地展现人与事的瞬间美，确确实实是一篇篇异彩纷呈的艺术随笔，将会带给读者丰富的艺术享受。近古随笔，选了倾尽松尾芭蕉心血写就的名篇《奥州小道》，读者可以从他的含蓄幽远的文字、意境深邃的俳句中，感受到这位俳圣的风雅情怀。《侏儒的话》、《千曲川速写》、《断肠亭日记》、《面对自然的五分钟》等近代随笔将自然与人生娓娓道来，给读者美的享受的同时，也给读者有关人生的启迪。

编完这套“日本文学典藏”很久很久，我仍然沉醉在日本文学之美中，不能自拔。我在欣赏、享受，也在思考与求索……

枕草子（四篇）

清少纳言

四季风光

春天黎明很美。

逐渐发白的山头，天色微明。紫红的彩云变得纤细，长拖拖地横卧苍空。

夏季夜色迷人。

皓月当空时自不待言，即使黑夜，还有群萤乱飞，银光闪烁；就连夜雨，也颇有情趣。

秋光最是薄暮。

夕阳发出灿烂的光芒。当落日贴近山巅之时，恰是乌鸦归巢之刻，不禁为之动情。何况雁阵点点，越飞越小，很有意思。太阳下山了。更有风声与虫韵……

冬景尽在清晨。

大雪纷飞的日子不必说。每当严霜铺地，格外的白。即使不曾落霜，但严寒难耐，也要匆忙笼起炭火。人们捧着火盆，穿过走廊，那情景与季节倒也和谐。一到白昼，阳气逐渐上升，地炉与火盆里的炭火大多化为灰烬。糟糕！

（一段）

雨后花露

时为九月。

迎接太阳的雨下了一整夜，今晨停了。朝阳倏忽间照得亮亮堂堂。

庭前栽植的菊花挂满了露珠，几乎就要滚下来，美极了。

篱笆墙、竹片装饰和狗尾草上处处挂着的蜘蛛网已经被雨水浇破，残丝即将断线，雨点落在上面，白光闪闪，宛如银丝串满了玉珠，万分地激动人心，意趣盎然。

旭日稍微升起时，那胡枝子[①]本来似乎被雨水压得太重。然而，待到晨露消失，花枝开始摇曳；分明没有人伸手去碰它，它却忽地跃起梢头，十分有趣。

我认为非常有趣的事，在别人心里，却认为毫无意趣，这也是很有趣的。

（一三三段）

雪夜逸兴

积雪并不太厚；只薄薄地下了一层，非常有趣。

还有，大雪下得很厚的黄昏，在靠近屋门处，三两位志趣相投的人围着火盆谈话。天色已暗，室内并不掌灯，只借四周白亮亮的雪光，用火筷胡乱地拨弄着炭灰，交谈一些伤情或有趣的故事，非常富于情趣。

正在想：黄昏早已逝去了吧？忽听履声渐近。觉得奇怪，便向门外望去。常常在这种时候，突然闪现出意想不到的人。

"本想知道你今日怎样赏雪，不料，因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干扰了前来造访，在那儿直到天黑。"

来客叙诉夜访的缘由。恐怕"今日有客来"[②]之类的情节也肯定会说的吧！主客从昼间发生的种种事情开头，天南海北地有说有笑。将稻草坐垫给客人放在板条式外廊地板上，他却将一只脚郎当在廊下一动不动，直到传来寺庙的晨钟声，不论室内帘下的女主人还是室外的来客，闲聊了许多事，依然觉得言犹未尽。

晨熹微明时分，男客说声："告辞！"

---

① 胡枝子，灌木植物，豆科，高0.5～2米，叶呈椭圆形，花冠紫色。耐旱。

② 见《拾遗和歌集・冬・平兼盛》："山乡积雪深深处，不见行人路。今日有客来，且看风流人物。"

吟道："雪满何山?"① 真是非常有趣。

如果只有女人，便不可能这样坐待天明的吧！然而现在，男客走了以后，女士们会比平时兴趣更浓地一同交谈风流男子的神采。

（一八〇段）

雪月花时

那是村上天皇②在位的年代。一天，大雪下得很厚。天皇吩咐将雪装在银盘里，上插一枝梅花，当皓月当空时赐给兵卫藏人。兵卫启奏云：恰是"雪月花时"。③

主上非常赞赏，说：

"此时此刻，吟首和歌，这是人间常事；但用典择句如此恰应其境，真是无言以对。"

又一天，兵卫藏人正陪侍天皇，恰在殿上没有人来的工夫，天皇踱来踱去独自伫立，忽见火炉中浓烟腾起，便说：

"那是什么烟？快去看看！"

兵卫藏人看过之后，回到天皇身边启奏道：

海面划行乃何物？
凝眸处，
渔夫垂钓舟，

① 见《和汉朗咏集·卷上·雪》：引用唐代诗人谢观的《白赋》中二句："晓入梁王之苑，雪满群山；夜登庾公之楼，月明千里。"前汉梁孝王筑兔园。上二句乃游兔园之景。园在今河南商丘东。本文故将"雪满群山"改得模糊，成为"雪满何山"。

② 村上天皇：醍醐天皇之十六皇子，公元946年即位，是日本第六十二代天皇，在位二十一年。

③ 雪月花时：《白氏文集·二十五》《寄殷协律》诗云："琴诗酒友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原文是"月雪花时"，有的版本认为是"雪月花时"之误，译者从之。因为，一、与白乐天原诗相符；二、与文中雪天、月夜、梅花这一叙事顺序恰恰吻合。

归来浪中渡。[1]

歌词改写得棒极了。原来是那首歌呀："一只蛤蟆，窜入火焰中，烧焦了。"

（一八一段）

（于　雷译）

① 约公元900多年，亦即《古今和歌集》完成年代，诗人藤原辅相的家集《藤六集》中有和歌题为《蛤蟆窜入》云："炭水烧焦乃何物？凝眸处，一只蛤蟆，窜入烈炎无返顾。"诗中"炭火"、"烧焦"、"蛤蟆"，与"海面"、"划行"，"归来"同音，于是兵卫藏人用这三个同音词另组一首意境不同歌。霎那间想得如此周到、新奇，足见其才思敏捷与文笔的魅力。

和泉式部日记（选译）

和泉式部

一　四月十余日——回忆与期待

世事无奈，竟比梦境还令人难以琢磨。悲叹中打发时光，不知不觉中到了四月十几日[①]。户外树影婆娑，墙头草色渐浓。眺望着如此春光美景，只可叹无人驻足观看。近处的篱笆下似乎有人伫立，心想会是谁呢？原来是曾在已故亲王[②]手下听差的小舍人童[③]。见仆思主，不免一阵哀伤。我对小舍人童说："好久没见到你了。看见你使我想起了那些淡忘了的旧日往事。"[④] 小童答道："没有了主人的差事在身，实在是不敢前来打扰。自从主人故去后，小的也曾遍访山寺，可是自身没了依靠，总觉得这世上虚飘飘的。权当作是侍奉已故的旧主人吧，小的如今已经投到了帅亲王[⑤]府上。"于是，我对他说："侍奉帅亲王是件好事。听说这位亲王品格优雅，又很尊贵，不像是旧派人物。"小童答："诚如所言。不过，最近亲王曾问过小的：'从前常去那家的邸宅么？'小的谨慎回答：'是的。'结果亲王就吩咐小的把这个给送到您的宅上来。亲王还让我顺致问候您，问'山花如

---

① 作者于前一年夏季痛失情人为尊亲王。此时草木复苏故人无归。初夏时节见景思人，痛切感怀。

② 为尊亲王。冷泉院第三皇子，有多情人之称。长保四年六月二十六岁时病殁。

③ 侍奉贵人做杂务的少年。

④ 与已故为尊亲王的恋爱。

⑤ 为尊亲王的同母弟敦道亲王。冷泉院的第四皇子。因职任大宰帅，亦称帅亲王。时年二十三岁。

何?’”说着，小童拿出了一枝橘花。我看着花，脱口吟了一句：“闻得昔人。”[1] 小童说：“小的回去了。您让小的回去怎样向亲王禀报呢?”是啊，在这样的场合下，女的先动笔写信是万万不可的。便说：“咦，这位亲王还没有传出什么轻佻的名声嘛。如此，我这边先写信作答吧，有失敬重了。”

我写的是：

若忆故人情，莫去寻花丛，
闻得杜鹃啼，其声可相同?[2]

小童回到亲王府时，敦道亲王正坐在屋廊上。看见小童躲在物影之后欲言又止的样子，便唤他过来。小童拿出了信捧给了亲王，亲王阅过之后，提笔写下：

一树两杜鹃，啼声应相同。

写完后交给了小童，叮嘱说：“此事切不可让别人知道。外面会议论我好色的。”说罢让小童退了下去。小童立刻将亲王的手笔送到了我这里来。展开一读，觉得有趣。若在平日，我一般是不给回函作答复的。可眼前的回函是亲王写给我的第一封手书，何况亲王还写了这样一句：

欲说难出口，今日不胜愁。

我本来不是一个用心很深的人，眼下还没有完全适应一个人的孤独[3]，加上每天的无所事事更让人百无聊赖，于是目光停留在亲王的来函上，写了一封回信：

贵人“今日不胜愁”，妾身每天不断忧，
谁能可怜妾心苦，孤思独寐度春秋。

---

① 《古今和歌集》无名氏的和歌云：“五月待花橘芬芳，闻得昔人袖清香。”

② 以杜鹃比喻亲王兄弟。问敦道亲王的声音是否与其兄为尊亲王的声音相同，暗中含有想与敦道亲王相见之意。

③ 痛失情人为尊亲王后的孤独。

二 与亲王定情——恋心与自省

就这样，亲王那边经常送信过来。我偶尔也写封回信。无所事事的寂寞之心多少也得到了一些安慰。

亲王又送来了信，内容写得非常恳切：

闻知佳人孤独愁，愿以言辞解心忧，
莫道男子话无趣，温词暖语笑春秋。
很想与你谈一谈故人之事[①]，今日傍晚可否一见？

我回信说：

但愿言辞能解忧，妾身从此不再愁，
只恨语拙话无趣，难与贵人论春秋。
妾身若水边芦苇[②]，恐怕相见也没有什么意义。

亲王想意外地去访问，白天就开始用心策划，将平时为他送信的右近尉[③]叫到了身边，说："我们出去一趟，避开别人的耳目。"右近尉猜想亲王一定是去近来常写书信的女人那里，陪伴亲王出了门。

亲王微服简车，来到了门前。先派右近尉进门禀报说:"亲王如此如此来访。"听说亲王到来，心里非常地为难，可又不能让侍女撒谎说："主人不在家。"白天刚刚给亲王写了回信，晚上既然自己在家就不能让亲王来到了门口又返身折回去，那样做就太无情了。于是，拿出了圆垫[④]摆放在西厢屋的双扇门口，请亲王坐下，打算只和这位亲王说几句话。也许是世间上的评论[⑤]听得多了的缘故，眼前这位亲王的容貌看上去的确不同寻常。

---

① 指病故了的为尊亲王。这只是两人见面的口实。

② 《古今六帖》卷三·山部赤人的和歌云："身陷忧愁无言语，水边芦根为我泣。"

③ 右近尉府的三等官。侍奉于亲王侧近。

④ 用蒿草等编的圆形垫。

⑤ 两位亲王兄弟的美貌。

清雅秀丽，十分迷人。谈话中我不由自主地总是意识到亲王的美貌。说着说着，月亮已升上天空。亲王说："月色真美啊。月色之下坐在别人的屋门口，心里很不安呢。[1] 我自幼沿习古风，坐也要坐到屋室里的深处，让我坐到你的身边去吧。我决不会像你从前遇到过的男人们那样，我是不会做蠢事的。"我回答说："好奇怪啊。我想今晚是第一次和您对话，您说我从前遇到过什么什么，我究竟什么时候遇到了什么？"两个人说着这些没趣的话，夜渐渐地深了。亲王不想就这样白白地坐到天亮，吟了一首和歌：

月下访寻佳人影，深闺门前未结梦，
来日若忆风流事，一夜空谈至天明。

我听罢也回答了一首和歌：

月下追忆故人影，愁绪满怀难结梦，
胸中多少伤心事，夜夜垂泪至天明。
更何况今夜了。

亲王说："我的身份不容许我轻易外出，所以无论如何……哪怕让你认为我轻浮得不近人情……我的恋心早已炽热如火了啊。"说着悄悄地钻进了帘中。

两个人私下定情，海誓山盟。天色微明时亲王起身回府，马上又派人送来了慰问的信。信上说："你现在怎样？我的恋心好奇怪呢。"又写了一首和歌：

男女之恋，天下常见，
今朝之欢，未曾体验。

我写了一首和歌作答：

妾身之恋，并非常见，

---

① 当时上流社会的男女会晤，大都隔帘而坐。以下全是亲王想要坐到屋里去的借口。

今朝之情，初次体验[1]。

可是心里头纷乱无绪。想起已故的为尊亲王，在世时与我情深意浓，也曾结过种种盟誓，不想昨夜今朝，我竟会做出如此怪异之事[2]。越想心里越悲伤。小舍人童又来了，我希望他是带来了亲王再度来访的信，结果却不是，让我更加伤心。也许我真的是一个轻浮的女人。

三 亲王的犹豫——和歌赠答

小舍人童要回去了，我让他给亲王带去一封信。我在信上写道：

苦盼昨日定情人，怎奈今日不登门。

亲王看了我的信后，也觉得我很可怜。可是，他从前未曾在外面夜宿，加上与正夫人之间的关系还不及普通夫妇那样亲密，如果连续地夜晚外出，肯定要受到怀疑。再说他也知道外面的风言风语，都说："已故为尊亲王[3]，至死都要受到讥评就是因为这个女人的缘故。"所以，敦道亲王不得不谨慎行事。不过，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热恋之心。天黑时亲王派人送来了回信：

若真苦待定情人，毫不犹豫访闺门。
你怀疑我的真心，让我好难过啊。

我写了回信："不是这样啊。我是想：

往日宿缘[4]命如此，苦待情人亦甘心。

---

① 意为从前并未与其他男性经历过恋爱。

② 指与亲王共寝之事。

③《荣华物语》中记载说，为尊亲王的死是因为他不顾疾病流行而于夜晚外出的缘故。而他夜晚访问的女性就是和泉式部。

④ 与已故为尊亲王的缘分。

不过，不得慰藉[1]妾命难存啊。”亲王很想出门，可是心情又变得非常沉重，这样，又过了好几天。

四　四月至五月——私恋

四月三十日，写信送给亲王：

　　四月杜鹃偷忍声，时过今日可再听？[2]

亲王府上这一天恰好有许多人前去参见，送信的小童一直没有机会靠近亲王。直到翌日早上才将我的信交到亲王的手中。亲王阅后，写了这样的回信：

　　杜鹃忍啼有苦衷，今日过后放高声。[3]

两三天后，亲王特意避开人们的耳目，悄悄地登门来访。

亲王二度来访的那一天，我正准备着去寺院拜佛，在家中洁身谨行。自从上次亲王来访，二人得片刻偶欢之后，一别至今已时隔多日。我担心他对我并无诚意，便借口修身敬佛，没有理睬他。就这样一直捱到天明。亲王归宅后派人送来了一封信。信上写着“好奇怪的一夜”等等。还有一首和歌：

　　难信有此恋爱情，相逢无事到天明。
　　让我很失望啊。

读了信，我觉得亲王很可怜，也想知道他对我失望到什么程度，立即写了一封回信：

---

① 引用《后撰集》和歌“慰藉之语得不到，薄露之命立即消”之意。

② 当时的人们认为，杜鹃在五月前偷偷地小声啼叫，五月后才大声地啼叫。作者以“偷声”暗示“偷情”，引诱亲王于四月的最后一天前来。

③ 意为五月以后两个人可以公开来往。

应信有人思故情，夜夜无事到天明。[①]

一夜无事对于我来说是常事哦。

第二天，亲王又派人送来了信函。文面上写着："想是今天去寺院参拜吧[②]。准备何时归宅？会让我等很久吗？"我回信答复：

时过天晴五月雨，今日袖湿思念泪。

你认为我心中怀念故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然后我去了寺院。拜佛三日后归宅。亲王派人送来了信："我已经等了很久。很想前去看望，心里又害怕重蹈覆辙[③]。当时你的冷淡让我很难堪呢。

分别时久心未远，今日相见情更浓。

我对你的深情，早已超过了一般的恋爱，想你多少也能明白我的心吧。"我在回信中写道：

分别时久信难得，今日谁为爱情来。

五　无实的来访——亲王的疑心

亲王照例是偷偷地来悄悄地去。某一日，推想那亲王不会来访了，便在数日的疲惫中朦胧睡去。亲王在大门外敲门，可宅中竟没有人听见。亲王曾对这宅中女主人的轻浮有所耳闻[④]，猜测可能是有某位男子正在这宅中过夜，便停住了敲门，不声张地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派人送来了信：

---

① 针对亲王的一夜无事之叹，作者在诉说自己的夜夜难眠。并且也表现了对已故为尊亲王的追忆。

② 暗指作者去寺院为已故亲王上香。

③ 指前几日两人共同度过的无事之夜。

④ 关于作者和泉式部是多情之女的传闻。亲王因此对作者抱有警惕之心。

夜访闺宅无人应，可见佳人太薄情。

我读了信，想："看来亲王昨夜是来过了，我用心不周到，竟那么早地睡了过去。"于是写了回信：

夜闭家宅无人进，怎见妾心太薄情？
想象得太离谱了吧。真想让你看看我的心呢。

亲王本来是打算今夜来访，可是，周围的人都劝他不要夜间出门。大家都担心亲王会惹出不良的风评传入皇上[①]、大臣[②]、东宫[③]的耳朵里，也怕亲王自己会招来轻薄的名声。亲王本人深居简行，又有好长时间断了音信。

六　五月雨季的空寂——厌世之思

雨一直下个不停，数日以来阴雨中无所事事，心底里感到了非常的空落和寂寞。久无晴日，长雨绵绵，远眺窗外，浮想世间。一想到眼下这虚飘不定的恋爱，不由得又陷入到无尽的思绪之中。"虽然向我表示爱意的男子并不算少，可是我却对他们丝毫没有感到心动。世人议论我这个那个，恐怕还是我自身做得不够检点才招致非议的吧。"思前想后，度过雨中的时光。亲王派人送来了信，问我："雨日心情如何？"信上还写道：

莫道年年五月雨，恋卿之泪无尽流。

接到亲王的来信，我喜不自禁。恰在意气消沉时，写信的良机[④]不可错过。于是，提笔作答：

天怜妾身化作雨，不知亲王情泪流。

---

① 一条天皇。
② 当时的左大臣藤原道长。
③ 皇太子。敦道亲王的同母兄居贞亲王。后来的三条天皇。
④ 连日下雨的天气里，写信安慰对方感情的好机会。

又将一张信纸翻过来，在背面写道：

浮世长生徒增忧，妾愿雨中随波流。
可有救我的彼岸吗？

亲王看了我的信后立即写了回信：

为何弃我独自流，雨中并非一人忧。
天下人人都有愁事啊。

七　五月五日前后——亲王的犹豫

到了五月五日。连续的长雨仍旧下个不停。亲王从回信中看出了写信人思虑过重，心里可怜她，就在下了一夜大雨之后的第二天早晨，给女的[①]写了一封信："昨夜风大雨急，一夜未宁啊。"接到信后我给亲王写了回信：

昨夜独听雨打窗，彻夜难寐想亲王。
我人在屋中却湿透了袖子呢。

这时亲王想，两个人就这样交往下去也未必就不好。便写了回信：

昨夜亦听雨打窗，孤女独宿如何想。

那天上午，贺茂川的水位上涨，人们都去河畔观看。亲王去看过之后写了一封信："你最近如何？我去观看了大水。

水深漫河岸，恋心比水深。
你可知道我的心情？"

---

① 指作者自已。

我在回信中说：

> 水深漫河岸，恋心未曾见。
> 只说不做谁能相信。

某一天，亲王准备出门私访，命手下人薰衣。这时侍从乳母①来到亲王的近前说：“亲王出门要去哪里？我已经听到了人们对亲王夜行外出的议论。那个女人身份并不是特别高贵，如果想要召到身边来的话，也可以当作通房的侍女②召进来使唤。像这样草率地去那女人家里访问，实在是让人不忍看下去。那女人的宅门经常有许多男人出出入入，早晚有一天会生出龌龊。所有的坏事儿都是那个右近某某开的头儿。已故的令兄亲王就是那个某某带出去夜访的。深更半夜地外出不归，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事。这种勾引着主子专门在夜里往外跑的奴才，早就应该报告给左大臣大人③。如今这世上的事情，说不定今天或是明天就要有变化，左大臣大人心里肯定都有数。至少得等到看清了天下形势的动向再外出才好。”亲王说：“并没有打算去什么地方啊。闲着无事，只想出去走一走散散心。还不至于让人说些什么吧。”于是，出门的事作罢。亲王也曾想过：“虽说是身份低微，不能婚配，但还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召进府邸中来好不好呢④？”可是如果真的召进府邸中来，只能使名声更坏。亲王犹豫来犹豫去，下不了决心，两个人又好久没有见面。

八　月夜同车而行——燃起的恋心

亲王终于又来访了。亲王认真地对我说：“我对你热情不减可又好久没通音信。不要怨我冷淡。我想这也是你的自身之罪。听说有很多人都不赞成我与你交往，我的心里也不愉快。我对世间当然有种种顾虑，左思右想犹豫不决中，日子白白地过去了。”然后又说：“跟我来吧，至少今夜。有一处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我们去那儿慢慢叙谈。”说着，命车子拉过来，

---

① 敦道亲王幼时的乳母，名字叫侍从。

② 贵人私邸中受贵人宠爱的女子，与一般侍女不同。当时是半公开行为。

③ 藤原道长。

④ 亲王的考虑是受到了乳母一席话的影响。

自己先上了车，我也不知所以地跟着上了车。外面夜深人静，一路上心里很害怕，很怕车轮声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还好，夜深反倒路上无人。亲王命车子停在了一处房宅的回廊边上①。亲王先下了车，又催促我下车。本来就怕被别人看见，而外面的月亮又那么的亮，我别别扭扭地下了车。亲王对我说："怎么样，这宅中没有外人。今后我们在这里见面吧。你家宅中或许常有人来，我还是不去为好。"两个人浓情细语，谈了很久。天亮前亲王命人备好了车，让我先坐上去，然后说："本应该送你回宅，可是天很快就要大亮了。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出门，更不想招人议论。"亲王留在了那座宅院。

我坐在车上驶向归途。心里想：多么奇妙的夜间出行啊。别人会怎么看呢？又想起了曙光微明中亲王站立着的身影，美服华姿，令人难忘。回家后写了一封信：

深夜分别尚难忍，怎堪黎明匆匆归。
我心里好苦啊。

亲王也送来了信：

晨露之别尚可忍，不堪夜半空自归②。
不能只照顾你的心情。
今夜方向不顺③，不能宿你宅中，我去接你。

看完了信我心里想：一个女人每天晚上外出，实在是不成样子。到了晚上，亲王和昨夜一样乘车而来。车子进了院，亲王催促我："快点儿，快点儿。"心里觉得这样做不好，可还是从自己的屋子里膝行而出，上了亲王的车。车子驶向了昨夜的房宅，两个人又在昨夜的屋里和昨夜一样交谈。听说亲王的正夫人还以为亲王去了父院④的宅邸了呢。

天将明时，亲王说了一句："恨鸡鸣。"然后与我同乘一车送我归宅。途中，亲王说："再有这样的机会你一定要来。"我回答说："如此也……"

---

① 一说是敦道亲王的府邸东三条院的南院。
② 亲王指上一次敲门而不得人之事。
③ 由亲王邸去作者宅方向不顺。阴阳道的说法。
④ 敦道亲王的父亲冷泉院。"院"指退位后的天皇。

亲王送我到家中，然后返回自家府邸。过了一会儿，亲王派人送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今天早上报晓的鸡鸣搅坏了我的美梦，让我恨恨的，杀了那只乱叫的鸡。"① 信上还特意地粘了鸡毛，又附和歌一首：

报晓公鸡不知趣，杀了公鸡才解气。

我写了回信：

我家公鸡天天啼，没有夜客好无趣。
鸡也并不惹人恨嘛。

九　亲王的怀疑——爱与不信

过了两三天，某个月白风清之夜，坐在屋檐下独自赏月时，亲王派人送来了信："心情如何？是不是在赏月？

回想前夜绸缪欢，身随明月西沉叹。"

和歌写得很有趣。我也想起那个明月如昼的夜晚，真的没有人看见我下车人宅么？想到这儿，提笔写了回信：

两人共赏同一月，独自一人望夜天。

独坐月下，遥望夜空，怔怔地呆望到天明。

第二天晚上，亲王乘车来访。而这边却全然不知道。宅中的家人②分住于各房，某一房③的来客将车子停在了院中。亲王来访时看到了外来的车子，心里很不愉快。亲王认为："有车就是有男客"，自己先折身回去了。不过，亲王终究还是从心里头断不了两个人的情缘，回去以后第二天

① 亲王并没有真的杀鸡，信上说杀鸡是为了强调自己内心的感情。
② 妹妹和侍女等。
③ 也许是作者的妹妹。

又派人送来了信："昨夜前去府上，你可曾知道？如果连这都不知道的话，那可太让我悲伤了。

轻浮名声松山浪[1]，今日长雨长悲伤。"

我看了信觉得不可思议，心想："出了怪事儿啦，有谁向亲王说了我的坏话了吧。"于是在回信中写道：

久闻君心最易变，何处浪高过松山。[2]

可是，亲王对前夜之事还是耿耿于怀，好长时间里没有再给我写信。只送来了一首和歌：

恨卿薄情又恋卿，思卿心乱无休时。

本来我有许多话要向亲王表白，但是又担心我的表白会被亲王误认为是辩解，只好在回信中淡淡地写了两句：

不叹二人难相见，只叹两心恨不完。

十　亲王来访——再一次的爱与不信

此后，亲王仍旧是久无音信。某夜，月光如水，独卧眺望远空，不由得"羡煞月澄明[3]"。写了一首和歌：

孤身寒舍独望月，君若不来无他人。[4]

---

① 以"松山浪高"比喻人的轻浮名声。

② "浪高过松山"指人心易变。

③ 《拾遗集》中藤原高光的和歌："人生渡世难，羡煞月澄明。"羡慕月亮无忧无虑。

④ 辩白自己并没有其他男人。

写好后打发家中做杂役的小童送到亲王府上去，并叮嘱小童："一定把信交给右近尉。"那天夜里，亲王召了许多人在府中闲谈。等到来人全都退下去了之后，右近尉拿出了信。读完信亲王吩咐"照例备车"。然后乘车出了门。

这边还正在檐下观月，忽然听见有人进来的声音，急忙退身到帘内端正地坐好，再向帘外看去，原来是亲王驾到。这位年轻的亲王气质高贵，每次相见都觉得更加完美。今夜亲王身着便装，看起来很儒雅，风采无限。亲王默默地将一封信放在了扇子上，递了过来，说："送信来的小童没有等着取回信就走了。"我本想对亲王说几句什么，可惜两人之间的距离太远，说话不便，只好递出自己的扇子接了信。站在院子里的亲王其实也很想进屋一叙，他先在院里栽种的花草美丽之处来回地踱着步，吟着古歌"情人可是草上露"[①] 一句，身姿优雅动人。然后迈进屋子里来，说："今夜就此告辞了。我来是要看看那天夜里的车究竟驶到了谁那里。明日有避忌，我如果不在家里会遭人怀疑的。"说完便准备回去了。我吟了一首和歌给他听：

盼天降雨云遮月，愿君留步不空行。

亲王听了觉得这女子还很幼稚，并不像外面谣言传闻的那样浮华。于是心中生出了怜意，说了句"哦，爱卿"，便进到了屋里。两人厮守了一阵儿，亲王该回去了。亲王说：

唤我归途云中月，心留卿宅空身行。

亲王离去以后，我打开了最初亲王递给我的信。只见信上写着：

闻卿独赏月，前来探虚实。[②]

看着信我心里暗想："这位亲王的确是人品优秀。他已经听说了我是一个品行不端的坏女人。我应该设法改变他对我的印象。"

亲王认为，与这女子交谈很有风趣，作为消遣两人相互交往下去也没

---

① 《拾遗集》中无名氏的和歌云："情人可是草上露，人踱草中湿袖襟。"亲王吟此句喻露水沾衣。

② 此歌是亲王对作者送去的和歌所作的答复。

什么不好。可是，亲王身边的某位女官却说："听说最近源少将[1]正同那女子来往，白天也到她那里去。"另一位女官说："听说治部卿[2]也同那女子有关系。"亲王听了觉得这女子太轻浮，好久没有写信。

十一　心灰意冷的谣言——难以持续的恋爱

小舍人童来了。小舍人童与我家的杂役童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交谈。杂役童问他："亲王那边有信来么?"小舍人童回答说："没有信。前夜亲王来访。看见你主人宅门前有车子，就不再写信了。亲王听说某某人与你家主人私交甚密呢。"说完就回去了。

杂役童向我报告"小舍人童如此如此说"。我心里想："自从与这位亲王相识，时间也不算短了。我从未给他添过任何麻烦，更没有赖上他的意思。只要他还能偶尔地想起我——就像上次那样——我还是希望两个人的关系不要断。也许是命该有事，因为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亲王竟然也这样地怀疑我。"想着想着不由得对自己都感到了讨厌。每日左思右想心绪纷乱，只叹自身"生疑团"[3]。就在思虑重重之中，亲王派人送来了信。信上说："最近生了怪病，心情恶劣。曾去过你宅上几次，都不巧碰上你宅中不方便[4]，只得归府。自己的身份终不比平常之人。"又写了一首和歌：

渔舟出海离岩去，不恨爱卿背我行。[5]

看起来亲王是听到了非常不好的谣言，这时候写回信弄不好反倒蒙羞，思来想去，决定写最后一封信：

渔夫海上失渔舟，妾似渔夫泪湿袖。[6]

---

① 也许是源雅通。当时职任右近少将。《和泉式部集》中曾出现过他的名字。两人之间也曾有过交往。

② 当时的治部卿是源俊贤。治部省是主掌姓氏、婚姻、丧葬等事务的衙门。卿是该衙门的长官。

③ 《古今和歌集》无名氏的和歌云："今世生疑团，心如水藻乱。"

④ 指作者宅中有男人来访。

⑤ 意为随你和哪个男子相好的赌气话。

⑥ 指失去亲王的爱情。

十二　七月——靠不住的依赖

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了七月。七月七日，几位擅作和歌的多情男子送来了吟咏牵牛星、织女星的和歌。我一首也没有看。这样的时节，亲王一定会不逸时机地赠歌给我，难道今天亲王真的把我给忘掉了？正想着，接到了亲王的来信。展开一看，只有一首和歌：

一年难得见一面，织女难渡银河岸[①]。

尽管是这样的信，我仍然很高兴。至少亲王在七夕之夜没有忘了我。我立即写了回信：

银河之天不敢看，妾身怕被织女厌。[②]

亲王读过这封信后，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对这位女子死心了。

月末前后，亲王送信过来："好久未相逢，为何久无音信？看来是没有把我数进你的情人行列当中啊。"我回信写道：

招君荻风[③]夜夜吹，秋夜深眠君哪知。

亲王立即回了信："爱卿，莫道我秋夜深眠，'心中有思'[④] 之时真的是长夜难寐呢。"

若是荻风招我去，早该不睡听风吹。

---

① 亲王将自己比喻为织女星，暗喻作者身边男人众多，自己尚不如织女，一年也见不上作者一面。

② 作者也将亲王比喻为织女星，认为自己受到了亲王的厌恶。

③ "荻"是水边生的一种草，穗比草的穗大。秋季随风摇曳。作者以荻草在风下的晃动喻对亲王来访的邀请。

④ 《古今六帖》中纪贯之的一首和歌云："心中有思无人知，难波芦苇独难寐。"亲王引用这一句是对作者写信内容的反论。

又过了两天，傍晚时分，亲王的车突然驶进了我家宅院，亲王下了车。我从未在天黑之前见过亲王，所以一时慌得不知所措，可又无可奈何。亲王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然后就回去了。

此后，又过了好多天，等得心烦意乱也不见亲王那边有任何消息，只好自己写信送给亲王：

秋日虚度无来客，日暮徒然生恋心。
或许人该如此吧。

亲王在回信中写道："近来久疏问候。不过，

曾做卿宅秋日客，相逢日暮[1]难忘心。"

我思来想去，觉得爱情虚渺世间无助，只能靠与亲王的相互赠答，用一些词语游戏般的和歌来聊以自慰，越想心里越难过。

十三　八月，参诣石山寺——复苏的爱

到了八月。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决定去石山寺[2]参拜，并且打算在山中简居七日。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向石山出发。亲王好久没得到我的消息，正要派手下人去送信，小舍人童向亲王转告[3]说："前日曾去那宅上，听宅里的人说那女子最近去了石山。"于是，亲王说："那么，今日天色已晚，你明日早一点送信去石山吧。"说着又重新写了信，交给了小舍人童，派他进山了。

石山寺内，此时我虽然身不在佛前，心里一直在虔诚地祈祷。住进山寺，更怀念起京城里的家[4]，看着自己的样子，痛感自身变化的可悲。正在念佛祈求保佑的时候，很奇怪，栏杆下面来了一个人。往下仔细看去，

---

① 指上一次亲王与作者傍晚时分相见之事。

② 石山寺，位于滋贺县大津市石山。天平年中僧人良弁开基，与清水寺、长谷寺齐名。三寺皆因供奉观音而在当时信者甚众。

③ 托右近尉转告于亲王。

④ 作者自己的家。

原来是小舍人童。

看见这位意想不到的信使，心中好一阵高兴。让侍女问他来做什么，他拿出了亲王的信。我迫不及待地把信打开，只见上面写着："闻说你简居山寺，可见信念之深。为何不告诉我进山的缘由？不会把我也当作求佛之道的障碍吧。独自进山而把我留在京城，你好没情义呀。

送信越过逢坂关①，可知爱情不会断。

什么时候出山啊?"

往日久居京城，两宅相近却久不来往。今日参诣山寺，亲王竟能特意派人来送信。心里真的是很高兴。立即写了回信：

谁来近江相逢路②，送信越过逢坂关。

问我何时出山，此次进山是为了敬佛，不可以太随意噢。

简居山中忧不减，何日可见打出滨③。

亲王看了我的信，对小舍人童说："路途再苦也得再去一趟了。"又写信给我："卿问谁来近江，明知故问让我心凉。

寻卿越过逢坂山，被卿忘却怎团圆?
啊，是啦，是啦，苦居山中忧不减，
快来相逢打出滨。

不是有一句话说'心忧之旅'④ 嘛。"读了亲王的信我在回信中只写了两句：

---

① 从京城去石山寺要通过逢坂关。而"越过逢坂"又有男女相会之意。

② 石山寺的所在地当时称近江，"近江"又与"相逢"读音谐音。

③ 打出滨在琵琶湖畔，是从石山寺归京城的必经之地。

④ 《古今和歌集》中无名氏的一首杂歌云："心忧之旅进深山，投身峡谷谷变浅。"亲王引用这一句意在揶揄女性的厌世之谈。

关山难阻忧叹泪，泪流近江人不归。

又在信纸的边上写道：

山中劝君进深山[1]，进山再将妾身劝。

亲王想在别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进山，可是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到山里去。

就在亲王盘算着如何进山时，我已经从山寺里出来回到了京城。亲王在信上说："爱卿劝我进山，怎么自己又急忙从山里出来了呢？

进山修法半途废，何人诱卿京城归。"

我在回信中写道：

修法出山踏暗路[2]，为见君容京城归。

转眼又到了八月末。月末那几天外面风很大，秋风之势刮来了凉雨。人居家中沉缅于思虑，更觉得人生渺茫。这时，收到了亲王送来的信。文如以往，知情知趣，心里边也冰释了对他久不来访的妒怨。亲王在信中写了这样一句：

叹不相逢望秋空，风疾之乱我心中[3]。

我在回信中答：

秋风微动[4]妾心哀，天无晴日更心痛。

亲王看了这封信，也认为写得不错。日子一如既往，一天天地过去了。

（林岚译）

---

① 作者希望亲王能够亲自进山里来访，而不仅仅是派个信使。

② 暗路指烦恼诸多的俗世人间。《法华经》中曾将现世喻为暗夜行路。

③ 比喻亲王内心的犹豫不定。

④ 秋风指亲王对作者感情上的厌倦。

紫式部日记（选译）

紫式部

土御门邸之秋——宽弘五年七月中旬

刚刚入秋，土御门邸内[①]的景象又别有一番情趣。水池畔的枝头浓夏已褪，引水管四周的草丛也染上了秋色。举目望去，夕阳映照的晴空澄澈无垠，令人神往；侧耳静听，绵绵不断的诵经声，沁透了人的心脾。

微风也渐渐地带来了凉意。园中的引水潺潺不断如轻声絮语，与邸内的彻夜诵经声相衬相融竟让人分不清孰为流水，孰为诵经。

御体沉重的中宫仪态娴雅，掩饰着临近御产前的诸多不适，故作安详地任侍奉侧近的女官们日常闲谈。看到中宫如此怡然的神态，如此高尚的用心，竟然没有语言能够来称赞。在这浮生如梦的世上，也许只能从中宫的美德中得到心灵的安慰。我一直情绪低沉，而今天终于消掉了胸中的郁闷。

五坛修法——七月二十日前后的拂晓

距黎明还有一段时间。月色朦胧，树阴更暗。“关上格子窗吧。”“宫女们都休息了啊。”“让女藏人[②]去关。”女官们说着说着，报后夜时刻的钲

---

① 左大臣藤原道长的邸宅。亦称京极殿·上东门邸。道长的长女彰子是当时天皇的中宫，七月十六日返回娘家待产。

② 下级女官。

声响起，惊动了众人。五坛修法[①]开始了。伴僧们高声竞诵，隆隆的诵经声远近可闻。闻者诚感其贵。观音院的僧正[②]率领二十人的伴僧由东厢房行向寝殿，前来祈佛法加护。众僧们踏在回廊板上的足音，更添加了与往日不同的气氛。法住寺的座主[③]起身返回马场大殿[④]，净土寺的僧都起身返回文殿[⑤]。二位高僧身着一色的法衣，从院中几座优美的唐桥上走过，款款行姿又时隐时现地溶进了树影之间。目送着这二位高僧远去，心中只觉得高贵无比。斋祇阿阇梨敬奉大威德明王，在明王像前折腰致礼。

女官们开始朝仕，天终于亮了。

带朝露的女郎花——某一天清晨

站在回廊入口旁的房间里向庭院中望去，薄雾濡湿的叶梢上还挂着朝露的珠滴。道长大人在院中缓缓漫步，命随身近侍动手除掉引水管下面的淤积。渡桥[⑥]南面女郎花开得正盛，大人亲手折下一枝，隔着挂帐[⑦]从上面递了进来。那身姿之美让我自觉羞愧，又更羞于让大人看见了我晨起尚未梳洗的头脸。听见大人说“以此花作歌，不得太迟”，便顺势依向砚桌：

观女郎花盛开之色，知我身未分承露恩。

“噢，好快呀。”大人微笑着拿过笔砚：

白霞珠洒花与人，花方艳更染美色。

---

① 将五大明王（不动明王、降三世明王、大威德明王、军荼利夜叉、金刚夜叉）分别请置于中央和四方的坛上而进行的大规模祈祷。

② 僧正为僧人中的最高位。

③ 座主是统管寺务的首席僧职。

④ 面朝马场的建筑物。

⑤ 收藏书类的建筑物。

⑥ 渡桥是指连结寝殿与东厢房之间的廊桥。因桥下有人工引来的泉水流过，亦称泉渡桥。

⑦ 紫式部房间里的挂帐。

重阳节的菊花棉[1]——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侍女兵部送来了饱沾着晨露的菊花棉。说："这是道长大人的夫人特意送给你的，夫人说愿你能够用它拭去脸上的衰容。"我立即提笔写下答谢的和歌：

若承菊露容颜不老，更愿花主长命千秋。

正准备附上这首和歌把菊花棉给夫人送回去，却听说适才夫人已经从中宫那里退下返回自己的房里去了。一想此时送回去也无益，便留下了菊花棉。

试香——九月九日夜

入夜，美月当空。侍奉中宫御前。中宫居住的正殿里靠边的地方挂着隔帘，从帘后层层叠叠地堆溢出美丽的衣裾。原来是小少将君[2]、大纳言君[3]等女官在那里侍机待命。中宫将前些日子调制好的薰香放入香炉点燃，以试闻其香。左右的人谈论着院中树木花草的雅趣，七嘴八舌地说着常春藤的叶子为何还未染上秋色。正说着，突然中宫感觉到身体有异于往常，样子十分痛苦。恰好这时僧众们开始诵经祈求佛法护持。我不知为何心里一阵发慌，便侍奉着中宫折回内寝殿。

因有人传唤，我退到自己的屋内，本想躺下来稍事休息，却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半夜，邸内骚动了起来。

---

① 九月九日重阳节的前夜将真棉覆盖在菊花上，九日早将被夜露濡湿的棉取下擦脸或拭身。当时的习俗认为这样可以减少衰老。

② 源时通的女儿，与紫式部关系亲密。

③ 源扶义的女儿帘子。

修法祈祷——九月十日

九月十日。天色未明。中宫的居所里一切用品全部都换成了白色。中宫也移到了用白色的幔帐围起的帐台里。道长大人、大人的几位公子以及四品五品的官人们大声地嚷嚷着挂起帐台的绸帘，来来往往地搬运褥垫。喧闹不堪。

中宫一会儿欠起御体，一会儿又伏向御床，整整一日，心神不宁。修法僧们为了驱赶、降伏附在中宫身上的恶灵①，用尽全力大声地祈祷。数月以来，高僧们都被请进了道长大人的邸内。就连山中各寺，也都派人访遍，将那些有验力的修法僧尽悉召来。听到这些僧人的祈祷，真不知三世诸佛该会怎样现身。同时天下的阴阳道师也都无一遗漏地唤进邸中，想那八百万的诸神此时对这些阴阳师的祈祷也不能不侧耳倾听。赏犒各寺诵经的使者一拨接一拨地派出去。一整天在如此忙碌中结束。一夜又过去，迎来翌日的黎明。

中宫妃身居帐台之中。帐台东侧的一间，中宫贴身的女官们在那里集中待命。帐台西侧的一间，是准备作恶灵载体的巫女们②。她们分别被安置在一对对屏风围起的小格局内，格局的出入口挂着垂幔。每一个小格局里的巫女身边，还各有一位修法僧高声祈祷，降伏灵怪。南面的一间，密密匝匝地坐着几排品德高尚的僧正和僧都。他们齐放高声，有的反复祈祷，有的直言陈怨。每一位凛凛的身姿，看上去几乎就是不动明王的现身；每一位嘶哑的声音，听起来都觉得无比尊贵。北面的木格子纸墙与帐台之间空隙很窄。事后数了数，坐在那里的竟有四十余人。人多拥挤得谁都不能转身，当时大家只是一个劲儿地亢奋，一个劲儿地发懵。那些最近才从乡下被召进邸里做事儿的侍从们根本就没有能坐进来的份儿。自己的裙裾、衣袖也都不知被挤在了哪里。身肩重任的老女官们看着中宫的样子都低声哭泣。

---

① 当时的习俗认为，人在体弱之时，亡灵和生灵就会前来附身作祟，使人痛苦，并且认为疾病和难产的原因都是由于恶灵的附身。

② 静待于中宫附近，准备承接从中宫身上驱出的恶灵。

盼望安产——九月十一日

九月十一日拂晓。摘下北面的木格子纸墙，空出一个两间大的空间，请中宫移了过去①。由于来不及再张挂隔帘，只好在帐台上多挂了几层幔帐。胜算僧正、定澄僧都、法务僧都②等都奉命在中宫的侧近诵经祈祷。院源僧都又为昨日道长大人写的祈安产书里加写进了极郑重的恳愿③，朗朗读诵。一字一句，可敬可贵。听着听着好像心里也有了底，再加上道长大人的念佛声，更让人觉着是多少有了依靠。心想中宫妃一定能够安产，绝不会有什么意外。可是，想是这么想，侧近的女官们还都是个个担心得要死，难过得止不住眼泪。虽然大家相互激励着说“别哭，哭了多不吉利”，可盈眶的泪水还是扑簌簌地落下。

有这么多的人在四周攒动，中宫的心情只会更苦。道长大人让女官们先回避到南面和东面的房间里，帐台前只留下几位必须随时侍奉左右的人，侍候在这两间大的空间里。道长大人的正夫人和赞岐宰相君④、内藏命妇⑤侍奉在帏幔内。随后仁和寺的僧都并三井寺的内供⑥也被传唤了进去。道长大人诸事皆高声喝唤，那声音却被诵经声压过，几乎听不见。

伺候在另一间里的人有：大纳言君、小少将君、宫内侍、弁内侍、中务君、大辅命妇⑦以及大式部女侍⑧。这一位可是道长大人家里奉读宣旨的女侍哟。因为她们全都是长年服侍中宫左右的亲信，当然这时比谁都更悬着心，人人神色不安，口中叹着气。我侍奉中宫的时间不长，对前后的事情不如那几位熟悉。在我看来，今天的情景是从来未曾有过的严重。

另外，在我们后面正房与北厢房之间挂起的帏幔之外还有道长大人二

---

① 由于难产，忌避某个位置而移动。

② 法务是统管诸大寺庶务的僧职。分正职与权职。正职由东寺的第一长老担任。本身是僧都又任法务之职的称法务僧都。文中的人物是权法务济信权大僧都。

③ 祈求中宫安产的愿文。

④ 赞岐守大江清通之妻丰子，与前出宰相君为同一人。

⑤ 藤原道长家的女官。道长第五子藤原教通的乳母。

⑥ 内供奉僧。仕奉于宫内的僧人。

⑦ 越前守大江景理之妻。以上列举的名字均为中宫的女官。

⑧ 藤原道长家的女官。

女公子妍子尚侍[1]的乳母中务、三女公子威子的乳母少纳言、四女公子嬉子的乳母小式部等硬挤了进来。中宫御产用的帐台和这间正房内原有的帐台之间有一条狭窄的通路，窄得几乎走不过去了。即使是有人能从那里侧身走过或与谁擦身走过，也无法辨认出谁是谁。道长大人的几位公子以及宰相中将藤源兼隆大人、四位少将源雅通等内缘的几位自不用说，就连平时关系并不特别亲密的左宰相中将源经房、中宫大夫藤原齐信等人都心焦得不时从帏幔上往下窥望，哭肿了的眼睛被众人看见也不觉得羞耻。驱魔的米像雪粒一样不停地从天棚上撒下，公卿们的服装上满是皱褶、凌乱不堪。事后想起来觉得很好笑。

皇子的诞生——同日中午

中宫的美发象征性地被剪下去了一些[2]。就在中宫接受授戒的时候，我一阵头晕目眩。心想这是怎么了，呆怔怔的好不悲哀。而恰在这时，中宫安然顺产。婴儿刚一降生，产褥还未收拾完毕，宽大的正屋、南厢房、栏杆前就已经挤满了俗人僧众。僧众一齐高声唱佛，人人额头触地。

在东面一间待命的女官们和殿上人等混坐在一起。中宫妃所生的小公主的乳母小中将君竟然和左头中将[3]撞了个正对面。那乳母愣了好久没缓过神儿，事后被人们当作了笑谈。这位乳母是一位很柔顺的美人儿，平时总是衣着整齐，化妆得很仔细。今天清晨本是化了妆的，可是后来眼睛哭肿了，脸上的妆也被泪水冲得模糊一片，容貌变得几乎让人快认不出来了。宰相君也变了，那样子很少见。恐怕我自己也不同往常了吧。不过，幸运的是，当时相互打过照面的人，事后谁也没有再记起别人的失态。

中宫临盆之际，作祟的灵怪似乎很不甘心，声嘶力竭地叫唤。听着心里直发悚。承接恶灵的几位巫女身边都各有高僧护持——源藏人[4]身边是心誉阿阇梨、兵卫藏人的身边是永昭僧、右近藏人的身边是法住寺的律师寻光、宫内侍的小格局里有千算阿阇梨——但她们还是被灵怪击倒，样子

---

① 尚侍是内侍司的长官。由名门子女担任。藤原道长的次女妍子当年十五岁。

② 为求佛法的加护，象征性地受戒。

③ 源赖定。为平亲王之子，藤原道长夫人的内侄。

④ 服侍中宫的女藏人。女藏人是担任衣装裁缝及杂事的下级女官。以下的兵卫藏人、右近藏人等均同。

十分可怜。于是又请来念觉阿阇梨与各位高僧共同大声祈祷。这位阿阇梨的验力不薄，而灵怪也很顽固。宰相君的小格局里，作为招祷人[1]又增加了一位高僧睿效。高僧们整整一夜厉声喝斥，嗓子都完全嘶哑了。为了使灵怪早些离去又新召进来一些僧人做法、祈祷，哄然一堂。然而，物怪还是驱赶不动。

正午时分，天空晴朗，晨雾过后朝阳普照。中宫安然顺产，众人欢乐无比。出生的又是一位皇子，那份喜悦更是非同寻常。昨日哭了整整一天，今早还在秋雾中抽噎的女官们也不再聚集于一处，各自回房歇息。中宫的身边由那些适于服侍产褥的年长的女侍们侍奉。

诸人的喜悦

道长大人和正夫人双双移步别堂，为数月来奉命修法诵经的高僧以及昨今两日奉召而来的僧众们赠舍布施。为那些有灵验的医师、阴阳师们颁发厚礼。大人夫妇还嘱咐内邸这一边尽力地准备好小皇子的御产汤仪式[2]。

女官们的各个房间里，也有人出出进进地送来了大口袋和衣包。打开我的这一包，发现里面是一套专门在郑重仪式上女官着用的礼装。外褂的唐衣上有精美的刺绣，裙装的下摆上镶了螺钿，还绣了花边儿。真没想到送给我的这身衣装是如此的华美高贵。怕被别的女官看见，赶快遮掩了起来。一边故意嘟哝着："我要的扇子还没送来吧?"一边开始精心化妆。

坐在我的房间里眺望邸内，只见中宫大夫藤原齐信、东宫大夫藤原怀平等众多的公卿，集中在寝殿的双扉门外恭候。道长大人来到院中，支使手下人清理了这几天积没了引水管的落叶。周围的人个个都神情怡然地看着这一切。大喜大贺之时，就连那些心中另有牵挂的人，这会儿恐怕也都忘掉了自己的烦恼了吧。众人喜形于色之中，中宫大夫齐信更是意气风发，满面微笑。按理说他本来并没有什么比别人更优越之处，可眼下，他那数倍于他人的喜悦之情、得意之心竟毫无掩饰地流露了出来。这也在情理之中。右宰相中将藤原兼隆和权中纳言藤原隆家[3]相伴坐在厢房的檐下谈笑。

---

① 招祷人是指能将附于别处的灵怪招来的灵验者。

② 新生儿第一次入浴的仪式。

③ 藤原道隆之子，皇后定子之弟。

御产汤仪式——当日夜晚

御产汤仪式于当日酉时[①]举行。点燃灯火，中宫侍从中的下等官身着绿衣[②]，套白色的当色官袍[③]，先运来产汤。置放汤桶的台子上面都覆盖着白布。尾张守近光、中宫侍长仲信二人再将汤桶送到御帘之下。担任帘中取水的女官有二人——清子命妇和播磨，她们两人将热水从汤桶中取出，调适好温度。之后再由两位女官——大木工和阿马用素烧的土罐[④]，从中分别各取十六罐，余下全部倒入浴槽。侍奉在侧的女官们身着薄纱的上衣、缣织的裙裳，外面套一件唐衣，头上插着钗子，髻上系着白色的发带。因此，头发的形状非常醒目，看起来也很漂亮。亲手为小皇子洗浴的是宰相君，她的助手是大纳言君。她们两位身着仪式专用的白色浴衣，样子和往常大不相同，另有一番情趣。

小皇子由外祖父道长大人抱着。身后是为皇子持御佩刀的小少将君，捧着虎头[⑤]器的宫内侍在皇子前面先行。宫内侍的装束是松笠纹的唐衣、海浦花样的裙裳。裙裳的海浪花纹是织出来的。裙裳的腰带是薄绢的，绣着唐草花纹。少将君的衣装是用银丝线绣出的花样。秋草、蝶、鸟的图案闪闪发光。服装的材质，由于身份上的限制，都有一定的约束，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穿用。所以，各位女官也就只能在腰带上刻意下点工夫、别出心裁。

道长大人的两位公子和源少将等人竞相高唱着从上往下撒米，好像在比着谁的声音最响。适逢净土寺的僧都在此行护身之法，撒下的米落到了他的头上、眼上。为了躲开飞来的米粒，僧都拿扇子遮住了头。那样子惹得年轻女官们直笑。

---

① 下午六时左右。

② 六品官着绿色外套。

③ 当色官袍是指某公事时赐给担当者的衣装。因为是新生儿的礼仪，所以当色为白色。

④ 一种腹大口小的土器。产汤仪式上取十六罐是恒例。

⑤ 虎头形状器。当时的习俗认为，新生儿在虎头形状器的影下入浴，可避邪无病。

读书博士[1]一职由藏人弁广业来担任。广业站在高栏旁朗读《史记》第一卷[2]。鸣弓弦者二十人。其中有五品官十人，六品官十人，笔直地排成两列。

夜里的御产汤仪式[3]，重复了一遍与白天的仪式相同的程序。只是读书博士一职换了人，由明经博士伊势守致时担任。按通例，伊势守致时朗读了《孝经》天子章中的一部分。另外，文章博士大江举周还朗读了《史记》中的文帝之卷。七天内，这三位学者将轮流奉读。

女官们的服装——九月十二日

中宫妃通身洁白的装束，无半点污尘。在中宫面前，同样身着白衣的女官们的容姿、相貌也全都一目了然。白衣映衬下的头发，就像是一幅好的水墨画上用浓墨画出来的一样。这样的场面很让我难堪。因为羞于在中宫御前露面，所以，白天我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里，悠然地看着其他女官们前去侍奉。几位获赐允许着禁色[4]衣装的女官，穿着白色织锦的唐衣和白色的褂子。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华丽耀眼，却反倒少了各自的韵味。那些不允许着禁色衣装的女官们，特别是年纪略大些的几位，为了使自己的衣着不太显眼，故意只穿了郑重一些的三重套褂或五重套褂。织锦的上装外，轻松地披一件平纹唐衣。其中有的女官的多重套褂用的是绫或罗。女官们手中的扇子也像是费了不少苦心，既不艳美夺目，又各有幽情雅趣。有的女官喜欢在扇面上抄写一两句自己喜欢的古典诗句，有的人竟不约而同地写了同样的一句。虽然各位的本意是想在扇面上尽展自己的风格和情趣。想不到年龄品性相仿的女官在诗句的爱好方面也非常接近。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便互相看着别人的扇子与自己的暗做比较。女官们心性都很高，诸事不愿意落在人后。比如说衣装，一般都在裙裳、唐衣上面加些刺绣，有

---

① 新生皇子的御产汤仪式中要由文章博士、明经博士奉读汉典文章。

② 恒例是朗读《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章段。

③ 御产汤仪式按恒例应一日举行两次，一朝一夕。因皇子上午降生，所以将朝仪移到了酉时，将夕仪移到了夜里。夜里的这次只是走形式。

④ 禁色是天皇、皇族专用的衣装颜色。赤、青、黄丹、栀子、深紫、深绯、深苏芳共七色。未获赐许的臣下不得着以上七色的服装。此外，织花面料上的花纹也有身份上的区别。文中指的是获赐许可以穿白色织锦唐衣的高级女官们。

的还在袖口等处加花边，甚至还有的在裙裳接缝的地方用银丝线缝出一条交叉线组成的带状花纹。有的女官把银箔压成白绫模样，涂在扇面上做银泥，为的是表现出深山积雪明月高悬的意境。结果是扇面闪闪发亮，反而看不清上面的图案，数把扇子同时拿起来的，竟像是挂了一排镜子。

三日御产养仪式[①]——九月十三日夜

中宫妃御产后第三天的晚上，以中宫大夫为首，中宫职的官人们一同侍奉中宫妃的三日御产养仪式。大夫右卫门督负责在仪式中为中宫祝膳，特意奉上了沉木几和银食器。可惜我没有看仔细。源中纳言和藤宰相为小皇子奉上了御衣、御食、御襁褓、衣箱的箱衬[②]、包袱布[③]、包衣箱布[④]、苫衣箱布[⑤]、放衣箱的几桌等。依照惯例，以上奉品都是纯一色的白色。同时，每一件都以它的做工表现了奉制者的心情。近江守源高雅负责整个仪式的全过程。东厢房西侧檐下的那一间是公卿们的席位，以北为上席排坐两列。南侧檐下的那一间是殿上人[⑥]的席位，以西为上席。几组白绫绸的屏风添立在正堂的御帘外。

五日的御产养——九月十五日夜

第五天的晚上，是道长大人主办的御产养仪式。十五的秋夜，皎月晴空。柔美的月色下，池畔的树下燃起了几处篝火，摆上了屯食[⑦]。身份低的仆役们一边杂谈着一边穿梭于其中的样子，似乎更为今晚的祝仪平添了一些轻松的气氛。主殿寮的仆役[⑧]们排成列，高举着火把，使园中亮如白

---

① 皇子诞生三日的礼仪。
② 衬在衣箱里面，四角折起做装饰的布。
③ 每套衣服叠好后再包起来时用的包袱。
④ 用来包衣箱的布。
⑤ 用来盖在衣箱上面的布。
⑥ 殿上人指获允许上殿的朝廷命官。一般在五品以上。
⑦ 将米饭捏成椭圆形饭团，摆在木盘上，主要供下级仆役食用。
⑧ 在宫中主司备舆辇、扫殿庭、掌灯烛等职的仆役。

昼。就连三两成群聚在岩石后树阴下的各位公卿们的亲随们，也都失去了平日的拘谨，轻松愉快地相互交谈。看他们的表情，一个个的脸上都挂满了喜悦——为了这位如光辉一般的皇子，自己曾暗中拼命地祈祷，终得平安降生。更不用说供职于土御门邸内的那些人了。除了那众多的侍从、下仆之外，官职五品的家司们也都好像自己得了天大的喜事儿，来来往往地忙着向来客躬腰致意。

担任向中宫妃奉膳的有八位女官[①]。这八位女官都是纯一色的相同的洁白装束。头发从脑后梳上去，用白色的发带在头顶上结成发髻。每一位女官都捧着白银的御盘[②]，排成一列将御膳献上。今晚任陪膳[③]职务的是中宫的女官宫内侍。她本来就相貌堂堂，此时更加端庄。用白色发带绾起了脑后的长发，额前的短发顺着两颊齐齐地披到了双肩，容姿又比平日秀美了许多。她用扇子挡着脸，扇子后面露出的侧影，反而更加显得清雅动人。

结了发髻的女官有：源式部加贺守景富之女、小左卫门故备中守道时之女、小兵卫左京大夫明理之女、大辅[④]伊势的祭主辅亲之女、大马左卫门大辅赖信之女、小马左卫门佐道顺之女、小兵部藏人庶政之女、小木工木工允平文义之女等共八位。这八位全都是容貌秀丽的年轻女官。她们四人一列分两列对面而坐的样子真值得一看。尽管平日里侍奉中宫妃用御膳时，女官们也都是结上头发，而且还都不觉得拘束，可是，一旦到了举办御产养这样豪华隆重的场合，那些被精心挑选上去的年轻女官们，竟有人不愿意在众人前露面，哭了起来。大喜大庆的日子，哭可真不吉利。

面向着御寝台东侧的隔两间左右的地方，列坐着三十几位女官。那阵式也非常值得一看。当日作供品用的食物[⑤]，由采女们[⑥]来操办。寝殿东厢的侧门外，是用屏风围起来的御浴所。贴着御浴所南侧的屏风，又立围了一组面南的屏风。在这组屏风内置放一对御厨子棚，摆上了供品。夜渐渐

---

① 即下一段列举出名字的八位年轻的女官。

② 上面载有食器的台盘。

③ 陪膳的女官担任膳桌上的服务。

④ 伊势大辅，歌人。

⑤ 果子、干品、饼等，盛在白木盘中。

⑥ 侍奉天皇、中宫用御膳的下级女官。

深了，月光遍洒宅中。采女、水司[1]、梳头的女藏人，还有殿司[2]、扫司[3]的下级女官[4]们，互相间不认识也都坐在了一起。还有几位下级女官看上去像是闱司[5]的仆役，衣装和化妆都很粗疏，满头的梳钗插得像丛生的荆棘。人人一副侍奉公式典礼的样子，挤坐在寝殿东侧的缘廊和过道的门口，别人都无法通过。

向中宫妃奉御膳的仪式结束了。女官们都坐到了挂帘[6]的旁边。灯光下，一片锦衣闪闪。其中，道长大人家的女官大式部的衣装特别的有情趣。她的唐衣和裙裳的上面刺绣了小盐山[7]的小松原的景色。这位大式部女官是陆奥守的妻子，也是道长大人邸中宣旨的女官。大辅命妇虽然在唐衣上未施匠心，却用白银[8]泥在裳裙上磨贴出了大海之景，既不显眼，又十分雅致。弁内侍裳裙的银泥花样是洲浜[9]与立鹤，创意独特。裳裙的刺绣花样是松枝，松长青与鹤千龄相映相竞，显露出构思者的非凡才气。少将女官在裳裙上贴了银箔，看起来远不如上几位女官的银泥，受到暗地里的嘲笑。这位少将女官是信浓守佐光的妹妹，在土御门邸中已是老资格的女官了。

当晚，侍中宫妃近侧。因见中宫的御容姿高雅尊贵无比，便产生了想让别人也拜见一眼的念头。于是，拉开了隔挡值宿僧人[10]的屏风，说："师父们还从未见过如此尊贵的形象吧。"僧人们忙不迭地说："有辱尊颜、有辱尊颜。"从佛像前转过身来喜悦地对着中宫合掌膜拜。

公卿们起身离开自己的座位，来到了渡廊[11]的桥上。以道长大人为首的高官们正在掷骰子玩。高贵的老爷们为了赢得赌品[12]正争得情绪高昂。

---

① 后宫十二司之一。负责宫内的饮用水、粥、冰窖等。

② 后宫十二司之一。负责车舆、帷帐、火烛、薪炭等。

③ 后宫十二司之一。负责铺设、清扫、仪式会场的设备等。

④ 比内侍、命妇、女藏人等级别的女官身份更低的女官。

⑤ 后宫十二司之一。负责门户管理，担任出纳。

⑥ 寝殿东厢的御帘附近。

⑦ 京都市西京区大原山。纪贯之的和歌有"大原山呀小盐山的小松原，树高影千年"。刺绣的景色取这首和歌中的庆贺之意。

⑧ 将银粉用胶溶和的涂料。

⑨ 海中沙浜。

⑩ 在贵人侧近为贵人祈法护身的僧人。

⑪ 园中建筑物与建筑之间供人通行的走廊。下面架空，有的流水。

⑫ 纸。这种游戏的赌品往往都是纸。

那场面并不雅观。开始作和歌了。“女官，接杯吟一首。”轮到我作和歌时，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才好，想了想，在口中试作了一首：

皇子诞生，如日增光，
贺杯盈月，千年永幸。

女官们相互小声地说：“在四条大纳言[①]面前咏歌的时候，不仅歌要作得好，连吟诵的声音也要十分地注意呢[②]。”也许是这一晚其他事情太多，也许是此时夜已深，女官们没有再被指名作歌，就全都退下了。当天的赏品是，给公卿一套女装再加上小皇子的一件御衣、一床御衾，给殿上人四品官职的是一套夹袍和一件裤裙，给六品官的是一件裤裙。

月夜游舟——九月十六日夜

九月十六日夜，明月皎美，夜色怡人。年轻的女官们乘舟作池上一游。全体都是清一色的洁白装束，每一位的头发、容姿反而比往日着各色衣装时更显得清雅、秀丽。上了船的女官有：小大辅[③]、源氏部、宫木的侍从[④]、五节弁[⑤]、右近、小兵卫、小卫门[⑥]、马[⑦]、小休[⑧]、伊势人[⑨]等。靠船边坐着的有：左宰相中将[⑩]、道长大人的公子中将君[⑪]，右宰相中将兼隆操橹。船将启航时有几位女官悄悄地躲下来留在岸上，又羡慕地看着船离岸，看着水面，月光如碎银洒满了白砂的庭院，女官们的白色衣装映衬

---

① 藤原公任。当时屈指的和歌大师。

② 藤原公任是和歌、作文、管弦三艺皆优的名人，因此，女官们心生胆怯。

③ 以下几位全是中宫女官。一部分的名字在前文中曾经出现。小大辅与前文中的大辅不知是否同一人。

④ 不详。

⑤ 中纳言平惟仲的养女。

⑥ 也许是小左卫门。

⑦ 前出大马、小马中的某一位。

⑧ 中宫的女童。

⑨ “伊势人”可能不是人称，有可能是对“小休”一词的注记。

⑩ 参议左近卫中将源经房。

⑪ 藤原道长的五公子藤原教通。右近卫权中将。当年十三岁。

着银色的月光，倩影约绰，风情醉人。

土御门邸的北门外停下了许多辆牛车。宫内派来了天皇侧近的女官。为首的是藤三位[①]，以下是侍从命妇、藤少将命妇、马命妇、右近命妇、筑前命妇、少辅命妇、近江命妇。因为都是不熟悉的女官，也许有的名字会记错。由于突然来客，船上的人慌忙地下船进了屋。道长大人心情开朗地出来见客，款待各位，说了些笑谈。又根据各位女官的身份赠送了相应的物品。

七日的御产养·女官换装
——九月十七日夜、十八日

第七日的晚上，是朝廷主办的御产养仪式。藏人少将藤原道雅[②]作为朝廷的敕使，将详细记载着天皇赐品[③]名称的目录放在柳条盒子[④]里，前来谨见中宫。中宫妃御览之后，将目录退给官司。劝学院[⑤]的学生们走着仪式的步伐[⑥]前来谨见。参贺者的联名簿也送上供中宫御览。中宫过目后再将名簿退给宫司。天皇也赐了赏品吧。今夜的仪式由于是朝廷主办的，所以比往次更加盛大，也非常热闹。

我向中宫妃所居住的御寝台里窥看，休息中的中宫妃面庞清瘦，带着些许疲劳，还看不出被尊为国母的庄严。比往日更加柔弱的美貌又年轻又惹人爱怜。寝台里挂了一盏小小的灯炉，祥和的灯光融满了寝帐。中宫妃美丽的肌肤娇嫩欲滴，飘柔的长发在休息时绾了上去，更增添了她的魅人姿色。我这样写，大有至今才识之感，也不能再继续写下去了。

仪式的过程与上一次[⑦]的仪式大体上相同，中宫妃赐给公卿的赏品是，

---

① 藤原辅的女儿，从三位典侍藤原繁子。以下列举的全是天皇侧近的女官。出身、本名等不详。

② 藏人右近卫少将。藤原伊周的儿子。当年十七岁。

③ 天皇赐给小皇子的赐品。

④ 用柳树细枝编的盒子，多用来放文具。

⑤ 淳和天皇在位的天长二年（825）左大臣藤原冬嗣为藤原氏一族子弟的教育而建立的私家学校。当本族内长者的家中有立后、中宫产子等喜贺之事时，由学校的长官率领学生前去参贺。

⑥ 劝学院的学生参贺时，有固定的走步方式。亦称“劝学院步”。

⑦ 指九月十五日的御产养仪式。

一套女装再加一套小皇子的御衣，从御帘内赐下。赐给殿上人的赏品，以藏人中的两位头①为首，依顺位到御帘下拜领。朝廷的赏品有大褂、衾巾、腰绢②等。均依惯例照公式赏予。给小皇子的乳母橘三位的礼品是固定的一套女装，外加一件平常服。都装在银制的衣箱里，包衣箱的布也是白色的吧。听说还添了另外包装的礼品，详细的没有见到。

第八天，女官们换上了各色的衣装。

九日御产养——九月十九日夜

第九日的夜里，春宫的权大夫③奉办御产养仪式。一对白色的厨子上摆放着贺品。仪式不同于惯例，完全不恪守古风。银质的御衣箱上打制出海的花纹，海中又耸立着蓬莱山。虽然图案的构思依旧是老套，但做工精巧，很有当世的华美之风。总之，当晚仪式上的精品美器，不能一一列举，深感遗憾。

今晚和平日一样，挂着表面有朽木花纹的帷帐④，女官们穿着深红色的上装。由于近几日来一直都是纯白一色，所以，红色让人眼目一新。薄薄的唐衣披在红装之外，透出的色泽看起来格外的优美。各位女官的身姿也在各自的衣装映衬下清楚夺目。

当晚，小马⑤因故在宴会上失了面子。

寄思于水鸟——十月十三日

天皇行幸土御门邸的日子⑥一天天地接近，土御门邸内的迎驾准备也到了最后力臻完美的阶段。从各处寻来了美丽的菊花，连根挖回来栽上。

---

① 指藏人级别中的两位首位职务。即藏人头。源赖定与源道方。

② 卷在轴上的一匹绢。领者要将绢卷打开缠在腰上退下，故得此名。

③ 藤原道长的长子，中宫妃的同母弟，藤原赖通。

④ 双面帷帐，里面为平纹绢，由于已经过了七天，帷帐也由白色换成了其他花色。

⑤ 是不是前文提到的小马女官，不明。

⑥ 一条天皇行幸土御门邸预定为十月十六日。

庭院中正一点点变色的白菊、盛开中的黄菊，还有栽种成多种样式的各种菊，丛丛密密多彩多姿。趁朝雾之隙放眼望去，那景色竟让我生出了返老还童之心[①]。想一想如果不是像我这样思虑过重的人，也许就会热衷于自己的各种喜好，也许还会言谈举止显得更加年轻，也会按照自己的心意度过这无常的浮世吧。而我呢，无论遇到多么精彩的事、有趣的事，心情也还是高兴不起来，总是被一种思绪[②]所牵扯着。结果是易忧郁，心事重，多愁多叹。其实自己很苦。那么，试一试设法忘掉一切吧，思虑过多并没有什么意义，反倒罪深一等[③]。天明前，眺望室外，成群的水鸟正在池中无忧无虑地嬉戏。

水鸟水上游，庸人庸世忧，
将人比水鸟，浮世亦多愁。

别看水鸟们游得悠然，真的变成水鸟看看，肯定会有困苦。那么，再让水鸟来比作我呢。

阵雨的天空

收到小少将君[④]的来信正在写回信时，忽然天空变暗，下起了阵雨。使者催促。于是，我在信的末尾写道："不仅我的心绪很乱，连天空也都乱云纷飞呢。"又写了一首拙劣的和歌夹了进去。天黑时，复信送来了。在染出浓紫色云形花纹的纸上写着一首和歌：

望天空暗云携雨，想良友愁眼含泪。

我想不起来刚才在送给她的和歌里写了些什么，又写了一首：

望天空云有断时，思良友袖未曾干。

---

① 中国传说认为菊是不老的仙药。作者由此联想到自己。

② 出家遁世之心。

③ 指佛教意义上的罪。当时认为，现世的烦恼会成为通往极乐往生的障碍。

④ 与紫式部关系亲密的女官。

天皇行幸土御门邸——十月十六日

天皇行幸之日，道长大人命将新造的船停靠在了园中的池水边。船头装饰的龙头鹢首栩栩如生，美妙得令人瞠目。

行幸预定为辰时[①]。天色未明时女官们纷纷起身梳妆打扮。公卿们的席位在西厢房，东厢房因此比往日清静了许多。那边的女主人内侍督[②]，把自己手下女官们的衣装制得比中宫妃的衣装还漂亮。

拂晓时分，女官小少将君由家中返回了土御门邸。我们一同梳理头发。虽然说天皇的行幸预定为辰时，可根据以往的经验，御驾光临肯定要比预定的时间晚一些。也许会是接近中午的时分吧。女官们打扮好了之后渐渐放松了情绪，这位说我的扇子太普通了，拿去和某某的扇子调换一下吧，最好能快点儿拿过来。正等着扇子的时候，外面传来了天皇行幸队列奏出的鼓声[③]。女官们慌忙各就各位。

为迎接圣驾而奏起的船乐[④]非常的美妙。御辇入门后，由轿丁们把辇车扛到正殿的席地上。看见身份低微的轿丁们辛苦的样子，心里想他们的辛苦和我的辛苦会有什么不同吗？混在出身高贵的人中间进宫奉职，自己的身份也有限，甚至都从未有过安心之感。我一边想，一边看着轿丁。

天皇的御座[⑤]摆放在了中宫妃御寝台的西侧。在南厢东面的那一间里，又设了天皇的御椅子[⑥]。由此向东再隔一间的那一间，将南北两侧全部挂上帘，里面坐满了女官。在南侧的房柱子下，帘子稍稍向上卷起，从帘内出来了两位内侍[⑦]。这两位内侍绾起了头发，身姿端庄秀丽，就像唐绘[⑧]上

---

① 上午八时。

② 道长的女儿妍子。中宫妃的同母妹，当年十五岁。

③ 天皇行幸队列在行进过程中由队中乐人奏出的鼓声。

④ 在龙头鹢首船上演奏的音乐。

⑤ 天皇的宝座。

⑥ 供天皇落坐的椅子。

⑦ 宫中的女官。

⑧ 描绘中国的山水、人物的中国风格的画。

画的一样。其中的左卫门内侍[1]手捧御剑[2]，身着青色[3]平纹唐衣系一条由浓向浅染色[4]的裳，领衿[5]和裙带[6]是黄栌段染[7]的织纹绫，唐衣下面的正装是菊套色[8]的五重[9]衣，五重衣的下面是红色的绸衫。身姿举止，华贵清丽；桧扇虚掩，面目秀美。左卫门内侍身边的弁内侍[10]，双手捧着御玺盒[11]，红色的绸衫上套着葡萄紫色的绫褂，褂外面的裳和唐衣都同左卫门内侍的一样。这位弁内侍娇小可爱，羞怯拘谨的样子惹人心怜。她手中的扇子等物件都比另一位的高雅，领衿是楝色段染[12]的。两位内侍缓步轻移，领衿翻舞，裙带飞曳，飘飘若仙境，古时的天女下凡[13]亦不过如此吧。

近卫府[14]的衙役们都装扮得十分得体，悉心地侍侯着御辇，样子很光彩。头中将[15]奉取了御剑等授给了内侍。

环视帘内，那些获准着禁色的女官们都穿青色或赤色[16]的唐衣，配一条印染[17]的裳。唐衣下面的上装都是清一色的苏芳织[18]，只有女官马中将的

---

① 天皇侧近的女官。橘隆子，藤原理明之妻。

② 天皇的御剑。三种神器之一。

③ 青色为禁色之一。由萌黄色经线与黄色纬线交织而成。呈泛青色的黄色。亦称曲尘、山鸠色。正式的仪式上穿用。

④ 一种由上向下，颜色逐渐由浅至深的染色。这种染色的裳多为紫色和蓝色。

⑤ 由肩部垂向两侧腰际的装饰布。多用于正装。

⑥ 从裳的腰际分左右两条向下飘垂的长条形装饰带。

⑦ 橙色与白色的分段染色。

⑧ 衣装的表面颜色与里面颜色的固定搭配称套色。叶菊为外白里青，黄菊为外黄里青，移菊为外浅紫里青，苏芳菊为外苏芳里青，残菊为外黄里淡青。

⑨ “五重”是将袖口和衣边都做成五个分层的一种衣装。

⑩ 天皇侧近的女官。

⑪ 盛装天皇御玺的盒子。御玺是八坂琼勾玉，三种神器之一，由于御剑和御玺都不得离开天皇左右，行幸时亦由人捧侍随行。

⑫ 淡紫色与白色的分段染色。

⑬ 当时已有关于天女下凡的传说。如《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中就有同类的故事。

⑭ 六卫府之一。近卫府的衙役主管宫中的警卫和仪式上的侍奉和警卫。由此往下这一段的描述在时间上早于上一段。倒叙。

⑮ 藏人头左近权中将源赖定。与史书上记载的人物不符。

⑯ 青色和赤色为禁色。赤色比红色略带黑。

⑰ 在白地上印染出蓝色的纹样。采用木型压印的方法。

⑱ 用紫色经线和紫色纬线织成。

上装是葡萄紫染色的。各位女官的上装里面衬着浓淡红叶相混色的亮衫[①]，亮衫里面加穿的褂子，有的是桅子套色[②]，或浅或深，有的是紫菀套色[③]，还有的是青菊套色[④]，或者是三件套褂[⑤]，各尽匠心。未获许穿绫织[⑥]的女官们，那几位年长些的，唐衣是青色或苏芳色的平绢，上装都是五重的袖口和衣裾，重叠部分[⑦]用的是绫织。印染成大海模样的裳，海水色鲜艳耀眼，裳的围腰，多用是硬平纹[⑧]。褂衣着菊色的三件套或五件套，用无纹面料。年轻的女官们在菊套色的褂衣上面加穿了各自喜好的唐衣。菊色三件套的褂衣最外面的一件是白色，中间的一件是苏芳色，里面的一件是青色，再里面的单衣[⑨]有的也是青色。菊色五件套的褂衣最外面的一件是苏芳色，往里面是一件比一件浓的苏芳色，也有的在苏芳色中夹一件白色。那些富有情趣的配色令人赏心悦目。还有几位的扇子娇饰夸张，难以形容。

平日不事梳妆时，庸常的相貌混在众人之中还可以分辨。像今天这样盛大的场合，人人精心治装，刻意打扮，谁都不肯落在人后。个个都似女绘[⑩]上的美人儿，不分上下。只有年长者与特别年轻者的差异，稀疏的头发与浓密的头发的区别才是能够一眼分辨出来的。满目的秀装美女，遮脸的扇子上仅仅露出了一点点额头。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那一点露出的额头竟也显示出了每一位女官的或优或劣的品貌。这时尚能引人注目的美姿，必定是天下第一佳人。

天皇行幸之前，侍奉于主上侧近并兼职侍奉中宫的五位女官来到土御门邸中宫妃身边听候。其中内侍二人[⑪]，命妇二人[⑫]，陪膳一人[⑬]。因为要

---

① 穿在上装之下，褂子之外的单装。经在砧上打过之后，衣料的表面有光泽。

② 表里均为黄色。

③ 表面紫色，里面青色。

④ 亦称黄菊套色。表面黄色，里面青色。

⑤ 三件褂衣套着穿用。

⑥ 指未获允许穿禁色绫织。

⑦ 加缝上去的另四重。

⑧ 表面不凸出浮线的织法。

⑨ 衬穿在褂衣里面尺寸比褂衣的长。

⑩ 日本风俗画。主要以描绘女性为主。多以物语故事为素材。

⑪ 左卫门内侍与弁内侍。

⑫ 左京命妇与筑前命妇。

⑬ 橘三位。

侍奉主上用御膳，筑前命妇和左京命妇都绾起一绺头发[1]，从刚才两位内侍出入的柱子下走了出来。又是两位天女。左京命妇在柳套色[2]的多件褂衣上配一件青色的无纹唐衣；筑前命妇身穿菊套色的五件褂衣，外加青色的唐衣；两位都系着印染的裳[3]。陪膳的橘三位着青色的唐衣，里面是黄菊套色的唐绫褂衣，她也绾起了一绺头发。只可惜人在柱阴之后，未能看清。

道长大人抱着小皇子来谨见主上。主上将小皇子抱入怀中时，多少带有哭腔的声音特别可爱。宰相君捧着小皇子的御剑[4]进上又退下。正屋中间西侧的那一间候着道长大人的夫人[5]。小皇子被抱到了夫人那里。主上步出御帘之后，宰相君才退下回到女官的席位："抛头露脸的，好难堪啊。"羞得满面通红，看起来又高雅又美丽。衣装颜色搭配，穿在她身上，就是比别人穿得漂亮。

御前管弦，人人晋升——同日夜晚

随着暮色的降临，音乐更加美妙。公卿们都侍奉在主上的身边。音乐演奏了万岁乐[6]、太平乐[7]、贺殿[8]等舞乐，退场乐是长庆子[9]。乐船退下，

---

① 将一绺长发绾起，在头顶上结一个髻。

② 柳套色为表面白色，里面青色。

③ 用木型压染着色，蓝色或紫色。

④ 天皇赋给小皇子的剑。有守护之意。

⑤ 藤原道长的正室伦子。

⑥ 隋乐曲名。据说是隋炀帝命大乐令自明达所作。又传说为汉武帝之作或唐武则天之作。平调二十九曲之一。因曲中有一段模仿凤凰或鹦鹉的鸣叫声，亦称"鸟声万岁乐"。最初为女乐六人舞，后为童舞，又为男舞。

⑦ 唐乐曲名。大食调。又称"武将破阵乐"、"鸿门曲"、"武昌太平乐"。四人持戟拔剑而舞。"万岁乐"为文舞，"太平乐"为武舞，二者均为船乐。也有疑问认为，此曲与作为欢迎天皇行幸的奏乐是否合适。

⑧ 唐乐曲名。壹越调。据说该曲是仁明天皇时由遣唐使藤原贞敏携回。此曲为阶下奏乐。

⑨ 唐乐曲名。大食调。有曲无舞。据说为唐穆宗长庆年间作。散会退下时演奏。

划到池中假山[①]前的水路时，乐声渐远。笛音鼓声伴着松风融入深深的林中[②]，别有情趣。

经人悉心整理过的引水管，清流涓涓，低吟浅唱。园中一池秋泓，涟漪恬恬，轻起柔伏。寒气微袭，主上只穿了两件御衫[③]，左京命妇因自己身冷惦念起主上衣单，遭到其他女官的窃笑。筑前命妇说："已故太妃[④]在世时常来土御门邸行幸啊。那时候，那时候……"一旦提起往事，肯定又要垂泪，多不吉祥。众女官嫌她噪耳，都避开不与她搭话，各自隔着幔帐。假如这时真的有人问一句"那时候怎样啊?"恐怕这位命妇立刻会流泪不止吧。

御前的管弦演奏正到美妙之处时，传来了小皇子悦耳的娇啼。右大臣说："万岁乐与御音相和。"说完离座进御前启奏。左卫门督等人齐声朗咏"万岁，千秋"。土御门邸的主人道长大人喜极而泣："今日蒙幸，光宠无限。相比之下，从前的几度承幸都比不上这一次荣耀。"这番话大人本不必说出来，不过那神怡自得的陶醉也是庆典上的一美。

道长大人落座公卿席位。主上也退入御帘之中。右大臣被召到御前，执笔书写晋升者的名簿。侍奉中宫妃的宫司、道长大人宅内的家司全部晋升阶位。左中弁[⑤]奉命禀奏晋升草案。小皇子被赐封为亲王[⑥]。为庆祝新亲王的诞生，道长大人一门的公卿们齐献贺舞。虽然同是藤原氏一族，旁支另系的官人们[⑦]未能加入贺舞之列。之后是担任亲王别当[⑧]的右卫门督献贺舞，这一位可是中宫的大夫哟。然后是中宫辅，此次晋升为侍从宰相[⑨]。诸位官人依序献舞。舞毕，主上入中宫妃室内小憩。未顷，有人唤："夜已深，备辇。"主上于当夜还宫。

---

① 乐船一边演奏音乐一边退下，从池中岛的人工造山前绕行而去。

② 可以想象土御门邸内的庭园之大。

③ 束带正装束时，穿在下袭与单衣之间的小袖装。天气寒冷时可以套穿多件。

④ 一条天皇的母亲诠子，藤原兼家的女儿。

⑤ 源道方。源重信之子。正四品上，任藏人头、左中弁、备中权守。

⑥ 当日赐封。

⑦ 藤原氏一族由藤原不比等起家，其四个儿子分南家、北家、式家、京家四大支。藤原道长是北家一支。

⑧ "别当"指任本官之外另兼职务之意。文中指中宫大夫右卫门督藤原齐信任掌理小皇子诸事务长官。

⑨ 当时的中宫辅是源高雅，文中指的是中宫权辅藤原实成。藤原实成于当天从正四品下晋升为从三品。

御诞生五十日之贺——十一月一日

小皇子诞生五十日之贺那天，恰好是霜月初一。同前几次的贺仪一样，女官们穿戴得仪态万方，聚集在中宫妃御前。那场面就和画上画的合会①一样。

御寝台东侧御座席的旁侧，挂着御几帐。从里面的隔门那儿挂起一直挂到厢房的柱子，中间不留空隙。南面的一间里备下了小皇子和中宫妃的御食膳。其中靠西侧的部分是为中宫妃准备的御膳，按惯例大概也都是沉香木的托盘啦，高贵的膳台吧。我没看过那一间的里面。陪御膳的女官是宰相君赞岐②，任传言职务的女官也都绾起了头发插上了钗子。小皇子的陪膳女官是大纳言君，在靠东侧的地方也为小皇子备下了御膳。精致的膳台、数枚小巧的碟子、一副小筷架以及膳台上的景饰③，就像偶人游戏④上的道具一样。御膳间东侧的厢房帘子稍稍向上卷起，弁内侍⑤、中务命妇、小中将君等任御膳职的女官们依序向上奉膳。我因坐在里面，未能看清。

是夜，乳母少辅⑥获赐允许着禁色。这位乳母正襟危坐，怀中抱着小皇子，听见道长大人的夫人在御寝台内侧传话说要抱一抱外孙，便怀抱着小皇子膝行而进。灯下，道长大人夫人的姿容格外地雍雅。赤色的唐衣配一条印染的裳，端庄华贵，见者无不感动。中宫妃身穿葡萄套色的五重御褂，外加一件苏芳色的小褂⑦。道长大人亲手为小皇子奉上了五十日诞生之贺的祝饼⑧。

公卿们的座位照例设在了东殿的西厢，两位大臣⑨也已经入席。公卿

---

① “合会”是一种游戏。参加者分坐左右两例，出示己物以竞优劣。有歌合、花合、绘合、贝合、扇合等。参加人物均着正装。

② 与赞岐宰相君为同人。

③ 宴席上的装饰。模拟海边景色的盘台，多制以岩、鹤、松等表示贺意的景物。

④ 当时女童的室内游戏。以纸制成小偶人，配以家屋、道具等。

⑤ 中宫女官。藤原义子。

⑥ 内禁女官。卫门左桥为义之妻。敦成亲王乳母。原修子内亲王乳母。

⑦ 上流社会女子的日常服。不着唐衣和裳时，套穿在上装外面。

⑧ 新生儿五十日、一百日之贺时，由父亲或外祖父亲手执着，将贺饼送入新生儿口中。

⑨ 右大臣藤原显光与内大臣藤原公季。

们在渡廊上，醉醺醺地交谈。栏杆边齐齐地摆了一列礼箱[①]和贺笼[②]。这些贺礼都是由内禁的侍从们由道长大人那里搬过来献给小皇子的。松明[③]的光太暗，唤来四品少将[④]等人点燃了脂烛[⑤]，让众人观看摆饰在栏杆前的贺品。这些箱笼本来应该送到宫中的台盘[⑥]所去，但由于明日起是主人的避忌[⑦]，所以于今夜之内全部都搬走了。这时，中宫大夫恭进到御帘之侧，向中宫妃启报："唤公卿各位谨见御前。"听到令唤，道长大人最先上前谨见，然后是诸位公卿。以寝殿正面台阶东侧的一间为上，公卿们一直向东列座到正屋的边缘。女官们排成两列三列正襟而坐。御帘由侍奉在那一间的女官们卷了起来。

大纳言君、宰相君、小少将君的坐姿完全是宫中的内侍风度。右大臣带着几分醉意。

太白神的行向，一日或数日闭居慎行。伸手去拉御寝台外绢帐的垂幔[⑧]。到了这一把年龄[⑨]，也不顾众人的非议，又是拿女官的扇子，又是讲一些不入流的笑谈。中宫大夫手持酒杯[⑩]向右大臣走去。席间唱起了《美浓山》[⑪]，管弦之兴成了徒有其形。场面非常有趣。

在下一间东侧的柱子下，右大将[⑫]凑过来细数女官们衣裾和袖口的套色[⑬]，样子就是和别人不同。我看众人都酒醉昏昏，心想谁也不会注意到我是谁，便搭了几句话。想不到右大将比那些好装腔作势的官人们品位高

---

① 用桧树的薄板折制的箱，分四角形和六角形等。箱内装美味佳肴。

② 装入各种水果的筐笼。水果一般为柑、桔、柿、栗、梨等，置于木板上赠送。

③ 一种持在手中的照明用松木火把。

④ 源雅通。

⑤ 约一厘米宽、五十厘米长的松木棒，一端烧焦后涂上油，手持另一端卷上纸。携带用灯火。

⑥ 宫中的台盘所位于清凉殿的西厢。放置食器台盘的地方。也是主上侧近女官们的待命室。

⑦ 阴阳道方面的习俗。为了避开凶日、凶兆、触秽，或为了避开天一神、太白神的行向，一日或数日闭居慎行。

⑧ 绢帐底部没有缝起来的那部分。

⑨ 已过了年轻盛时。右大臣显光当年六十五岁。

⑩ 低温烧制，不挂釉的陶杯。

⑪ 催马乐《美浓山》。

⑫ 藤原实资。官任权大纳方、右大将、按察使。当年五十二岁。

⑬ 女官们从帘底下露出的袖口和衣裾。

雅得多了[1]。祝贺的酒杯依序轮递到了右大将的手上，按惯例右大将应该即席奉上一首和歌。右大将面露难色，咏了一首老套句的千秋万代歌[2]。

左卫门督[3]询问："失敬了，若紫[4]是在这里供职吗？"我回答说："这里没有光源氏[5]那样的人物，怎么会有紫上呢？"这时，道长大人说："三品辅[6]，接杯。"于是，侍从宰相[7]站起身来，因为他父亲内大臣在座，所以他特意从南面的台阶下绕着走[8]，到道长大人面前。他父亲内大臣感动得流出了眼泪[9]。权中纳言来到角落的柱子下，抓住兵部女官[10]的袖子，进一些难听的戏言。道长大人对此视而不见。

居家思忧——十一月十五日前后

御前庭院的池中，成群的水鸟一日比一日多了起来。中宫妃返还宫中之前如果能下一场雪就好了。御前庭院的雪景色该会多么的富有情趣呀。就在我暂时由中宫妃身边退下返回自家后又过了两天，下雪了。看着自家院中并无可取之处的树，心情忧郁，思绪万千。自不幸孀居以来[11]，每日无所事事，怔怔地沉缅于愁思。无论是看见花色还是闻得鸟声，还是观望四季变化的天空、月光、霜雪，虽然知道是又一个季节到来了，可心里想的全都是自己的余生会有怎样的结局。前景未卜，总难释怀。于是，就那

---

① 当时的朝廷高官中，阿谀之徒众多。右大将藤原实资性格刚直。平时一直内向的作者在这种场合下主动向他搭话，也许是出于对他人品的好感。

② 一说是神乐歌《千岁法》中有一句歌词为"千秋万代"，右大将可能是奉上了这一首歌。另一说是右大将自作贺歌，歌中用了"千秋万代"这样常套的词句。

③ 也许是藤原公任。

④ 《源氏物语》若紫卷中描绘的人物，即紫上。戏称《源氏物语》的作者为"若紫"，有笑其并不年轻之意。

⑤ 《源氏物语》中的男主人公。

⑥ 中宫权辅藤原实成。

⑦ 和三品辅为同一人。藤原实成。

⑧ 表示对父亲的尊敬而不从父亲的前面通过。

⑨ 为儿子实成能从道长大人手中接过酒杯的光荣以及儿子在行为上对自己的尊敬而感动。

⑩ 中宫女官。曾于九月九日去作者那里送菊露棉。

⑪ 以下作者写自己从丈夫故去到进宫人侍的经历。

些无聊的物语，与几位交谈不多却又能心犀相通的人恳切地书信往来。对原来关系疏远又不易接近的几位，还设法找出缘由与她们通上信。如此，散散杂杂的物语品评，漫无目的的书信言辞，虽然也一时安慰了内心里的空虚，但自己绝不能算作是活得有价值的人。如今回想起来，不免深感羞耻和难过。自从进宫服侍中宫妃以后，更明于事理，亦更多忧。

忆前抚今，难拂心愁。为了解忧，试着拿出物语来翻阅。物语的内容索然无味，全没有了从前阅读时感到的那些乐趣。几位曾经与我心怀同感，亲切地言语交往过的友人，如今也许都认为我愚钝、浅薄而瞧不起我吧。这样猜度他人，自己也觉得惭愧，连信也不好意思送去了。还有几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城府很深的信友，似乎在怀疑我把她们的信随意散落给了别人。那些人怎么能够把我猜测得这样卑下呢。仔细想一想，也许事情就应该如此。尽管心中非常不快，但是在形势上又不能立即与她们绝交。慢慢地与其中的几位疏远了关系，渐渐断了音讯。另外，也有几位女友，见我入仕宫中，便推想我一定是经常侍奉于君侧很少能回家，于是她们自己也难得上门来访问了。如今，哪怕是一点点小事，都让我觉得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暂时回到自己家中时，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无论做什么事，心中都充满了无缘由的哀愁。

如今仕奉于宫中，在女官里面也有几位朋友。有时因公务在身不得不站着短说几句。有的朋友可以置心而谈，有的朋友可以言中无忌。然而，女官中能与我自然而然地恳切交流的人并不多，而我又只能从这些不多的几位身上感受到人与人的亲近。其实这也是我的软弱之处。

大纳言君一直侍奉中宫妃，起卧于侧近。久不得详谈，使我怀念起她对我轻松细语的样子，也许这就是顺应了世间习俗的心情吧。我在家里写了一首和歌送给大纳言君：

水鸟水上寐，冷霜覆鸭背，
怀念宫中人，霜寒情更悲。

大纳言君从土御门邸中送来了回信：

友人似鸳鸯，相拂羽上霜，
夜半孤鸟醒，思念另一方。

书写的笔法极有情趣，真是一位无可挑剔的人物。几位女官写信来

说："中宫妃前几日赏雪，不巧你正退下归家。身边陪侍中少了一位雅趣之人，中宫妃很遗憾呢。"道长大人夫人写来的信中说："我曾劝阻你不要回家，而你当时说要早回早归。看样子是不想回来了吧。"夫人的信也许是在半认真地催促我回去。我回家时的确是保证了一定早早归来，何况夫人又亲笔写了信，只得诚惶诚恐地返回了土御门邸。

五节[①]舞姬——十一月二十日

作五节舞的舞姬[②]于二十日进宫。中宫妃命侍从宰相打理舞姬们的衣装。派右宰相中将去御前奏请赐下舞姬用的发饰[③]。又赠送了一对箱子，内装薰香，箱外的饰物[④]配了一枝梅花，以示鼓舞。

往年这个时节，都是临到日期才忙着开始准备。人人都说今年的五节操办得比例年的都好很多。当日，中宫妃御住所对面的木格影壁下[⑤]，一长列紧凑的松明灯把四周照得比白天还亮，亮得让人有些不好意思。灯光下，舞姬们徐徐入场。她们神态怡然款款而行，让我都看得呆了。白昼般的灯光下，不仅仅是舞姬们，连我们这些女官也都一览无余，只差没有和殿上人面面相觑或者是点燃一枝脂烛照一照了。虽然拉着一道幔幕在眼前，幕后的人影身姿还是能看得很清楚。事后想起来心情还是很不愉快。

业远[⑥]朝臣家舞姬的随从，身穿织锦的唐衣，人在暗处，衣锦抢眼，与其他的衣着不同。由于身上的衣服套得太多，行动都有些不自然了。尽管如此还是得到了殿上人的亲切照料，主上也来到了中宫妃的御座席这边，与中宫妃一同观看。道长大人悄悄地坐在旁门的北侧，大人在宫中不能随心所欲，心里很烦。

---

① 五节是大尝会、新尝会上演出的舞乐。舞姬五人（新尝会四人），从公卿家选三人、从国司等家中选二人。

② 这一次的舞姬共四人，有侍从宰相藤原实成的女儿，右宰相中将兼隆的女儿、丹波守高阶业远的女儿和尾张守藤原中清的女儿。

③ 也称日荫饰。舞姬们头冠上垂在笄左右两侧的装饰性的绳团。青色或白色。

④ 附在赠品绳子结上的装饰性人造花。

⑤ 木板状壁墙。双面，一面为木板一面为细本格。可移动置于园内或室内，用作于影壁。

⑥ 高阶业远。东宫权辅、丹波守。郭盛亲王家的家司。

中清家[1]舞姬的随从们，身材全都一般高，个个都优雅可爱，一点儿也不亚于别人。右宰相中将[2]家舞姬的随从们做事又仔细又周到。其中做粗活儿[3]的两位女侍都是精干的乡下人样子，引得大家微微发笑。最后是藤宰相家[4]的舞姬，也许是我有先人之见[5]，这位舞姬衣着华美，气质高雅。随从的女侍有十人。她们坐在缘廊上[6]，放下遮帘，帘下露出层层衣裾，似乎是在表现自己的得意，在灯光的映照下更光彩夺目。

殿上赐酒，御前试舞——十一月二十一日

寅日的早上，殿上人参拜御前[7]。虽然是每年的恒例之仪，年轻的女官们都觉着新奇。也许是陪中宫妃在娘家居住得太久的缘故。不过，还没有看到更罕见的印青礼袍呢[8]。

当晚，中宫妃召见东宫权辅[9]，下赐薰香。薰香装在一个大箱里面，堆得高高的。道长大人的夫人赏了尾张守。是夜，要在御前试演五节舞，中宫妃移步到清凉殿与主上同观。因小皇子也随在君侧，仪式上撒了驱邪的米，高声道喝，还是与往年的五节试演不一样。

我没有兴致观看，便退回到自己的屋中休息。打算随机应变地再去御前侍候。这时，小兵卫和小兵部等正坐在炭火炉旁议论着："地方太窄了，也看不到什么。"道长大人走过来，催促说："怎么会在这儿闲谈啊，都快去奉职。"我心里虽然很不情愿，也还是去了中宫御前听差。舞姬们看起来很不轻松。尾张守家的舞姬说是身体不适退了下去。那样子恍惚若在梦中。稍顷，御前的试舞终于结束，中宫妃返回了自己的御所。

---

① 藤原中清。尾张守。国司。

② 藤原兼隆。

③ 洗马桶、做扫除等粗活儿。

④ 藤原实成，公卿。

⑤ 藤原实成任中宫权辅，作者是中宫身边的女官，比较熟悉，亦有好感。

⑥ 房屋的最外缘。

⑦ 这一天殿上应该在清凉殿三献乱舞。然后再参拜于中宫妃前。

⑧ 亦称小忌衣。公卿们服侍神事时穿的祭礼服。用山蓝的草汁在张开的白布上压染竹、桐、鸟等花样。新尝会、丰明节会是这一天的翌日和后日，所以见不到罕见的印青礼袍。

⑨ 高阶业运。

最近，年轻的公卿们都热衷于谈论五节所[①]的逸事："帘子的边啦，帽额[②]啦，各舞姬房中都情趣不同。各家侍女们的发式啦，举止身姿啦也都各不相同，并且各有韵味。"听起来很不顺耳。

童女御览仪式——十一月二十二日

往年的童女御览仪式[③]，都准备得不如今年的隆重。往年仪式上的童女人人都紧张万分，今年真不知道更会紧张成什么样子。我心里想着童女，便盼着她们早点儿登场。不一会儿，童女们并肩步行而出。我突然感到难过，觉得她们很可怜。虽然我并没有对其中的哪一位特别地抱有好感。童女们是她们的家人充满着自信地送出来的，也许谁都不甘心落于人后。观看者目光来回移动，却没有分辨出其中的优劣。在那些有现代感觉的人眼里恐怕一眼就能判断出她们的高低。然而，光天化日之下，四周毫无遮挡，手中的扇子又不能全掩住脸面，所到之处又有众多的官人云集而立。童女们再聪明伶俐，眼前的阵势似乎是压倒了她们不肯落于人后的竞争之心。我一味地同情她们，也许是自己性情太古板的缘故吧。

丹波守家[④]的童女身穿青白橡色[⑤]的长衫[⑥]，看起来很漂亮。藤宰相[⑦]家的童女穿的是红白橡色的长衫，陪侍她的少女们都穿着青白橡色的唐衣。衣装颜色形成了对照，用意周到的设计风雅得让人妒嫉。那童女的容貌无可挑剔，而取火女童[⑧]就没有她那么美丽。宰相中将[⑨]家的童女都是一样的身高，发式也很秀气。其中持香炉的女童毫不怯场，引起人们的议

---

① 亦称五节局。五节的舞姬们待舞的休息室。通常在常宁殿的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各与一室。文中指一条院东侧殿的五节所。

② 帘、帐的上边横挂着的一条幅布。

③ 卯日那天将陪附于舞姬的童女召至清凉殿前，由主上御览的仪式。

④ 高阶业远。

⑤ 橡色，是用橡实壳煮出的汁染色。青白橡色是用刈安与紫草染出的带青色的绿色；红白橡色是用黄栌与茜草染出的泛红色的黄色。

⑥ 女童的正装外面套的上衣，后身的衬摆和前身的衣裾都很长。

⑦ 藤原实成。

⑧ 每一位舞姬的身后都陪侍有两位持香炉和捧褥茵的女童。其中持香炉的童女称取火女童。

⑨ 藤原兼隆。

论。童女们身着深红色的正装，外套[①]各式各样。长衫都是五重的袖口和衣裾，只有尾张守家的童女的长衫是葡萄染的套色[②]。衣装配得很讲究，颜色、光泽也都漂亮。陪侍童女的女童中，也有相貌出众的。六位的藏人在那女童要放下扇子的时候凑上前去观看，而那女童竟自己扔下了扇子。哪怕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这样粗俗的举动也不应该是女子所为。假如让我们也像她们那样，抛头露面于人前的话，那么即使听到了有人说三道四，恐怕也只能是气愤得踯躅而行吧。我以前有没有想象过这样地站到人前呢。眼前的情景让我感到人心的浅薄真是无可奈何。也许今后我会变得少廉寡耻，过惯了宫中的生活后，也许与男人直接见面也不会为难了。试想着自己的将来犹如梦境一般，最终竟想象到了不该有的事。越想越觉得恐惧，目光离开了眼前的盛仪。

五节舞过后——十一月二十六日

数日来没有什么消息入耳。五节舞过后宫中一下子静寂了下来。巳日[③]之夜举行的试乐[④]的确是很美妙。那些年轻的殿上人都余兴未尽，不甚畅意呢。

高松那边的小公子[⑤]们已经于中宫妃返回宫禁的当夜，获许可以出入女官们的房间。少年公子们从我的近前走过，使我感到非常不快，便借口人已早过盛年而躲起来不露面。几位小公子并不恋眷五节的舞姬，而是围着小安[⑥]啦、小兵卫等年轻的女官转，纠缠着她们的裳裙啦、长衫啦地议论，叽叽喳喳的活像一群小鸟。

---

① 在这里指套在童女正装外面的长衫。

② 长衫的套色。表面为紫色，里面为赤色。

③ 五节舞持续于丑、寅、卯四月接连上演。巳日应该是十一月二十四日。

④ 为准备临时祭礼的雅乐练习。

⑤ 藤原道长第二夫人源明子所生的几位公子。藤原赖守（十六岁）、藤原显信（十五岁）、藤原能信（十四岁）等。源明子的父亲源高有的宅邸称高松邸。

⑥ 中宫妃身边的女童。

临时祭——十一月二十八日

临时祭[1]的使者[2]由道长大人家的权中将[3]担任。那一天是宫中的避忌日，道长大人留在了宫中值宿。公卿们和临时祭上作舞人的年轻的官人们也都留在了宫中。整整一夜，细廊[4]这边一直是人声嘈杂，没得安宁。

临时祭当日的清早，内大臣[5]的贴身随从手持赠礼交给了道长大人的贴身随从。内大臣的赠礼是，在原来送去的箱盖[6]上摆着一件银制的书卷箱，箱中放进了一面镜子，还有沉香木制的梳和白银制的笄。似乎是准备让担任奉币使的权中将用那梳笄理一理头发。书卷箱的盖子上凸写出流水芦苇[7]的笔体，写了一首对先日“日萌”和歌的答歌。全文中脱落了两个字，看起来趣味有些别出心裁。听说内大臣以为送给左京君的礼物是中宫妃的赐品，所以才这样大张旗鼓地还礼。我只不过是搞了点恶作剧，没想到事情会弄得这么大。替内大臣感到可怜。

道长大人的夫人这一天也参进宫中，观看朝廷奉币使出发的仪式。仪式上奉币使衣冠楚楚，冠上插一枝手制的藤花，仪容超群。内藏命妇[8]根本都顾不上看一眼旁边的舞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奉币使，流下了感动的泪。

因为宫中恰逢避忌之日，贺茂神社派来的使者一行将于丑时[9]之前返回神社之后，宫中使者由神社返回时必奏的神乐也只是搞了个形式。兼时[10]舞师去年作舞时还美轮美奂，而今年的舞姿里已露出了老衰。虽然我

---

① 每年十一月下旬酉日举办的贺茂神社祭。每年固定的祭礼。临时祭是与每年四月举办的贺茂神社本祭相对的称呼。

② 奉币使。

③ 藤原道长的第五子，右近权中将藤原教通。

④ 女官们的个人房间在细廊上。男性的官人们值宿时来女官这里访问。

⑤ 藤原公季。女御义子的父亲。

⑥ 作者送给左京的那个箱盖。

⑦ 先绘一幅水边芦苇的画，笔迹顺着水流和芦苇的摇曳的线条书写。

⑧ 藤原道长家的女官。从前曾是藤原教通的乳母。眼看着自己照料长大的公子出落得如此优秀，所以落泪。

⑨ 早上两点。

⑩ 尾张兼时。右近将监。任神乐人之长。当时的舞蹈名人。曾担任教通的舞师。

与这位舞师没有什么关系，但我非常同情他，也常常将他人比自身，担心起老后的事情。

年末独咏——十二月二十九日夜

腊月二十九日——当年初次人宫的日子①——回家省亲后②又返回宫中。想当初获召时心里犹犹豫豫，进宫的路上亦如身在梦境。而如今已经完全适应了宫中的职务，自己都对自己的变化感到讨厌。

夜阑人静。中宫妃为了避忌深居内室，不得参见。只好独自寂寞地躺下。这时，一同做事的一位女官心神不宁地说："宫中和民家就是不一样啊。若归省在家时，这个时辰怕是早已睡下了。而在宫里，官人们的鞋声频繁不断③，实在是让人难以入寐。"我写了一首和歌：

又迎岁暮到，岁岁催人老，
夜阑听风声，难耐心寂寥。

除夕夜——十二月三十日夜

除夕之夜，驱鬼的仪式④早早地结束了。我正在涂牙齿⑤，轻轻松松地整理容装时，弁内侍来了。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就休息了。内匠的藏人⑥坐在横梁⑦下，教阿笛⑧缝制衣服时衣襟的重叠折法。就在各位都专心于自

---

① 作者初次进宫奉仕的那一天也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通常认为是宽弘二年或三年。

② 临时祭后，作者归省休息，年末时再度参进。

③ 去个人房间访问女官的男性官人们的鞋声。

④ 由扮成相士的人驱赶扮成鬼的舍人，同时公卿们用桃弓苇矢射鬼。

⑤ 当时的习俗，用酸铁浆把牙齿涂黑。

⑥ 中宫女官。

⑦ 屋中装饰性的横梁。

⑧ 女童的名字。

己的事情的时候，突然从中宫妃居室的方向传来了惊叫声。我推醒了弁内侍，自己却没能爬起身来。这时又听见了嚎啕的哭声。我害怕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心想是失火了吗？看样子又不是失火。我向前推着内匠藏人，说："内匠君，快点儿，快点儿。"又飞快地拉起弁内侍："中宫妃就在下面的那间屋里，赶快去看看。"三个人浑身发抖，脚不沾地地奔到了中宫妃御前。一看，御前卷缩着两个没穿衣装的人，仔细一看，是负[①]和小兵部。一问才知道，她们两人被潜入宫中的盗贼剥去了衣服。遇到这种事，心情越来越恶劣。想不到除夕之夜，御厨[②]的侍者都早已退出宫闱；那些中宫的卫士[③]和落水口的卫士们[④]刚刚做完驱鬼仪式后也全都退出去了。拍手大声呼喊，竟没有一人应承。只好叫出御膳房值宿的老妇，直接吩咐她："殿上的间里[⑤]有一位名叫兵部丞的藏人[⑥]，快去把他叫来，快去。"情急之下忘了尊卑[⑦]。老妇很快就回来了，报告说兵部丞藏人也早已退出宫了。世上没有比这更悲惨的时刻了。

过了一会儿，式部丞[⑧]资业终于来了。一个人四处走动。给灯台里注上灯油。女官们有的不知所措，怔怔地相对而坐。主上那边派来了使者问候中宫妃。真是太恐怖了。中宫妃从库[⑨]里取出衣装，让被剥去了衣服的那两位女官穿上。翌日元旦用的礼装尚未被盗走，两位女官也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可是她们身无衣着时的窘状灼痛了我的眼睛，使我永不能忘。现在想起来仍然后怕，心里觉得这事儿很怪，但是没有说出来。

新年冠饼仪——宽弘六年正月一日至三日

正月一日，禁忌不祥之语。却因昨夜的事件，没有守住禁忌。今日又

---

① 两位都是中宫妃身边的女官。

② 宫中调理膳食的地方。

③ 中宫妃身边的卫士。负责杂务的警卫。

④ 负责宫内安全的卫士。因这些卫士的主管所位于清凉殿东北角上水沟落水的地方，所以被称为落水口的卫士。

⑤ 位于清凉殿南厢的藏人间。

⑥ 藤原惟规，作者的弟弟。任兵部丞，藏人。

⑦ 高级女官不能直接对下仆讲话。

⑧ 藤原资业。任式部丞，藏人。大宰大藤原有国之子。

⑨ 宫中存放贵重财宝、衣物、家具的仓库。

是个坎日[①]，小皇子冠饼之仪[②]取消，改为正月初三日。今年小皇子的陪膳职由大纳言君担任。大纳言君的装束是：元日那天，穿红色的褂子、葡萄染的上衣，唐衣是赤色的，配蓝印染色的裳。初二那天穿红梅织[③]的上衣，里面衬深红色的绸衣[④]，曲尘色[⑤]的唐衣配蓝印染色的裳。初三日穿的是樱套色[⑥]的唐绫，唐衣是苏芳的织锦；里面衬深红色绸衣时外面套红色的褂子，外面穿深红色的褂子时，里面衬红色的绸衣。颜色不出惯例。女官们把平时分别穿用的或浓或淡的萌黄[⑦]、苏芳[⑧]、山吹[⑨]套色、红梅[⑩]、薄色[⑪]套色衣装与红色的褂子一层层地套起来穿。共套了六重上衣，坐在那里人人雍容庄重。

宰相君手捧小皇子的御守刀，随在怀抱着小皇子的道长大人身后，去清凉殿参拜。她红色褂子的衣边和袖口，三重五重、三重五重地层层交叠。衬在里面的红色绸衣缝出了七重同一色泽的袖口和衣边，然后又加缝了一重制成了八重。绸衣外面套一件同样红颜色的硬绸上衣，这一件的袖口和衣边缝了五重。再外面的褂子织出了葡萄染的凸线硬木纹。这几件衣装缝制的手工极为讲究，裳缝出了三重边，赤色的唐衣织出了绫纹花样。唐风式的花纹设计异常华美。头发上也下了工夫，梳理得比平日更加漂亮。身姿婀娜，面容秀妍。

大纳言君是一位娇小的姝丽。白白美美，丰腴可爱。而且身材看起来还显得不算太矮。长长的秀发拖曳到地，比她自己的身长还要多出三寸。浓密的黑发滑落在衣裙上，美丽得天下无人可比。相貌、举止都惹人怜爱。

---

① 阴阳道诸事主凶的忌日。一月的辰日是坎日。这一年的元月一日是巳日。因在立春前，按十二月的节气算，十二月的巳日是坎日。

② 元旦将饼放在小儿头顶处，口唱祝词，祈愿长命的仪式。

③ 一种纺织品物名称。经线为紫色，纬线为红色。

④ 织绢的衬衣。里外均为红色，冬春之交时穿用。

⑤ 杂着黄色的萌黄色。禁色。

⑥ 樱套色为外白里紫，青年、中年的春季服装。

⑦ 萌黄套色为外面薄青色，里面浅蓝色。

⑧ 苏芳套色为外面淡茶色，里面浓赤色。

⑨ 山吹套色为外面浅朽叶色，里面黄色。

⑩ 红梅套色为外面红色，里面紫色。

⑪ 薄色套色为外面淡浅蓝色，里面浅紫色。

宣旨君[①]个子不高，清清瘦瘦的。发丝齐整、秀美，垂下来的发梢比她穿的褂子底边还长出一尺多余。这位女官品性高贵，令我自愧不如。走到人前来的行姿娴雅从容，自然而然地让人对她不得不去用心。品格高尚的人也许都是这个样子吧。一点点小事，亦可看出一个人的心境。

各位女官的容貌与性格

假如接着上文继续说起人[②]的相貌，恐怕会信口开河。假如再说起眼前各位的事情，大概说起来就会没完。对每天都能见面的人，还是心有忌惮，而对于让人产生疑问和多少有些缺点的人，我决定闭口不言。

北野三品[③]大人的女儿宰相君[④]，端庄丰润，慧敏聪颖。初次见面看不出她有什么出众，多次相见之后才能越来越品味出她的优秀。本来就生得眉目清丽，嘴边上浮出的一丝羞怯更增添了几分妩媚。举止优雅，衣着华美，做事从容。我欣赏她的可爱和正派，而同时我自己也多得了一份谦逊的品性。

小少将君洁身自好，还有一股说不清的优雅风情。娇弱之状恰如早春二月里的垂柳嫩枝。她容貌秀美，身姿娉婷，性格特别柔和。凡遇万事都谦让得几无自家判断。加上又处世腼腆，有时亦幼稚得令人不忍看。万一真的有心术坏的人待她不善，或者是对她指鹿为马，恐怕她也只能是为此而自生心病，甚至悄悄地病死。娇女柔弱得无奈，亦让人替她感到无助，感到担心[⑤]。

宫内侍是一位楚楚动人的美人儿。身材长得恰到好处，端坐时亦有堂堂之仪。脸型是现代式的，虽然说不出她的面目何处生得特别漂亮，可看上去就是俏丽可爱。鼻梁隆起，秀发漆黑，肌肤白腻。浓密的黑发衬托着

---

① 中宫妃身边的宣旨女官。

② 作者在这里采用叙述文体。

③ 藤原远度，藤原师辅之子。

④ 藤原远度的女儿，亦称宰相君。与提到的那位宰相君并非同一人。

⑤ 对这位小少将君，作者在前文中也对她表示了同情。“垂柳嫩枝”的比喻，的确是一种纤细的表现。同样的比喻在作者对其他女官的评述中是见不到的。由此亦可见作者紫式部对小少将的厚意。另外，同样的文字表现作者曾在《源氏物语》若紫卷下中用于对女三宫容貌的形容。应该注意到女三宫的人物形象与小少将的类似性。

白嫩的双腮，怎么看都比别的女官俊秀。特别是她的头型与发式额鬓仿佛美妙至极。这位女官相貌娇艳，举止又自然、大方。为人心地平和，各方面都没有半点非议。诸事处理得非常得体，几乎可以作宫中女官们的楷模了。又没有风流习性①。宫内侍的妹妹式部君，肤色洁白，体态丰盈。五官纤小秀气，容貌很有格调。黑发飘逸，但似乎是不够长，进宫奉仕时总要添上假发。总之是一位肥腴的美女。眼角、脸型都很有味道，微微一笑，生出千娇百媚。

在年轻的女官中，相貌特别美丽的还有小大辅②、源式部等。小大辅身材小巧，面容有当世之风。从前她的头发非常厚密，秀美整齐。长发比她自己还要长出一尺多。如今脱落得有些稀疏了。眉目生得紧凑，怎么看都是一位美人儿，相貌无可挑剔。

源氏部身材适中，面貌姣好。而且是越看越可爱。人很乖巧，做事又爽快，不像是宫中的女官，反倒更像是某户人家的女儿。

小兵卫③、小武④等女官也都很漂亮。公卿们对这些美貌的女官很能够坐视不动。当然，万一关系恶化就会被人人尽知，所以他们都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下工夫，悄悄地进行。

宫木侍从⑤的确是一位容姿秀丽的美人。她本来长得瘦小，又想要永葆青春，想让自己的身姿永远像可爱的女童。然而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她自己未老先衰，退出宫后又出家为尼，如今已经谢世。她最后一次进宫时披着长长的秀发，发梢长过了褂子的底裙，头发修理得非常俏丽。容貌真的很漂亮哟。

有一位名叫五节弁的女官⑥。听说就是平中纳言⑦收为养女的那一位。脸型如画上的美女，额头饱满，眼梢细长。面貌上没有太引人注目之处。肤色很白，举手移臂都极有风情。我最初见到她时是在一个春季，那时她的头发非常厚密，比她自己的身高还长出一尺左右，而现在她的头发脱落

---

① 从中宫妃返回宫禁时乘车的顺序来看，这位宫内侍身份排在作者之上。在作者对她的人物评论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内心对她的敬意和憧憬。

② 小大辅、源式部都是中宫女官。

③ 中宫女官。

④ 年轻女官。曾在前面的文中参加游船。

⑤ 中宫女官。土御门邸游船时作者曾提到过她的名字。

⑥ 中宫女官。土御门邸游船时作者曾提到过她的名字。

⑦ 中纳言平惟中。宽弘二年（1005）没于大宰府。

得很厉害[1]，发稍再也没有从前那么好看了。头发的长度也仅仅长出身高一点点而已。

小马女官，头发特别的长。从前是年轻的美女，如今却不听劝阻坚决地退出了宫。顽固之势恰如粘了胶的琴柱。

以上逐一地评论了女官们的容貌，而若说起她们的品性来，则很难找得出特别优秀的人。女官们也都是各有自己的个性。其中虽然没有品质恶劣的人物，但也没有既德才兼备，遇事深思熟虑，又善解风情且值得信赖的完人。多人多样，因不知该取孰之优劣，而困惑不已的人亦不在少数。我这样写真是好没趣！

斋宫与中宫御所

听说在斋宫[2]的身边，有一位名叫中将君[3]的女官。她写给别人的信，经某个人的手偷偷拿给我看了。那封信的语气极其自负，认为这世上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懂得情趣，用心之深亦无人可与她相比。好像天下所有的人都辨不明是非。看了这封信我胸中升起了一股火气，很为别人感到忿忿不平。用下等人的话来说，就是感到了憎恨。她在信上写的是："说到和歌的韵味，除了我们的斋宫之外，没有人能分辨得出高下。假如说这世上能生出饶有风情的女人，恐怕也只有我们的斋宫才能判明真伪。"等等。

的确，斋宫的优秀诚如所言。不过，中将君想要大肆颂扬自己的主人，还是应该先拿出来斋官作的和歌看一看。其实斋宫的和歌中并没有让人读起来感到优秀的佳作。只是斋宫本人极懂得情趣，生活得非常风雅罢了。如果说比较起女官们的优劣的话，我每日看到的中宫妃身边的女官们未必会输给斋宫手下的那几位。不管怎么说，斋宫主从一直都闭居于深处，没有人能见得到她们。再说，斋宫那边的情趣几乎都在月色多情的傍晚啦、撩人心动的黎明啦、赏花踏寻杜鹃啼啦等等，远离凡人之界的仙境。另外又没有尘世间的烦扰，至少不必像中宫妃身边的女官们这样，又

---

① 也许因为养父平惟中的突然死亡。

② 贺茂祭的斋院。奉仕贺茂神社的神职称斋王，斋王本人或斋王的住所称斋宫。通常于新天皇即位之年从未婚的内亲王或女王中选出斋王。当时的斋王是村上天皇的第十皇女选子内亲王。当年四十六岁。

③ 斋宫女官。斋宫长官源为理的女儿。

要去清凉殿上听差，又要为进宫当值的道长大人做一些照应，也至少不会每日都乱哄哄的。环境中没有烦琐之事，举止态度自然会优雅起来。可是，数尽风流之中为何还会有如此轻浮狂妄之徒呢！像我这样如朽木已入土半截，诸事尽量往后退缩的人，如果去了斋官的手下，总不会遇到一位不认识的男子就交往书信，而让人评出个轻薄女子的恶名吧。我想我肯定是从容不迫地养成优雅的举止吧。更何况年轻的女官，只要是在相貌和年龄上没有什么缺憾，各自再会一点娇嗔，再会说一些善解人意的话语，再多一点情好一点色；只要具备以上素质，那么就绝对不会比斋宫那边的女官差很多。

不过，皇宫里面，并没有每日朝夕相见而又暗地里争风邀宠的皇后①或女御。就连这一位那一位的能够列举出来的对手都不存在。中宫妃身边的侍从、女官们都不会争吵，无论男女性格都随和，态度从容。中宫妃注重威仪，蔑视浮佻，所以身边的女官们凡是想要做得好一点的都不会去人前露脸。当然，中宫妃身边的人群中，品性轻浮，不知害羞对世间的流言又满不在乎的下人也不会没有。这样的人也不会不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人情趣。不过，这样的女官往往态度不够稳重，惹得男人们竞相来追逐。于是这世上又会生出种种非议和批评。什么“中宫妃身边的女官过于矜持啦”，或者是什么“太轻浮啦”等等②。的确，中宫妃身边的上葛、中葛③的诸位女官几乎都矜持得过度而变成了清高。而这种人人都清高的样子并不能为中宫妃提高美名，反倒让人看着别扭。

我虽然从周围人的身上挑出如上的缺点来批评，而实际上女官们都各有长处，并没有哪一位特别的不好。一般人都是如果在这一点上出众，就会在另一点上不如别人。可是，当年轻的女官们有意识地严肃态度，努力做出庄重的举止时，一些上葛、中葛的女官们却看着不舒服，用言语戏笑她们。怎么会有这样无聊的事情。我很想让这边的气氛不再如此的缺少情趣。

其实，这样想也是事出有因。中宫妃御心圣洁，怜爱众生，品行完美。但由于性格过于内向，以至于注意到了的事情该说也从不说出来。中宫妃认为，极少有人会听了批评而心里不难过。的确，某些时候生硬地做

---

① 此时皇后定子已经去世。

② 前一句批评深居不肯露面的女官，后一句批评举止轻浮的女官。

③ 上级、中级之意，“葛”原来是佛教中计算受戒出家年数的用语，后转用为表示从事某事的先后，也用于表示身份的上下。

一些事情还不如根本不做。从前中宫妃还很年轻的时候，手下有人思虑不深，总因为自己侍奉中宫而满脸的得意。中宫妃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批评了这个人的不检点。后来听说此事让那人羞惭难当，因而中宫妃就此改变了主张，认为手下人只要没有太醒目的缺点就算大家平安。由于那些还没有脱掉少女稚气的小女官们都顺应着中宫妃的心情来做事，所以中宫御所里面的气氛才会这样的朴实简单。

如今，中宫妃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成熟了，早已看明白了这世上的本来面目，也看清了人心的善恶，也懂得了进退的尺度。甚至还清楚地知道，公卿们都在议论说中宫御所那里枯燥无趣，并且公卿们也都习以为常了。虽说单纯的高雅并不是生活的一切，可是稍稍走错一步又会导致非薄。女官们不解风情一味地矜持，我想中宫妃对此应该有个积极的态度才是。当然，正如中宫妃本人所说，腼腆的性格是很难改掉的。结果是那些有当世之风的年轻官人们一旦进了中宫御所奉职，很快就都顺应了御所里的朴实作风，在这里做事时言行举止都非常敦厚笃诚。像斋宫那里一味赏月观花式的风流，谁都会想象，谁都会说，谁也都会自然而然去追求。不过，每日早晚奉职，如果在一个毫无情趣的地方，能把日常的谈话听得有趣，或说得有趣，别人讲出佳词妙语，亦能不带羞涩地应对；公卿们说，这样的人真是少之又少。我不曾直接见闻，所以亦不作评判。

如果有男子仰慕而至，送上信来，哪怕只是一两句的答复也会让真正的男友伤心。最好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巧妙的应酬是对的，可是天下又有多少在接人待事方面品性优秀的人呢。恐怕很少见。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让却一步才是聪明之举呢？为什么要毫无约制地四处露面呢？顺应每一时的情况而又用心周到才是最难的啊。

首先一例，中宫大夫谨见中宫妃御前奏启要事时，那些性格怯懦又头脑幼稚的上葛女官们就很难担任与大夫对话并向中宫妃禀复对话内容的公干。即使有的被派出来应答官人，也大都是口中嗫嗫，讲不出个所以然。她们并不是没有理解词义，也不是没有用心，而是因为心中忐忑，只顾得害羞了。结果是漏掉了重要的内容，自己还要抱怨什么都没听清。于是再也不愿意出去露面。别处的女官们就不是这样。既然进宫奉仕，注定要因公务与男人见面，那么无论从前是多么清高的名媛，总要按照世间的规矩做事。奇怪的是这里的上葛女官们，一个个都把自己当成了深宫里的公

主。中宫妃只得派下级女官出面答对，这又引起了大纳言[1]大人的不快。有时候公卿前来谨见，而那几位应该出面的上葛女官们却不是退下回了家就是托词不方便，最后因为没有人能出来担任公卿与中宫妃之间的言语传递而让那公卿一言未启地回去了。还有的公卿，因常来中宫妃御所启奏公事，渐渐地与某一位女官熟悉了，而当这位女官不在时，那位公卿即使来了也会因为无人理睬而立刻回去。这些公卿们每逢有机会就评论说“太矜持”。他们没有说错。

斋宫那边的女官们是不会瞧得起这一点的。所以她们才会得意洋洋地自诩，才会认定别人缺乏眼光不懂风雅。当然，她们这样根本没有道理。人终究是非难别人容易，检点自己困难。斋宫的女官不明白这一点，故意作出智者的样子去蔑视别人，批评世间，反倒清楚地暴露出了她自己的无知和浅薄。看那封信上的语气，好像是写给一位身份高贵的人物的。某一个人把那封藏起来的信偷偷地拿来给我看，又立刻偷偷地送回去了。好遗憾。

评论和泉式部、赤染卫门、清少纳言

和泉式部[2]，曾与我交往过情趣高雅的书信。可是她也有让我难以尊重的一面[3]。当她轻松挥毫写信时，确实展现了她在文章方面的才华，就连只言片语中都饱有情色。和歌更是雅趣盎然。不过在古歌的知识和作歌的理论方面，她还不够真正的咏歌人的资格。只不过是信口而作的和歌中总有一两点令人瞩目。仅仅是和歌作得妙一些就随便地对别的和歌乱加非议和评价，看来对和歌并不是真的精通。说是歌人大概也就属于那种顺口自然成章的类型。还不至于优秀到让我自愧不如的程度。

丹波守[4]的正夫人，中宫妃和道长大人都称她为匡衡卫门[5]。虽然所作的和歌并不是特别出色，但其歌中确有独自的风格，并且她本人也并不因

---

① 中宫大夫藤原齐信。

② 越前守大江雅致之女，和泉守橘道贞之妻，小式部内侍之母。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曾与冷泉天皇的两位皇子为尊亲王、敦道亲王恋爱。宽弘六年夏入仕中宫。

③ 指其伦理上逸出常轨的行为。

④ 大江匡衡。宽弘七年前后任丹波守。

⑤ 大江匡衡之妻赤染卫门。赤染时用之女。道长家女官。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

为自己被称为歌人而随便吟咏。她的作品，凡是为世人所知的，哪怕是偶然的小作，都隽美得令我羞愧。而那些咏着上句、下句快要断开来的和歌，作出了点不值得一评的风格就自以为是佳词妙句而得意洋洋的人，让人觉着既可恨，又可怜。

清少纳言是那种脸上露着自满，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总是摆出智多才高的样子，到处乱写汉字，可是仔细地一推敲，还是有许多不足之处。像她那样时时想着自己要比别人优秀，又想要表现得比别人优秀的人，最终要被人看出破绽，结局也只能是越来越坏。总是故作风雅的人，即使在清寂无聊的时候，也要装出感动入微的样子，这样的人就在每每不放过任何一件趣事中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不良的轻浮态度。而性质都变得轻浮了的人，其结局怎么会好呢?

回顾人生

回顾人生，纷纷杂杂，竟没有一件能铭刻在心的事情。那时候[①]人生未卜，无以安心。内心里的空寂导致了精神上的颓唐，但我至少保持住了在行为上绝不自弃。多思之秋，夜晚靠近缘廊而坐，呆呆地望月，月色勾起了我对往日盛时的怀念。明月依旧，人事已非。因月下多有禁忌[②]，我稍稍向屋内退了退，而心中仍思绪不断，难以平静。

凉风习习的傍晚[③]，四周寂静无人。独自抚琴而弹。弹着弹着，心事又害怕被外人听出“苦叹伴琴音”[④]。那时的我真是又悲惨又愚蠢。我的筝琴[⑤]与和琴[⑥]一直是调好了琴弦[⑦]放在黑得难看的房间里，没有想到要吩咐一声：“下雨天把音桥按倒。”[⑧] 琴放在那里天长日久积了厚厚的灰尘。我

---

① 作者的丈夫死去时。

② 女子望月不吉利。

③ 以下文章为某一年夏季的回想。

④ 《古今和歌集》杂下卷良岑宗贞歌云：“孤独宿佳人，苦叹伴琴音。”作者引用此句，暗指琴声外扬，会有男子听出来弹琴女子的孤寂。

⑤ 七三弦的琴。

⑥ 六弦的琴。亦称倭琴、东琴。

⑦ 调好了音律。弹后没有松开琴弦。

⑧ 下雨天里湿气较大，不放倒音桥会使绷紧的琴弦松缓，而音色变糟。

把琴颈夹放在矮橱和屋里的柱子之间，再把琵琶放到琴的左右。和一对大厨紧紧地堆在一起，其中的一个厨子里装着古歌和物语的卷册，虫子在那上面做了窝，一打开就有虫子往外乱爬，看着很恶心，所以就没有人打开它。另一个厨子里收藏着汉籍书卷。自从珍爱它们的人[1]不在世了之后，再就没有别人抚摸过了。有时百无聊赖，也从那厨子抽出一两册汉籍来浏览。这时，侍女们就会聚起来议论："汉籍读得多了，才会薄幸[2]，为什么身为女人却要读汉文呢。从前的女子，就连阅读经书都要被制止的呀。"这些背地里的议论传进了我的耳朵。我很想反驳说："迷信那些东西真的会长命无恙吗？没有人见过，也无法证实呀。"可是，我不能真的反驳，那样会显得我思虑不深。另外，侍女们说的或许真的有点道理。世上的万事都因人而异。有的人自命不凡，讲究体面，看起来心情惬意；还有的人无所事事，闲得发慌，又难以排遣，便搜寻出旧日的习帖[3]来看，或者是勤谨敬佛，捻响着手中的数珠，每日诵经不断。以上的做法均不合我意。我连自己在家中想做又能做得到的事情，都要顾及到侍女们的耳目，克制自己不去做。何况现在已入仕宫中，与众女官为伍，虽然有时遇事也想说一句两句，但转念一想还是什么都不说了吧。对那些根本听不懂的人，说了也是枉费口舌，而在那些好评头品足又妄自尊大的人面前，说什么都只会引起麻烦，所以我更加噤口不言。总之，诸事通达之人实在是太少了。一般人只知道以自我的判断标准来衡量他人，专挑自己得意之事，别人全不在眼里。

这些人看见我的脸色不好[4]，就认定我是因为自己的容貌不佳而腼腆羞愧，其实我并不是腼腆，而是不想遇到麻烦。既然总要和这些人不得已地对面而坐，我不想招来她们的非议。在宫中的日子长了，我自己也彻底地变成了一个迟钝呆漠的人。于是，她们说："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啊。原来以为你是一位心高气盛以风流自居的人，孤傲得让人难以接近。我们都曾经议论过你，想象你一定为人清高，只嗜好物语，动不动就立刻吟出一首和歌，而且又瞧不起别人。因此我们都憎恨你进宫。想不到见了面之后，才发现你温厚得让人感到意外，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听了这样的品评，心中不太愉快。她们竟把我看扁了，把我看成了一个简单的

---

① 作者的丈夫。藤原宣孝。死于长保三年（1001）。

② 女侍们认为作者死了丈夫就是薄幸。

③ 一般指废弃不用了写过字的纸。文中指和歌、物语、汉文书籍等旧书。

④ 将厌烦的脸色误解为羞愧。

老好人，不过，在宫中的表现是我自己故意做出来的姿态，就连中宫妃都几次说过："原以为与你会很难相处，没想到关系倒比别人更融洽。"我还要注意，不要让那几位性格怪癖又故作优雅，被中宫妃高看一眼的上葛女官们对我产生反感。

人心多样

凡天下女子，都应以稳重谦和为本。只有做到了心神怡静才能够培养出高尚的品位和丰富的情趣。即使是生性妖娆浮华的女子，只要她为人诚实，性格上没有怪癖，别做出让周围人生厌的姿态，就不会惹人憎恨。而那些自命不凡又正经得太刻板的人，言语态度故作威严，举止也往往与众不同，当然也会引起他人的注目。而人一旦被他人所注目，注定要受到他人目光的挑剔。于是，无论是在言谈话语中，还是在走过来坐下的动作中，乃至站起来而去的背影中，都能让人挑得出毛病。而那些说话自相矛盾，或者动不动就贬低他人的人，恐怕在她们的身上只能会更集中起周围人的耳目吧。只要一个人没有什么不良的毛病，别人也就不忍心让她听到什么非议，反倒想向她表示一点好感呢。

如果有人故意做出可恨的事情，那么就和做错了坏事相同。尽可以直接批评而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品德高尚者，可以怜悯，甚至还可能照顾憎恨着自己的人；而一般的凡人则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么善良。就连大慈大悲的佛祖，也未曾说过诽谤三宝是轻罪吧，更何况陷入浊世深渊的世俗之人呢。有些人的态度是你让我难堪，我也让你不好过；互不服输，恶语相向，甚至怒颜以对。而有些人则相反，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表面上总是悠然的样子。遇事能否沉得住气，全在于一个人的深思熟虑的程度。

日本纪女官，进讲乐府

有一位内侍名叫左卫门[1]，很奇怪她竟然毫无道理地不喜欢我。令人不快的讥评很多传进了我的耳朵。

---

① 天皇身边的女官，橘隆子。

主上命人诵读《源氏物语》，说：“这一位[1]是有才学之人，可读得懂日本纪[2]。”而那位内侍听了便胡猜乱想，向公卿们散布说：“以才学自恃呢。”还故意称我为“日本纪女官”。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我连在自家的侍女面前都尽量不去读汉文书籍，何况在宫中这样的是非之地。为什么要炫耀学问呢？

家人式部丞[3]，幼时习读汉文。我居侧聆听。式部丞正坐习之时而费解，时而有遗；我居侧听之却早得其味，熟谙心中。深好学问的父亲常叹：“可惜不是个男儿。实乃吾身不幸。”

然而，渐渐人们有了议论：“即便是男子，以学问为荣的人又会怎样呢？好像没有扬名显身的嘛。”自从听到这些议论后，汉字我连个一字都不写了。每日无事只是发呆。曾经读过的汉文书籍如今也根本不再过目了。可是，我如此谨慎还要招人非议，世间上以讹传讹，真不知道有人会怎样地憎恨我呢。羞愤之余，我连写在御屏风上的诗句[4]都懒得抬眼看了。中宫妃曾经命我在御前分段地讲读《白氏文集》[5]，所以认为我在汉文方面有较好的造诣。从前年的夏天开始我为中宫妃挑着进讲《白氏文集》中的两卷乐府。[6] 此事一直极力避开众人的耳目，专门利用中宫妃身边没有其他女官侍候着的缝隙时间。我瞒着对谁也不讲，中宫妃也为我保密。不过，道长大人和主上似乎察觉到了中宫妃在学习汉文，道长大人还给中宫妃送来了请出色的书法家抄写下来的汉文书籍。的确，那位长舌的内侍还不知道中宫妃命我进讲汉文的事情，如果让她知道了的话，不知又要有多少飞短流长了。世间万事纷杂，令人忧郁。

求道的心愿和犹豫

啊。如今，即使是不吉利的话[7]我也要说了。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

---

① 指《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

② 《日本书纪》的古称。

③ 作者紫式部的弟弟藤原惟规。

④ 当时的绘画屏绘上部通常都贴有写着画赞汉诗或和歌的色纸。

⑤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文集，共七十一卷。

⑥ 《白氏文集》卷三、卷四两卷为乐府诗。

⑦ 指皈依佛门之愿。当时认为平日随便讲出家遁世不太吉利。

还是要面向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地习诵经文。我已心空如净，不留半点尘世之怨。倘若出家修行，肯定也不会有丝毫的怠慢。所担心的是，从弃世出家步入佛门之后，到乘上来迎的祥云之前①，保不准会有内心迷乱、意志动摇的时候吧。我的出家之志正在为这不可知的动摇而动摇。已渐渐地到了适于出家的年龄，若等到人再老朽，恐怕不仅是眼花目昏读不得经文，人也要变得呆板愚钝，悟不进佛门了。求道之志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对思虑深远者的模仿。不过我现在的的确确是在考虑出家方面的事。归根结底，罪业深重的人②未必一定要实现其出家之愿，只是对自己前世的宿业之拙省悟得越多，内心里就越感到悲哀。

写信搁笔之时

信中③难以继续写下去的事——无论是好是坏，无论是身边的龃龉还是心中欲诉的苦闷——我都准备在这里无一遗漏地写下来。尽管提笔时已经对几位不宜之人有所顾虑，如此落笔仍然未必合适。不过，你也无聊我也无聊，那么就请通过阅读这封信来体会我的心情吧。另外，如果有什么想起来的事，且不论它是否有益，亦不拘多寡，务请写在信中送来，允我拜读。此信应谨慎收藏，万一落入他人之手必定会惹出不小的麻烦。世间耳目众多，所以近来常将一些无需保存的文字毁掉或烧掉。为了偶人游戏④，春天把旧字纸都用来做小屋了。此后再没有收到别人送来的信件。这一封信我特意没有选择新纸，看上去有些寒酸。不是我弄不到好纸，而是为了避免引人注目。阅过后请将这封信立即返还。信中也许有晦涩难懂之处，或有脱字漏字之处，文字不通亦无妨，请不必拘泥。此信写到最后，才发觉自己竟仍然很在意周围人的口舌，竟仍然不能够超脱自己。俗念如此深恶，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

① 指圣众菩萨来迎的祥云。意为成佛。

② 指作者自己。

③ 以下一节采用的是在正式的书信的末尾添写一段文字的形式。

④ 当时女童的室内游戏。纸做的偶人，配以纸做的小屋、家里等。女童在游戏中模仿日常生活。

御堂参拜和游船——宽弘六年九月十一日

十一日拂晓中宫妃参拜御堂[①]，与母堂道长大人夫人同乘御车[②]，女官们乘船。我因故于夜晚时分迟迟赶来。举办法事的地方，移来了山[③]、寺[④]的做法大诵经。画了许多白色的塔，趁兴而游。公卿们大部分都已经从御前退下，中宫妃侧近只留下了少数官人。后夜[⑤]里御导师的祈愿，诵经的方式各不相同。为求中宫妃的御体平安，僧众们用尽了词语大声地祈祷。常常有人因一时词穷而受到他人的轻笑。

祈祷法事完毕，公卿们移步上船，荡浆漾波，作管弦之游。御堂东侧向北开的门外，高栏杆的台阶一直伸向水边，中宫大夫[⑥]凭栏而坐。道长大人参进中宫妃御前，女官宰相君等陪大人说话。因为身在御前，几位女官启口措词都非常地谨慎小心。此时的御堂内外各有风情。

朦胧月移上夜空。月色下年轻的官人们唱起了时调[⑦]。船上的华冠美服者齐声咏唱，歌声清亮悠扬。大藏卿[⑧]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也夹坐在船中。也许是不想让自己苍老的嗓音扰了众人的雅兴，他一直不出声地坐着，夹杂在年轻官人中的背影很不相衬。御帘子里面的女官们见此情景都偷偷地笑他。我问："可是叹那舟中老?"[⑨] 帘外的中宫大夫听见了立即吟诵了一句："徐福文成狂诞多。"[⑩] 大夫吟诵时的声音、姿势都不落俗套。官人们唱起了"池中浮草"，配着笛声。拂晓的清风携歌声抚面，别有风情。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在某时某景下让人感受到特别深的情趣。

---

① 这一天是祈求中宫妃安产的满愿日。御堂在土御门邸内的池中岛上。

② 中宫妃此时已怀孕，不便乘船。

③ 指比睿山延历寺。

④ 指三井寺（园城寺）。以上两寺均以天台宗为本山。

⑤ 凌晨四时前后。

⑥ 中宫大夫藤原齐信。

⑦ 原文为"今样"，指新兴的俗谣。

⑧ 藤原光正，当年五十三岁。

⑨ 《白氏文集》卷三有《海漫漫》一诗，其中的一句是："童男童女舟中老。"作者引和此句指船上的年长者大藏卿。

⑩ 中官大夫吟诵的是《海漫漫》诗中的下一句。

谁人不欲攀——同年夏季

中宫妃御前有一套《源氏物语》，被道长大人看见。大人照例说了几句笑谈，然后在梅树下铺着的纸上写了一首和歌：

枝上青梅酸，诱人折枝繁，
才女若青梅，酸色有人攀。

写好后大人将和歌送给了我。于是，提笔回敬一首：

青梅无人折，怎知味若何，
未见来攀者，谁人誉酸色。

敲门人——同年夏季

某夜我在渡廊下的房里[1]睡着时，听到了敲门的声音。因为心里害怕，没有出声回答，一直待到了天明。早上，送来了一首和歌[2]：

昨夜秧鸡啼，暗中声声急，
泪敲真木门，心焦胜秧鸡。

我写了一首返歌：

昨夜秧鸡啼，敲门非秧鸡，
若迎门外客，后悔来不及。

---

① 土御门邸的渡廊下有作者紫式部的起居用房间。

② 根据《新撰集》，此歌的作者是藤原道长。

小皇子们的御戴饼——宽弘七年正月一日

今年的正月，一直到初三日，小皇子们①为御戴饼的仪式，每日都要登上清凉殿。陪伴小皇子们上殿的全部是上葛女官。左卫门督②怀里抱着两位小皇子，先由道长大人将饼取来奉给主上，再由主上面向东将饼置放到小皇子们的头上。小皇子们被人抱着参进到主上的御前然后再退下的仪式是非常精彩的看点。小皇子们的生母中宫妃没有上殿。

今年的元日，御药之仪的陪膳职由宰相君担任。吉色③的衣装搭配同以往不同又很有情趣。奉膳的女藏人是内匠④与兵库。虽然绾上头发的容貌还得数陪膳职的最好看，可是，推想她任此要职时的心情，想必是很难堪。担任御药之仪的女官是文屋⑤博士，不断地显示自己的才学。奉献给主上的膏药⑥在仪式之后赐分给了众人。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

（林岚译）

---

① 中宫彰子所生的敦成、敦良亲王。敦良亲王于前一年十一月出生。

② 藤原赖通。权中纳言，左卫门督。

③ 御药之仪特别重视衣装颜色的凶吉。吉是指阴阳道上的吉向，吉色指吉向的颜色，吉色衣装指在唐衣外再套上这种颜色的外衣。东为青，西为黄，南为赤，北为白。

④ 内匠与兵库均为女藏人。内匠的名字曾在剥衣事件中出现。

⑤ 天皇侧近的女官，文屋时子。

⑥ 每年元月三日有典药奉献膏药的仪式。天皇用无名指取少许膏药涂于额前和耳后，之后膏药分给众人。

方 丈 记（两篇）

鸭长明

胜地无主尽闲情

山麓有间柴庵，那是守山人的住所。那里有位小童时常来访。如果没有特别的事由的话，就同他为友漫游。他十岁，我六十，年龄相差如此悬殊，但以徜徉在自然中慰藉心灵，却是相同的。有时拔茅花，摘岩梨①，拧折山芋蔓上的芋蛋，摘野芹。有时到山裾田圃拾落穗编起来。风和日丽之日，攀上峰顶，远望故乡天空，木幡山、伏见里、鸟羽、羽束师等尽在眼底。因为胜地无主，可无拘无束地了却闲情逸致。走兴高心致远时，接着登峰，翻越炭山，再过笠取②，有时参石间寺③，有时拜石山寺④。或者穿过粟津原⑤，去踏访蝉歌翁的遗迹⑥，或渡过田上河⑦，寻访猿丸大夫⑧之墓。归来路上，随季节或折樱花，或索红叶，或采蕨菜，或拾树果，且供佛前，且做土特产。

---

① 也叫苔桃，小红果实，可食用。

② 炭山和笠取都是位于宇治的山。

③ 位于今滋贺县大津市岩间山的正法寺，俗称岩间寺，属真言宗新义派。

④ 位于今滋贺县大津市，属真言宗东寺派，传说紫式部在这里写就了《源氏物语》。

⑤ 今滋贺县大津市膳所对应的琵琶湖一带的松原。

⑥ 蝉歌翁——蝉丸，平安中期的歌人，琵琶名手。

⑦ 指宇治河上流。

⑧ 传说为平安时代初期歌人，生平不详。

夜深人静时，窗月思故人[1]，猿声沾衣袖[2]。草丛萤远看错觉为真岛篝火[3]，晓雨竟似吹散树叶的狂风。闻山鸟呜呜呜，那该不是亡故的父母来访？峰顶的鹿已习惯看我近前，可我深知远离人世。有时灰中翻出炭火，老躯夜醒以此为友。因为不是令人恐惧的山间，枭声听来饶有趣致[4]。山中情趣这般四季不尽。需申明的是，对深思熟虑、知识渊博者来说，感想当然就不止以上所述了。

闲居的趣味

想起来，在这里居住只是才不久前的事，但至今已五年了。小庵也逐渐成为故乡，屋轩上厚厚地积着枯叶，土台上长起了苔藓。

偶尔道听途说，自笼居这山间以后，身份高贵的人逝去的颇多，更多的身份低下的人辞世的就不可知了。接二连三烧失的宅居多得谁说得清楚呢。惟这小庵高枕无忧。虽狭小，但夜有床卧息，昼有座安坐，一人居足矣。蜗牛好寄身小贝，这是它知道说不定会有什么危险。鱼鹰居水边岩上，因为它恐惧人近前。我也如此，知己知世，无所求，无所奔，只希望静，以无愁为乐。

总的来说，通常世人造家居，未必为的是一己之身，或为妻子眷属，或为亲近朋友，或为主君、师匠以及牛马而造。我如今是为一身结庐非为他人。究其原委，今世的习俗，己身的现状，既无可一起生活的人，又无可依赖的仆从，即使造栋广居，让谁住、安置谁呢？

通常作为人友的条件，是首先尊重他的财富、给予亲昵实惠，未必喜爱情趣和淳朴，大概没有以丝竹[5]、花月为友的吧？

仆从择友，以恩赏多少、恩顾薄厚为先，并不希望获得什么真切的关照和怜悯，以及无造作而静谧的生活。既然如此，倒不如把自身作为奴婢

---

① 这里是借白居易的“三五夜中新月色，两千里外故人心”的诗境。白诗见《白氏文集》第十四卷《八月十五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和汉朗咏集》下。

② 这里是借大江朝纲（仁和二年至天德元年）的“胡燕一声，秋破商客之梦。巴猿三叫，晓沾行人裳”的诗境，见《和汉朗咏集》下。

③ 真岛为位于宇治河旁的地名，篝火指为打捞一种名冰鱼的鱼而燃的火。

④ 一般来说，枭声令人毛骨悚然，但这里作者强调的是并无什么不快感。

⑤ 指乐器。

为好。说起来奴婢长奴婢短，假如有必须做的事，我身体力行。尽管身子受累，但比起使唤他人、照顾他人来要轻松些。假如要外出，就徒足而行。虽说辛苦，但不必操心马呀鞍呀牛呀车呀什么的。

眼下一身为二，手为心奴婢，足为心乘物，我心我动[①]，身知心苦，苦时即休，精神时使唤。即使使唤，也不过度。即使身沉，也不心烦。进一步说，常走常动，为的是养性，哪里是在徒劳地休息？让他人苦劳烦恼是罪业，为何要借助他人的力量呢？

衣食类也相同，藤衣、麻衾，想得就得，遮蔽肌体，田野里的取菜[②]，山峰上的果实，多少就可维系生命。因为不同人交际，也就不为自己寒碜的服装而耻而恼。因为缺少粮食，野菜山果也吃得津津有味。

大概这样的乐趣，对于富裕的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它只是我自身的今昔之比。

说到底，三界[③]就是一个心字[④]。心不安静，象、马[⑤]和七宝也不珍贵，宫殿、楼阁也不期望。如今这寂寥的住居——一间小庵，我自珍爱。偶尔去京城，虽然为自己形同乞丐而羞耻，但归来居庵时，又为他人奔驰于俗尘而哀怜。假如有人怀疑我这说法，那就看看鱼和鸟的潇洒吧。鱼不厌水，鱼外之物哪知鱼之心。鸟顾林间，鸟外之物哪知鸟之心。闲居的趣味也同样，你不住这小庵，哪知其中奥妙。

（李均洋译）

---

① 典出《白氏文集》卷六《归田三首》：“化吾足为马，吾因以行陆。化吾手为弹，吾因以求肉。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

② 菊科的多年生草，七到十月开紫色的舌形的花，嫩叶可食用。

③ 欲界——淫、食二欲的世界；色界——离开淫、食二欲的世界；无色界——离开物质而澄澈的惟识的世界。

④ 把《华严经》的偈综合起来，有以下说法：“三界惟有一心，心外无别法。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

⑤ 在佛典中，象、马为贵重的财产。

徒然草（两篇）

吉田兼好

某人学射箭

某人学射箭，拿着两支箭去射靶。他的老师对他说："初学的人，不要带两支箭，因为会产生依赖后一支箭，而对前一支箭不用心的心理。每次射箭一定不要有哪支能射中、哪支不能射中的想法。应该有决心一箭必中。"按理说，仅带两支箭，又是在老师面前，怎么会产生其中一支箭无关紧要的想法呢？然而本人虽然不认为会产生松懈的念头，但老师却懂得这一点。这个教诲，可适用于一切事上。

学习某项本领的人，以为除了今晚，还有明朝，到了早晨，还有晚上，总想到那时再认真地学。更何况，他哪里知道在极短的一瞬间也会产生松懈的念头呢。看起来，在立志发奋的一瞬，能立即见之实行，该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啊。

仁和寺的一个和尚

仁和寺的一个和尚，直到年老，没有朝拜过石清水八幡宫，感到很遗憾。有一次，他发了愿，独自一个人步行着朝拜去了。他瞻仰了极乐寺和高良神社，以为八幡宫就是这些寺庙了，随后就回来了。这样，他见着寺里的人，说道："这次我了结了我多年的心愿，这八幡官的确比我过去耳闻的要庄严多了。可是，那些朝拜的人，都往山上去了，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本来我也想上去看看，可是一想到我是专程来朝拜八幡尊神的，所以我没有上山去看。"

由此看来，不管多么细小的事，也还是有个领路人才好哩。

（刘振瀛译）

奥州小道[①]

松尾芭蕉

旅 思

日月乃百代之过客[②]，周而复始之岁月亦为旅人也。浮舟生涯[③]、牵马终老[④]，积日羁旅，漂泊为家。古人[⑤]多死于旅次，余亦不知自何年何月，心如轻风飘荡之片云，诱发行旅之情思而不能自已。乃流连于海滨，去秋[⑥]甫回江上陋屋[⑦]，扫除积尘蛛网。未久岁暮，新春迭至。每望霭霞弥天，即思翻越白川关隘[⑧]，心迷于步行神[⑨]，痴魔狂乱；情诱于道祖神[⑩]，

---

① 元禄二年（1689）二月下旬，芭蕉由曾良陪同，从江良出发，步行于关东、奥羽、北陆，经日光、白河、松岛、平泉、尾花泽、出羽三山、酒田、泉泻、云崎、金泽、福井、敦贺诸地，九月抵大垣，然后去伊势。旅程二千四百公里，历时六个月。《奥州小道》是这一段旅行的纪行文，于五年后，即一六九〇年完成。

②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

③ 指船夫。

④ 指马夫。

⑤ 芭蕉以日本的西行、宗祇，中国的李白、杜甫为风雅之道的先人。西行于河内弘川寺、宗祇于箱根汤本、李白于浔阳、杜甫于洞庭湖畔客死。

⑥ 芭蕉于贞享五年（1688）八月结束更科旅行回到江户。

⑦ 指江户隅田川畔深川的芭蕉庵。

⑧ 白川（白河）关，通往奥州的关隘。能因法师吟咏"云霞迷蒙京都天，秋风吹拂白河关"。

⑨ 原文为"そぞち神"，一般认为是民间信仰的俗神"步行神"，也有的认为是芭蕉为与下文的"道祖神"相对应的造语，是使人心神不定的神或诱人出门旅行的神。

⑩ 道祖神，保佑旅人平安的路旁的神。

心慌意乱。乃补缀紧腿裤，新换斗笠带，针灸足三里[①]，心驰神往于松岛之月[②]。遂将住处[③]让与他人，移居杉风别墅。[④]

草庵已换主，
女儿节里摆偶人，
欢乐满牖户。

作表八句[⑤]悬于草庵柱上[⑥]。

启　程

阴历三月二十七日，晓天朦胧，残月余辉，富士山峰隐约可见。念及此行不知何时重睹上野、谷中[⑦]之垂梢樱花，不禁黯然神伤。挚友皆于前夕会聚，且登舟相送至千住[⑧]上岸，此去前途三千里[⑨]，思之抑郁凄楚，且向虚幻之世一洒离别之泪。

匆匆春将归，
鸟啼鱼落泪。

权以此句为纪行之首句，依然趑趄不前。众人伫列路上，似欲相送至不见余之身影。

---

① 灸此处可健腿。

② 松岛，奥州最著名的风景。在宫城县松岛弯内，由二百六十多个岛屿组成。日本三景之一。吟咏松岛赏月的和歌最多。

③ 指芭蕉庵。

④ 杉风，即杉山元雅，芭蕉门人，在江户日本桥经营鱼行。是芭蕉的经济后援者。别墅，指深川六间堀的采荼庵。

⑤ 百韵连句中将发句及其后的七句写在第一张怀纸（书写和歌的一种日本纸）上，称为表八句。

⑥ 将怀纸悬于柱上作为临别纪念是当时习惯。

⑦ 上野、谷中，皆为江户赏花胜地。今东京都台东区内。

⑧ 奥州道的第一个驿站。今东京都足立区内。

⑨ 《东关纪行》："李陵入胡，三千里道之感。"

草 加

今年是为元禄二年①，奥羽②之长途跋涉惟系心血来潮，即使倍尝吴天白发之恨③，犹欲亲临虽耳闻尚未目睹之胜地。托生还于期待，寄心愿于虚幻，是日终抵草加驿站④。瘦骨嶙峋之双肩负重行囊，实为辛苦。本欲轻装上路，然一袭夜间御寒之纸衣⑤、浴衣、雨具、笔墨之类，兼之无法辞退之赠礼，难以割舍，遂成行旅之累赘，实无奈也。

室八岛

诣室八岛⑥。同行之曾良⑦曰："此神称木花之佐久夜毘卖姬⑧，与富士之神⑨相同。传姬入无户之室，起誓，放火，乃生火须势理神⑩。故名室

---

① 元禄二年（1689）。时年芭蕉四十六岁。曾良四十一岁。

② 奥羽，陆奥、出羽的合称。指磐城、岩代、陆前、陆中、陆奥、羽前、羽后七国。

③ 《诗人玉屑·闽僧可士送僧诗》："笠重吴天雪，鞋香楚地花。"吴国，意指偏远之地。吴国降雪即将化作自己白发般的艰苦行旅，或言行旅偏远，旅愁萦怀，致使头发皆白。

④ 从江户出发后的第二个驿站。今埼玉县草加市。

⑤ 和纸涂柿漆做成的御寒挡雨的衣服。

⑥ 室八岛，今栃木市惣社町大神神社，亦称室八岛明神。天和二年（1682）重建。

⑦ 河合曾良，信州人，寄居于伊势长岛大智院，曾仕于长岛藩。致仕后到江户入芭蕉门下。向吉川惟足学神道。

⑧ 大山祇神的女儿，天孙琼琼杵尊的皇后。

⑨ 富士山本宫浅神社，在今富士宫市。祭神相同，此谓一体分身。

⑩ 《日本书纪》记载，木花之佐久夜毘卖与天孙成婚后，一夜怀孕，天孙怀疑所怀非自己之子。木花开耶姬为表示自己的清白，造一无户之室（四面墙壁，没有出入口的房间），入内发誓，如所怀非琼琼杵尊之子，即被火烧死，然后放火烧屋。结果在火中生出火照命、火须势理命、火远理命三个神。

八岛[1]。和歌吟咏八岛之烟，亦此之谓。”又，此地禁食鰶鱼[2]。此类缘起，流传于世。

佛五左卫门

三十日[3]，宿日光山麓[4]。店主云：“我名叫佛五左卫门。因做事正直，众人皆如此称呼。一夜旅宿，请宽心休息吧。”此乃何方神佛，显圣于浊世尘寰，竟能相助状如化缘巡礼僧侣之吾辈乎。细察店主举止，乃鲁钝粗疏而正直诚实之人，属刚毅木讷近于仁[5]之类。禀性纯朴，最为可敬。

日　光

四月一日，参谒日光山[6]。往昔此山书为“二荒山”[7]，空海大师[8]开

---

① 室八岛神，俗称灶神。与木花之佐久夜毘卖放火烧屋冒出的烟附会。

② 民间传说，住在室八岛的一个美丽的姑娘正准备与恋人结婚时，被该国刺史看中。女子的双亲非常为难，就把鰶鱼装进棺木里火葬，因烧鱼的气味与烧尸的气味相同，谎称女儿已死，使她能与相爱的人成婚。因鰶鱼成为女子的替身，所以不吃。此传说的内容因地而异。

③ 元禄二年三月为小月，只有二十九天。据《曾良旅日记》记载，应为四月一日。

④ 上钵石町的五左卫门客栈。

⑤ 孔子《论语・子路》：“刚毅木讷近仁。”

⑥ 日光山，参谒祭祀有德川家康的东照宫。

⑦ 日光在弘仁年间以前就因观音净土补陀落山的发音称为二荒山，另外，因为山上有祭祀大己贵命的二荒神社，亦得此名。

⑧ 空海大师，弘法大师，平安时代的高僧。随遣唐使到中国留学三年，回国后创建真言宗。在宗教、文化等领域均有贡献。

基[①]时，改称“日光”[②]。如此改名，或云大师洞察千载之后事，而今辉光[③]普天同照，恩泽被于八荒，四民[④]安居乐业。神山惶恐，不敢多言，就此搁笔。

初夏谒日光，
新叶嫩叶沐艳阳，
日光真辉煌[⑤]！

黑发山[⑥]云霞轻笼，依然白雪皑皑。

剃发着缁衣，
来到黑发山，
今逢更衣日，
索性换袈裟。　　　曾良

曾良姓河合，名惣五郎。居芭蕉庵近旁，助余操劳炊爨。此次乐于与余赏松岛、象泻[⑦]，且解慰余羁旅之艰辛，乃于启程之日清晨，剃发，着缁衣，改惣五为宗悟，故有以上黑发山之句。“更衣”二字，尤觉有力[⑧]。

---

① 实为胜道上人开基，但空海在胜道修建神宫寺以后，受其委托撰写“沙门胜道上补陀落山碑”。

② 《泷尾草创建立记》：（空海）“到彼掘穴，辟除结界，改名日光。”民间传说，山腰有岩洞，每年两次从洞中产生暴风，危害百姓，所以称“二荒山”（日语中的‘荒’有毁坏、肆虐之意）。空海登山，镇服暴风，该名为“日光山”。

③ 指东照宫的灵光。

④ 四民，指士农工商。泛指所有的人。

⑤ 此处的“日光”既指东照宫的威严灵光，也指初夏的阳光。

⑥ 黑发山，日光山的主峰，即男体山。

⑦ 象泻，酒田东北面约五十公里。通往日本海的泻湖，南北四公里，东西二公里，中有九十九个小岛，与松岛齐名。但由于文化元年（1804）的地震，地壳隆起，景观消失。今秋田县由利郡。

⑧ 曾良旅行前，特地剃掉黑头发，换上黑衣服，现来到黑发山，心有所感，又恰是换季日，心想这个样子，索性换上袈裟，芭蕉认为“更衣”不仅表示季节的变换，也是曾良出家遁世思想的体现。

登山二十余町[①]，有瀑布。从岩洞顶飞流直下百尺，坠落千岩错叠之碧潭。潜入岩洞，从背后观瀑布，此谓“内观瀑布”。

潜入岩洞里，
背面观瀑布。
片刻心澄静，
修行在夏初[②]。

那　须

那须黑羽[③]有相知[④]，欲穿越那须野，捷径前往。遥见一村，直奔而去，途中降雨，日色渐暮。便借宿农夫家，翌日清晨，又奔走于原野。见有放牧之马，乃向一割草之男子诉说行路之苦以求助。男子虽为山野村夫，亦通情达理，谓余曰：“此等情状，如何是好。原野歧路纵横，不谙熟之旅人极易误入歧途，令人担心。可骑此马去，马无法行走之时放回。”乃借马予余。幼童二人随马后奔跑。其一为女童，问其名，曰“阿重”。此名少见，然亦优雅。

芳名叫“阿重”，
可爱小女娃。
若将瞿麦比，
重瓣瞿麦花[⑤]。　　　　曾良

不久，抵达村庄。将酬金系于马鞍放归。

---

① 町，日本长度单位。一町约为一百零九米。

② 僧侣在每年的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即一夏九旬）不能外出，关闭在房间里修行，谓“夏行”、“夏安居”、“夏笼”。芭蕉言身在岩洞里，仿佛开始“夏行”的感觉，身心澄静。

③ 大关信浓守增恒一万八千石的城下町，在日光东面六十四公里。今栃木县那须郡黑羽町。

④ 指净法寺高胜，俳号桃雪。

⑤ 以瞿麦花比喻少女是日本和歌的传统。

黑 羽

访黑羽馆代[①]净坊寺某人[②]，主人对余等不速之客突然造访甚为欣喜，昼夜共话，意犹未尽。其弟桃翠[③]，朝夕相伴，且邀余诣其家，亦访其亲戚居所。经数日，郊外消遣，略看骑马射犬之遗迹[④]，穿越那须原野之细竹丛，观看玉藻前[⑤]古坟。然后诣八幡宫[⑥]。闻与市射扇[⑦]之时祈祷下野国氏族之神正八幡保佑，正是此神社。感慨殊深。日暮，返桃翠宅。

有一座修验光明寺[⑧]，应邀前往参拜行者堂[⑨]。

参拜高齿屐，
走出行种堂，
遥望夏日山[⑩]，
健步旅途长。

---

① 馆代，代理领主。领主大关增荣不在时主事的家老。

② 阵代家老净坊寺图书高胜。俳号桃雪、秋鸦。

③ 应为翠桃。高胜之弟冈忠治丰明。俳号翠桃，与江户蕉门有交往。住黑羽郊外余濑。

④ 镰仓时代盛行的一种骑射竞技。把狗放进用竹墙圈围的马场内，然后骑马射杀。谣曲《杀生石》描写为杀死逃到那须野的狐狸精玉藻前，先练习骑杀走狗。

⑤ 传为天竺斑足太子冢的神金毛九尾狐，化为中国幽王之妃褒姒，后又来到日本，成为鸟羽院天皇的宠妃玉藻前。被安倍泰成镇服后，现出原形，逃到那须野，被三浦介、上总介射死。但其魂逸散，化为杀生石，鸟兽触石皆死，被源翁和尚用禅杖击碎。筱原稻荷神社内有狐冢。

⑥ 八幡宫，今大田原市南金丸马场的那须总社金丸八幡宫那须野神社。

⑦ 《平家物语》记述：寿永四年（1185）二月，平氏与源氏在屋岛大战时，平氏在船上竖一竿，竿上插一把扇子，源义经命令那须人与市宗高用弓箭射下扇子。与市射前祈祷："南无八幡大菩萨，我国之神明，日光权现、宇都宫、那须汤泉大明神保佑射中扇面"，一箭中的。

⑧ 修验光明寺，余濑的即佛山光明寺。佛教一派修验道的寺院。

⑨ 行者堂，祭祀有修验道始祖役行者穿着高齿木屐的塑像。还摆放着一齿的木屐。

⑩ 光明寺北面的八沟山脉。芭蕉显示不怕困难继续旅行的决心。

云岩寺

下野国云岸寺[①]后面有佛顶和尚[②]山居遗迹。闻先师言，先师居山中时，曾以松木炭书一道歌于岩石之上：

蛰居此草庵，
横竖未盈五尺长，
倘若不下雨，
不要此庵又何妨。

余欲观其遗迹，拄杖前往云岩寺，众人呼朋唤侣，相诱同行，多为年轻人，一路谈笑风生，十分热闹，不觉来到云岩寺山麓。山谷幽深，谷道逶迤。松杉茂密幽暗，青苔清水滴落。虽为四月天气，犹觉寒冷。看尽十景[③]，过桥[④]入山门。

山居遗迹究竟在于何处？攀后山，见石上建有小庵，背靠石窟，眼前如见妙禅师之死关[⑤]、法云法师之石室[⑥]。

声声啄木鸟，
惟有此庵啄不破，
盛夏树妖娆。

即兴一句，钉于柱上而去。

---

① 应为云岩寺。临济宗的寺院。在黑羽町。

② 佛顶和尚，鹿岛根本寺等二十一代住持，常居住云岩寺。住在深川临川庵时与芭蕉交往，芭蕉的参禅师。

③ 《东山云岩禅寺旧记》载十景：灵石之竹林、海岸阁、十梅林、龙云洞、玉几峰、钵盂峰、玲珑岩、千丈岩、飞云亭、水分石。其实灵石之竹林在山门里面。

④ 云岩寺五桥之一的瓜瓞桥。

⑤ 妙禅师，中国南宋的原妙禅师，入杭州天目山张公洞，书挂“死关”匾额，闭居坐禅十五年。

⑥ 法云法师，中国梁代高僧。晚年结庵于孤岩之上，终日讲经。

杀生石·游行柳

（自黑羽）往杀生石[1]。馆代派马相送。牵马人索句“求一诗笺”。马夫竟能如此风雅，遂吟一句：

骑马过原野，
杜鹃一声亮。
告诉牵马人，
马转鸟飞向。

杀生石在温泉涌出之山阴，毒气至今未消，蜂蝶之类，死骸堆积遍地，未见黄土之色。

又，“清水潺潺”[2] 之柳树依然存留于芦野村[3]之田埂上。此地郡守[4]户部某人[5]曾屡次劝余观看此柳。然不知树在何处，今日果然“伫立柳阴久”。

独立柳树下，
忽见农夫插完秧，
离地正回家。

---

① 杀生石，传为金毛九尾狐阴魂所变，在那须汤本，为一块“七尺四方、高四尺余”（《陆奥街衔》）的辉石安山岩。附近有硫化氢、二氧化碳毒气喷出。

② 西行吟柳和歌：“路旁清水潺潺流，伫立柳阻久。”通过谣曲《游行柳》演唱广为人知。

③ 奥州道上的驿站。今枥木县那须町芦野。

④ 郡守，中国唐代官职，即为日本的领主。

⑤ 户部，中国唐代官职。即为日本的民部。领主芦野资俊民部。

白河关

数日心绪不宁，来到白川关[①]之际，方始平定踏实。古人吟咏“托人捎信告京都……”[②]，今来此地，实感古人之心情也。此关乃三关[③]之一，文人雅士，心系情恋。秋风[④]之声犹响耳边，红叶[⑤]之景若浮眼前，今见绿叶枝头，亦别有情趣。遍地溲疏白洁，兼以野花缭乱，仿若踏雪过关之感觉。据清辅笔载，古人过此，正冠盛装[⑥]。

且插溲疏作饰花，
权当盛装过关隘。　　曾良

须贺川

过白河关，继续前行，渡阿武隈川[⑦]。左边会津根[⑧]巍峨矗立，右边为岩城[⑨]、相马[⑩]、三春[⑪]，乃磐梯国与常陆、下野[⑫]之交界，山脉连绵。过

---

① 白川关，亦称白河关，奥州三关的第一关。

② 《拾遗集》载三十六歌仙之一的平兼盛到白河关的和歌：“托人捎信告京都，今日已过白河关。”

③ 三关，指磐城白河关、常陆勿来关、羽前念珠关。

④ 《后拾遗集》载能因的和歌：“云霞朦胧漫都城，秋风吹拂白河关。”

⑤ 《千载集》载源赖政的和歌：“绿叶葳蕤满都城，红叶凋落白河关。”

⑥ 藤原清辅，平安时代末期的和歌学者。他在《袋草纸》中说：“竹田大夫国行云者，下陆奥之时，过白川关日，特装束整饬而往。人问其故，答曰此乃古曾部入道（能因）吟咏‘秋风吹拂白河关’之处，焉能便装而过。”

⑦ 阿武隈川，在白河关之北，经须贺川、福岛，在仙台以南流入太平洋。

⑧ 会津根，即磐梯山。

⑨ 岩城，今福岛县磐城市。

⑩ 相马，今福岛县相马市。

⑪ 三春，今福岛县相马市田村郡三春町附近。

⑫ 常陆，今茨城县。下野，今枥木县。

影沼[1]，天阴，未映现物影[2]。

于须贺川驿站[3]访等穷[4]，留居四五日。主人首先问及“过白河关有何佳作?”答曰：“长途辛劳，身心疲惫，兼之耽迷景色，怀旧断肠，未能走笔成章，难成妙思。然过关竟无一句，实为憾事，乃吟一句以就教。”

越过白河关，
踏入奥州路，
僻地插秧歌，
风流第一步。

于是此句乃成发句，(等穷、曾良)接续胁句、第三句，竟成三卷[5]。

驿站附近有一大栗子树。一遁世僧[6]于树下结庐而居。古人所吟“俯拾落橡子”[7]之深山乃如此幽静闲寂也。爰取诗笺，书曰：

栗字书作西木[8]，云与西方净土有缘。行基菩萨[9]一生，杖及柱皆用此木[10]。

此花世人不屑顾，
檐下偏植栗子树。

---

① 影沼，亦称镜沼，在白河关以北约二十五公里的小沼泽。今福岛县岩濑郡镜石町。

② 春夏晴日，可见海市蜃楼现象。

③ 须贺川，仙台松前道的驿站，今福岛县须贺川市。

④ 等穷，即等躬，相良伊左卫门，贞门俳人，奥州俳坛重镇，与芭蕉有深交。

⑤ 三卷，实为一卷三十六句的歌仙。接续在连句发句(第一句)后面的第二句称为胁句，然后为第三句，一直吟至三十六句，称为歌仙。

⑥ 指可伸。俳号栗斋。俗名矢内弥三郎。

⑦ 西行《山家集》：“山深岩滴水，俯拾落橡子。”

⑧ “栗”字可拆写成“西”、“木”二字。当时的俳谐师往往称栗子为“西木”。

⑨ 行基菩萨，奈良时代的僧侣。建造东大寺等，被圣武天皇授予大僧正称号。

⑩ 《法然上人行状绘图》记载，法然“书栗木为西木”，且多年使用栗木手杖。日本学者认为此处是芭蕉误记。

浅香山·信夫村

出等穷宅，约五里，桧皮[1]驿站尽处，有浅香山[2]。离路边不远，此一带多沼泽。已近割菰时节，询问诸人何草为菰[3]，然无人知晓。遍寻沼畔。逢人即问“何为菰”，不觉日薄西山。遂自二本松[4]右折，略观黑冢石窟[5]。宿福岛。

翌日，往忍村[6]，寻忍草印染之石[7]。远在山背后之小村里，见一石半埋地下[8]。村童走来，告余：“此石原在山上。路人常摘麦搓于石[9]，毁坏麦地。村人怒之，遂推石落谷，故石面朝下。”果有此事乎？

少女拔秧苗，
动作多灵巧。
不禁思往昔，
染布搓忍草。

---

① 桧皮，仙台松前的驿站。今福岛县安积郡日和田町。

② 浅香山，也称安积山。桧皮北面的丘陵。今为安积山公园。

③ 菰，原文为“胜见”，菰（真菰）的异名，但芭蕉当时似不清楚，也含带指菖蒲。源于藤原实方被流放到陆奥后过端午节时以花菰代替菖蒲的故事。所以割菰时节也是端午节。

④ 二本松，桧皮以北五里，今福岛县二本松市。

⑤ 在二本松市东面，谣曲《安达原》中描写女鬼居住的石窟，抓住过往旅客，吸血食肉。

⑥ 忍村，即信夫村。大致在福岛市大字山口一带。

⑦ 忍草，中国名海州骨碎补。羊齿类植物。茎呈淡灰色，鳞毛密集，叶柄淡褐色，长约五至十厘米。古时用陆奥国信夫郡生长的忍草的叶茎将布料搓拧出颜色花纹。此块石头据说用来搓染布料，石上有字，可搓染到布料上。在今福岛市文字摺观音堂内。

⑧ 据《奥羽观迹闻老志》记载，此石东西一丈一尺六寸，南北六尺九寸七分，地上高南为一尺七寸、北为六尺二寸。

⑨ 佐久间容轩《奥羽观迹闻老志》记载，传说将麦叶搓在石头上，石上会出现自己思念的人的影子。

佐藤庄司遗址

过月轮渡[①]，出濑上[②]驿站。佐藤庄司[③]遗迹位于左面之山边，距此约一里半。闻其名为饭冢村鲭野[④]，乃边寻边往，终至一名为丸山[⑤]之小山。此即为庄司旧宅。依人所指，山下有大手[⑥]遗迹，随处观看，洒怀旧之泪。近旁之古寺[⑦]，残留佐藤家族之石碑。其中两个儿媳[⑧]的墓碑尤令人哀伤。虽为裙钗，其豪勇之气，留芳于世，不觉泪沾衣袖。坠泪碑[⑨]已不再远矣。入寺乞茶，此乃收藏义经之大刀、弁庆之笈以为寺宝[⑩]。

五月竖纸旗，
寺宝亦应同过节，
陈列大刀、笈[⑪]。

今日五月朔日[⑫]。

---

① 月轮渡，阿武隈川的渡口。今福岛市北郊。

② 仙台松前道的驿站。今在福岛市濑上町。

③ 佐藤庄司，即佐藤元治。平泉藤原秀树之臣，信夫、伊达两郡的庄司（领主）。

④ 饭冢村鲭野，今福岛市饭坂町。

⑤ 丸山，在佐场野（鲭野）。今饭坂町内的小山丘。当地人把庄司馆邸称为丸山城。

⑥ 大手，大手门，正面城门。

⑦ 指佐藤家的菩提寺，琉璃光山医王寺。在丸山城遗址南面的河对岩。

⑧ 佐藤元治之子继信、忠信兄弟的妻子。古净琉璃《八岛》描写，兄弟随源义经战死沙场后，他们的妻子身穿甲胄，扮演丈夫凯旋归来的样子以安慰病在床头的元治。

⑨ 坠泪碑，《晋书・羊祜》记载，襄阳太守羊祜殁后，百姓怀其德，在岘山立碑。见者皆落泪。诗人杜预名之为坠泪碑。

⑩ 实际上该寺收藏的是义经的笈（装有佛具、衣服、食器等东西的箱子），弁庆书写的佛经。芭蕉未亲眼观看。

⑪ 五月节是端午节，也是日本的男孩节。此日当时挂纸做的鲤鱼旗。

⑫ 实际上是五月二日。

饭　冢[1]

当夜宿饭冢。有温泉，入浴后，求宿，乃是在土地[2]上铺草席之贫穷农户。既无灯火，只得借地炉之火光铺床就寝。入夜，雷鸣，降雨不止。卧处上方漏雨，跳蚤、蚊子叮咬，不得入眠。而宿疴[3]复发，几迨昏厥。夜间短暂，天色渐明，又登旅途。然昨夜之病尚未痊愈，心绪忧郁。遂租马出桑折[4]驿站。此去路途遥远，虽病魔作祟，忐忑不安，然思羁旅于穷乡僻壤，怀俗世无常之心，抱舍生野曝之意，路毙亦乃天命[5]也。念及于此。气力有所恢复，勉力阔步越过伊达大木户[6]。

笠　岛

过镫摺[7]、白石[8]城，入笠岛[9]郡。询问藤中将实方[10]之冢在何处，告曰："遥见右面[11]山边村落，乃蓑轮[12]、笠岛，有道祖神神社[13]，芒草遗物[14]

---

① 今饭坂温泉。

② 日语称为"土间"。日本旧式住宅中不铺地板的泥土地房间。

③ 指疝气、痔疮，一说胆结石。

④ 桑折，仙台松前道的驿站，在饭坂东北面约七公里半。

⑤ 《论语·子罕》："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⑥ 伊达大木户，佐藤庄司失败的古战场。文治五年（1189），为迎战源赖朝的军队，藤原泰衡的奥州军队在山顶构筑栅栏，现存遗迹。今伊达郡国见町大字大木户。从此地进入伊达国。

⑦ 镫摺，宫城县白石市的越河与斋川之间的山峡。

⑧ 白石，伊达家臣片仓氏的城下町。今白石市。

⑨ 实际上是名取郡笠岛村。今名取市爱岛。

⑩ 藤原实方，平安时代中期的歌人。左近卫中将。在殿上与藤原行成争论，被天皇叱责，左迁为陆奥守。据《源平盛衰记》等记载，他从笠岛道祖神前面经过时，不下马，受到神的惩罚，落马而死。墓在道祖神的旁边。

⑪ 实际上是左边。

⑫ 蓑轮，在笠岛以北四公里。

⑬ 道祖神神社，即佐倍乃神社。实方冢在近旁。

⑭ 西行吟实方的和歌："英名不朽垂千古，枯野芒草似遗物。"

至今犹在。”然近日梅雨连绵，路况恶劣，兼之身体疲乏，只从远处略为一望。蓑轮、笠岛两处地名，亦正适合梅雨时节[①]。

笠岛在何处，
五月泥泞路。

武隈之松

宿岩沼[②]。

武隈之松，令人赏心悦目。根部从地表分成两株[③]，未失昔日形状。于此地最先忆起能因法师。昔时，京都来此之陆奥守[④]伐此木作为名取川[⑤]桥桩。能因再次来时，见无此松，乃吟“不见踪影今何在”[⑥]。据言此后年代时伐时植，而今历经千年，形神俱备，实为难得。

“晚樱告师翁，观赏武隈松。”此为举白[⑦]之赠别句。

樱花江户别，
今日终见两棵松，
已经三个月。

---

① 指蓑轮、笠岛中各有一个“蓑”、“笠”与雨相关的字。

② 岩沼，仙台松前道的驿站。今宫城县岩沼市。实际上芭蕉并没有住在这里。从路程来看，岩沼在笠岛之前。

③ 形成一根两株的松树，称为两棵松。

④ 指陆奥守藤原孝义。

⑤ 名取川，流经仙台南部入海的河流。

⑥ 《后拾遗集》记载能因吟咏武隈两棵松的和歌：“武隈两棵松，不见踪影今何在，千岁我再来。”

⑦ 草壁举白，芭蕉的江户门人。

宫城野

渡名取川，入仙台。此日屋檐皆插菖蒲①。寻客栈宿四五日。闻此地画工加右卫门②略解风雅，遂与结识。此人言近年调查知其名而不明其地之歌枕③，一日为余引导。宫城野④胡枝子茂盛，如秋色正酣。玉田⑤、横野⑥、踯躅冈⑦，梫木花盛开⑧。入阳光不透之苍郁松林，告余曰此地名木下⑨，概因往昔露水亦如此浓重，方吟咏“告诉主人们，斗笠请戴上”⑩。参拜药师堂⑪、天神神社⑫等，日已暮。（加右卫门）犹为余绘画松岛、盐灶等处地图，且馈赠两双藏青色印染带子的草鞋以为饯别。至此观之，彼乃深谙风雅三昧。

藏青鞋带似菖蒲，
系于双脚登旅途。

---

① 五月四日，端午节的前一天，有家家户户的屋檐插菖蒲的习俗。

② 应为嘉右卫门，大淀三千风的高足，以版木雕刻为业，俳号和风轩加之。

③ 歌枕，古代和歌中吟咏的各地名胜。

④ 宫城野，在仙台市东部，为胡枝子的歌枕。

⑤ 玉田，歌枕，今仙台市原町小田原附近。

⑥ 横野，歌枕，今仙台市东北郊。玉田东面的原野。

⑦ 踯躅冈，歌枕，今仙台市榴冈。

⑧ 《散木奇歌集》载源俊赖的和歌：“系好小马驹，玉田横野好放牧，踯躅冈上梫花开。”梫木又称马醉木，有毒，马吃后发醉。

⑨ 木下，歌枕，今仙台市木下町。

⑩ 《古今集·东歌》：“告诉主人们，斗笠请戴上。宫城野木下，露比雨水浓。”

⑪ 药师堂，原为国分寺，伊达政宗重建。

⑫ 天神神社，位于踯躅冈东南面的天满宫。伊达家第四代纲村建造。

壶 碑

按图[1]行去，奥州小道[2]之山侧生有十符菅草[3]。至今依然每年编织十符草席献与国守[4]。

壶碑[5]在市川村[6]多贺城[7]。

壶碑高六尺余，宽约三尺。青苔斑驳，可隐约辨认碑文。记叙四维国界之数里[8]。“此城，神龟元年[9]，按察使[10]镇守府将军[11]大野朝臣东人[12]之所置也。天平宝字六年[13]，参议[14]、东海东山[15]节度使[16]同将军惠美朝臣朝

---

① 指嘉右卫门为芭蕉绘画的地图。

② 奥州小道，相对于奥州大道而言。在仙台市东北郊，从岩切村进山的东光寺门前附近沿着冠川的道路。

③ 十符菅草，十符为地名，该地生长的菅草，用以编织草席。

④ 国守，指仙台藩主伊达。

⑤ 壶碑，原指坂上田村麻吕在奥州七户湖村建立的碑，传碑上刻有“日本中央”四字，在今青森县上北郡天间林村的小字坪村。《古今集》以前的和歌的歌枕即指此碑。宽文时期，在多贺城遗址发掘出一碑，讹传为歌枕的壶碑，其实是多贺城碑。

⑥ 今宫城县多贺市市川。

⑦ 多贺城，奈良时代为防止虾夷入侵建筑的城堡。

⑧ 四维，指乾（西北）坤（西南）艮（东北）巽（东南）四方。碑上写道：“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虾夷国界一百廿里，去常陆国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国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国界三千里”。

⑨ 神龟元年，圣武天皇即位元年（734）。

⑩ 按察使，监察国司治政与各国民情的官员。后在奥州由陆奥镇守府将军兼任。

⑪ 镇守府将军是镇抚虾夷的官员。神龟元年（734），在陆奥出羽地方设置。

⑫ 大野朝臣东人，跟随藤原宇合征讨虾夷，有功，筑多贺城。

⑬ 奈良时代淳仁天皇时期（762）。

⑭ 参议，太政官职称。仅次于大、中纳言。

⑮ 指东海道、东山道。

⑯ 奈良时代管辖一地军务、负责征伐的官员。

獦[①]修造也。十二月朔日"[②]，由此观之，乃圣武天皇之时建造[③]。古人所吟歌枕，今虽多流传，然山崩地陷，川河改流，道没石埋，树老苗新，沧海桑田，时代变迁，其遗迹多有含糊之处，语焉不详。今于此亲见千载之珍物，缅怀古人之情思。实乃行旅之收获，生命之喜悦，顿忘羁旅之劳累，惟洒感动之热泪。

末之松山

之后，观览野田之玉川[④]、海中石[⑤]。末之松山[⑥]已建寺[⑦]，名末松山。松间皆坟，比翼连理[⑧]，终亦如斯，不胜悲切。至盐灶湾[⑨]之滨，闻暮钟悠扬。梅雨之天空微略放晴，夕月幽光，篱岛[⑩]在近。渔舟络绎归岸，分鱼点数正忙。古人吟咏"纤绳拉渔舟，情趣沁心间"[⑪]，其情相通，旅愁顿

---

① 惠美朝獦，天平宝字初年，任节度使兼镇守将军，八年因其父谋反，一起被诛。

② 芭蕉只是摘抄，且抄录有误。原文是："此城，神龟元年岁次甲子，按察使兼镇守将军从四位上勋四等大野朝臣东人之所置也。天平宝字六年岁次壬寅，参议东海东山节度使从四位上仁部卿兼按察使镇守将军藤原惠美朝臣朝獦修造也。天平宝字六年十二月一日"。

③ 此为芭蕉误记。神龟元年是圣武天皇时代，但天平宝字六年（762）是淳仁天皇的时代。

④ 指多贺城遗址以东约一公里的田间小河。

⑤ 海上石，多贺城遗址东南面约三公里的小池塘里的一块石头。今多贺城町八幡。实际上芭蕉看到的是这块石头。《千载集》收入的二条院赞岐的和歌"思君热泪流，双袖未有干，恰似海中石，退潮亦不见。"以此附会。

⑥ 末之松山，多贺城町八幡的宝国寺后面的山冈。当时有松树几十棵，可望见大海。

⑦ 临济宗末松山宝国寺。

⑧ 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⑨ 盐灶浦，即千贺浦。和歌多吟咏恋情与无常之悲哀。盐灶暮烟为松岛八景之一。今盐釜市海岸。

⑩ 篱岛，盐灶湾中的小岛。

⑪ 《古今集·东歌》："陆奥有佳景，莫如盐灶湾，纤绳拉渔舟，情趣沁心间。"

增。是夜听盲法师[①]弹琵琶说唱奥州净琉璃[②]。所唱既非平曲[③]，亦非幸若舞[④]，曲调粗犷，嗓音高亢，近在枕边，聒噪喧闹。然思之亦不失僻壤之遗风，可钦可赞。

盐 灶

清晨，参拜盐灶明神[⑤]。为国守[⑥]重建。殿柱粗大，彩椽华美，石阶高砌九仞，朝阳辉映朱墙。如此边鄙荒外，依然神灵显圣。吾国风俗，实为可贵。神前有古宝灯，铁扉正面刻有“文治三年和泉三郎寄进”[⑦]。五百年前之情景，不觉浮现眼前，不胜惊喜。渠[⑧]乃义勇忠孝之士，美名至今，无不钦羡。诚如是言：人能勤道守义，名亦随之[⑨]。

日既近午，雇船渡松岛[⑩]。其间二里余，抵雄岛[⑪]海岸。

松 岛

说来老话，松岛佳景甲扶桑，不逊于洞庭、西湖[⑫]。海水深入东南陆地，形成海湾。湾内三里，澎湃如浙江潮[⑬]。岛屿无数，高耸者昂藏倚天，

---

① 弹唱琵琶、筝的剃发盲人。到处说唱的卖艺人。

② 奥州净琉璃，也称御国净琉璃，仙台地区的古净琉璃。净琉璃，日本的一种起源于平曲、谣曲的说唱文艺形式，室町时代主要以琵琶、扇子为道具。

③ 平曲，平家琵琶。琵琶伴奏说唱《平家物语》的故事。

④ 幸若舞，用扇子打拍，演唱《源义经》、《曾我物语》等武士题材的故事。

⑤ 盐灶神社，被称为奥州第一宫。

⑥ 伊达政宗于庆长十二年（1607）重建。

⑦ 原文为“奉寄进文治三年七月十日和泉三郎忠衡敬白”。和泉三郎是藤原秀衡的第三子，遵父遗命，忠于源义经，文治五年（1189）为其兄泰衡所杀。

⑧ 指和泉三郎。

⑨ 韩愈《进学》：“动而得谤，名亦随之。”

⑩ 松岛，今宫城县松岛町的松岛湾内各岛屿及其海岸一带。

⑪ 雄岛，松岛海岸附近的小岛。

⑫ 指中国的洞庭湖、杭州西湖。

⑬ 指中国的钱塘江大潮。

低伏者匍匐波面。或双层重叠，或三重架叠。左面分断独立，右面接续相连。如负如抱，爱抚儿孙①。苍松浓绿，因海风吹拂，枝干虬蟠，仿佛自然天成，妙不可言，此景窈深幽眇，若美人浓妆淡抹之玉容②，此乃远古神代大山祇③之所为乎？天工造化，谁者能形诸笔墨以尽其妙。

雄岛突伸海中，海滩多石，与陆地相连④。有云居禅师⑤之别室⑥遗迹、坐禅石等。偶见松荫有遁世者之草庵，燃烧松叶、松球之轻烟袅绕，未知何人悠闲居住，然亦感亲切，趋前造访。不觉月移海上，与白昼情趣迥异。回岸投宿，客栈二层⑦，临窗面海，仿佛卧寝于大自然之中，心情舒畅，不可思议。

杜鹃声声鸣松岛，
应向白鹤借羽毛。　　　曾良

余难以成吟，欲眠却无法入睡。离旧庵⑧时，素堂吟松岛诗⑨、原安适吟松浦岛歌⑩相送。遂解袋，今宵以此为友。袋中亦有杉风、浊子⑪之发句。

---

① 杜甫《望岳》："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

②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③ 大山祇，司山之神。

④ 实际上是通过一座渡月桥与陆地相连。

⑤ 云居禅师，土佐人，京都妙心寺僧侣，应伊达忠宗之邀，中兴瑞岩寺。

⑥ 指把不住轩。

⑦ 当时除妓院外，二层楼的建筑物十分罕见。这座旅馆很有名。

⑧ 指江户深川芭蕉庵。

⑨ 山口素堂，名信章。《家云集》中载有他赠送芭蕉旅行的汉诗："夏初松岛自清幽，云外杜鹃声未同，眺望洗心都似水，可怜苍翠对青眸。"

⑩ 原安适，江户的歌人。松浦岛是末之松山东北面的小岛。其赠芭蕉的和歌未详。

⑪ 浊子，本名中川甚五兵卫。大垣藩士。芭蕉门人。

瑞岩寺

十一日[1]，诣瑞岩寺[2]。该寺三十二代[3]之前，真壁平四郎[4]出家入唐[5]，归国后开山。后云居禅师德化所及，改建七堂伽蓝[6]，甍壁金碧辉煌，佛饰庄严华丽，成为极乐净土之大寺院。见佛圣[7]之寺今在何处？余心慕之。

石卷

十二日[8]，前往平和泉[9]。闻途中有姐齿松[10]、绪绝桥[11]等，人迹罕至，刍荛雉兔[12]来往之道，不辨方向，终于迷路，来到名曰石卷[13]之港口。遥望

---

① 实际上是五月九日。

② 瑞岩寺，亦称圆福寺，天台慈觉大师开基，镰仓时代改为临济宗。

③ 实际上是天台宗开山后第二十九世。

④ 真壁平四郎，法身和尚的俗名。壮年出家，人宋随无准法师参禅九年。应北条时赖之邀，为临济宗松岛圆福寺开山祖师。

⑤ 当时中国已进人宋代，但日本人广义上把中国称为唐。

⑥ 七堂伽蓝，禅宗所谓的佛殿、御堂、僧堂、库里、三门、西净、浴室。实际上在云居之前就已改建。

⑦ 见佛圣，见佛上人，平安时代末期的僧侣。在千松岛结庵十二年，诵读《法华经》六万遍，鸟羽天皇赐予佛像宝器，当地人将千松岛称为御岛，后成为雄岛。《撰集抄》载，西行在能登遇到见佛，慕其德，追至松岛。

⑧ 实际上是十日。

⑨ 平和泉，亦称平泉。今岩手县西磐井郡平泉町，藤原三代的遗迹。

⑩ 姐齿松，在松岛以北五十六公里，今宫城县栗原郡金成町姐齿。

⑪ 绪绝桥，在松岛西北，今宫城县古川市。传为三日町与七日町之间的桥。

⑫ 《孟子·梁惠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指猎人、樵夫。

⑬ 石卷，北上川河口的商港、渔港。当时是仙台领地最大的港口。今石卷市。

和歌吟咏“金花开”[1] 之金花山[2]矗立海面，数百货船云集海湾，人家鳞次栉比，炊烟袅绕连绵。不意来到此处，欲借屋投宿，却无人肯借。终在一贫穷小屋过夜，翌日凌晨又在陌生之旅途上徘徊行进。远望袖渡口、[3] 尾驳牧场、[4] 真野萱原[5]等处，行走于长堤。沿长沼[6]，一路心神不安，于户伊摩宿[7]一夜，至平泉。其间似觉二十余里。

平　泉

三代[8]荣华一梦中[9]，大门[10]遗迹在一里之外。秀衡之遗迹[11]已成田野，惟金鸡山[12]犹存。先登高馆[13]，北上川[14]收入眼底，乃流自南部[15]之大河。

---

① 《万叶集》载大伴家持的和歌：“天皇御代大盛哉，陆奥山上金花开。”

② 金花山，牡鹿半岛东南面的山岛，从石卷看不见。当时把出产黄金的陆奥山传为金花山。

③ 袖港口，今石卷北面北上川的港口。

④ 尾驳牧场，石卷东面丘陵附近的牧场。

⑤ 真野萱原，石卷市东北面十公里的地方。

⑥ 长沼，改造北上川后的旧河道变成的沼泽。

⑦ 户伊摩，今宫城县登米郡登米町。

⑧ 指藤原清衡、基衡、秀衡三代九十六年。

⑨ 引用中国黄粱一梦的典故。

⑩ 大门，似指平泉馆的南大门。

⑪ 指秀衡住宅伽罗御所，平泉馆的主要建筑。

⑫ 金鸡山，平泉馆西面的小山。秀衡模仿富士山形状建造，山顶上埋有雌雄黄金的鸡以镇护。

⑬ 高馆，中尊寺东南面的小山。传有源义经宅第遗迹。义经于泰衡进攻时在此自刃。

⑭ 北上川，发源于北上山脉的姬神岳，流经岩手县、宫城县南下注入石卷湾的奥州第一大河。衣川在平泉附近与北上川汇合。

⑮ 南部，平泉的北方，以盛冈为中心的南部氏的领地。

衣川[①]环绕和泉城[②]，于高馆下注入大河[③]。泰衡[④]等之遗迹在衣关[⑤]之外，似镇固南部门户[⑥]以防夷[⑦]。择忠臣义士[⑧]，据守此城，思功名显赫，过眼烟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青[⑨]。不禁铺笠而坐，怀古落泪，不知时光流逝。

夏天草凄凉，
功名昨日古战场，
一枕梦黄粱。

遍地溲疏花，
若见兼房苍白发[⑩]。　　　曾良

久闻二堂[⑪]揭帐拜佛[⑫]之盛事。经堂[⑬]供有三将之像[⑭]。光堂[⑮]放有三代

---

① 衣川，发源于平泉西部的山中，在高馆北面与北上川汇合。

② 和泉城，传为秀衡的三子和泉三郎忠卫的宅第。

③ 指北上川。

④ 藤原泰衡，秀衡的次子，被源赖朝所迫与源义经作战，但自己也受到源赖朝的攻击。

⑤ 衣关，中古时期征伐虾夷的据点。在高馆以西约一百米。

⑥ 从平泉通往南部领地的出入口。

⑦ 指防御虾夷入侵。

⑧ 源义经选择忠义之士，弁庆、兼房等皆是为义经殉烈的家臣。

⑨ 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存，城春草木深。"

⑩ 增尾十郎兼房是源义经的老臣，满头白发，拼死奋战，见义经夫妻自刃后，烧毁高馆，自己殉死。溲疏花白，曾良见此，想起兼房的苍苍白发。

⑪ 二堂，中尊寺的经堂和光堂。

⑫ 揭帐拜佛，打开佛龛，供人参拜佛像。

⑬ 藏有《一切经》一万六千卷等佛经。由清衡建造。建武四年（1337）上层毁于火。

⑭ 三将，指清衡、基衡、秀衡，但经堂里没有他们的塑像，摆放着文殊菩萨、优阗大王、美哉童子之像。

⑮ 光堂，即金色堂。清衡建造，兼具阿弥陀堂与葬堂之意，费时十五年，天治元年（1124）完成。江户时期才称为光堂。

之棺[1]，摆置三尊佛像[2]。七宝[3]散失，珠门因风雨而损坏，金柱因霜雪而腐朽，既已支离破碎，野草荒芜，却仍四面围垣[4]，覆盖屋顶，以御风雨，且作千年之纪念也。

梅雨未曾洒光堂，
今日犹辉煌。

尿前关

遥望通往南部之道[5]，宿岩手村[6]。过小黑崎[7]、美豆小岛[8]，自鸣子温泉[9]过尿前关[10]，欲往出羽国[11]。此地旅人罕至，为关守[12]见疑，终获通行。登大山，日已暮。见封人[13]家，求宿。然三日风雨剧烈，无奈滞留山中。

跳骚虱子叮未眠，

---

① 光堂内有须弥坛三个，摆放清衡、基衡、秀衡的棺木。

② 指阿弥陀如来、观音菩萨、势至菩萨。

③ 七宝，佛教所说的七种珍宝：金、银、琉璃、玻璃（水晶）、砗磲（车磲）、赤珠、玛瑙。七宝说法不一。《妙法莲华经·普门品》："为求金银、琉璃、车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人于大海。"

④ 正应元年（1288），镰仓第七代将军惟康亲王奉执权北条贞时之命，建造覆盖光堂的套堂（俗称鞘堂）。

⑤ 通往盛冈南部氏领地的道路。

⑥ 岩手，今宫城县玉造郡岩出山町。

⑦ 小黑崎，岩出山町西北十六公里，宫城县玉造郡鸣子町名生定的荒雄川北岸的小山。

⑧ 美豆小岛，小黑崎山的西南面，荒雄川中的岩石岛。

⑨ 鸣子温泉，小黑崎以西约四公里。今宫城县鸣子町。

⑩ 尿前关，鸣子以西约二公里，陆奥国伊达领地与出羽国新庄领地之间的关隘，由仙台藩管辖。传说是源义经的幼子第一次撒尿的地方。

⑪ 出羽国，东山道八国之一，和铜五年（712）设置。跨今秋田、山形两县。

⑫ 关守，守关的士兵。

⑬ 封人，国境守卫者。朱熹《论语集注·八佾》："封人掌封疆之官。盖贤而隐于下位者也。"但芭蕉投宿的是庄屋（村长）家。

更有马儿尿枕边。

主人云："此去出羽国，有大山阻隔，路途不详，应由向导带路为宜。"诚如斯言，请寻向导。恰有合适之年轻人，腰横短刀，手携柞杖，引路前行。余随其后，心忧今日定有危险，惴惴不安。果如主人所言，高山森然岑寂，不闻一声鸟啼，树木茂密阴翳，犹如夜行。仿佛云端霾雨[①]，拨竹丛寻径而行，涉水绊石，冷汗透肌，终至最上庄[②]。向导言："此路定有意外危险发生，今能平安护送，实为大幸。"乃欣然告辞。闻之犹觉后怕。

尾花泽

于尾花泽[③]访清风[④]。彼殷富而不卑俗。在京[⑤]即常来往，善解羁旅之心，留宿数日，以宽慰风尘劳顿，关怀备至。

夏日好凉爽，
且将高堂当自宅。
歇息心舒畅。

蚕舍地板下，
蟾蜍叫声响。
快快爬出来，
无须底下藏。

姣妍红粉花开盛，

---

① 杜甫《郑驸马潜曜宅宴洞中》："误疑茅堂过江麓，已入风磴霾云端。"霾雨，土蒙雾也。

② 最上庄，最上氏的领地。今山形县尾花泽市、大石田町一带。

③ 尾花泽，通往仙台、山形、新庄的交通要道。今山形县尾花泽市。

④ 清风，铃木道祐，通称岛田屋八右卫门，红花批发商，谈林派俳人。芭蕉的老朋友。

⑤ 京，指京都和江户。

犹忆佳人刷眉妆①。

见此养蚕人，
古风今犹存。　　　曾良

立石寺

山形藩领地②内有名曰立石寺③之山寺。慈觉大师④开基，尤清净悠闲之地也。众人皆荐，宜去一看。乃自尾花泽返道寻访，其间约七里。日尚未暮，先于山麓之僧坊借好宿处，然后登山上大殿。巨岩重叠，松柏苍古，土老、石旧、苔滑，岩上寺门⑤皆闭，阒然无声。遂绕山崖，爬山岩，拜佛阁。佳景澄寂，沁透心底。

山色幽静透禅院，
细听蝉声沁岑岩。

---

① 最上地方是日本最大的红粉花产地。红粉花用以制造口红。芭蕉联想到形状略似红粉花的刷眉化妆道具。

② 山形藩拥有松平大和守直矩的十万石领地。

③ 立石寺，宝珠山立石寺，天台宗寺院，传贞观二年（860）由慈觉大师开山。实际上属于武州东睿山，不在山形领地内。在今山形市山市，通称山寺。

④ 慈觉大师，平安时代前期的僧侣，最澄的弟子，入唐回国后，任天台座主。天台宗山门派的始祖。法名圆仁。

⑤ 山上有十二支寺。

最上川

欲乘舟下最上川[①]，于大石田[②]等待天晴。此地犹存古俳谐[③]遗风，追慕昔时繁荣之景象，芦角一声[④]，慰僻地之民心，俳谐古风，化风雅之情思。言摸索此道，却迷惑于新古两道[⑤]，无人指导，以求于余。无奈连句一卷[⑥]。旅次风流，以至于此。

最上川流自陆奥，上游在山形[⑦]，有棋点、隼[⑧]等险滩。流经板敷山[⑨]北面，白酒田[⑩]入海。两岸山势陡峻逼压，船于蓊郁树林中穿行而下。古代和歌似将装载稻谷之船称为“稻船”[⑪]。白系瀑布[⑫]自葱茏绿叶之间落下，仙人堂[⑬]临河立岸。水满流急，行船危险。

汇聚梅雨水连绵，
浊浪湍急最上川。

---

① 最上川，发源于饭丰山、吾妻火山群，经过米泽、山形、新庄各盆地，从庄内平原西流注入日本海。日本三大激流之一。

② 大石田，尾花泽西南约四公里，有船通往酒田。今山形县北村山郡大石田町。

③ 古俳谐，指芭蕉以前的贞门、谈林俳谐。芭蕉创正风，即蕉风。此地流行谈林俳谐。

④ 《和汉朗咏集》载大江朝纲《王昭君》："胡角一声霜后梦，汉营万里月明前。" 芭蕉将“胡角”与“芦茄”混合使用，意指偏僻地方的风雅。

⑤ 当时俳坛正处在向元禄新风的转变期，但偏远地方难以从贞门、谈林的旧风格中摆脱出来。

⑥ 一卷，即三十六句。

⑦ 严格地说，应该是最上川的支流须贺川的上游在山形。

⑧ 棋点、隼均为最上川上游的险滩。

⑨ 板敷山，在今陆羽西线高屋站西南面，海拔六百三十米。

⑩ 酒田，最上川河口庄内藩的港口。

⑪ 《古今集·东歌》："稻船来往最上川，不等稻谷等月亮。"

⑫ 白系瀑布，最上川四十八个瀑布中最有名。今山形县最上郡户泽村。板敷山对面。

⑬ 仙人堂，祭祀源义经家臣常陆坊海尊的小神社。在最上川北岸，白系瀑布稍微上面的地方。今外川神社。

出羽三山

六月三日，登羽黑山①。访图司左吉②，谒代理别当③会觉阿阇梨④。宿南谷分寺⑤，热情款待，无微不至。四日，于本坊⑥举行俳谐会。余吟发句：

难得南谷羽黑山，
熏风送来冰雪爽。

五日，诣权现⑦。不知开山祖能除大师⑧为何代之人，延喜式⑨里有"羽州里山之神社"记载⑩。抄写易错，恐将"黑"字误记为"里山"，抑或将"羽州黑山"省略为"羽黑山"。《风土记》⑪记载，此地名为出羽，乃因"鸟之羽毛⑫为此国贡物进献"。与月山⑬、汤殿山⑭合称三山。该寺

---

① 羽黑山，今山形县东田川郡羽黑町的修验道羽黑派本山。

② 图司左吉，羽黑山麓手向村的俳人，俳号吕丸。

③ 别当，管辖整个山寺的职务。因第五十代别当天宥被判流放，羽黑的别当就由江户东睿山宽永寺的僧侣担任，由和合院照寂在此代行职务。

④ 会觉阿阇梨，即和合院照寂。阿阇梨是天台宗、真言宗高僧的职称。

⑤ 南谷别院，在羽黑山山腰，有高阳院紫苑寺。

⑥ 本坊，住持的坊舍。若王寺宝前院。

⑦ 权现，羽黑权现，本地正观音。今羽黑神社。

⑧ 能除大师，崇峻天皇第三皇子。

⑨ 《延喜式》，平安时代初期律令的实施细则。记述朝廷年中仪式和制度等。五十卷。

⑩ 《延喜式》没有记载，见于宽永本的《东鉴》。

⑪ 出羽国的风土记没有流传下来。渊庵不玉编《续尾集》的吕丸序云："自昔之风土记记载，此鸟羽毛乃为该国贡物。"

⑫ 鸟羽，用作箭翎。

⑬ 月山，高一千九百八十米，是出羽三山中的最高峰。祭祀月山大权现。

⑭ 汤殿山是月山一千五百零四米处的山谷。有温泉涌出。视为灵岩，整个山体作为神灵祭祀。山腰有祭祀大山祇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的汤殿山权现，日月寺祭祀大日如来。

属武江东睿[①]，天台止观[②]皓月光辉，圆顿融通[③]法灯明耀。僧舍连栋排列，佛法修行精勤。灵山灵地，佛力神验，人皆尊崇敬畏。此乃繁荣恒久、吉祥玉瑞之宝山也。

八日[④]，登月山。身披修行袈裟，头缠白布角巾，脚夫引路，于云雾烟岚山中，踏冰雪，登八里，疑入日月运行之云关[⑤]。气促体冻，攀至山颠，日没月明。乃铺细竹，枕修篁，卧以待旦[⑥]。俟日出云消，遂下汤殿。

谷旁有锻冶遗迹[⑦]。该国之铁匠，于此择神水，净身斋戒以铸剑，铭刻"月山"，著称于世。其剑淬火可比龙泉[⑧]，乃追慕干将、莫邪[⑨]之道也。深感精通一道者锲而不舍之志也。坐岩石小憩，见三尺樱树蓓蕾半绽。埋于积雪之下，仍不忘春天，晚樱之心，殊深可贵，若见馨香飘溢之盛夏梅花[⑩]。忆行尊僧正和歌[⑪]之情趣，犹觉樱花韵致精妙。讳言此山之细节乃修行者之规，故搁笔不予记述。归舍，应阿阇梨之求，书三山巡礼之句于诗笺。

静寂羽黑山，

新月朦胧凉爽天，

---

① 武江东睿，武藏野国江户的东睿山宽永寺。天台宗关东地区的总本山，德川家康的菩提寺。有誉（天宥）于宽永十八年（1641）将出羽三山改宗为天台宗，从此隶属宽永寺。

② 天台止观，天台宗的根本教义。止妄念，静寂明智，观万法，心境澄彻，如明月光辉，大彻大悟。

③ 圆顿融通，天台宗的教义。圆顿指圆满顿悟，融通指诸法融通无碍。

④ 实为六日。

⑤ 云关，天门，喻日月运行的太空。

⑥ 实际上当晚住在山上的角兵卫的小屋里。

⑦ 指刀匠月山的遗迹。

⑧ 龙泉，中国湖南省汝南郡西平县的泉水。《史记·荀卿传》注："汝南西平县有龙渊水可用淬刀剑，特坚利。"

⑨ 干将、莫邪，《吴越春秋》："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越前来，献三枚，阖闾得而宝之。以故使剑匠作为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邪。莫邪，干将之妻也。"《太平记》说干将、莫邪同往吴山，以龙泉之水淬火，三年铸出雌雄两剑。

⑩ 《禅林句集》："雪里芭蕉摩诘画，炎天梅蕊简斋诗。"

⑪ 行尊僧正，平安时代末期的天台宗寺门派大僧正。《金夜集》载其《于大峰不意见樱花开》的和歌："山樱与我融情趣，除君之外无知己。"

云雾罩峰巅，
几度缠绕几度散，
明月照月山。

讳言汤殿山，
神秘敬畏感玉瑞，
沾袖泪潸潸。

参拜汤殿山，
踩踏路上香火钱[①]，
感动泪沾衫。　　　曾良

酒　田

离羽黑，往鹤冈城下[②]，被迎至长山重行[③]家，吟咏俳谐一卷[④]。左吉[⑤]亦送余至此，然后乘舟往酒田之港口[⑥]，宿渊庵不玉[⑦]医师家。

南眺温海山，
北望吹浦滨[⑧]。
傍晚好乘凉，

---

① 此山不许拾取路上的东西，参拜汤殿山神社时，路上尽是香客洒落的纸钱，因不许拾取，只好踩着纸钱去参拜。

② 鹤冈，酒井左卫门尉忠直的十四万石俸禄的城下町。今山形县鹤冈市。

③ 长山重行，酒井藩士。通称五郎右卫门。俳号重行。在江户时入芭蕉门下。

④ 由芭蕉发句，与重行、曾良、露丸四人吟歌仙。

⑤ 图司左吉。

⑥ 最上川的河口，运载庄内的大米、红花的港口。

⑦ 渊庵不玉，本名伊东玄顺。俳号不玉，酒田俳坛的核心。芭蕉在酒田时入芭蕉门下。

⑧ 温海山在酒田以南约四十公里，吹浦滨在酒田以北二十五公里。这是芭蕉在最上川乘凉的俳谐。

壮景入胸襟。

滔滔最上川，
一日热天送入海。

象 泻

阅过无尽山河水陆[①]之风光，于今象泻萦绕于方寸之间。自酒田港往东北方向，翻山岭，沿海滩，踏软沙[②]，行十里。日渐倾斜，海风扬沙，细雨朦胧[③]，鸟海[④]潜形。暗中摸索，若雨景亦奇妙[⑤]，雨后晴光则潋滟绮丽。是夜，余宿于渔夫容膝之陋屋，以待雨霁天晴。

翌日清晨，天色晴朗，朝阳灿烂，乃泛舟象泻。先至能因岛[⑥]，访其闲居三年之地[⑦]。然后于对岸登陆，有和歌吟咏“钓舟花上行”[⑧] 之古老樱树，尚存西行法师昔日之残影。岸上有皇陵，传为神功皇后[⑨]之墓。有寺名干满珠寺[⑩]，然未闻皇后行幸此处，不知何故。坐该寺方丈[⑪]之内，卷帘

---

① 指山（出羽三山等）、河（名取川等）、海（松岛等）、陆（宫城县等）。

② 《联珠诗格・西湖》：“西湖十里岸横斜，稳踏青鞋步软沙。”

③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④ 鸟海山，象泻东南面二十公里的高二千二百三十七米的休眠火山。在秋田县由利郡与山形县饱海郡的县境。亦称秋田富士。

⑤ 见注③。另，策彦《晚过西湖》：“余杭门外日将晡，多景朦胧一景无。暗得雨奇晴好句，暗中摸索识西湖。”

⑥ 能因岛，传说能因闲居之地。今干满珠寺南面的小丘。能因，平安时代中期的歌人，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俗名橘永恺。向藤原长能学习和歌，开歌道师承之先例。剃发为僧，称古曾部入道，曾云游奥州。

⑦ 能因似到过此地，但幽居乃传说。《后拾遗集》收有他的和歌：“浮世如斯度，象泻渔夫小茅屋，为我作宿处。”

⑧ 《继尾集》载西行的和歌：“象泻繁樱如波浪，渔夫钓舟花上行。”但这首是否西行之作尚存疑问。

⑨ 神功皇后，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第十五代应神天皇的母亲。

⑩ 干满珠寺，传神功皇后攻打百济回国途中，漂泊此地，以其所带的干珠、满珠两颗珠子可以随意祈祷海潮的涨落，因以寺名。先属天台宗，后属曹洞宗。

⑪ 方丈，此指禅宗寺的大堂。

眺望，风景尽收眼底。南[1]有鸟海山擎天矗立，倒影映海。西有有耶无耶关[2]，其路无尽。东筑堤坝，可遥通秋田[3]。北控大海，波涛涌入之处称为汐越[4]。湾面宽约一里[5]，状似松岛，却独有异趣。松岛含笑，象泻忧怨，岑寂悲凄，其地貌令人荡气断魂。

象泻绰约姿，
雨里合欢花带愁，
婀娜似西施。[6]

汐越海滩上，
潮水涌来湿鹤胫，
大海好清凉。

祭典
正是象泻祭神时
不知食物是什么[7]?　　　曾良

门板铺地上，
渔夫好乘凉。　　　美浓国商人　　低耳[8]

岩上见雎鸠巢
筑巢山岩上，
岩高不怕波浪袭，

---

① 实为东南，以下方位应分别为西南、东北、西北。

② 有耶无耶关，指由利郡象泻町关的遗迹。

③ 秋田，佐竹义处的领地。今秋田地方。

④ 汐越，在象泻以西，沿海的低地。日本海的海水流入象泻湾的地方，也是当时村落的名称。此处泛指整个象泻。

⑤ 里，日本距离单位，约为四公里。

⑥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⑦ 正好碰到汐越的守护神熊野权现的夏季祭祀，此地的神祭方式很古老，据说不吃鱼，不知道他们吃什么。

⑧ 低耳，本名宫本弥三郎，岐阜长良人，在奥羽、北陆、美极一带经商。芭蕉门人。芭蕉旅行中赶来与其相会。

雎鸠恩爱长[①]。　　　曾良

越后路

滞留数日，惜别酒田，遥望北陆[②]之云[③]，思山川迢远，行旅艰辛，不禁忧伤。闻至加贺府[④]有一百三十里之遥。过鼠关[⑤]，入越后之地，至越中国之市振关[⑥]。此间行九日[⑦]，溽暑劳神，发病，故途中之事未能记述。

七月初六日，
今宵月色不寻常，
明天是七夕。

大海翻狂澜，
银河横卧佐渡天。

市　振

今过亲不知、子不知、犬戾、驹返[⑧]等北国最艰险之地段，劳顿疲惫。引枕就寝，却闻西面隔室有两个年轻女子说话，时而间杂老年男子之声，

---

① 《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② 北陆，指若狭、越前、加贺、能登、越中、越后、佐渡七国。

③ 陶渊明《和郭主簿》："遥遥望白云。"

④ 加贺，加贺前田藩的城下町。府为城市之意。今金泽。

⑤ 鼠关，亦称念珠关。东国三关之一。白雉四年（653）设置，以作为讲攻虾夷的据点，后成为羽前与越后国境的关隘。

⑥ 市振关，越后与越中国境的关隘。此关在越后，芭蕉记忆有误。

⑦ 实际上从酒田行十六日，从鼠关行十四日，俗称"越后路十日，越中路三日。"

⑧ 在西颈城郡青海町的风波与市振之间的海岸难行之地，在惊涛骇浪的断崖绝壁底下行走，顺序应为犬戾、驹返、亲不知、子不知。

乃越后国新泻[1]之妓女。闻其言，知是前往参拜伊势神宫[2]，男子送至此关[3]，明日返乡。女子作书留言托其带回，言语交谈，“白浪涌动海滨[4]，人生流离无定，犹如渔夫漂泊，流落风尘浊世，夜夜露水夫妻，日日孽障报应。”余闻之入眠。翌日早晨出发之际，女子对余等言道：“此去不识路途，忐忑慌乱，失措心悲。愿远随法师[5]之后前行，恳请蒙赐法衣之恩德，慈悲之情怀，以结此段佛缘。”潸然落泪。余虽感哀悯，然答曰：“我等多随处而宿。汝等随众人前行即可，神明保佑，必定无恙。”言毕上路，黯然神伤，拂之不去。

借宿一家共妓女，
秋月朗照胡枝子。

吟此句，由曾良记录。

入加贺

过黑部四十八濑[6]无数河川，至那古[7]海湾。闻道担笼[8]之藤花即使不是春天，初秋亦有其独特情趣，问于人，言道：“此去五里，沿砂石海滩，入对面山背，虽有渔夫陋舍，然恐不借人住宿。”余为此言所惧，乃作罢，入加贺国[9]。

清香扑鼻来，

---

① 今新泻市。

② 伊势神宫，三重县伊势市的皇室宗庙。当时越后习俗，人在一生中必须至少去伊势神宫参拜一次，即使事先不告诉主人或家人，也不会受到斥责。

③ 指市振关。

④ 《和汉朗咏集·游女》：“白浪涌海滨，犹如渔夫人世间，漂泊宿无定。”“海滨”指海边的妓院。

⑤ 芭蕉、曾良皆僧侣装束。

⑥ 黑部川河口附近河道极多，自古以来就有黑部四十八濑之称，多有险滩激流。

⑦ 那古，亦称奈吴浦。今富山县新凑市堀冈町的海岸。

⑧ 担笼，富山县冰见市的西南面，新凑市的海岸一带。是藤花的名胜。

⑨ 加贺国，前田家俸禄百万名的领地。今石川县。

早稻田里散步行，
右边有矶海[1]。

金 泽

过卯花山[2]、俱利伽罗谷[3]，七月十五日抵金泽。恰逢自大阪来此之商人何处[4]，共宿同一旅社。此地有一笑[5]者，热衷于俳谐之道，早有耳闻，其名渐扬，然于去冬夭亡。今其兄举行追荐法事，余乃吟一句。

悼君我悲恸，
化作秋风萧瑟声，
坟冢也惊动。

应邀某草庵[6]
摘来茄子、瓜，
各自剥皮尝新鲜。
秋凉忘残夏。

途中吟
烈日仍炎炎，
秋风感凉意。

---

① 有矶海，富山县高冈市伏木港西北一带的海。

② 卯花山，亦称源氏山，在富山县砺波郡，是砺波山的延续。

③ 俱利伽罗谷，加贺与越中国境俱利伽罗岭的山谷。木曾义仲击败平家的古战场。

④ 何处，似为大阪道修町的药材商人，不是芭蕉的门人，但与芭蕉等有交往。

⑤ 一笑，小杉一笑，通称茶屋新七。在金泽片町经营茶叶，曾为贞门派俳人，后接近蕉风。

⑥ 斋藤一泉的松幻庵。

在小松[①]

小松名可爱，
秋风吹小松。
芒草胡枝子。
起伏随风动。

多太神社[②]

自小松诣多太神社，藏有实盛[③]之头盔及锦衣碎片。锦衣乃实盛往昔仕于源氏时义朝公所赐，果非普通武士之物。护目至护耳，皆刻有菊花蔓草纹，并镶金。龙头[④]两边饰有凤翔形金属。余观缘起[⑤]，知实盛阵亡后，木曾义仲[⑥]将此些遗物附以祈愿文，派樋口次郎[⑦]供献于此神社。

噫呜惨矣哉[⑧]!
白发将军头盔下，
忍听秋蛩泣。

---

① 小松，金泽以西约三十公里。今石川县小松市。

② 多太神社，加贺国能美郡的总神社，在小松市上本折町。

③ 实盛，斋藤别当实盛，初仕于源义朝，义朝灭亡后，仕于平宗盛，寿永二年（1183）在征讨木曾义仲战斗中，身穿平宗盛赐予的锦衣，将白发染黑而出战，阵亡，年七十三。

④ 龙头，头盔前面的龙头形装饰。

⑤ 缘起，即《加州小松八幡宫宝物缘起》。但这些情况并不是记载在缘起里，而是见于《木曾义仲副书》。

⑥ 木曾义仲，源义仲，源为义的次子义贤之子。义贤战败后，两岁的义仲被实盛抚养七天。寿永三年（1184）任征夷大将军，但被源范赖、源义经打败，阵亡于近江国粟津。

⑦ 樋口次郎，木曾四天王之一。名兼光。义仲的家臣，与实盛深交。他亲自确认实盛的首级。

⑧ 谣曲《实盛》描写樋口次郎确认实盛首级时，发出“噫呜惨矣哉”的感叹。芭蕉以此作为俳谐的第一句。

那　谷

往山中温泉[1]，身后乃白根岳[2]。左面山边有观音堂[3]。花山法皇[4]巡礼朝拜三十三处观音寺[5]后，将大慈大悲观音像安置于此[6]，命名为那谷寺。据云分别取那智[7]、谷汲[8]之头字组合而成。奇石各种，古松成排，岩上有茅草葺顶之小堂[9]，风景优美。

寺中石山白，
秋风更比山石白。

山　中

浴温泉。据云其功效仅次于有马[10]。

山中浴温泉，
何须沿途摘菊花，
汤味沁心间[11]。

---

① 山中温泉，小松西南约二十公里，石川县江沼郡山中町的著名温泉。

② 白根岳，加贺、越前、飞弹国境的白山。但从小松前往山中，白根岳不在身后。

③ 观音堂，自在山那谷寺，祭祀千手观音。在小松市那谷町。

④ 花山法皇，第六十五代天皇，宽和二年退位，巡礼朝拜近畿的灵地。

⑤ 三十三处观音寺，从纪伊那智山至美浓谷汲的西国三十三处观音灵地。

⑥ 其实安置观音像的是建造该寺的僧侣泰澄。

⑦ 那智，纪州那智的青岩渡寺，西国三十三处观音堂的第一处。

⑧ 谷汲，美浓谷汲的华岩寺，西国三十三处观音堂的最后一处。

⑨ 堂，指前殿。

⑩ 有马，兵库县有马温泉。

⑪ 《太平记》载，中国周穆王的侍童慈童因获罪被流放到南阳郡郦县，他在此处吸菊花露水，活到七百岁。芭蕉吟山中温泉的功效可以延年益寿，无需采菊浴菊花汤。

旅舍主人名久米之助[①]，仍为小童也。其父[②]好俳谐，京都之贞室[③]年轻时曾来此地，为风雅所辱[④]，归洛[⑤]后为贞德[⑥]门人，遂名闻天下。据云功名成就之后，惟不索取此村之点评[⑦]酬金。此事如今亦成旧话。

曾良患腹疾，伊势国长岛[⑧]有亲戚[⑨]，遂先行，乃书一句予余。

此行未可知，
即使野曝亦选择，
遍地胡枝子。　　曾良

去者悲伤，留者凄怆，如双凫分飞[⑩]，徘徊云端。余亦赠其一句。

今起两地思，
且将斗笠晨露水，
抹消斗笠字[⑪]。

---

① 久米之助，和泉屋甚左卫门的幼名。当时十四岁。芭蕉将自己俳号桃青的"桃"字送给他，命名俳号为桃夭。

② 和泉屋又兵卫丰连。

③ 贞室，安原贞室，名正章。京都人。松永贞德门下的俳谐师，贞门七俳仙之一。

④ 传说贞室来到那谷时，住在旅舍里，当地俳人让他做俳谐。他因是商人，不谙俳谐，被人耻笑。

⑤ 洛，即京都。

⑥ 贞德，松永贞德，近世初期俳谐发展期的领袖，贞门俳谐之祖。

⑦ 点评，对俳谐修改评论。

⑧ 长岛，今三重县桑名郡长岛町。曾良曾是长岛藩武士。

⑨ 曾良的叔叔曾是大智院的住持。

⑩ 苏武《李陵初诗》："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

⑪ 指写在斗笠上的"乾坤无住同行二人"。

全昌寺

宿大圣持[①]城外之全昌寺[②]。此犹加贺之地。曾良亦于前夜宿此寺，书留一句予余。

终宵听秋风，
后山萧瑟声。　　　曾良

一夜之隔，恍若千里。余亦听闻秋风，卧眠僧舍。天将拂晓，读经清朗，钟板[③]齐响，进入食堂。今日须往越前国[④]，乃匆匆离去。年轻僧侣怀抱纸砚，追至阶下，索求一句。时见园中柳叶飘落，乃即吟草成一句。

辞寺登旅程，
本应庭院打扫净，
柳树叶飘零。

脚穿草鞋，未及推敲，潦草书之。

汐越松

乘舟入越前国境[⑤]之吉崎湾[⑥]。观汐越松[⑦]。

---

① 大圣持，山中温泉西北面约八公里。今加贺市大圣寺町。“持”与“寺”同。

② 全昌寺，和泉屋的菩提寺，曹洞宗。在大圣寺的南郊。今大圣寺神明町。住持是久米之助的叔叔。

③ 板，寺院敲击的云状金属板或木板。

④ 越前国，今福井县。

⑤ 越前，加贺国与越前国的境界。

⑥ 吉崎湾，今福井县坂井郡金津町吉崎的北泻湖。有莲如上人的遗迹、一向宗的吉崎御坊。

⑦ 汐越松，吉崎对岸滨坂海角的汐越神社一带的小松林。

终宵狂风浪排空，
月光低垂汐越松。　　西行[①]

此一首道尽风光。添一字，如成无用之指[②]。

丸冈天龙寺长老[③]为余老友，访之。又，金泽之北枝[④]言仅送余一段，终至此地。所到之处，所见之景，北枝皆苦心孤诣于俳谐，时有妙思佳构。今将临别，赠其一句。

题辞袭扇两分留，
此情难舍仍依依。

约行五十町[⑤]，进山，参拜永平寺[⑥]。道元禅师[⑦]开创之寺也。避邦畿千里[⑧]，择此偏僻山阴之地建寺，实为佛教修行之可贵也。

福　井

福井[⑨]在三里之外，晚餐后前往，日色昏暗，蹒跚而行。此地有老友等栽[⑩]隐士，曾来江户访余。乃十余年前之事也。或已过世，然向人打听，

---

① 这首和歌不是西行的作品，而是一向宗的莲如上人的作品。

② 《庄子·骈拇》："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

③ 应为松冈。当时是本多飞弹守重益的城下町。天龙寺在松平中务大辅昌胜的城下町松冈，是曹洞宗的寺院，松平家的菩提寺。住持是大梦和尚，曾任江户品川天龙寺住持。长老或为住持，或相当于住持的僧侣。

④ 北枝，立花北枝，通称研屋源四郎。蕉门十哲之一。

⑤ 町，日本距离单位，一町约为一百零九米。

⑥ 永平寺，道元法师开创的曹洞宗大本山。今福井县吉田郡永平寺町。

⑦ 道元禅师，贞应二年（1223）入宋，师从如静禅师，安贞三年（1227）回日。应越前守护波多野义重之恳请，于宽元元年（1244）开创永平寺。日本曹洞宗的始祖。《越前名胜志》说，道元的师如静禅师吴越州（浙江）人，所以道元听到在越前国建寺，非常高兴。

⑧ 《诗经·商颂》："邦畿千里，维民所止。"邦畿，帝都之地。

⑨ 福井，当时是松平昌亲的城下町。今福井市。

⑩ 等栽，俳号应为等哉或洞哉，贞门派俳人，福井县俳坛的长老。

尚健在，且告余其住所。即前往，于市内幽僻之处，见一陋屋，葫芦、丝瓜爬蔓，鸡冠花、帚草茂密遮门。以为即此，遂叩门，一穿着寒酸之女人开门道："法师自何处来？家主在近处某人家访友。若有事，请前往。"余知其乃等栽之妻。昔时物语[①]中常有此种描述，亦如此情趣也。寻得等栽，在其家宿两夜，然后往敦贺[②]赏月。等栽言送至敦贺，乃撩起衣襟，其状滑稽，兴致勃勃充当向导。

敦　贺

一路行走，白根岳逐渐退隐。比那岳[③]渐次出现。过浅水桥[④]，玉江[⑤]之芦苇已抽穗。过莺关[⑥]，翻越汤尾岭[⑦]，至燧城[⑧]，于归山[⑨]听第一阵南飞之雁鸣。十四日黄昏，宿敦贺港。

是夜，月色尤明。余道："明夜亦如此乎"，旅舍主人[⑩]言："越路天气易变，明夜阴晴犹不可知。"[⑪] 乃劝酒。连夜参拜气比神社[⑫]，乃祭祀仲哀天皇[⑬]之寺。气氛肃穆庄严，月光自松树间漏下，神前之白沙仿若铺霜。主人道："昔有游行二世上人[⑭]，立下宏愿，亲自除草、搬运土石，干涸泥淳，除去参拜行道之不便。古例袭传，至今世代游行上人依然担沙神前。

---

① 指《源氏物语》中《夕颜》一章的描写。

② 敦贺，北陆第一港口城市。今敦贺市。

③ 比那岳，亦称雏岳、日永岳。今日野山。在福井与敦贺之间，福井县武生市东南约五公里。

④ 浅水桥，福井市足羽郡麻生津浅水川上的桥。

⑤ 玉江，今福井市花堂町的虚空藏川有其遗迹。玉江以芦苇著称，古歌多吟之。

⑥ 莺关，汤尾与鲭波之间的关隘遗址。

⑦ 汤尾岭，从福井县南城郡胁本前往今庄之间的山岭。义仲的古战场。

⑧ 燧城，汤尾岭对面的山，有义仲城堡遗迹。

⑨ 归山，从今庄前往木目岭的小山。古歌吟在此听雁叫。

⑩ 指唐人桥的出云屋弥市郎。

⑪ 孙明复《八月十四日》："清樽素瑟宜先赏，明夜阴晴不可知。"

⑫ 气比神社，越前第一大神社，祭祀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等七座神像。

⑬ 仲哀天皇，记纪传说中的第十四代天皇，名足仲彦。日本武尊的第四子。征伐熊袭的途中，在筑前国的香椎宫去世。

⑭ 游行二世上人，时宗二祖他阿上人真教，继承时宗开祖一遍上人的遗志，致力于发展宗门。

此谓‘游行担沙’。”[1]

天清皓月光，
游行运来白沙上，
朗照似繁霜。

十五日，果如主人所言，降雨。

来赏中秋月，
北国阴晴不可知，
无奈秋雨夜。

种 滨

十六日，雨霁天晴。欲拾取红色小贝，乘舟往种滨[2]。海上七里，有天屋[3]者，准备食盒、竹筒[4]，细致周到。从者甚众，舟行顺风，倏忽而至。海边仅有数户渔民小屋，有一简陋法花寺[5]。于此饮茶、温酒，俄顷日暮，不胜寥寂。

秋寂数须磨，
种滨凄楚何堪忍，
更比须磨苦。

细浪荡海滩，
红色小贝拣。

---

① 游行担沙，为纪念游行二世的事迹，世代游行上人都要举行到海边将白沙担运到神前的仪式。元禄二年（1689）也举行。

② 种滨，敦贺湾西北面的海滨。

③ 天屋，天屋五郎右卫门，在敦贺经营货船批发生意。俳号玄流子。

④ 竹筒，用以装酒。

⑤ 法花寺，法华宗的寺。指本隆寺。

胡枝子花瓣，
掺杂在其间。

是日概况由等栽记述，留存寺里。

大　垣

露通①亦至港口迎接，陪余往美浓国②。借助马力，入大垣町。曾良亦自伊势来，越人③亦驰马赶来，齐聚如行④家。前川子⑤、荆口父子⑥及其他众人日夜来访，若会死而复生之人，喜悦宽慰。余长途跋涉之疲乏尚未恢复，不觉已是九月六日，欲往观看伊势迁宫⑦，又乘舟⑧启程。

蛤蜊壳肉离，
此时分别去二见⑨，
秋日行迟迟。

（郑民钦译）

---

① 露通，应为路通。芭蕉门人。

② 美浓国，今岐阜县。大垣属美浓国。

③ 越人，越智十藏。名古屋的商人，芭蕉门人。

④ 如行，近藤如行，大垣藩士，芭蕉门人，大垣的蕉门核心。

⑤ 前川子，津田前川，大垣藩士。“子”为敬称。

⑥ 荆口父子，宫崎太左卫门，大垣藩士。芭蕉门人。长子宫崎此筋、次子冈田千川、三子秋山文鸟皆人蕉门。

⑦ 伊势迁宫，伊势皇大神宫每二十年要重新修建，举行迁移神座仪式。当时的迁宫仪式是内宫九月十日、外宫九月十三日举行。

⑧ 大垣市内的舟町港乘船下水门川，出揖斐川，往伊势长岛。

⑨ 二见浦，日语中“壳”、“肉”与“二见”的发音一样，二见是伊势神宫的所在地，一语双关。

侏儒的话

芥川龙之介

星

太阳之下没有新事，这是古人道破的话。但是，没有新事也不仅仅在太阳之下。

据天文学家说，海格立斯星群发的光，需要三万六千年才能到达我们的地球。但是，虽然是海格立斯星群，也不能永远光辉灿烂。总有像冷灰一样失去美丽光辉的时候。不仅如此，死总是孕育着生，失去光辉的海格立斯星群在无边的天上彷徨之中，只要遇到好机会，大概变为一团星云吧。如果那样，那里又会陆陆续续产生新的星。

与宇宙之大相比，太阳也不过一个小点似的磷火而已，何况我们的地球呢？那就更不在话下了。然而发生在遥望的宇宙之极，银河之畔，实际上和发生在这个泥团之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生死在运动的法则之下是不断循环的。想到这些，对散于天上的无数星星不禁多少表示同情。啊，我以为，明灭的星光似乎在表示和我们相同的感情。在这一点上，诗人比任何人都很早地高声歌颂了真理：

无数星星多如沙
其中必有一颗星，惟独赐我以光华

不过星星也像我们一样阅尽沧桑坎坷，未必因为无聊吧。

鼻子

“假如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是歪的，也许世界历史因此而大变”，这是著名的帕斯卡的警句。但是恋人这种人很少看实像的。我们的自我欺骗一旦陷于恋爱，它必定是最后也最彻底地进行下去。

安东尼对于这样的例子也不会视而不见，他说，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如果是歪的，我将尽可能地不看也就是了。如果不看就不行的时候，那就为了弥补这个短处而寻找别的长处。说到别的什么长处，普天之下像我的恋人这样集无数长处于一身的女性，肯定一个也没有。安东尼一定和我们一样，对于克娄巴特拉的眼睛、嘴唇，找出了多得不得了的弥补，而且免不了念念不忘“她的心”！实际上我们爱的女性古往今来不可胜数，而且都有一颗美好的心。不仅如此，而且她们的服饰啦，她们的财产啦，或者她们的社会地位啦，凡此种种也不能不算作长处。更有甚者，以前曾被某名士爱过的事实乃至传闻也算作那女士的长处之一。然而那克娄巴特拉，虽然豪华与奢侈达于极点，万分神秘，但是终究成了埃及的最后一个女王。在香烟袅袅上升之中，王冠的珠玉也熠熠生辉，如果手里再玩弄莲花什么的，有些人可能就不注意鼻子不正了吧，何况安东尼的眼睛不更是如此么？

我所说的我们这种自我欺骗不仅仅限于恋爱。我们除了多少有些不同之外，大致上总是按我们的欲望行事，涂改各种实像。比如看到牙科医院的招牌，我们主要不是看到招牌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对那招牌的欲望，也就是想到自己是不是牙痛？当然，我们的牙痛和世界历史毫无瓜葛吧？但是，即使很想了解自我欺骗这种民心的政治家，想了解敌情的军人，或者想了解财政状况的实业家，也一定会这样。我不否定存在着应该对它予以修正的理智，但是同时我也承认存在百般地操纵人生的“偶然”。一切热情容易忘记理性的存在。“偶然”就是所谓的神意。由此可见，自我欺骗也许是左右世界历史的最永久的力量。

总而言之，两千余年的历史决不会因为只是瞬间存在的一个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怎样便会如何如何。倒是遍及大地的我们的愚昧才能决定历史如何如何。这是可笑的然而却是庄严的——我们的愚昧决定历史。

修 身

道德是方便的异名，和“左侧通行”很相似。

道德给予的恩惠，是时间与劳力的节约。道德给予的损害完全是良心的麻痹。

随心所欲地反道德者是缺乏经济观念之人。无原则地屈于道德者，可能是胆小怕事之人，否则便是懒人。

支配我们的道德是被资本主义毒化了的封建时代的道德。我们几乎是除了受它损害之外丝毫恩惠未沾。

强者蹂躏道德。弱者又受道德爱抚。受道德迫害者往往是处于强弱之间的人。

道德是一套旧衣服。

良心并不像我们嘴上的胡子一样，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我们为了获得良心，还需要经过若干训练。

一国国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没有良心的。

我们的悲剧是因为年少，或者因为训练不足，或者抓住良心之前，被视为寡廉鲜耻汉而受到非难。

我们的喜剧是因为年少，或者因为训练不足，受到寡廉鲜耻汉的非难之后好不容易地抓住了良心。

良心，是严肃的趣味。

良心也许制造出道德。但是道德直到此刻也没造出“良心”的“良”字。

良心也像各种趣味一样，有它的病态的爱好者。这种爱好者十之八九不是聪明的贵族就是富豪。

好 恶

我爱古老的快乐主义就像爱陈年佳酿一样。决定我们行为的既不是善也不是恶，仅仅出于我们的好恶，或者说出于我们的快乐与不快乐。我只能这样认为。

那么，即使极冷的天气，当我们看到将要淹死的孩子时，为什么不顾一切下水去救？那是因为救人是快乐。那么，下水之不快不予计较而选救孩子之快，是根据什么尺度决定的？这是选了更大之快。不过，肉体上的快与不快，和精神上的快与不快，并不是依据同一尺度。应该说，这两个快与不快并非水火不相容，不过像咸水和淡水一样，如果放在一起它是能溶合为一的。时下没有精神教养的东京、大阪一带诸位绅士，不是把喝完甲鱼汤、以鳗鱼作菜吃饭，也列为无上快乐么？而且，以肉体暴露于冷水或寒气之中为享乐的冬泳不是盛行之中么？此外，还可以考虑尽管消息尚有值得怀疑的受虐狂的问题。那可诅咒的受虐狂，从外表看，从肉体的快与不快看，简直是倒错式的习惯倾向。据可信消息，有人喜欢柱头苦行，有人喜欢火中殉教。这些基督教圣人们，大体说似乎全得了受虐狂之症。

决定我们行为的，确实如从前希腊人所说，除好恶之外没有别的。我们必须从人生的泉水汲取最大的人生之味。甚至耶稣不是早就说过么？“不要像法利赛之徒终日愁容满面。”贤人，即使在荆棘之路上也让蔷薇开花。

侏儒的祈愿

我是这样的侏儒：身着这样的彩衣，献给您筋斗之戏，只要安享太平，就万事如意。请多赐我以安康，让我实现夙愿。

请不要让我穷到连一粒米也没有的程度，也请不要让我富到甚至连熊掌都能吃个够的程度。

请不要让采桑农妇甚至都嫌弃我，也请不要让后宫佳丽爱我爱得甚至

死去活来。

请不要让我愚昧到甚至不辨菽麦，也请不要让我聪明到甚至察知云气。

特别是千万不要让我成为勇敢的英雄。我现在常做梦，梦见攀登到难以攀上的峰顶，穿过难以渡过的海浪，也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梦。再也没有比做这种梦时害怕的了。我像和龙苦斗一般，梦中的苦斗非常艰苦。千万别让我当英雄，别萌发英雄之志，保护好没有力量的这个我。

我是个这样的侏儒：被这春酒所醉，诵此金缕之歌，只要如此美好日月相伴，平生之愿已足。

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并不因为文明以致衰退而去。相反，文明给了神秘主义以长足的进步。

古人相信人类的祖先是亚当。这意思是说他们相信《创世纪》。令人即使中学生也相信那是类人猿，这意思是说他们相信达尔文的著作。总而言之，相信书，这是古人今人没什么不同的。但是古人至少是把《创世纪》读过了才相信的，然而今人中除少数专家之外，达尔文的著作从不过目就怡然地相信他的学说。以类人猿为祖先，并不比耶和华生息的土地上以亚当为祖先多么光彩，而且今人无不安于这种信念。

不仅进化论是这样。甚至地球是圆的这类事，真正知道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不过是直至最近才相信圆的。问他为什么是圆的，实际情况是从总理大臣开始，到小职员，都不能回答出所以然。

再举一例，今人谁也不像古人那样相信幽灵确实存在。但是，看见过幽灵的事还在时时流传。那么，为什么相信这类事？这是因为看见过幽灵的人为迷信所惑。那么，为什么被迷信所惑？是因为看见幽灵了。今人的这种论法，当然不过是所谓的循环论法。

更何况错综复杂的问题全都立足于信念。我们不重视理性，而且是只重视超越理性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用“什么东西”这个词以前，没有找到合适的名称。如果硬给它起个名字，那就只能用蔷薇、鱼、蜡烛这类象征性的名字。比如我们的帽子。就和我们不戴插上羽毛的帽子，而是戴软胎呢帽、礼帽一样，相信祖先是类人猿，相信幽灵并不存在，相信地球是圆的。如果有人以为这是谎言，想一想日本欢迎爱因斯坦博士或者他

的《相对论》就会明白。那简直是神秘主义的节日，令人费解的庄严的仪式。为什么那么狂热，甚至主办单位《改造》杂志社的领导山本氏也不知道。

于是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就不是斯韦登伯格[①]和伯麦[②]了，实际上是我们文明的人民。同时我们的信念也不再从三越百货店的橱窗里选了。支配我们信念的往往是难以抓住的流行，或者是类似神意的好恶。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满足于西施和龙阳君的祖先也是类人猿的看法。

自由意志与宿命

总而言之，如果相信宿命，为了清除构成罪恶的惩罚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我们对于罪人的态度肯定是宽大的。同时，如果相信自由意志，因而必然产生责任观念，免于良心的麻痹，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态度也肯定会严肃起来。那么，你将按照哪个行事?

我愿恬然回答：应该半相信自由意志，半相信宿命。或者说，半怀疑自由意志，半怀疑宿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是由于我们身负的宿命才娶了我们的妻子么？同时又由于我们托自由意志之福，才没有按妻子的意愿给她买外褂和饰带的么?

不仅自由意志和宿命，神与恶魔，美与丑，勇敢与怯懦，理性与信仰，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处于天平两端者，都必须持此态度。古人把这种态度称作中庸。中庸就是英语的 good sense。我相信，只要不等待 good sense，什么幸福也得不到。如果即使这样也得到了，那全是炎天之下拥炭火，大寒之中挥团扇的硬着头皮忍着的幸福。

小　孩

军人类似小孩子。喜欢摆出一副状如英雄的架势，或者喜欢所谓的光荣，这些，似乎无需多说了。崇尚机械式的训练，重视动物般的勇气，这

---

① Swedenborg Emanue（1688—1772），瑞典哲学家。

② Pöhme Jakob（1575—1624），德国神秘思想家。

是只有在小学校才能看得到的现象。把杀戮全不当回事，更是小孩也不为之的。特别像小孩子之处就是听到吹号和军歌受到鼓舞时，那就不问为什么而战，欣然冲向敌人。

因此，军人所夸耀的东西一定很像小孩子的玩具，皮条穿铁片的铠甲，铁锹形的头盔，不合乎成年人的所好。勋章也是，我实在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军人并没有喝醉却戴着勋章能走路呢?

武　器

正义很像武器。武器是只要花钱，敌人或自己人都能买。正义只要给它加上道理，不论敌人还是自己人，都能买。古来所谓“正义之敌”这一名称，像炮弹一样，你打来我打去。但是，只要不上修辞的当，哪一方是“正义之敌人”，很少有人试图把它弄个明白。

日本工人仅仅因为是日本人，就被指令离开巴拿马。这是反正义的。美国按报纸报道必须说这是“正义的敌人”。中国工人也仅仅因为是中国人，就对他们下令离开千住[①]。这也是反正义的。日本也按照报纸的报道……日本两千年来总是“正义的朋友”。似乎正义从来就没有和日本的利害发生过一次矛盾。

武器本身丝毫没有可怕之处，可怕的是武人的伎俩。正义本身也没有可怕的，可怕的是煽动家的雄辩。武则天不顾天怒人怨，残酷地蹂躏正义。但是李敬业之乱时，当她读了骆宾王的檄文时，仍不免为之失色。“一抔黄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这样的名言，不是天才的政治煽动家是绝对说不出来的。

我每次翻阅历史都不能不想起游就馆。在过去的廊下，于昏暗的光线之中，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正义。类似青龙刀的是儒教所教导的正义，类似骑士长枪的大概是基督教所教导的正义。这里有粗大的棍棒，这大概是社会主义者的正义吧。那里还有带缨穗的长剑，那大概是国家主义者的正义。我看着这些武器，想象许许多多的战斗，不能不心跳加快，但是不论幸与不幸，我从来没有想过拿武器。

---

① 从东京都足立区南部起，到荒川一带的总称。

尊 王

这是十七世纪法兰西的故事。有一天，Duc de Bourgogne 对 Abbé Choisy 说查理六世是个疯子。为了委婉地传达这个意思，该怎样说才好呢？阿贝当下回答说："如果是我，我就这么说，查理六世是个疯子。"阿贝把这个回答列为一生的冒险中的一项，后来他把这事一直引以为豪。

十七世纪的法兰西留下了这类逸话，这足以表明尊王精神很丰富。但是二十世纪日本的尊王精神之丰富，丝毫不劣于当时的法兰西，实在不胜欣幸之至。

创 作

艺术家也许总是有意识地制造他的作品。但是看看作品本身，作品美丑有一半存在着超越艺术家意识的神秘世界。一半？或者也可以说大半。

我们总是莫明其妙地不疏于问，而是疏于答。我们也难免自己主动地把自己的灵魂表露于作品之中。一刀一拜①的古人用意，岂不是很好地说明了对这无意识之境的畏惧么？

创作总是一番冒险。归根结底，除了尽人事而听天命之外，别无他法。

> 少时学语苦难圆，惟道工夫半未全。
> 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赵瓯北《论诗》的七绝，表达了个中心绪。艺术带有难以言喻也难测深度的残酷。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得到钱，也不是愿意从而得到声闻，最后也不是为了甘心受此近乎病态创作热所苦，也许无法鼓起和这阴森森的艺术大力格斗的勇气。

---

① 应为"一刀三拜"或"一刀三礼"。古代雕刻佛像者每刻一刀要行三拜之礼，以表明创作者虔诚之心。

鉴　赏

艺术的鉴赏，有赖于艺术家本人和鉴赏家的合作。也就是鉴赏家以一个作品为课题由他自己试着创作一番，仅此而已。因此，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失掉声誉的作品，一定具备经过种种鉴赏而有此可能的特色。但是使种种鉴赏都达到可能的意思，正如阿南陀尔·法朗士所说，因为某处出现暧昧，怎么解释都未必那么容易。倒很像庐山诸峰一样，具备从种种立足点都能鉴赏的多面性。

古　典

古典作品的作者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死了。

又

我们——或者诸位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死了。

幻灭的艺术家

有一群艺术家住在幻灭的世界。他们不相信爱。也不相信良心。只是像从前的苦行者一样以没有任何东西的沙漠为家。这一点，也许的确值得同情。但是，美妙的海市蜃楼只能出现在沙漠的天空。对于人间万象一概感到幻灭的他们这群人，对于艺术大体说来还没觉得幻灭。不仅没有幻灭感，而是一提到艺术立刻就在空中出现常人不知道的金色之梦。他们确实出乎人们意料，决心等待着这幸福的瞬间。

自　白

彻底自白这种事，并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同时如果自己不自白又什么也表现不出来。

卢梭就是一个很喜欢自白的人。然而从《忏悔录》绝对发现不了他赤裸裸的本人。梅里美是讨厌自自的。但是《高龙巴》里不是隐约地谈他自己么。总而言之，自白文学和其他文学的分界线并非一见便知分晓的。

人　生

致石黑定一君

如果命令没学过游泳的人去游泳，谁都以为这纯粹是强人所难。如果让没有练过跑步的人去跑，同样也被人认为这是不近人情。但是我们从生下以来就接受这种混账命令，和以上所说的一样。

我们在母亲胎内时，难道就学过人生之道了么？然而很快就离开母体，于是立刻走进很大的比赛场地一般走进人生。当然，没有学过游泳的不可能游得像个样子，同样，没练过跑步的跑起来必落于人后。由此可见，我们也不可能毫无创伤就能跻身于人生比赛场上。

不错，世人也许会说："看着前人走过的脚印就行，那里有你们的榜样。"但是，尽管有成百上千的学游泳的学跑步的注意了前人的脚印，也决不可能立刻就能游得好，跑得好。不仅这样，那些游泳者全都喝过水，跑步者没有一个不在比赛场上弄得浑身是土。看吧，甚至那些世界著名运动健将，有哪一个不是得意地微笑之前曾经无数次地哭丧着脸？

人生就和疯子们主办的奥运会极其相似。我们必须边和人生战斗边学习如何和人生战斗。认为这种游戏混账透顶而愤慨的人，趁早走开，走出比赛场地。自杀也是一个好方法。不过，想留在场地的人那就必须无畏创伤，战斗下去。

又

人生很像一盒火柴。特别重视它，那未免糊涂透顶，如果不特别重视它就会危险。

又

人生和缺页很多的书很相似。说这就是一本书，很难。但它毕竟是一部书。

某一自警团员的话

好，各就各位。今晚上的星星给每棵树上撒了清凉的光。小风好像也开始刮起来了。好，躺在这个藤子长椅上吧，点上这根马尼拉雪茄，今晚整个一夜舒舒服服地警戒吧。要是渴了，喝那水壶里的威士忌好啦。还好，我衣袋里还有巧克力棒。

听着，那些高树上过夜的鸟还吵啦。鸟大概不知道这次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吧。不过我们人类早就体验过因为失掉衣食住的方便所带来的痛苦。啊，还不仅仅是衣食住。喝不到一杯柠檬水，只好忍受着这不方便。人这种两条腿的兽实在是可怜的动物。我们失掉了文明，可是最后只好保护恰如风前之烛很不保险的这条命。看吧，鸟睡着了，睡得很安静，尽管它们不知道枕头和鸭绒被。

鸟已经安然入睡。它们的梦比我们平静吧，因为它们只生活于现在，然而我们人类还必须生活于过去和未来。因此也就必须尝悔恨或者忧虑的痛苦。特别是这次的大地震，它给我们的未来投下了很大的阴影。东京已被烧，我们不仅苦于今天的饥饿，而且还受明天的饥饿之苦。幸而鸟不知道这些痛苦，不，不仅是鸟。尝三世之苦的惟独我们人了。

据说小泉八云不愿意当人而愿意当蝴蝶。既然说到蝴蝶，那就不妨看看蚂蚁。如果幸福只是以痛苦少为标准，那么，大概蚂蚁也比我们幸福吧。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有蚂蚁不知道的快乐。也许蚂蚁不知道为破产和

失恋而自杀的倒霉事。但是它们也像我们一样能有值得高兴的希望么？我依然记得，在月光昏暗的废都洛阳，曾经哀怜过连一行李太白的诗都不懂的蚁群！

但是叔本华曾说过："我看哪，哲学就算了吧。反正我们很清楚，我们和那些朝这边爬来的蚂蚁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这一点不错，那么，我们就要更加重视人的所有感情。自然只是冷漠地静观我们的痛苦。我们必须彼此互相怜悯，更不要说互相残杀了。这比谈论如何绞杀对方要容易多了。"

我们必须彼此怜悯，叔本华的厌世观给予我们的教训不就是这个么？

好像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了，星星依旧在我们头上释放凉爽的光。你呀，倒一杯威士忌喝，我躺在这藤椅上啃巧克力棒。

地上乐园

地上乐园的光景往往以诗歌的形式赞颂它。但是很遗憾，我还从来也不记得自己希望住在这类诗人的地上乐园。基督教徒的地上乐园毕竟是无聊的展览画。黄老学者的地上乐园总而言之也不过是索然乏味的中国饭馆而已。更不用说近代的乌托邦了。使威廉·杰姆斯为之战栗的事是谁都记得的。

我梦想的地上乐园不是这样的天然温室。同时也不是学校兼粮食、衣服配给所。只是如果住在这里，双亲在孩子到了成年人之时就得死。其次是男女兄弟即使生下之后成了坏人，但是决不能生浑蛋，因为决不能给大家添麻烦。还有，孩子不问男女，必须按照双亲意志和感情，一天之内要有几次当聋子、哑巴、没出息人和盲目顺从的人。还有，甲的朋友不能比乙的朋友穷，同时，乙的朋友不能比甲的朋友有更多的钱，以彼此夸奖对方为无上的享受。还有……想到这些我看也就可以了。

这并不是我一个的地上乐园。也是普天之下众多的善男善女们的地上乐园。只是古来的诗人、学者在他们的金色瞑想之中没有做过这种光景的梦。之所以没做这样的梦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只要做这光景的梦，就会感到真实的幸福太多太多了。

附记：我的外甥梦想买伦勃朗的肖像画。但是他却没有梦想能够要到十元零花钱。因为这十元零花钱对他来说也是"真实的幸福太多太多了"。

暴　力

人生总是复杂的，把复杂的人生用简单的方法处理，除了暴力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因此，只有石器时代头脑的文明人往往不喜欢论争而是喜欢杀人。

但是，说到底权力也是获得专利权的暴力。为了统治我们人类，暴力也许常常是必要的。或者也许是不必要的。

"像个人样"

我不幸的是没有崇拜"像个人样"的勇气。恰恰相反，事实上常常对于"像个人样"感到应予以轻蔑。但另一个事实又是常常感到喜欢"像个人样"。喜欢？也许不是爱而是怜悯。不过，总而言之，如果不被"像个人样"所动，人世间就要变成难以活下去的精神病院。斯威夫特终于发疯而死，只能说那是当然的结果。

据说斯威夫特发疯前不久，看着只有树梢稍枯的树自言自语地说："我很像那棵树，先从脑袋上完蛋。"我每想起这段逸话就不能不为之战栗。同时我也想到，生来就不是斯威夫特那样脑袋优秀的一代鬼才真是万幸。

柯树之叶

得到完全幸福的，那是只有白痴才能得到的特权。不论多么彻底的乐天主义者，他也不能始终满脸堆笑。如果允许存在真正的乐天主义者，那就只能是怎样才能对幸福绝望。

"在家盛饭用竹盒，旅途就用柯树叶"，歌唱的并不仅仅是行旅之情。我们往往本来是"希望有"什么，然而却总是以"得到了"什么而妥协。学者对于这柯树之叶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美名。我随便采了一张，柯树叶也就是柯树叶罢了。

柯树叶而为柯树叶之叹，从柯树叶力争做竹饭盒来看，确实值得尊

敬。但是比柯树叶终为柯树叶一笑而去无聊吧。不停地反复为自己终生同一之叹，至于既滑稽也不道德。实际上伟大的厌世主义者也不总是愁容满面。即使身患不治之症的莱奥帕尔迪，有时也对苍白失色的蔷薇花报以凄凉的微笑……

附记：不道德是过度的异名。

佛 陀

悉达多悄悄地溜出王城之后，苦苦修行了六年。之所以苦修六年，当然是有感于王城的生活过于奢侈的缘故。其证据就是纳萨莱的木匠的儿子似乎仅仅断食了四十天。

又

悉达多给隐匿者牵着马，悄悄地离开了王城。不过，他的思辩癖屡屡使他陷于忧郁症。这样，溜出王城之后大大喘了一口气的，实际上就是未来的释迦无二佛？还是他的妻子耶输陀罗？也许并不容易判断出来。

又

悉达多经过六年苦苦修行之后，在菩提树下达成正觉。他的成道传说足以说明了物质对精神的支配。他首先洗浴，然后吃了乳糜。最后和传说名为难陀婆罗的牧牛少女谈话。

政治天才

从来以为古来的政治天才就是把民众意志变成他自己的意志。但是实际上正好与此相反，而是政治天才就是把他本人的意志变成民众的意志。至少让人们相信这就是民众的意志。因此，政治天才似乎和演员天才一

样。拿破仑说过："庄严与滑稽仅有一步之差。"这话与其说它是帝王语言，倒不如称之为著名演员的语言更合适。

又

民众是相信大义的。但是政治天才往往把大义看作一文钱不值的东西，只是为了统治民众而必须利用大义这张面具。但是，这张面具用过之后就永远脱不掉了。如果打算强行脱下，那就不论任何政治天才只能死于非命。总而言之，帝王也是甘心情愿地受着王冠的支配。因此，政治天才的悲剧不一定兼具喜剧。比如，类似从前仁和寺的法师戴着大鼎而舞这种《徒然草》[1] 中的喜剧，可能也会有的。

"恋情比死更强有力"

"恋情比死更强有力"，这是莫泊桑小说里的话。但是，比死更强有力的，普天之下当然不只是恋情了。比如，斑疹伤寒的患者因为吃了一块饼干而丧了命，吃东西会丧命，他是明明知道的，然而他却控制不住，由此可见，食欲比死还强而有力。食欲之外还可以举出爱国心，宗教的感动，人道精神，利欲，荣誉心，犯罪的本能，除此之外，比死还强而有力的肯定还有很多。总而言之，所有热烈之情都比死强而有力（当然，对于死的热烈之情属于例外）。而且，恋情即使在以上所说的里面是否特别地比死还强而有力，似乎还不能笼而统之地下结论。乍看起来，容易被看作比死还强而有力的恋情，实际上支配我们的是法兰西人所说的包法利主义。也就是把我们自己空想为传奇中的恋人的《包法利夫人》以来的感伤主义。

---

① 吉田兼好（1283—1350）著。于1324—1331年完成。内容为种种思索性的随想和见闻。全书以243段构成。一向誉为名文之高峰，历来与《枕草子》并列为随笔文学双璧。

地　狱

人生比地狱还地狱。地狱给人的痛苦从不打破既定的法则。比如，受饿鬼之苦的是眼前摆着饭，刚要吃，那饭立刻化为一团火。如此等等而已。但不幸的是人生的痛苦决不这么单纯。摆在眼前的饭，要吃的时候可能起了火，可是也可能很容易地吃下去，吃下去之后可能立刻闹肠炎，也可能消化得很好。这样毫无法则可言的世界并不是谁都能适应。如果我下了地狱，一定把饿鬼道的饭抢过来就吃，就算有针山血池吧，住它两三年之后住惯了，也就不会再感跋涉之苦了。

丑　闻

公众是喜欢丑闻的。白莲事件，有岛事件，武者小路实笃事件，公众对于这些事件感到津津有味，感到无上的满足。那么，公众为什么对于世间的丑闻，特别是对于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的丑闻特别喜欢？格尔蒙是这么回答的：

“当事者好像把他隐秘已久的丑闻理所应当地给自己看了的缘故。”

格尔蒙的回答很对。但未必是全部。连丑闻也搞不起来的普通人们，从各种各样名士的丑闻中，找到为他们的怯懦辩解的绝妙武器，同时也找到为了树立他们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优越地位的绝妙基石。“我可不是白莲女士那么漂亮的美人儿，可是我比她贞节贤淑呢。”“我可不是有岛武郎那样的才子，可是我比有岛了解社会。”“我可不是武者小路氏那样的……”公众这么谈论一通之后，就像猪那样很幸福地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

又

天才的另外一面是很明显地能够引起丑闻的才能。

舆　论

舆论往往成了私刑，私刑又往往是娱乐。用新闻报道代替了手枪就是明证。

又

舆论值得存在的理由，仅仅在于它能够带来蹂躏舆论的趣味。

敌　意

敌意就像凉气一样不必选择。感到适度时是爽快，而且就保持健康来说，对于任何人都是绝对必要的。

乌托邦

之所以不能产生完完全全的乌托邦，大体说来原因如下：如果人性本身不改变，不可能产生完全的乌托邦。如果人性本身改变了，以为完全的乌托邦那种东西，此刻马上就感到它不完全了。

危险思想

所谓危险思想，就是把常识付诸实践的思想。

恶

有艺术气质的青年，比任何人都晚地发现“人的恶”，这是通常如此的。

二宫尊德

我记得小学课本上特别介绍了二宫尊德。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白天和大人一起干农活，夜里打草鞋，和大人一样干活可是却精神百倍地自学。他的事迹，像所有立志成才的传记故事一样，也像所有的通俗小说一样，是一个很容易鼓舞人的故事。我还不足十五岁的时候，对于尊德的志气非常钦佩，同时甚至认为没有生于尊德那样的寒门穷户而是一大不幸……

但是，这个“立志谭”给了尊德以荣誉，然而也使他的父母很不光彩。他们对于尊德的教育丝毫也没有给予帮助，不仅没有帮助，而且随便设置障碍。从做父母的责任而论，应该说这是耻辱，然而我们的父母和教师却天真地把这件事忘个一干二净。尊德的父母又喝酒又赌博，这都无关紧要，问题在于尊德，他无论怎样艰苦，依旧自学不辍。我们的少年要学习尊德的，就是他勇往直前的大志。

我对尊德父母的利己主义简直到了惊叹的地步。不错，对于他们来说，有尊德这样一个既是打杂的仆人又是儿子，肯定是再好不过的了。不仅如此，后来尊德声誉大振，使他的父母大大扬名，又是好上加好的事。但是不足十五岁的我为之感动的同时，也产生了没有生于尊德那样的穷家而认为一大憾事这件事，实际上等于被铁链锁起来的奴隶衷心希望更粗的锁链。

奴 隶

废除奴隶这件事重要的在于废除奴隶的奴隶意识。我们这样的社会如果没有奴隶，即使一天的安全也难以保证。甚至现在的普拉东共和国预想奴隶的存在，未必是偶然的。

又

称暴君为暴君，那肯定是危险的。但是今天除了暴君之外，称奴隶为奴隶也很危险。

悲　剧

所谓悲剧，就是自己把羞于出口的所作所为必须大胆地表现出来。因此，适于万人的悲剧就是发挥排泄作用。

强　弱

强者不怕敌人，然而怕朋友。一击而打倒敌人，自己不感任何痛痒，然而不知不觉中伤了朋友时，立刻如儿女一般感到恐怖。

弱者不怕朋友，然而害怕敌人。因此，到处发现本不存在的敌人。

S·M的智慧

这是朋友S·M对我说的话：

辩证法的功绩——归根到底，不论什么都让它达到糊里糊涂的结论。

少女——不论哪里，总是清冽的浅滩。

提前教育——嗯，那也不错。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智慧的可悲，那是不负责任的。

追忆——地平线远处的风景画。而且即将完成。

少年时代——少年时代的忧郁是对整个宇宙的骄傲。

艰难使汝成玉——如果艰难使汝成玉，那么，日常生活中思虑深沉的男人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玉。

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把未知的世界留下一点。

社　交

所有的社交都自然而然地需要虚伪。如果丝毫不加虚伪，对朋友知己吐露我们的真心实意，面对的即使古代的管鲍之交，也不能不产生破绽。即使管鲍之交的少年时代也好，尽管多少有些不同，我们都曾经憎恶或者

蔑视过我们亲密的朋友或知己。但是可以肯定，即使憎恶，在利害面前也不能不收起它的锋芒。而且，轻蔑越来越多泰然自若地说虚伪的话表达它。因此，为了使我们能和朋友知己交往密切，必须使利害与轻蔑彼此都处理得极为完善。当然，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条件。不然，我们从很久以前就成了很讲礼让的绅士了，世界也从很早以前就出现了黄金时代的和平。

琐　事

为了人生的幸福，必须爱日常的琐事才行。也就是必须爱云的光彩，竹子的摇曳，群雀的喧声，行人的面面相觑，从这些诸般日常琐事之中感到最高的甘露之味。

为了使人生幸福……但是，爱琐事者也必然为琐事所苦。跳出庭前古池之蛙也许带来了百年之愁。芭蕉[①]的一生是享乐的一生，同时也是人所共见的受苦的一生。我们为了莫名其妙的享受而乐，也就必然为莫名其妙的享受而苦。

为了人生的幸福，必须为日常琐事而苦。云的光彩，竹子的摇曳，群雀的喧声，行人的面面相觑……必须在许许多多的日常琐事之中感受下地狱之苦。

神

在所有的神的属性中，最为神同情的就是神不能自杀。

又

我们发现了无数骂倒神的理由。但不幸的是日本人不信值得骂倒的全能的神。

---

① 即松尾芭蕉（1644—1694）。江户前期俳谐诗人。他是第一个赋予俳谐以高度文艺性的人，也是芭蕉风格即“蕉风”的创始者。喜旅游各地，殁于旅舍。为后世留下《俳谐七部集》以及纪行文多种。

民　众

民众是稳健的保守主义者。制度、思想、艺术、宗教……为了让民众全爱，必须使这些带着上一时代的古色。民众艺术家不为民众所爱，未必全是他们的错。

又

发现民众愚昧，未必值得夸耀。但是，发现我们自己也是民众，这无论怎么说都是值得夸耀的。

又

古人把使民众愚昧列为治国大道。最好设法使民众更加愚昧。不然就想方设法使他们能聪明一些。

契诃夫的话

契诃夫在他的手记中论述了男女的差别。他说："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专心于女人的事，男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脱离女人的事。"

不过，契诃夫的话是说男女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地不参与同异性的交流，实际上就是这么个意思。应该说，这是三岁儿童都知道的事。不仅如此，应该提到，这与其说谈的是男女的区别，实际上倒是男女无差别。

服　装

女人的服装至少可以说它是女人本身的一部分。启吉[①]没有陷于诱惑之中，当然是由于他妻子的缘故。不过，诱惑他的女人是借了启吉妻子的衣服。假如那女人不是借他妻子的衣服，也许启吉不会那么轻轻松松地逃出诱惑吧。

处女崇拜

我们为了找个处女做妻子，不知道为此项选择经过了多少次滑稽的失败。现在又已经到告别处女崇拜的好时机了。

又

处女崇拜是事实上得知对方是处女之后才开始的。侧重的不是真诚的感情而是零星的知识。因此，处女崇拜者应该称之为恋爱上的好炫耀学问的人。所有的处女崇拜者任何形式的庄严架势，也许并非偶然。

又

当然对形同处女者的崇拜，和崇拜处女是两码事。把这两码事弄成同义语的人，恐怕是对于女演员的才能估计过低的缘故。

---

① 菊池宽（1888—1948，日本小说家、戏剧家）的《启吉的诱惑》中的人物。

礼 法

据说一位女学生向我的朋友问过这样的事：

“接吻的时候到底是该闭上眼睛呢，还是睁着眼睛？”

所有女学校的课程中，没有关于恋爱的礼法，这一点，我和这个女学生一起深以为憾。

贝原益轩[①]

我还是在小学时代就学习过贝原益轩逸事。益轩乘船时和一个寄食于人而给这家当应门书生的人坐在一起。那书生夸耀才力，滔滔不绝地大谈古今的学艺。但是益轩不加一言，只是安安静静地倾听。这时船泊岸了。船中乘客按习惯分手时互道姓名。这时书生才知道他就是益轩，在一代大儒面前十分忸怩，连忙道歉方才很不礼貌。我所学的逸事就是这个。

当时我从这个逸事之中发现的是谦虚的美德。至少我为此发现而大动了脑筋。然而不幸的是我甚至丝毫也没发现我得到了什么教训。这个逸事现在使我多多少少地感到有趣的只是以下的思考：

1. 始终无言的益轩给予对方侮辱与蔑视是极其辛辣的！
2. 造成为书生之耻而高兴的同船乘客的喝彩，实在庸俗不堪！
3. 益轩毫无所知的新时代的精神，在书生大胆纵谈中得到了多么活泼的鼓舞！

某项辩护

某位新时代评论家本来想表达“猬集”一词的原意，用了“门可罗雀”的成语。这个成语是中国人创造的。并没有什么规定日本人用它的时

① 贝原益轩（1630－1714），江户前期的儒者、教育家、本草学家，名笃信。初习陆、王之学，后来尊奉朱子之学。著有《慎思录》、《大和本草》、《益轩十训》、《女大学》等。

候非得蹈袭中国人的用法不可。如果只要通用，比如“她的微笑好像门可罗雀一般”，这样形容也未尝不可。

如果只要通用——万事都在这不可思议的“通用”上悬着。比如“私小说”不也是这样么？Ich-Roman的意思是用第一人称的小说，并没规定这个“私”是指作家自己。但是日本的“私”小说总是把这个“私”定为作家自己，“私小说”就是作家写自己的小说。不仅如此，有的时候好像作家自己的阅历浅，最后却是用第三人称的小说甚至也称为“私”小说。这当然是无视德国人——或者所有西洋人用法的新例。然而全能的“通用”给予了这个新例的生命。“门可罗雀”这个成语说不定什么时候和这个一样，产生意外的新意。

某评论家并非单单缺乏学识。只是身居潮流之外过于急切寻求新例。这位评论家受到揶揄，总而言之，所有的先觉者都必须常常地甘于薄命。

限　制

凡是天才都受各自难以逾越的某种限制的拘束。发现这种限制会或多或少地感到不是滋味。但是过不多久反而觉得亲切，就像终于认出竹子到底是竹子，常春藤到底是常春藤一个样。

火　星

问火星上有无住民，也就是问我们用五感能够感觉出来的住民有无的问题。但是，生命并不限于具备我们用五感就能感知的条件。如果火星上的住民是具有超越我们五感的存在，他们的一群今晚也许就和使法国梧桐泛黄的秋风到银座来。

Blangui[①] 的梦

宇宙之大是无限的。但是造成宇宙的却是六十几种元素[②]。这些元素的结合不论多到什么程度，毕竟还有个限度。于是，为了从这些元素中创造无限大的宇宙，除了试验各种各样的结合之外，还必须把各种结合无限度地反复进行。由此可见，我们栖息的地球——也是这种结合之一——也仅仅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而已，它之外还有无限的行星。这地球上的拿破仑在马连柯一战大获全胜。但是，也许漂浮于茫茫太虚的其他地球上的拿破仑在同样的马连柯之战中一败涂地……

这就是 67 岁的布朗基梦一般的宇宙观。议论的是非无需多问。只是布朗基在牢狱之中把这个梦写下来的时候，他对于一切革命都绝望了。惟独这件事直到今天仍然长存于我们心底。梦已经从大地上消失，我们为了求得慰藉，必须把这个美梦移到几万亿英里的天上，也就是高悬于宇宙的第二个地球。

庸　才

庸才的作品即使是大作，它一定像没有窗户的房间，对于展望人生毫无用处。

机　智

所谓机智，就是缺三段论法的思想。他们所谓的“思想”，就是缺少思想的三段论法。

---

① 布朗基（1808—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

② 芥川龙之介（1892－1927）生活的时代，门捷列夫（1834－1907）的元素周期表上列出的元素有 60 多种。现在的元素周期表已有 118 种。

又

对机智憎恶的念头，源于人类的疲劳。

政 治 家

政治家在我们外行面前足可夸耀的政治上的知识，只是一些杂七杂八的知识而已。说到底也不过全是一些和某党某位首领戴什么帽子这类没有太大差别的知识而已。

又

所谓“理发师政治家”就是这种没有知识的政治家。但是，若论见识，理发师未必比政治家差。而且从超越利害的热情之丰富来说，他们往往比政治家还高尚。

事　实

不过，杂七杂八实有其事的知识总是为民众所喜爱的。他们最想知道的并非爱是什么这类事，而是克里斯朵夫是不是私生子这类事。

武人修业

我一向以为武人修业是四方剑客聚在一起开展比赛，赖以切磋武艺。但是现在看来，实际上是为了发现普天之下比自己强的不多——读《宫本武藏传》之后。

雨　果

覆盖整个法兰西的一片面包，然而不论怎么想，奶油抹得确实不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充满各种各样的讽刺画。而且这种讽刺画有一大半肯定使恶魔也不能不为之发愁。

福楼拜

福楼拜让我知道还有美好的无聊。

莫泊桑

莫泊桑很像水。但是有的时候也像冰糖。

鲍

鲍在制作狮身人面像之前研究了解剖学。震撼鲍的后代的秘密就藏在此项研究之中。

森鸥外

森鸥外先生毕竟是一位身着军装腰挂指挥刀的希腊人。

某一资本家的逻辑

“艺术家卖艺术，和我卖螃蟹罐头根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艺术家一说到艺术就以为那是天下的宝物。如果照那种艺术家的干法行事，我也应该以六角钱一罐的螃蟹罐头自豪了。不肖行年六十一，我从来还没有像艺术家那样糊涂透顶地自吹自擂过。”

批评学

——致佐佐木茂索君——

有一个天气极好的上午。变成博士的靡菲斯特（即魔鬼）在某大学的讲台上讲批评学的课。这个批评学既不是康德的批判，也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对小说或戏剧如何批评的一门学问。

“诸位同学，我想，我上周讲的你们已经理解了，所以今天更进一步讲一讲‘半肯定论法’。什么是‘半肯定论法’？说起来，望文即可生义，它是对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肯定一半的论法。但是，这‘一半’必须是‘比较坏的一半’。肯定‘比较好的一半’对这个论法就相当危险了。

“比如你把这论法用在日本樱花上试试看。樱花的‘比较好的一半’是颜色形状美丽。但是，为了用这论法，首先不是肯定它‘比较好的一半’，而是必须肯定它那‘比较坏的一半’，即必须肯定樱花的香味。如果万一没有肯定‘比较坏的一面’而是肯定了‘比较好的一面’，那会出现什么破绽呢？‘颜色和形状的确很美，但是毕竟只有这些’。这么说一点也没贬低樱花。

“当然，批评学是怎样对某一部小说或戏剧给以贬低的学问。但是现在已经再没有叙述的必要了。

“那么，这‘比较好的一半’或者‘比较坏的一半’，是以什么为标准区别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必须溯本求源到已经屡屡和大家谈过的价值论。价值，就像自古以来就为大家所公认的一样，它不在作品之中，而是在鉴赏作品的我们的心里。由此可见，‘比较好的一半’或者‘比较坏的一半’，必须以我们的心作标准，有时就以一个时期的民众喜欢什么作标准而予以区别。

“比如说，今天的民众不喜欢日本土生土长的草花。也就是日本土生土长的草花不好。其次是今天的民众喜欢巴西的咖啡，这意思就是巴西的咖啡肯定是好的。某作品艺术价值的‘比较好的一半’或‘比较坏的一半’，当然必须按上述例子区别。

“不用这个标准而用别的什么真、善、美等等作标准，是最滑稽的时代错误。诸位必须把那仿佛发红的麦秆草帽一般的旧时代扔掉。善恶不超过好恶，好恶即善恶，爱憎即善恶，这不仅限于‘半肯定论法’，凡是有志于批评学的诸君绝对不可忘记的法则。

“‘半肯定论法’大致如以上所述，最后提请诸位注意的是‘就这些’这句话。这一句‘就这些’是无论如何非用不可的。第一，既然说了‘就这些’，那就是明确地把‘这些’也就是把那‘比较坏的一半’肯定下来了。同时，第二也就明确地把‘这些’以外的全否定了。我必须提到，这‘就这些’这句话很有一扬一抑之趣。然而更微妙的还在第三，甚至在隐约之间把‘这些’的艺术价值也否定了。当然，虽然说否定了，但是为什么否定，却不作任何说明。只是言外之意的否定，这就是‘就这些’这句话最显著的特色。显而又晦，肯定而又否定，这正是‘就这些’之意也。

“我想，这‘半肯定论法’比‘全否定论法’、‘缘木求鱼论法’比较容易博得信赖。‘全否定论法’、‘缘木求鱼论法’已如上周所述，为了使大家记得扎实，我在这里重复一遍，这就是，对于某一作品的艺术价值，用该作品艺术价值本身予以全部否定的论法。比如，想否定某一悲剧的艺术价值，你就用悲惨、不快、压抑这些词加以责难就很好。同时反过来用缺乏幸福、愉快、轻松这样的话骂它也行。还有一种名为‘缘木求鱼论法’以后将要提到。‘全否定论法’或者‘缘木求鱼论法’，可谓痛快淋漓，但是难免招致偏颇之嫌。至于‘半肯定论法’，简而言之就是对某一作品的艺术价值给予半承认，所以比较容易地使对方容易认为这是公平的看法。

“就便提出演练的题目：佐佐木茂索氏新著《春天的外套》，所以，下周之前对佐佐木氏的作品用‘半肯定论法’对待（这时有一个年轻的听讲生提出：老师，用‘全否定论法’不行么？不行，使用‘全否定论法’至少目前还必须等一等）。佐佐木氏确实是有名望的新进作家，所以我认为还是只用‘半肯定论法’……”

一周之后，发表得分最高的答案如下：

“写得很好。但是，毕竟就这些。”

亲　子

双亲养育孩子是否合适，是个疑问。不错，牛马就是它的母亲养育的。但是，在自然名义之下为这一旧习辩护，确实是做长辈的任性之举。如果在自然的名义之下，任何旧习都能为之辩护，那么，我们首先就得为未开化人种的掠夺结婚辩护。

又

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最没有利己心的爱。但是，没有利己心的爱未必最适合于养育孩子。这种爱给予孩子们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有一大半要么使孩子成为暴君；要么成为弱者。

又

人生悲剧的第一幕是出现亲子关系之后开始的。

又

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双亲重复着这句话："我毕竟是个失败者。但是，我非得让我的孩子成功不可。"

可　能

我们想做的事并不是都能做到，只能做能做到的事。这不仅我们个人如此，我们的社会也如此。恐怕神也没有达到按他的希望创造出这个世界。

穆尔的话

乔治·穆尔的《已经死去的我自己的备忘录》中，夹着这样的话："伟大画家把他署名的地方已经牢牢记住了。而且决不在同一地方署两次名字。"

当然，"决不在同一地方署两次名字"，这是任何画家也不可能的。不过这倒不计较也罢。我感到意外的是"伟大画家把他署名的地方已经牢牢记住了"这句话。东洋的画家从来没有人轻视落款的地方。"要注意落款的地方"，这样说是陈套话。想到穆尔把它还要特别记载下来，不免立刻就感到东西之差了。

大　作

把大作和杰作混同，的确是鉴赏上的物质主义。大作不过是手工费的问题。我对于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的壁画，远不如对六十几岁的伦勃朗自画像喜欢。

我所爱的作品

我所爱的作品，凡是文艺上的作品，毕竟是能够从作品上感到作家其人的。感到人的存在——有头有脑、有心脏、有官能的一个完整的人。然而不幸的是许多作家总是缺某一部分的残疾人（当然，有时对于那伟大的残疾也并不是不佩服）。

看《虹霓关》

不是男人猎获了女人，而是女人猎获了男人。萧在《人与超人》中把这一事实戏剧化了。然而把这种事戏剧化了的并不是由萧开始的。我看了梅兰芳的《虹霓关》，这才知道中国早就有戏剧家注意到这种事了。不仅这个戏，据《戏考》所载，《虹霓关》之外，女人抓住男人这一点上，女

人运用孙吴的兵机与剑戟的故事也有不少，而且早已广为流传。

《董家山》的女主人公金莲，《辕门斩子》的女主人公桂英，《双锁山》的女主人公金定，如此等人全是这样的女杰。至于《马上缘》的女主人公梨花，她不仅把她所爱的青年将军俘获到自己的马上来，还要给他做妻子，那少年将军不答应，就硬逼着他跟她成亲。胡适曾经对我这么说："除了《四进士》之外，我否定整个京剧的价值。"但是这些京剧很有哲学，哲学家胡适面对这个价值，是否多少能够缓解他的雷霆之怒呢?

经　验

全靠经验，就像不考虑消化力而全靠食物一样。同时，全靠饱有经验的能力，又等于不考虑食物而只靠消化力。

阿喀琉斯

据说，希腊英雄阿喀琉斯除脚后跟之外全身都是不死之身。这就是说，为了了解阿喀琉斯，必须了解他的脚后跟。

艺术家的幸福

最幸福的艺术家就是晚年已获声誉的艺术家。按这一思路回忆国木田独步[1]，他不一定是一位不幸的艺术家。

老好人

女人往往不愿意找一个老好人的丈夫。然而男人却总想找老好人做朋友。

---

① 国木田独步（1871—1908），日本小说家、诗人。著有诗集《独步吟》、抒情散文《武藏野》、小说集《独步集》等。

又

老好人最要紧的是像天上的神一样。第一是和他谈有趣的话题合适，第二是跟他大发牢骚合适，第三是有他没他都合适。

罪

“憎恨其罪并不憎恨其人”，这事未必行不通。大多数孩子对于他们父母就实行这一格言。

桃 李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确实是智者的话。本来不是“桃李无言”，实际上是“桃李如果无言”。

伟 大

民众爱人格或者事业的伟大，也愿意被它笼络。但是，面对伟大却是有史以来也没爱过的。

广 告

“侏儒的话”，十二月一期上的“致佐佐木茂索君”，并不贬低佐佐木君，而是嘲讽不肯定佐佐木君的评论家的。把这事当作广告登出来，也许以为轻蔑《文艺春秋》读者的头脑。但是实际上某评论家是认认真真地想贬低佐佐木君。而且我听说追随这位评论家之后的还大有人在。因此我要广而告之。当然，把这事公之于众并非我的本意，说实话，是前辈里见弴先生煽动的结果。希望睹此广告而愤慨的读者对里见先生大加责难可也。——“侏儒的话”的作者。

追加广告

前辈的“广告”中说“对里见先生大加责难可也”，这话当然是我的玩笑话。实际上不加责难也好。我对某评论家所代表的一群天才佩服得不得了，因而平素就多多少少地成了神经质。同上。

再追加广告

前载的“追加广告”中说：“我对某评论家所代表的一群天才佩服得不得了。”这话当然是反话。同上。

艺　术

“画力三百年，书力五百年，文章之力千古无穷”，这是王世贞所说的。但是征诸敦煌的发掘品，书画阅五百年之后似乎依然保持其力量，不仅如此，文章是否千古无穷地保持其力量却是个疑问。观念并不能超然于时间的支配之外。我们的祖先把“神”这个词化为峨冠博带的人物。然而我们把同样的“神”这个词化为长长胡须的西洋人。这类事不只限于神，必须想到在什么事情上都可能发生。

又

我记得曾经看过东洲斋[①]肖。那画中人物把光琳[②]派画法画有水纹的绿色扇面打开放在胸前。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整体彩色效果。但是用放大镜一看，原来那绿色用的是产生绿青的金色。这太美了，使我非常感动。但是

---

① 东洲斋写乐（约1762－1835），日本著名绘画家。

② 即尾形光琳（1658—1719），京都人，江户中期画家。以大胆、华丽的画风闻名于世，因而开创了江户时代一个著名流派。

更使我感动的是写乐用金色表现绿水，因而想到这种变化在文章上也会产生的，写文章时必须想到它才行。

又

艺术也和女人一样，为了看起来最美，必须用足以表现时代精神的氛围或时尚把它包装起来。

又

不仅如此，艺术在空间上也受到局限。为了爱一个国家的人民艺术，那就必须了解那国家的人民生活。在东禅寺遭到日本流浪武士袭击的英国特命全权公使奥尔柯克说，日本音乐只让人感到噪音。他在他写的《在日三年》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正上坡的时候，听到好像美妙歌手在唱歌一般的莺声。日本人说这是莺教给人唱歌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一定是令人吃惊的，因为日本人不知道音乐是人教给的。"（第二卷第二十九章）

天　才

天才和我们相距只有一步之遥。只是为了理解这一步，必须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个超数学。

又

天才和我们相隔仅仅一步。时代相同者往往不理解这一步就是千里。后代又盲目相信这千里就是一步。同时代为此而杀了天才。后代又为此而在天才面前焚香。

又

难以相信民众吝于承认天才。但是那承认方式却往往是滑稽的。

又

天才的悲剧就是他得到了“雅致而舒适的名声”。

又

耶稣：“我虽然吹笛，但是你们不舞。”
他们：“我们虽然舞了，但是你吹得不够好。”

谎　言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把“纯洁的一票”投给不拥护我们利益的人。这个“我们的利益”换成“天下的利益”，那就是全共和制度的谎言。必须想到，仅仅是这个谎言，即使苏维埃统治下也难以消灭。

又

取成为一体的两个观念，仔细琢磨它的接触点就会发现，诸君受到谎言的培养之多实在惊人。形形色色的成语往往因此而成为一个问题。

又

我们给予社会的合理的外观，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很不合理所以外观好像合理。

赌　博

偶然和神战斗的人常常充满神秘的威严。赌博者也不在此例之外。

又

自古以来热衷于赌博的人之中没有厌世主义者，原因是赌博显示了它多么酷似人生。

又

法律之所以禁赌，并不是因为以赌博分配财富的方法之非，而是实际上只是因为它在经济上的浅薄之非。

怀疑主义

怀疑主义也是立足于一种信念之上，怀疑本身就是立足于不怀疑之上的。不错，这也许是矛盾的。但是，怀疑主义同时又是一点也不立足于信念的哲学这一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正　直

如果要求人人必须正直，那就能立刻看到我们有些人谈不上正直。因此，我们为了成为正直的人而不得不担着心。

虚　伪

我认识一个爱撒谎的人。她比谁都幸福。但是因为撒谎的水平特别高，所以说真话的时候别人也以为她是在撒谎。正因为这样，所以她在别人眼中是个悲剧。

又

我也像所有的艺术家那样，撒谎倒是够水平的了。但是和她相比还稍逊一筹。她居然能把去年的谎话记得清清楚楚，仿佛五分钟之前撒过的谎一样。

又

我也知道这是不幸，不过有的时候也得考虑不靠撒谎就无法说的真实。

诸　君

诸君无不害怕为了青年的艺术而堕落。不过请大家放心。像诸君这样的，是不那么容易堕落的。

又

诸君害怕艺术毒害了国民。不过请大家都放心，最低限度地毒害诸君的艺术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对于两千年来的艺术魅力毫无理解的诸君怎么毒害得了？

忍　从

忍从是罗曼蒂克式的卑屈。

企　图

干，未必困难。但是，希望往往是困难的。至少足以把事情干成的希望是这样。

又

不知道他们大小时要看他们完成的事，所以必须看他们即将着手的事。

士　兵

理想的士兵必须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所谓绝对服从，就是绝对不能批评长官。也就是理想的士兵必须首先失去理性。

又

理想的士兵必须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绝对服从就是绝对不负责任。也就是理想的士兵首先必须喜欢不负责任。

军事教育

所谓军事教育，说到底只是接受军事用语的知识。其他的知识或训

练，并不是有待于军事教育之后才能得到。甚至现在的海陆军学校也理所当然地学机械学、物理学、应用化学、外国语等等，即使剑术、柔道、游泳不是也有专家给上课么？而且军事用语和学术用语不同，大部分是通俗用语。由此可见，所谓军事教育事实上应该说是不存在的。既然事实上不存在，当然也就没有利害得失的问题了。

勤俭尚武

再也没有比“勤俭尚武”这样的成语毫无意义的了。尚武是国际性的奢侈。现在的列强不是为了扩充军备大把花钱么？如果“勤俭尚武”不是痴人说梦的话，那么，应该说“勤俭游荡”也可以通用了。

日本人

以为我们日本人两千年来就忠君、孝亲，就像以为猿田彦命①也用发蜡抹头发一样。是不是已经到了把真实的历史事实弄个一清二楚的时候了？

倭　寇

倭寇表明了我们日本人有足以和列强为伍的能力。我们在当盗贼、杀戮、奸淫这些方面，决不落后于那些来寻找“黄金岛”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吉利人。

《徒然草》

我常受到这样的提问：“像《徒然草》这类书，你一定喜欢吧？”其实

① 日本国神之一。古代历史神话中的人物。相传身高七尺余，容貌伟岸。中世纪之后奉为道祖之神。

很遗憾，《徒然草》这类书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读过。实话实说，《徒然草》那么著名，我几乎无法理解，尽管把它收进中学程度的教科书里是方便的。

征　候

恋爱的征候之一就是男人思考过去她爱过几个男人，或者爱过什么样的男人，对于这些已属虚幻的几个人感到漠然的嫉妒。

又

另一个恋爱征候就是能够很敏锐地发现和她面孔相似的人。

恋爱与死

使人想到为恋爱而死，也许有进化论的根据。蜘蛛和蜜蜂交尾一完，雄的立刻被雌的杀死。我看意大利的旅行剧团演的歌剧《卡门》时，觉得卡门的一举一动实在像雌蜂。

替　身

我们为了爱一个女人，往往把她之外的女人当作她的替身。陷于这种窘境，不一定只限于我们受到她的拒绝，我们有时出于怯懦，有时因为美的要求，才为这残酷的安慰而由另一个女人代替。

结　婚

结婚对于调节性欲是有效的。但是对于调节恋爱却是无效的。

又

他二十年代结婚之后，从来没有陷进恋爱关系。俗气到了什么程度！

繁　忙

从恋爱中把我救下来的，不是理性而是繁忙。为了完全投入恋爱，首先必须有时间。想想维特、罗密欧、特里斯坦这些古来的恋人，他们全是闲人。

男　人

男人从来就是工作重于恋爱。如果怀疑这一事实，不妨读一读巴尔扎克的信。巴尔扎克给汉斯卡伯爵夫人的信上说："这封信如果按稿费算，不知道要超过多少法郎。"

举　止

从前出入于我家的比男人还能干的梳头妇人有一个女儿，现在我还记得，那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十二三岁的姑娘。这个梳头妇人纠正女儿举止上的不当，真是严厉极了，甚至动手打她。特别是每当她睡觉离开枕头时，立刻挨打。最近听说那姑娘已经在震灾之前当了艺妓。我听到这话的时候觉得有些可怜，只能付之一笑。不过我想，她当了艺妓也一定严格遵奉母教而注意举止，至少睡觉时头不会离开枕头吧。……

自　由

没有一个人不寻求自由。但这只是外表而已。实际上不论谁的内心深

处都不可能一点的自由也不寻求。其证据便是甚至连杀人也毫不踌躇的无赖不是也扬言为了金瓯无缺的国家把某某杀了么[1]？不过，自由对于我们的行为无任何拘束，也就是说，和神，和道德，或者和社会习惯没有任何连带关系，也不负任何责任。

又

自由像山顶的空气，任何弱者都承受不了。

又

望着自由，就像面对神的面孔一般。

又

自由主义，自由恋爱，自由贸易，不论哪个“自由”，杯里总是混杂着大量的水，而且大多是泥坑里的水。

言行一致

为了博得言行一致的美名，首先必须设法长于自我辩护。

方 便

虽有不欺一人的圣贤，然而却没有不欺天下的圣贤。佛家所说的“善

① 指1923年9月发生的“甘粕正彦事件”。该年9月发生东京大地震。当时任宪兵大尉的甘粕正彦乘震灾混乱之机，将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女三人杀死。这是日本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开端。

巧方便”，说到底不过是精神上的马基亚维利主义[1]而已。

艺术至上主义者

自古以来热烈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大多为艺术上的去势者。就像热烈的国家主义者大多为亡国之民一样；无论任何人，对自身所有之物都毫不可惜。

唯物史观

如果任何小说家都必须立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描写人生，同样，任何诗人就必须立足于哥白尼的地动学说歌颂日月山川。但是，不说“太阳西沉”，而改称“地球旋转了几度几分”，我看这说法就不见得优美。

中　国

萤火虫的幼虫吃蜗牛的时候，它不是把蜗牛一下子杀死，而是为了总吃新鲜肉而使蜗牛麻痹。从我们日本帝国直到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和萤火虫对蜗牛的态度比较起来，毫无区别。

又

今日中国的最大悲剧就在于，无数国家的浪漫主义者之中，即为了“年轻的中国”而能够给以铁一般训练的墨索里尼式的人物，连一个也没有。

---

① 即马基亚维利的政治学说。这个学说的主要思想就是“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主义因其人而得名。

小　说

真正像样子的小说，不仅故事的发展上偶然性较少，恐怕在人生的描写上偶然性也是比较少的。

文　章

重要的不在于文章中某些用词是否辞书里有它，而是必须使语言增加美感。

又

他们都像樗牛[①]那样说“文如其人”，但是似乎内心总是想着“人如其文”。

女人的脸

女人被热情驱遣的时候，她的脸就不可思议地像少女一般。即使一把阳伞也不妨引起她的热情。

世俗的小聪明

救火可不像放火那么容易。这类世俗小聪明的代表者，《贝尔·阿弥》的主人公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他在找恋人的时候居然就想好了离婚的事。

---

① 即高山樗牛，名林次郎（1871—1902），文艺评论家。曾创刊《帝国文学》，后主编《太阳》。文章华丽明快，有著作多种。

又

仅仅是为了处世，热情不足的这类事不去担心也好。相比之下，冷淡不足倒是显而易见的危险。

恒　产

“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两千年前古代的事。然而今天，有恒产者却好像没了恒心。

他　们

我对于他们夫妇没有经过恋爱就搂在一起过日子，实在不胜惊叹之至。但是，不知道他们又是什么原因，像一对恋人一样搂在一起死了，这又是令人不胜惊叹之至。

作家造的语言

“要着的”、“高等游民”、“揭丑家”、“专唱陈词老调”，如此等等这些词句在文坛上传播开来，是从夏目漱石先生开始的。作家造的这些语言，夏目先生以后当然并没有绝迹。久米正雄造的“微苦笑”、“逞强胆怯”等等就是最典型的。还有，“等等、等等、等等”这类写法，就是宇野浩二君造的。我们并不总是有意识地摘下帽子。不仅如此，有时是有意识地像个敌人一样，像个怪物一样，像条狗一样地脱帽。骂某位作家的文章之中出现那位作家造的语言，这也许未必是偶然的。

幼　儿

我们到底为什么喜欢婴幼儿，原因的一半是不必担心被这样幼小的孩子所骗。

又

我们泰然自若地暴露我们的愚昧而不以为耻，大概只有面对年幼无知的孩子们的时候，或者只有面对猫狗的时候。

池大雅[①]

“大雅是个马马虎虎的人，疏于世情，娶其妻玉澜时，居然不知夫妇之道，由此可见其人。”

“大雅娶妻而不知夫妇之道的故事，仿佛其人不食人间烟火，说有趣也够有趣的，但是说他根本没有常识，愚不可及，也未尝不可。”

相信这种传说的人，如这里所引的文章所示，直到今天仍然有艺术家和美术史家相信这一套。大雅娶玉澜当日也许没有交合，但是因此就相信他不知夫妇之道未免荒唐。当然，说这话的人本身性欲强烈，以为既然知道就不可能不交合之理，他对此确信不疑，所以才荒唐地以己之心度人。

---

① 池大雅（1723－1776），江户中期的南画家，京都人，名无名，号九霞山樵、大雅堂、竹居池大雅，私淑清朝人伊孚九。其画风格独特，书法亦佳。为人天真烂漫，轶事奇闻颇多。其妻玉澜也是闻名当世的画家，贤妻之美誉亦高。

荻生徂徕[1]

荻生徂徕以嚼着炒豆大骂古人为心情痛快之事。我相信，他嚼炒豆是为了节省开支，至于他为什么骂古人，一直没弄明白。但是今天细想起来就明白了，骂古人比骂今人好，它不触犯任何活着的人。

小枫树

只是把手放在小枫树的树干上，梢头簇生的嫩芽就像有神经似的颤动不已。植物这种习性让人很不舒服。

蟾蜍

最美的石竹色就是蟾蜍舌头的颜色。

乌鸦

一个雪霁的薄暮，我看见落在邻屋顶上纯蓝色的乌鸦。

作家

做文章最不能缺少的是创作热情。鼓起这种创作热情而必不可少的首先是一定程度的健康。轻视瑞典式体操、菜食主义、复方淀粉酶，对于有志于为文者来说是错误的。

---

① 荻生徂徕（1666—1728），江户中期的儒者，字茂卿，号萱园，江户人。初习朱子学，后倡导古文辞学。门下多名儒。著有《弁道》、《萱园随笔》、《论语征》、《译文筌蹄》、《政谈》、《太平策》、《南留别志》等。

又

有志于为文者，不论他是什么城市的人，他必须在灵魂深处坚持他是一个野蛮人。

又

有志于为文者，以为他自身有耻是罪恶的。如果觉得自身有耻，任何独创的萌芽都不可发生。

又

蜈蚣："你用脚走一走看。"
蝴蝶："嗯，你用翅膀飞一飞看吧。"

又

气韵是作家的后脑勺。作家自己是看不见的。如果硬是要看，他的颈骨非断不可。

又

评论家："你只能写工薪阶层的生活么？"
作家："有过什么都能写的人么？"

又

所有自古以来的天才，都在我们凡人之手够不到的墙上的钉子上挂着帽子。当然，并不是没有脚凳。

又

但是那种脚凳任何一个旧家具铺都有。

又

所有的作家都另有首饰匠的一副面孔，但这不是耻辱。因为所有的首饰匠都另有一副作家的面孔。

又

不仅这些，所有作家都开铺子。

怎么？不卖我的作品？

这个嘛，没人买的时候当然不卖，不卖更好的时候也不卖啦。

又

演员、歌手的幸福就是他们的作品没有剩货。他们不可能没有这么想过。

（李正伦　李菁　李华译）

花 鸟

幸田露伴

世上常常将花与鸟并提，就其可爱之处论者，实不分甲乙。但是，鸟有双翼而能舞，其活动实在讨人喜欢，又会发声以为歌，可给人以极大的愉快。然而，花不像鸟有双翼，没有可爱的活动，不能发声，故不会唱出动听的歌。不过，你要说花不如鸟美丽可爱，我则表示反对，并非如此。没有活动，不会发声，正有着不可言喻的妙趣。我们于没有活动之处，反而获得极大的愉快，于没有声音之处受到极大感动。

无活动之物比有活动之物更具深趣。无声音之物比有声音之物更起感兴。这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人之所以能够感知这种微妙的意趣，是因为人比其它动物更加进化。例如观剧，一部分人喜欢极端的动作和非常激动的感情。而先进一步的人们却不是这样，反而对没有极端的动作、人情味浓厚、举止稳重者感兴趣。色彩亦然。一部分人即未开化的民族，喜欢颜色极艳丽浓厚者。进入高层境界、眼光高尚的人，却喜爱色调和谐而朴素的东西，不喜欢刺激性的东西。与此相同，花的静止与沉默，比起能活动、会发声的鸟来，更能使有心人受到感动。换言之，正是这种静止和沉默，才有着无限的妙味。

人的心意各个不同。看到庭前的花，有的人爱华丽，有的人爱素淡。你如用心凝视，花虽静止无言，其华丽者则使人感到它的活力和奔放；素淡者则向人显现它的静思和修养。看石榴花时，与看莲花，看菊花，看水仙花，自有其迥然各异的感觉，这不都是具有实证性的不争的事实吗?

但是，看那些虽然静止而具活力，虽然无声而似有声的花，没有任何反应。这种人实际上暗愚而不进化，愧耻不如蜂虻。花是无情物，但光是有情物并不能引导人向上。非情一说，不是自古就有吗?

（陈德文译）

一夕观

北村透谷

某日傍晚，我靠窗躺着。那是海的故乡，秋高气爽，众多形象，万千姿态，凛然向我逼来。好似嘲笑我的不真率；好似嘲弄我的局促；又好似在叱责我无力、无能、无辩才、无气性。他对我如此透彻，然而，我系地上一介微物，悟达于他甚难，奈何？

月亮很晚尚未升起，仰视苍穹，无数星宿在我头上熙熙攘攘，顾视我五尺之躯，更顾视我内心隐秘之处。我惊叹于他和我的距离之遥远。不死不朽，与他同在；衰老病死，与我同在；鲜美透凉于他，曲折阻挠于我；对此我不禁感到赧然。此刻，一种悲凉慷慨的情绪猛袭心头。神圣而热切的悲凉慷慨之情浸入我的心灵。叱责者的声音犹如在我的耳边。他责我为何无作为、无言语、无行动。我起身走出茅舍，且仰视且俯视，欲答叱责者。胸中苦闷此刻未能解脱，行行来到秋草深处，忽然，闻得虫声缕缕，其声不绝于耳，如此聆听，心境为之一转，再侧耳细听，又觉胸中郁闷为之豁然。我原先感到的苦闷并非实在。看啊，唧唧虫声犹如悲秋，但它何悲之有？如果你把它的悲凉看作悲凉的话，那我亦感到悲凉。你想它在歌唱吗？那我亦在歌唱。心境一转，无他无我。邈邈乎太空之上恍惚有千百盏灯笼显现。

我迈步置足于水边，雪白的波浪传送万古音响，那苍苍流水留存着不易的颜色。拱手察看苍穹，我之“小我”全然遗弃，飘飘然仿佛超脱好似褴褛之“时间”。

茫茫乎天际，是历史的醇中之醇。荷马在世之时，柏拉图在世之时，那北斗辉耀与今日一般，放射出不灭的光辉。那光辉照射着他，同样也阐发着他。是的，虽然人间的历史记载着许多梦想家，但无涯的历史，作为巨大的现实从太古至今存留着。人类把他视如幽奥加以畏惧，但巨大的现实作为现实自太古至今留存着。人类或称之为现实或称之为梦想，好像这

些是不可调和的要素，为之争吵不休，但天地的幽奥依然作为伟大的现实留存着。

我自问自答，且以安静的心情回到自己茅舍。我所仰视的群星还未离开我的念头，我想静静地剪灯读书，但我心中仍念着他。我所想要读懂的书就在于他。广漠的太空犹如演播思想的历史书页一样。在他那里有荷马、有莎士比亚，有犹如彗星般扰乱星系的拜伦、保尔蒂亚之徒，还有流星飞溅般消逝的泛泛的文坛小星。啊，悠悠天地，无穷无尽的天地，巨大的历史的一页，对此我不禁茫然许久。

（瞿麦译）

月　夜

樋口一叶

丛云，有一些好，没有亦好。月如磨镜，明光之下，闻尺八[①]之音。若善吹，则良多趣味。三味线[②]亦同。琴声越西片町墙垣而来。吾欲见对月弹琴之人，其景当如传奇一般美好。亲友分离之月，不足以慰人心。千里之思，远别之念，此时之月惟可钦慕。假此以为镜，映现离人之身影，做飘渺之想。小庭池水，月影摇曳，如人絮语。待近栏杆，久凝视之，初泛于表，渐进底里。欲探池深深几许耶？遂疑其月乃深居池底之物也。良久，仰望苍穹，天上之月，水底之影，孰真孰幻，未可思之。恍惚之际，遂于盆景中取一石，悄然投水，见细波粼粼，月影荡荡。见此惝恍之景，遂想起侄儿幼时往事。阿嫂平日做何事，儿亦效之。某日，儿将砚携出，曰：吾欲破池中月影矣。猝然投砚于水。此乃亡兄传家之宝，珍爱非常。今日出此事，犹如己之罪也。众议挖池寻砚，未果。清晨，月归于天，余波在池，砚将何为？夜夜等待月光照耀，殊可哀怜。可喜者，月夜来访，皆为疏客，寻常之友，随意往还。男客故可喜，若有女客则更可庆也，纵然本人不便出行，亦可传书通音信。歌咏之癖实可憎，然此良夜，倘有一语动人，则当为友。路上卖卜之声、火车之笛渐去渐远。遂觉神魂飘忽，不知去处。

（陈德文译）

---

① 日式竖笛，长约一尺八寸（约合 55 厘米），前四孔，后一孔。

② 日式三弦琴，为俗曲和讲唱艺术伴奏的乐器。

面对自然的五分钟

德富芦花

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请有心人看一看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午前六时过后，就站在逗子的海滨眺望吧。眼前是水雾浩荡的相模滩。滩的尽头，沿水平线可以看到微暗的蓝色。若在北端望不见相同蓝色的富士，那你也许不知道它正潜隐于足柄、箱根、伊豆等群山的一抹蓝色之中呢。

海，山，仍在沉睡。

惟有一抹蔷薇色的光，低低浮在富士峰颠，左右横斜着。忍着寒冷，再站着看一会吧。你会看到这蔷薇色的光，一秒一秒，沿着富士之巅向下爬动。一丈，五尺，三尺，一尺，而至于一寸。

富士这才从熟睡中醒来。

它现在醒了。看吧，山峰东面的一角，变成蔷薇色了。

看吧，请不要眨一下眼睛。富士山巅的红霞，眼看将富士黎明前的暗影驱赶下来了。一分——两分——肩头——胸前。看吧，那伫立于天边的珊瑚般的富士，那桃红溢香的雪肤，整座山变得玲珑剔透了。

富士于薄红中醒来。请将眼睛下移。红霞早已罩在最北面的大山顶上了。接着，很快波及到足柄山，又转移到箱根山。看吧，黎明正脚步匆匆追赶着黑夜。红追而蓝奔，伊豆的连山早已一派桃红。

当黎明红色的脚步越过伊豆山脉南端的天城山的时候，请把你的眼睛转回富士山下吧。你会看到紫色的江之岛一带，忽而有两三点金帆，闪闪烁烁。

海已经醒了。

你若伫立良久仍然毫无倦意，那就再看看江之岛对面的腰越岬赫然苏醒的情景吧。接着再看看小坪岬。还可以再站一会儿，当面前映着你颀长的身影的时候，你会看到相模滩水汽渐收，海光一碧，波明如镜。此时，抬眼仰望，群山退了红妆，天由鹅黄变成淡蓝。白雪富士，高倚晴空。

啊，请有心人看一看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大 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们面对河川的感情，确乎尽为这两句话所道破。诗人千百言，终不及夫子这句口头语。

海确乎宽大，静寂时如慈母的胸怀。一旦震怒，令人想起上帝的怒气。然而，"大江流日夜"的气势及意味，在海里却是见不着的。

不妨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看一看那泱泱的河水，无声无息，静静地，无限流淌的情景吧。"逝者如斯夫"，想想那从亿万年之前一直到亿万年之后，源源不绝，永远奔流的河水吧。啊，白帆眼见着驶来了……从面前过去了……走远了……望不见了。所谓的罗马大帝国不是这样流过的吗？啊，竹叶漂来了，倏忽一闪，早已望不见了。亚历山大，拿破仑翁，尽皆如此。他们今何在哉？溶溶流淌着的惟有这河水。

我想，站在大河之畔，要比站在大海之滨更能感受到"永远"二字的涵义。

利根秋晓

昔年秋十一月初旬，下榻于利根河左岸一个名叫息栖的地方。这里是利根河的主流同北利根北浦的末流汇合之处。河面宽阔，距离对岸的小见川约有八里。客舍濒临水边，夜半惊醒，但闻枕畔橹声轧轧而过。

黎明即起，众客仍在熟睡。悄悄打开房门来到河边。这里堆满了木柴，拂去霜花坐在上面。夜色微暗，天空和河面茫茫然呈铅灰色。背后昏黑的小屋内，雄鸡高唱以报晓。片刻，对面小见川亦传来隐隐鸡鸣。大河

两岸，鸡声相呼，实在有趣。查尔西亚的贤人和康科德的先哲①，就是这样隔着大西洋互相呼唤的吗？在我眼里，晨光仿佛由两岸的鸡声之间涌上河面来了。不一会儿，小见川上空变成一片蔷薇色。再一看，河面漂荡着薄红，水雾蒙蒙升起。一切都那样迅疾，甚至不留瞬间的余裕。黑夜向河下游流去，曙光充溢着四方。鸡鸣不已。天空和河水的蔷薇色少有消退。忽然，一道明晃晃的光芒流过水面，令人目眩。回头一看，旭日杲杲，刚刚离开息栖宫城内树林的梢顶。一只飞离林梢的乌鸦，驮着朝阳，宛如报告黎明到来的神使，凛然搏击着清晨的大气，向小见川方向飞去。小见川依然在碧碧的朝雾里酣眠。

对岸尚在沉睡，而这边的村庄已经醒来。身后的茅舍升起了炊烟。家鸭出栏，足迹印在霜地上，呷呷鸣叫着，踏碎朝日，扑向水里。小鸟在河边杨树的枝头上啼啭。

早起的村人，口吐着白气来到河边，掬河水漱口，洗脸，然后合掌向遥远的筑波方向膜拜。

啊，这里确实是个极好的礼拜堂。我想。

上州②的山

织机的声响，缫丝的烟霭，桑树的海洋。这上面高耸着赤城、榛名、妙义、碓冰诸山。远处有浅间、甲斐、秩父的连山，日光、足尾的连山，越后境的连山，或奇峭，或雄伟。根植于地，头顶于天，堂堂而立。

走不尽无边无际的桑原的道路。抬头仰望，这些山峰总是泰然自若地昂着头颅。

那些厕身于日常龌龊的生活之中，而心境却挺然向着无穷天际的伟人们，确乎也是如此吧。

自己每到上州，总觉得群山在向我如此低语。

---

① “查尔西亚的贤人”指英国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卡拉尔（Thomrs Carlyle 1795—1881），著有《衣裳哲学》、《英雄及英雄崇拜》、《法国革命史》等。查尔西亚是伦敦西南部的一个自治区。“康科德的先哲”指美国超绝对主义思想家艾马逊（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著有《自然论》、《代表人物论》等。康科德是位于波士顿西北部的小城。

② 群马县旧称。

空山流水

某年秋，十月末。我坐在盐原帚川的支流鹿股川畔的石头上。昨夜，秋风劲吹，红叶大抵散落，河床一片艳红。左右两侧皆是高耸的山峰。夹着一带细长的青空，仿佛天上也有一条河流过似的。时值秋末，河水瘦缩。近乎干涸的细流，打乱石中间穿行。河床蜿蜒于高山深谷之间，曲折而下。远处可以看到流水的尽头。恰巧有一座高山当河而立，堵塞了河水的通路。远远望去，仿佛河水已被山峰吸入体内，又好像这山极力抱住水流，规劝道:“就停在这儿吧，流进村庄有什么好？停下吧，停下吧。”

然而，河水依然流过河底的碎石，钻进红叶厚积的栅栏，高唱着歌儿向前奔去。坐在石头上，用心倾听，有一种声音！松风。这无人弹奏的鸣琴般的声音，拿什么比喻它好呢？身子坐在石头上，心儿却追思着流水的行止。远了，远了，远了——啊，依然隐约可闻。

至今，夜半梦醒，潜心聆听，似乎从远处仍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大海日出

撼枕的涛声将我从梦中惊醒，遂起身打开房门。此时正是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清晨，我正在铫子的水明楼之上，楼下就是太平洋。

凌晨四时过后，海上仍然一片昏黑。只有澎湃的涛声。遥望东方，沿水平线露出一带鱼肚白。再上面是湛蓝的天空，挂着一弯金弓般的月亮，光洁清雅，仿佛在镇守东瀛。左首伸出黑黝黝的犬吠岬。岬角尖端灯塔上的旋转灯，在陆海之间不停地划出一轮轮白色的光环。

一会儿，晓风凛冽，掠过青黑色的大海。夜幕从东方次第揭开。微明的晨光，踏着青白的波涛由远而近。海浪拍击着黑色的矶岸，越来越清晰可辨。举目仰望，那晓月不知何时由一弯金弓化为一弯银弓。蒙蒙东天也次第染上了清澄的黄色。银白的浪花和黝黑的波谷在浩渺的大海上明灭。夜梦犹在海上徘徊，而东边的天空已睁开眼睫。太平洋的黑夜就要消逝了。

这时，曙光如鲜花绽放，如水波四散。天空、海面，一派光明。海水渐渐泛白，东方天际越发呈现出黄色。晓月、灯塔自然地黯淡下来，最后

再也寻不着了。此时，一队候鸟宛如太阳的使者掠过大海。万顷波涛尽皆企望着东方，发出一种期待的喧闹——无形之声充满四方。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眼看着东方迸射出金光。忽然，海边浮出了一点猩红，多么迅速，使人无暇想到这是日出。屏息注视，霎时，海神高擎手臂。只见红点出水，渐次化作金线、金梳、金蹄。随后，旋即一摇，摆脱了水面。红日出海，霞光万斛，朝阳喷彩，千里熔金。大洋之上，长蛇飞动、直奔眼底。面前的矶岸顾时卷起两丈多高的金色雪浪。

相模滩落日

秋冬之风完全停息，傍晚的天空万里无云。伫立遥远伊豆山上的落日，使人难以想到，世上竟还有这么多平和的景象。

落日由衔山到全然沉入地表，需要三分钟。

太阳刚刚西斜时，富士、相豆的一带连山，轻烟迷蒙。太阳即所谓白日，银光灿灿，令人目眩。群山也眯细了眼睛。

太阳越发西斜了。富士和相豆的群山次第变成紫色。

太阳更加西斜了。富士和相豆的群山紫色的肌肤上染了一层金烟。

此时，站在海滨远望，落日流过海面，直达我的足下。海上的船只尽皆放射出金光。逗子滨海一带的山峦、沙滩、人家、松林、行人，还有翻转的竹篓，散落的草屑，无不现出火红的颜色。

在风平浪静的黄昏观看落日，大有守侍圣哲临终之感。庄严之极，平和之至。纵然一个凡夫俗子，也会感到已将身子包裹于灵光之中，肉体消融，只留下灵魂端然伫立于永恒的海滨之上。

有物。幽然浸乎心中，言“喜”则过之，言“哀”则未及。

落日渐沉，接近伊豆山巅。相豆山忽而变成孔雀蓝，惟有富士山头于绛紫中依然闪着金光。

伊豆山已经衔住落日。太阳落一分，浮在海面上的霞光就后退八里。夕阳从容不迫地一寸又一寸，一分又一分，顾盼着行将离别的世界，悠悠然沉落下去。

终于剩下最后一分了。它猛然一沉，变成一弯秀眉，眉又变成线，线又变成点——倏忽化作乌有。

举目仰视，世界没有了太阳。光明消逝，海山苍茫，万物忧戚。

太阳沉没了。忽然，余光上射，万箭齐发。遥望西天，一片金黄。伟人故去皆如是矣。

日落之后，富士蒙上一层青色。不一会儿，西天的金色化作朱红，继而转为灰白，最后变得青碧一色。相模滩上空，明星荧荧。它们是太阳的遗孽，看起来仿佛在昭示着明天的日出。

杂 木 林

东京西郊，直到多摩河一带，有一些丘陵和山谷。谷底有几条道路。登这座丘陵，曲曲折折地上去。山谷有的地方开辟成水田，有小河流过，河上偶尔可以看到水车。丘陵多被拓成了旱地，到处残留着一块块杂木林。我爱这些杂木林。

树木中，楢、栎、榛、栗、栌，居多。大树稀少，多半是从砍伐的木墩上簇生的幼树。树下的草地收拾得干干净净。赤松、黑松等名贵树木，高高而立，翠盖挺秀，遮掩着碧空。

下霜时节，收获萝卜。一林黄叶锦，不羡枫林红。

木叶尽脱，寒林千万枝，簇簇刺寒空。好景致！日落烟满地，空中的林梢变成淡紫色，月大如盆，尤为好景致！

春来了，淡褐、淡绿、淡红、淡紫、嫩黄等柔和之色消尽了。树木长出了新芽。正是樱花独自狂傲争春的时节。

绿叶扶疏时期，请到这林中看一看吧。片片树叶搪着日影。绿玉、碧玉在头上织成翠盖。自己的脸孔也变得碧青了，倘若假寐片刻，那梦也许是绿的。

秋蘑长出的时节，林子周围的胡枝子和芒草抽穗了。女郎花和萱草遍生于树林之中。大自然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百草园。

有月好，无月亦好。风清露冷之夜，就在这林子边上走一走吧。听一听松虫、铃虫、蟋虫、纺织娘等的鸣叫。百虫唧唧，如秋雨洒遍大地。要是亲手编一只收养秋虫的笼子倒也有趣得很。

檐 沟

雨后。庭院里樱花零落，其状如雪，片片点点，飘浮在檐沟里。

莫道檐沟清浅，却把整个碧空抱在怀里。

莫道檐沟窄小，蓝天映照其中，落花点点飘浮。从这里可以窥见樱树的倒影，可以看到水底泥土的颜色。三只白鸡走来，红冠摇荡，俯啄仰饮。它们的影子也映在水里。嘻嘻相欢，怡然共栖。

相形之下，人类赤子的世界又是多么褊狭。

春天的悲哀

野外漫步，仰望迷离的天空，闻着花草的清香，倾听流水缓缓歌唱。暖风拂拂，迎面吹来。忽然，心中泛起难堪的怀恋之情。刚想捕捉，旋即消泯。

我的灵魂不能不仰慕那遥远的天国。

自然界的春天宛若慈母。人同自然融合一体，投身在自然的怀抱里，哀怨有限的人生，仰慕无限的永恒。就是说，一旦投入慈母的胸怀，便会产生一种近乎撒娇的悲哀。

自 然 之 声

（一）高根风雨

今年五月中旬，我在耸立于伊香保西边的高根山峰顶，藉草而坐。

前面，大壑赫然张开巨口。隔着这条沟壑，左首耸立着榛名富士，右首耸立着乌帽子岳。两山之间，夹峙着榛名湖，水窄如一幅白练。湖的对面，扫部岳和鬓栉岳等高山临水而立，将湖面映衬得更加低平。乌帽子岳右面是信越境的群山，雪光灿灿，如波涛绵亘于天际。

近处诸山，呈现出一派绛紫色的肌肤。其间，屹然耸立于大壑之旁、嵯峨挺拔的乌帽子岳，山头皆由峭立的碧石织成。山肌历经风雨霜雪的剥蚀，形成条条皱沟。适值五月中旬，春天来到了山中。山表和山腹的皱沟里长满了袍类植物，青叶如织，恰似几条青龙蜿蜒下山而来。又像饱涨的绿瀑，从榛名富士山麓跌落下来，汇成绿色的流水，一齐奔注到右边的大壑之中。壑底立即腾起几座小山，掀起绿色的余波。

时候正是午后二时许。空气凝重，闷热。西边天空露出古铜色。满眼青山，沉沉无声。吓人的寂静充盈着山谷。

坐了片刻，乌帽子岳上空，浓云翻卷，色如泼墨。不知从何处传来了

殷殷雷鸣，为即将袭来的暴风雨敲响了进攻的鼓点。顿时，空气沉滞，满目山色变得忧戚而昏暗。忽然，一阵冷风，飒然拂面。湖水声、雨声、摇撼千山万谷的树木枝条的声音，在山谷里骚然而起，弥漫天地。山岳同风雨激战，矢石交飞，杀声震耳。

抬眼远望，乌帽子岳以西诸山，云雾蒙蒙，一片灰蓝。这里正当风刀雨剑，激战方酣之时，国境边上的群山，雪光鲜亮，倚天踞地，岿然矗立。中军、殿军排列二十余里，仿佛等待着风雨的来袭。宛如滑铁卢[①]的英军布阵，沉郁悲壮。使人感到，处处浸满大自然的雄奇的威力。大壑上面，突现着一棵古老的枹树，一只枭鸟兀立枝头，频频鸣叫。

已而，雷声大作。云在我的头上黑黑地遮蔽着。风飒飒震撼着山壑。豆大的雨滴，一点——两点——千万点，噼噼啪啪落下来。

蓦然间，我冲出风雨雷电的重围，直向山口的茶馆飞跑而去。

(二) 碓冰流水

为探寻秋的踪迹，某年秋季的一日，我独自从轻井泽出发，沿古道而行。距碓冰山峰四里之遥，红叶已经散尽。落木寒山，翠松几点。萧散之致，可画可歌。

再向下走，满山皆是枯萎的芒草。不由感到“秋老群山亦白头”了。这时，浅间山顿时阴暗下来了。山脚日影明丽，而山头却点点滴滴，秋雨落到了帽子上。我一边走一边吟诵：“时雨霏霏下，独行萱草山。”一阵秋雨，遍山芒草沙沙作响，声如人语。举伞伫立片刻，阵雨戛然停歇，只剩下一片静寂，周围仿佛空无一物。“山中人自正。”这话说得有理。正当我心清如水的时候，不知打何处传来清越的响声，萧萧而起，飒飒满山。啊，这就是远处碓冰河的流水穿过谷底的声音吧。

栗

栗为野人。栗树的皮和叶粗糙无光。它是那样木讷迟钝，那样厌恶巧言令色。它有带刺的外壳，厚厚的保护层，还有苦涩的嫩皮，把甘美的肉

---

① waterloo：位于比利时中部。1815年，英普联军在英将惠灵顿指挥下，击破拿破仑。

埋藏得深深的。真是太过分了。然而我却爱栗树。

在我住了两年多的寓所院内，长着许多栗树。每逢初夏，郁郁青青的树梢缀满一串串花朵，同蓝天相辉映。花的形状和颜色酷似海军将士的肩章。转眼间便委弃于地。夏天，栗树黝黑的树梢轻轻摩挲着布满繁星的夜空，微微颤动着，使人顿生凉意。

水井旁边有一株栗树。初冬时节，硕大的叶子干枯了，零落地面，聚成一堆。我时常天不明就起床，仰望挂在疏枝上的残月。

盐原山深山探秋时节，来到长满芒草的山腰。我看到合抱粗的大栗树，根部被烧荒的野火烤焦了一半，形成了空洞。然而，令人高兴的是，它们这里八九棵，那里十五六棵，高高挺立在山麓之上，向四方伸展着枝条。树上缀着金黄的叶子。

走在山路上，草鞋不时踩在带刺的圆球上，令人嫉羡。我吟诵着“落叶满空山”的诗句，一个人在深山踽踽而行。有时看到栗子的外壳自动爆开，果实掉落地上。我听到了“闲寂”本身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

寂然法师在歌中唱道：“大原乡间居，山深巅峰连，毛栗落纷纷，寂寂满庭院。”

梅

古寺，梅树三两株。有月，景色愈佳。

某年二月，由小田原游汤本，谒早云寺。此时，夕阳落于函岭，一鸦掠空，群山苍苍，暮色溟溟。寺内无人。惟有梅花两三株，状如飞雪，立于黄昏之中。徘徊良久，仰望天空，古钟楼上，夕月一弯，淡若清梦。

风

雨，能给人以慰藉，能医治人的心灵，使人的性情变得平和。真正给人哀愁的，不是雨，而是风。

随处飘然而来，随处飘然而去。不详其初起，不知其终结，萧萧而过，令人肠断。风是已逝人生的声音。“人”不知风打哪里来，又向哪里去，闻此声而伤悲。

古人已经说过：“夏秋夕昏寒凉气，皆自飒飒风里来。”

自然之色

（一）春雨后的上州

自伊香保出发时，雨点敲击着伞顶，等到了涩川，雨住了。渡过混浊的利根河，顺着前桥的方向走了四里路光景。这时，乌云向北飞卷而去。正午的阳光，如喜雨普降大地。

雨后，万物沐浴在阳光里，色彩明丽。茂密的桑园宛如浩渺无边的大海。经雨水一番冲洗，片片桑叶沾满了露珠，呼吸着阳光，喷吐着金绿的火焰，摇曳闪灼。桑园之间的田野里，大麦、小麦荡起银白色的波浪。远近村庄，树木一派新绿，翠影映碧。五月的鲤鱼旗①，红白相间，远远近近，随风飘舞。其间，你可以看到，妙义、榛名、小野子、子持诸山，披着纯碧的霞光，若隐若现。你可以看到群峰之中，越路山上的皎皎白雪。这一带人家的屋顶上，大都种着菖蒲。适逢五月上旬，一簇簇菖蒲，紫花绿叶，浓淡有致。使人不由想起，那茅舍倒成了簪花女郎。一阵凉风吹来，桑树的嫩叶欣喜地摆弄着身子，毫无遗憾地抖掉那金刚石一般的水滴。人家屋顶上的菖蒲花轻轻抚摩着青碧的天空，频频颔首致意。先前堆积在天空一隅的云，不知何时消融了，散开了，流走了。而今，你看，那经风梳理过的两三条羊毛般的云絮，浮动着，飘舞着，它们也是一边流散，一边消失。多么叫人心醉的景致。听，那拂露采桑的少女唱着歌，歌声在田野里回荡。

我想，上州平原的这些景色是最平凡不过的了。

（二）八汐之花

离开马返的时候，雨潇潇而下，不久即止。春云绵绵，随处舒卷。偶尔露出青紫的天空，给人一种无可名状的温馨之感。

道路渐入深泽峡。大谷川的河水妙不可言。大谷川——与其说是河，不如说是连绵的飞瀑。冰消雪解后的清冷之水，流到此处又复成为原来的冰雪，由一条山峡折向另一条山峡，由一块岩石飞向另一块岩石，奔流直

---

① 五月五日为男孩子节，升绘有鲤鱼形状的彩旗以示庆祝。

下。一旦跃起，雪浪四溅，飞沫捕捉住阳光，金光紫影，交相辉映。忽而跌落下来，宛转上涌，冷艳清美，且带着无可形容的青绿色。此等色彩惟眼睛可见，而心已不可思，更无法说出它的状态了，我只有兀立岩头，徒然感叹于流水之美了。

眼见脚下流水之美，且不可忘记头顶上的八汐之花开得正盛呢。

这是一种浓于樱花、淡于蔷薇的红花。它与鲜嫩的绿叶相邻接，映衬着灰色的枯树。有的簇立峰顶，衬托着春空；有的一树斜倚岩头。打着朵儿的是深红色，稍稍开放的是浅红色。漫江遍野，一片明丽。八汐之美实在一言难尽呢。时而从男体山峰顶降下一块浮云，如大鹏的羽翼掠过高山深谷。每当这时，光和影互相追逐。云影进入对面的花丛，像轻烟一般淡化开来。而这边的花丛，在日光的照耀下，一树鲜亮，不时翕动着片片红唇。

云朵打空中飞过。山、水、花，时而暴露在阳光之下，时而进入云影之内。或欢笑，或沉郁，极尽变化之妙。

（三）相模滩夕照

太阳穿过云层，昏蒙蒙落在小坪山上。富士东北，只剩下一抹朱黄色的残曛。其余呢，阴郁的紫褐色的云影布满天空，不值一观。

伫立河边，俯首垂钓。忽觉水面次第明亮起来，像是哪里燃起大火，四周逐渐出现了奇异的光明，宛若落日的余晖重返大地。举头一看，富士东北那一抹朱黄色的残曛，像着了魔一般，赫赫然顿时燃烧起来。

啊，那些慨叹无计招回落日的人们呵，你看，行将落山的太阳，眼看着就要返回正午了。天边燃烧着的朱黄色的火焰，逐渐扩展到整个西天。一秒又一秒，一分又一分，照耀着，照耀着，仿佛已经达到了极点。天空剧烈燃烧，像石榴花般明丽的火焰，烧遍了天空、大地、海洋。山野红了，房屋红了。站在门口观望落照的邻家老翁，面如赤鬼。惟有我，为自己没有被这火红的落照烧烂脸面和手脚而惊诧不已。

云被烧得消散了。富士诸山尽带绛紫色。

抬眼仰望，西天宛如半面硕大的军旗。日轮以富士为中心，一道道金光，由细变粗地放射开来，闪着强烈的石榴花的颜色。数十条巨大的光流从地平线直射天心。恰似地心里失了火，巨大的烈焰向着天心冲腾而起，光焰烛天。大海也仿佛燃烧起来，无数的水族生物也许会受惊而死。

过了十分钟光景，满天的黄焰燃烧成了一片血红色，鬼气森森而袭人。又过了五分钟，血红色变成黯淡的黑红色。看着看着，光焰渐渐消退，一场梦醒，天地俄然变得幽暗起来。

山百合

后山山腹长满了葱茏茂密的萱草。中间点缀着一两棵山百合。白花初放，犹如暗夜的明星。转眼之间，很快开满山麓，含笑迎风。而今，这花比午夜的星星还多。

登山访花，花儿藏在深深的茅草丛里，不易发现。

归来站在自家庭院里眺望，百花含笑，要比茅草秀美得多。

朝露满山，花也沉沉欲睡了。

黄昏的风轻轻吹拂，满山茅草漾起了青波。花在波里漂浮，宛若摇曳在水里的藻花。

太阳落了，山间昏暗起来，只剩下点点白花，显得有些惨淡。

又

住在东京的时候，曾经就百合做过如下的记载：

"早晨听到门外传来卖花翁的声音，出去一看，只见他担着夏菊、吾妻菊等黄紫相间的花儿，中间杂着两三枝百合。随即全部买下，插入瓷瓶，置于我的书桌之右。清香满室。有时于蟹行鸟迹之中倦怠了，移目对此君，神思转而飞向青山深处。"

夏季的花中，我最爱牵牛和百合。百合之中尤其爱白百合和山百合。编制百花谱的许六①翁，一口咬定百合为俗物。然而，浓妆艳抹的红百合，又怎能包括清幽绝伦的白百合呢？不要把我当作似是而非的风流人物吧。身处于人如云事如雨的帝都的中央，处于忙里更忙、急中更急的境遇的中央，心境时常记挂着春芜秋野之外的事物。对于一个不事农桑的人来说，买花钱就是我的活命钱。

我自从买下这瓶百合花，白天作为案旁密友，夜里拿到中庭，任凭星月照耀，夜露洗涤。早晨起来打开挡雨窗，首先映入眼帘的即是此君。一夜之间，减少了几个蓓蕾，增添了几朵鲜花。我从井里打来新水浇灌。水喷洒着花叶，带着粒粒露珠，随后放置于回廊之上。绿叶淋水，青翠欲

---

① 森川许六（1656—1715），江户中期俳句诗人。"蕉门十哲"之一。他还长于画技，著有《韵塞》、《篇突》、《风俗文选》等书。

流，新花初放，不含纤尘。日复一日，今天蓓蕾，明朝鲜花。今日残花，为昨天所开。热热闹闹开上一阵随即衰落，花座渐次向梢头转移。看吧，六千年世界的变迁，从这枝百合花的盛衰上也可表现出来。

对花沉思，想起了游房州的那个时候。夏还是浅浅的。我没有人相伴，时常一个人孤独地登上海边的山岭。镜之浦平滑如明镜，浮着一两点小船。矶山的绿色同海色相映照。四处阒无人声，只有阳光充溢天地。矶山渐次没入海面的部分，略显秃兀，露出了岩石的肌肤。坐在这座山岩之上，白日亦可入梦。这时，一阵香风悄然而过，回头一看，一枝百合正立于我的背后。

对花沉思，想起了游相州山的那个时候。这地方即使一抔黄土也包含着历史。在倚山茅屋旁边，陡峭的石壁之上，幽深的古老洞穴里，古代英雄长眠的地方，细谷川流经之地，杉树阴下，小竹园中……随处都能看到白色的花朵。有时遇到背草的儿童，草篮上也插着两三枝。有时走在蛙声如鼓的田间小路上，猛然抬头，看见前面有饭粒般的青山。遍山萱草丛生，犹如山岳女神的头发，其间到处点缀着无数山百合，简直像自己亲手簪上去的。无风时，天鹅绒般的绿毯上织满了白色的花纹。一阵风吹来，满山茅草绿波摇荡，那无数白花宛若水面上漂动着的浮萍。

对花沉思，想起那次夏山早行的时候。山间早晨雾气冷，单衣更感肌肤寒。路越走越窄。山上松椎繁茂，山下细竹丛生。披草而行，满山露水尽沾裳。微风过后，送来一阵幽香。定睛细看，一枝山百合杂在细竹丛中开放。趟着齐膝的露水将它攀折。花朵如一只白玉杯，杯中夜露顿时倾注下来，打湿了我的衣裳。亲手折花，清香盈袖。

对花沉思，想起那高洁的仙女的面影。清香熏德，永葆洁白之色。生在荒草离离的浮世，而不杂于浮世。她虽然悲天悯人，泪滴凝露，面对忧愁，但时常仰望天日，双目充满希望的微笑。它生在无人知晓的山中，独自荣枯，无以为憾。在山则花开于山，移园则香熏于园。盛开时不矜夸，衰谢时不悔恨。清雅过世，归于永恒的春天。这天使的清秀的面影，不正是白百合的精神所在吗?

案头一瓶百合。我每对之，则感到神游于清绝幽胜之境。每有邪思杂念，看到此花则面红耳赤。啊，百合呵，两千年前，你开在犹太人的土地上。你在人的眼里，是永远传递真理讯息的象征。百合呵，你开在一个陌生国家的园圃里。百合呵，愿你将清香一半分赠于我吧。

晨 霜

我爱霜，爱它清凛，洁净；爱它能报知响晴的天气。

最清美的，是那白霜映衬下的朝阳。

有一年十二月末尾，我一大早从大船户冢这地方经过。那是个罕见的霜晨，田野和房舍上像下了一层薄薄的细雪，村庄的竹林和常绿树上也是一片银白。

顷刻间，东方天空露出了金色，杲杲旭日，升上没有一丝云翳的空中，霞光万道，照耀着田野、农家。那粒粒白霜，皎洁晶莹，对着太阳的一面，银光闪烁；背着太阳的一面，透映着紫色的暗影。农舍、竹林，以及田地里堆积的稻草垛，就连那一寸高的稻茬上，也是半明半暗，半白半紫。一眼望去，所见之处，银光紫影，相映成趣。紫影中仍然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霜，大地简直成了一块紫水晶。

一个农夫站在霜地里烧稻草，青烟蓬蓬，散开去，散开去，遮蔽了太阳，变成银白色。逢到霜重，那青烟竟也带上了一层淡紫色。

于是，我爱霜，爱得越发深沉了。

芦 花

“芦花不值得一看。”清少纳言[①]写道。然而，我所爱的正是这个不值一看的芦花。

东京近郊，从洲崎到中川河口和江户川河口之间，有一带芦荡。秋天，坐在由品川开往新桥的火车上，凭窗远眺，洲崎以东沿海，茫茫一色，那就是如雪的芦花。

一天，由洲崎沿堤岸向中川方向走去。堤上的芒草先是没膝，渐次没腰，最后杂在芦苇中的芒草高过人头，走在里面咫尺难辨。窸窸窣窣信步而行的当儿，忽然撞在什么东西上，摔倒了。对方也惊叫了一声。仔细一瞧，原来是扛着钓竿的渔夫。

① 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公元十世纪左右）女作家，著有散文集《枕草子》等书。

再向前行，堤上的芒草和芦苇渐渐稀疏起来。然而堤外东西二十余里，茫茫一片，全是芦花荡。洲外远方，可以看到一条碧水和帆影，才知那是大海所在。一脉水路将这片芦花荡分成两半，宛转萦回，通向远海。潮退了，满布着洞穴的沙滩显露出来。泥浆淤塞的芦根上有小螃蟹在爬动。涨潮的时候，万顷芦花，倒映水中。渔歌和橹声，此起彼伏。

不仅鱼虾之类爱在芦荡里栖息，就连鹭鸶和鹬鸟也喜欢在这里安家。

我站在堤岸上休息了一阵，忽听远处响起了枪声。不一会儿，鹬鸟、百劳等鸟类失魂落魄地鸣叫着，倏忽打我的头上掠过，飞入芦花丛中去了。然后是一片沉寂，只有无边无际的芦花在风中萧萧而鸣。

大海与岩石

空中次第变成混浊的紫色，温暖的南风吹拂着面颊。渔夫们在海滨跑来跑去，忙着收渔网。雨点噼里啪啦落下来了。

不一会儿，雨停了，风越刮越紧。抬头仰望，满天云朵，极尽各种变化之态：有的漆黑，有的暗紫，有的呈现朦胧的银白色；时而消融，时而翻卷，掩没了富士和天城诸山。苍茫幽暗的大海，狂暴恣肆，宛若从深达千丈的水底发出咆哮声，一浪又一浪，飞越岩石，吞噬矶岸，不断地无休止地直奔大陆席卷而去。

极目远望，海上没有一片帆影，只有名岛那巨大的孤立的岩石，像张开大嘴、展开双翅的老鹰，独自抵挡着狂涛巨浪的袭击，时时腾起白色的水雾，岿然屹立于烟波浩瀚的大海之上。

啊，大海呵，你的愤怒是伟大的。岩石呵，你的毅力是伟大的。古代的英杰们，曾经像你那样，仰天长思，以浮世为敌，进行了孤高的战斗。

风犹未止息，海越发凶猛了。千波万浪，一次次被粉碎，一次次又复袭来。看看远方的小坪岬吧，它实现在海面上，刚健粗朴，着褐衣，不带一点青色，稳稳地盘踞着，面对汹汹而来的大海。这使人想起当年的相模太郎①。

---

① 一般指镰仓幕府时代的当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他曾经抗击过元军的来袭。

榛　树

新芽初绽，含烟笼翠，固然可爱，但那郁郁青青的梢头映着火红的夕阳亭亭而立时，也很好看。然而，等到树叶落尽，伫立于寒空之下时，其姿态尤为美妙动人。

晚秋初冬，东京东北郊最富有情趣。翻滚着金黄稻浪的无边无际的田野，此时已经收获完毕。河流、村庄、人家以及地里的粪坑暴露无遗。冬天，榛树立于枯寂的村庄上头，遥望着筑波山和富士山，凄凉地笑了。枯芦随风飒飒作响。广袤的田野里，肥料坑两三并列，寒鸦哑哑。榛树峣峣而立，有时，一束稻草裹住树干；有时，高节的肌肤裸露在外面，直指青碧如水的寒空。着实有趣。

大自然能使世界万物表现出绝好的趣味来。

芒　草

叶和穗泛白而干枯了，在晚风中乱舞，在夕阳里闪灼，当然好看。而我更喜爱它刚刚抽穗时的秀美姿态。

九月末，到东京近郊走走看吧。有的同蓼花、彼岸花共生一丛，临水而立；有的长满山野，同萤草、野菊一起护卫着土地爷爷。它们生在稻粟菽麦的田地里，和蝗虫、螽斯为伍。有的刚脱离包叶，尚未散开；有的虽然散开，尚未蓬松涨大。像银丝，像红绢，淡红，殷红，映衬着碧青的叶子，满含着露水，摇曳于清风之中。或孤立，或丛生。它牵动着人们多少诗思！

良　宵

今夜可是良宵？今宵是阴历七月十五日。月朗，风凉。

搁下夜间写作的笔，打开栅栏门，在院内走了十五六步，旁边有一棵枝叶浓密的栗树，黑漆漆的。树阴下有一口水井。夜气如水，在黑暗里浮动，虫声唧唧，时时有银白的水滴洒在地上，是谁汲水而去呢？

再向前行，伫立于田间。月亮离开对面的大竹林，清光溶溶，浸透天地。身子仿佛立于水中。星光微薄。冰川的森林，看上去淡如清烟。静待良久，我身边的桑叶、玉米叶，浴着月色，闪着碧青的光亮。棕榈在月下沙沙作响，草中虫唱，踏过去，月影先从脚尖散开。夜露瀼瀼，竹丛旁边，频频传来鸟鸣，想必月光明洁，照得它们无法安眠吧。

开阔的地方，月光如流水。树下，月光清碧，如雨滴下漏。转身走来，经过树阴时，树影里灯火摇曳。夜凉有人语。

关上栅栏门，蹲在廊下，十时过后，人迹顿绝。月上人头，满庭月影，美如梦境。

月光照着满院的树木，树影布满整个庭院。院子里光影离合，黑白斑驳。

八角金盘的影子映在廊上，像巨大的枫树。月光泻在光滑的叶面上，宛若明晃晃的碧玉扇。斑驳的黑影在上面忽闪忽闪地跳动，那是李树的影子。

每当月亮穿过树梢，满院的月光和树影互相抱合着，跳跃着，黑白相映，纵横交错。我在此中散步，竟怀疑自己变成了无热池[1]水藻间的游鱼。

香山三日云

（一）五月十日

打开格子门，太阳已经升到赤城山上。天空晴碧。山谷中灰云蓬蓬，回旋翻卷。地面被近日来的雨打湿了，树影柔和地卧在上面。清凉的山气，孕育着旭日的光。树上的露珠像钻石一般耀目争辉。喜欢晴暖的燕子频频翻飞。鸟鸣嘤嘤，令人欣喜。

片刻过后再一看，光景已经发生了变化。晴空浅碧，天边浮现着一片片紫色的云，像蛴螬一般。白云从小野子山和子持山向赤城山飘卷——中间显出蓝色的分界线——缠绕着一长列银带似的山腹。小野子山和子持山峰顶——青绿的肌肤上罩着蓝色的阴影——宛若空中的浮岛。

再过片刻，赤城山麓的云，如大军开拔，徐徐向东南方向移动。绵绵

① 原为梵语 anavatapta，亦称阿耨达池或无热恼池，想象里的无热、清凉之地。

蓬蓬，回转着，簇拥着，沿利根的流水次第而下。先头部队虽然已经起程，屯聚在小野子山和子持山下吾妻川河谷里的云，依然没有动静。

云沿着河水向下飘去，先头部队已过，中军紧紧跟随，殿军也开始前进。白云长长的队伍，像白龙，像横溢的瀑布，沿河流，掠山颠，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步步相随，次第移动。骤然间，抹去了小野子山。子持山也只留下片片山影。接着又把赤城一劈两断，使之变成空中的幻景。受到阳光照射的部分，比白金光亮，比白银洁白。而山却高出云表，衬着碧空，苍碧欲滴。赤城山完全变成了蓝色。小野子、子持两山青肤蓝影，鲜润如画。云渐渐淡薄，白极山及越后境的山峰微微漏出了青色。

过了一些时候，如大江潮水般的云流，断了。云层向上飞升，赤城山全部脱掉云的衣服。山肌经雨的洗涤，云的拂拭，青碧如玉。

香山天气无常。今日的晴明也不会保持长久。美丽的白云消失了，有的化作轻烟留在山那面了。看着看着，不知何时何地，又涌来混浊的云朵。这里那里，山容山色，分分秒秒，变化无穷。午前十一时过后，山谷里又充满了云，雨淅淅沥沥下起来了。

尔后就是下下停停，时晴时阴，千变万化。夜里也是在雨声中度过的。

（二）五月十三日

朝来春雨潇潇，近午，已绵绵下了几个小时。满目云雾银光透亮。除却伊香保一座山之外，虽然一片迷蒙的云雾，但看来离晴天不远了。山谷的雾全都向上腾飞，宛若轻烟一般，飘扬着掠过人家的屋顶，抚摩着杉树和松树，蓬蓬然而去。

看看庭院里的泉水，雨点依然频频在上面画着花纹。转眼望望天空，白雨如缕缕细丝，而天色已经渐渐明亮了。小鸟啁啾，燕子欢舞，牛在远方吼叫。楼上楼下一齐打开了窗子。“天晴啦！”人人都很高兴。

午后二时许，弥漫山谷的云雾果然败阵了。小野子、子持两山从山腰到山脚都显露出来了。雨后，群山拥绿叠翠，鲜润浓丽。突然，头顶露出块块青天。云眼看着断了，支离破碎，辞别了群山，升上高空。或屯聚成团，或直奔东方飘飞。

赤城左边的山腰，蓦地腾起一段彩虹，视之如梦幻一般，七色交映，艳丽欲滴。子持山腰间片片白云，徐徐向赤城山浮动，当经过彩虹上空时，七色彩桥断裂了。不一会儿，子持山的右侧也出现了淡淡的虹影，薄薄的，构不成一条儿，只有断断续续的彩色的光片。

登楼远望，云的变化实在不可名状。接近山峦的仿佛被染成蓝色，有的则是通体的银白。有的扑朔迷离，有的纹丝不动，似乎含着深深的哀愁。有的在别的云的头上自在地飞翔。有的如巨人怒吼，有的如女人巧笑；有的畸形，有的横斜；有的积如绵，有的白如银，有的亮如铜；有的紫，有的绿，有的灰，杂然相错，极尽放纵恣肆之能事。看画到底是不可信的。这自然之手描绘的景象，真使人应接不暇。一重重深深积聚着，云中有云，云上有云。从那蓬勃攒聚的间隙，仅可以窥见一线蓝天。大有立于岩石之上俯察深渊之趣。

眼见子持山上空，飘动着点点白絮；再一看，横斜的云犹如白旗在山腰间翻飞。眼见小野子山颠云层屯积如岩石；转瞬之间，片云不存。云势变化，皆在分秒之间，实难预测。已而，夕阳遍照，聚在西边天空的云层，变成了绛紫色，镶上了金边。月光鲜洁，如阵雨下泻。远山罩在金色的烟霭里。小野子山顶的三朵云，巍然突立，像扬起紫色的烽火。受到日光正面照射的云，宛如白金闪灼。子持山出现了黄绿的襞褶。栏前群山，树树夕阳；雨后新绿，灿然如火。经夕阳一番照射，西天连绵的云层一一消失，可以看到云间的天空。遍染金色的蓝天，飘舞着金龙、金蛴螬、金螟蛉般的云，腹为金色，背为紫色，尽皆在太空的金波里畅游。与此相对，赤城山那边，云层重重，或焦如古铜，或蒸如蓝烟。赤城山被浓云包裹着，压抑着，仿佛岌岌可危了。

不久，太阳沉没，夜色降临。群山昏暗，天空犹显微明。明星闪灼，如春花开遍夜空。赤城、小野子、子持诸山上方，看上去依然厚积着如墨的云层。伊香保山峰一片昏黑。汤泽的水浩荡有声。

（三）五月十八日

早晨晴明。午后，如绵的云自东向西频频而飞。四时光景，格子门内骤然昏暗起来。开门一看，一带黑云横在小野子和子持山顶，满目山川，湿气充盈，默然无声，神情忧戚。一叶不动，一树不鸣，宛若一幅雨前山水图。此时，云如泼墨，二岳浸没于其中，惟屏风岩屹然耸立，突现在可怕的黑云的上空。鼠灰色的云层满天飞卷，使人怀疑整个天空都在飘动。

已而，屋上一点两点，叮咚有声。刹那之间，大粒的雨点夹着冰雹，吧嗒吧嗒骤然而降，令人震惊。小野子和子持两山早已渺无踪影。山风飒飒吹拂着树木，狼狈的燕雀频频聒噪，纷纷藏进绿叶深处。

雷声隐隐约约地响着。雨势时缓时急，纵横飞洒，未及躲藏的燕子，为了不被风雨击落仓皇奔逃。满眼新绿频频颤动，万物尽在飘摇之中。

已而，雨稍止。天上白蒙蒙一片，忽而变成紫色，既而变成鼠灰色。渺渺太空，白云拖曳，犹如神妙的丹青手一笔横扫而成，在灰色的天空里浮动着，向西飘飞。片刻，雨势又复转大，等到渐渐停歇后，小野子山头涌现出茫茫一团，西边天空竟然看到白铜般的亮云。然而，终于未能响晴，时阴时雨，不知不觉日光昏昏，暮色四合。

五 月 雪

五月十五日，在香山，早晨阴霾，气候寒冽，遂裹上了棉衣。旅馆侍女端来早馔，告诉我："下雪了。"起来打开格子门，五月里罕见的雪花，霏霏而下。

闭门用罢早点，又向外望去，雪已小了，不久即止。十分钟过后，云开雾散，眼前涌出两座银白的山峰。这是小野子山和子持山。

就这样寂无声息地看着，看着，朝阳初升，雪山微微放射着金光。太阳升高了，山间出现两三道淡蓝的阴影，悄悄把山峰和峡谷分开。

四小时过后，再一望，雪已消融，小野子和子持又恢复了原貌。宛如梦幻。

香 山 之 晨

太阳从赤城山升起。

凌晨，四时起床。开门一看，只见漫山遍谷布满白茫茫的晨雾。人未醒，烟未起，只能听到恹恹欲睡的鸡鸣。

不久，赤城山背后蓦地射出银白的光圈，太阳眼见着从山头升起。

日出山颠，金色的光线由柔和变得强烈，穿过山间朝雾，照亮了山野峡谷，像圣灵降临于愚人的心胸，银灰色的群山渐渐明亮了。赤城山罩上了淡淡的蓝灰色，子持、小野子诸山则泛起微微的青绿。远山一片朦胧，山麓依然在晨雾中沉睡。

太阳越升越高。赤城山和杉林之间形成一条光的峡谷，浓密的杉林笼罩在紫色的烟霭里，稀疏的松树沐浴着金色，像碧玉闪闪发光。这时，小野子和子持诸山上下一色，山肌上浮现出梦幻般的襞褶。这些襞褶渐次清晰起来，将光亮闪灼的山峰和含烟笼翠的溪谷，区分得清清楚楚。山间的

雾霭徐徐飘动，森林显露了，人家出现了。

此时，阳光洒遍伊香保的整个城镇。家家袅起了炊烟。向往晴天的鸟雀，欢声悦耳。抬头一望，几十里几百里外的远山，一齐面向东方，迎接着朝阳的光临。

相模滩水蒸气

一个严霜凛冽的早晨，相模滩水蒸气，腾腾如雾。

今天，午前七时半，登高望远，从田越川到相洋，只见一派白茫茫水蒸气，蒙蒙如烟。远处的富士，近处的小坪岬，仅仅露出半个身影。江之岛起初隐隐可见，不久即被全部抹消。足柄、箱根诸山，敌不过袭来的水汽，时时将身子隐蔽起来。

七时四十分。太阳冉冉升高。满眼的水蒸气，忽然变成透明的淡紫色。随着阳光蒸发，相模滩上的紫气迅猛地向上飞升。江之岛完全隐没了身影，足柄、箱根只能挣扎着露出一寸高的山头。一秒又一秒，水蒸气宛如一场猛烈的烟火，回旋上涌。除了富士半峰和小坪岬峰顶之外，群山尽被水蒸气所淹没、侵蚀，沸沸扬扬，深不可测。阳光下射，满目紫焰，幢幢腾起，直冲天心。

七时五十分。日光遍照水蒸气之中。洋上弥漫着紫色的水汽，各处出现了分界线，使人骤然感到了太阳的威力。忽然，不知从哪里出现了一线海水，天空中露出了山的一角。富士首先伸出了腿脚，足柄、箱根露出了脸孔。紫烟散了，江之岛笑了。海、山渐渐划清了界线，小坪岬赫然而立，日光照耀着山麓。

时间在推移，太阳的威力逐渐强大。残烟剩雾，急匆匆漂向大海，山谷，如梦幻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相洋豆山宛如新开辟出来的一般。两三片金帆在江之岛海面上闪闪飘浮。两只水鸟盘旋飞翔，在洋面上划着大圆圈儿。

这时八时过五分。（一月四日记）

富士倒影

冬至，太阳落到伊豆的天城山边。

冬至后日复一日，落日顺伊豆半岛向北移动，春分过后，越过富士，夏至时，落在大山山脚。

夏至过后，太阳顺原路，日复一日，向南转移。秋分时，越过富士，到了冬至，又落到天城山边。

上半年北去，下半年南归。富士是途中的关山，所以太阳越过富士时，正当春秋两季的彼岸节[①]前后。太阳两度越过富士，时间正好一年。

春秋彼岸时节，太阳落在富士山后的时候，富士倒影正好印在相模滩上。

村里的渔夫说“那山影十分鲜明”，可我至今未得到一见富士倒影的机遇。

风平浪静的一天黄昏，站在前川的江心岛上，可以看到对岸砂洲下面倒映着的富士山峰。站着看不到，即使俯着身，也才只能看到富士的一点倒影。人人向往的富士，它的影子多么使人倾倒。

日落，天黄，海也被天染黄了。豆相的群山宛如染上了紫色。风停了。洋上一只归舟，降下紫帆，歌声欸乃，摇橹而归。此时，下前川而窥望，富士半面山肌浮在金包的水面上，紫色渐次消融。忽然，有人肩着网，站在砂洲之上，探寻晚潮里的鲻鱼。头颅点破富士的紫色，身影立于水中的富士之巅。（一月十日记）

提　网

秋十月十一月，御最期川河畔的葭芦枯黄了，直到翌年春三四月，收割后芦根才吐出二三寸淡紫色的嫩芽。在这段时间里，村上的百姓便抽空搞些副业。到处都架起了提网，远远望去，褐色的提网，这里一个，那里两个，交织在寒冬枯寂的田野里，自动报告着河流的所在。

我在霞之浦边的土浦附近看到一只提网，网面甚大，收网和放网均使用辘轳作工具。渔人昼夜守在水边狭窄的小屋内，每隔十分或二十分就要提起张望一次。小屋内放着饭盒、火盆、烟盒、方灯，棚架往往放着酒壶。在这样的小天地里打发着日子。捕获的多是鲤鱼、鲫鱼、鲶鱼、虾等。逗子一带地方，临水搭起了低矮的木架，网的四角的竹条用草绳扎

① 以春分秋分为中心，包括前后各三日的七天，称为彼岸节。

紧。隔些时候走过来挑起肩看，捕获的多半是鲻鱼、海津，很少有沙鱼和虾。

仅仅作为一种点缀，这种提网就够有趣的了。

风和日丽，处处春意萌动。早梅已绽开五六朵花，在村头路边的篱笆上散发着幽香。村村披上淡绿的新装。这时节走到田越桥头，踏着村庄之间刚刚返青的麦田，我看到那里架设着五六只提网，近处的很大，远处的窄小，顺着河水的流向曲折地排列，在阳光下宛如一幅图画。忽然一只提网无声地落下，接着又落下两只。它们交替着或提起，或落下，那景象多么生动。

伊豆的落日将逗子三方的群山染成了紫色。木叶尽脱的榉树，化作一片珊瑚林。麦田的绿色泛着黄光，沿着田间小路归来的老农，面孔赭红，肩上的铁锹金光闪闪。眼睛所到处，一片火红。此时，御最期川的流水比平常光亮十倍，临水的提网个个红光耀眼。鱼虾惊而不过其下，大概看到鲜明的网影印在水下的缘故吧。

已而，太阳完全落了。神武寺浩渺的钟声报告着黄昏的来临。落照的色和光凋落得较之“所罗门荣华”① 还要迅疾。暮色从夕霭萦绕的山脚下村寨升起，半个小时过后，大地茫茫一片。缺月当空，御最期川的河水，像一条银线缝合了天边的夜幕。

我耐着夜里的寒气，站立河边。月华映水，状如沉璧。暗处的几只提网，影像鲜明地卧在河畔。也许有鱼类从下面通过吧。当水波摇动时，网就随着跳跃，仿佛要掬住那逃跑的月亮似的。

田家的烟

我爱烟，我爱田家的烟。每当站在高处，看到远村近落的炊烟，互相呼应，悠悠升上天际的时候，心中便感到无限快乐。

然而，市井的恶浊如滔滔洪水，如今已经波及到村落。田家淳朴之风渐渐扫地。赌博、淫乱、奢侈、游惰、争利的恶习，几乎侵入了每户人家。我常怀疑，毋宁将这些房屋连同人们付之一炬岂不更好。

---

① Solomon，以色列国王，公元前 971 到前 932 年在位。据说他长于理财，通过经商手段获取巨富，生活豪奢，谓之“所罗门荣华”。他死后，国势迅速败落，遂分裂为南北朝。

不，还是只能加以教化为宜。

啊，假若我有能力，我将向全国所有的村庄赠送三件礼物：良医、良教师、良牧师。

良好的小学，良好的教堂，良好的诊所，此是造就健全村庄的三要素。而健全的村庄是造就健全国家的根本。

结满果实的树枝容易折断，只知积财的国家终究要灭亡。让国民仰天长啸吧。

你看，田家的烟不正沿着茅草屋顶袅袅上升吗？

——选自《自然与人生》

（陈德文译）

武藏野

国木田独步

一

我曾经在一册文政①年间出版的地图集里看到这样的记载："武藏野之遗迹，今只能在入间郡约略见之。"同一本地图集里又说：入间郡之"小手指原久米川一带为古战场所在。据《太平记》② 所载：元弘③三年五月十一日，源氏与平氏④战于小手指原，一日之内交锋达三十余次。日暮，平氏退三里，倚久米川布阵，翌晨，源氏进逼，破平氏阵于此。"我心里在想，仅存的武藏野遗迹，莫非就在这一片古战场附近？因此很想到那里去看看；至于一直迟迟未去，事实上是因为心里还在怀疑：现在这个地方是否还是那个样子？无论如何，即使这一片只能根据前人的图画和诗歌来想象的武藏野现在已经成了遗迹，但抱有想去看一看的愿望的，恐怕也不只我一个人吧？那时候的武藏野，现在到底成了什么样子啦？我想为自己详细解答这一问题，这个念头事实上在一年之前就已有了，不过今天更感到急切啦。

我是否能以自己的力量来达成这一愿望呢？我不说不能。正因为相信这件事并不容易，我对今天的武藏野就愈发感兴趣。我相信，和我有同感的人恐怕也不少。

---

① 日本仁孝天皇时代（1818—1829）的年号。

② 日本十四世纪的军事笔记，记载南北朝时代（1336—1392）五十余年的战争故事。

③ 日本后醍醐天皇时代（1331—1334）的年号。

④ 十四世纪时日本两个争夺政权的强大封建主。

几句序言道过，现在，为了满足我一小部分的夙愿，就让我来描述一下自秋至冬这一时期我的见闻和感受吧。首先，我给自己的疑问所下的一个答案是：今天的武藏野，其美丽的程度，并不下于古代的武藏野。不用说，如果我能亲眼见到古代的武藏野，它一定美丽得超乎我的想象；现在我所看到的武藏野也是如此之美，以致使我感动得非夸张地来写下自己的答案不可。我对武藏野用了一个“美”字，实际上，与其说“美”，倒不如说“诗趣”更来得恰当。

二

由于我手头没有足够的材料，这里就让我拿自己的日记来作依据吧。自明治二十九年[①]的初秋至翌年的初春，我住在涩谷村一间小小的茅舍里。我想写武藏野的愿望正是那时候开始的，而仅限于写秋冬之间的事情，其原因也就在此。

“九月七日：昨今两日，南风劲强；云层忽开忽闭，细雨忽降忽止。日光偶尔透过云隙，倏忽间树林亦闪闪发光。”

这就是今天武藏野的初秋。树林子绿油油的，虽然还是夏天的打扮，但天空却已不是夏天的模样。乌云随着南风飞驰，武藏野的天空低低的，不时地洒着雨滴。在晴朗的时刻，带着水汽的阳光沐浴着那边的树林，照亮着这边的小树丛。我常常这样想：如果能在这样的日子里看一看武藏野，那将是多么的美啊！雨天之后，我又在九日的日记里写道：“强风使秋声遍野，浮云亦变幻不定。”这时候正好接连都是这种天气，天空和原野不断地变化着，阳光虽然还像夏天，但云色和风声，却已经像是秋天了。我对此真是感到趣味无穷。

现在，就把我从秋初至冬末的日记排列出来，看看这一时期千变万化的武藏野景色：

“九月十九日：早晨。天阴，风止，雾冷，露寒，虫声唧唧，天地仿佛尚未醒来。

同月二十一日：秋空一碧如洗，树叶光耀如火。

十月十九日：月色明，林影黑。

---

① 1896年。

同月二十五日：早晨重雾，午后放晴，入晚月光见于云隙。晓雾未散时出门，漫步于原野，徘徊于林中。

同月二十六日：午后赴树林深处小坐，四顾，倾听，凝视，默思。

十一月四日：天高气爽。薄暮，独自迎风立于原野。天外富士，近在目前；地平线上群山围绕，宛如一条黑链。星光点点，暮色渐近，林影渐远。

同月十八日：踏月散步，青烟漫大地，林中月光碎。

同月十九日：天朗气清，露水寒。绿树稀疏，黄叶满目，枝头小鸟噪鸣。信步漫游近郊，一路人影绝迹。独自漫步，默思低吟。

同月二十二日：深夜，林中风声急。水声嘀嗒，但大雨似已止息。

同月二十三日：一夜风雨，遍地荷叶。田禾收割已尽，满眼冬枯景象，备觉凄凉。

同月二十四日：树叶尚未脱尽。眺望远山，满怀悲戚。

同月二十六日，夜十时：户外风狂雨急，檐前滴水相应。竟日间烟雾迷蒙，山野林木，如入无尽之梦境。午后，携犬出游。步入林中默坐，犬亦小眠。林间小溪，迂回出没，落叶飘浮，逐波而下。秋雨时断时续，雨滴洒入林中，枯叶上水声嘀嗒，分外寂寥。

同月二十七日：昨晚一夜风雨，今晨意外放晴。红日高升。登屋后小丘，遥望富士山一片雪白，耸立于群山之上。风清气澄。

盖已为初冬之晨矣！

田畦蓄水满溢，林影倒悬。

十二月二日：今晨霜白如雪，在朝阳中闪闪发光，美极！不久，薄云渐聚，日光寒冷。

同月二十二日：初雪。

三十年[1]一月十三日：深夜。风止，林寂。飞雪时断时续。掌灯探身窗外，雪花在灯影中飞舞。噫，武藏野默无声息！侧耳倾听，似有风声自远处林中传来，真乃风声耶？

同月十四日：今晨大雪，葡萄棚倒塌。入夜，远处树梢沙沙作响，隐约可闻。噫，此即冬夜呼啸于武藏野森林中之寒风乎！雪融，檐水嘀嗒有声。

同月二十日：晓色美妙。晴空无云。地上霜柱，闪烁如白银。枝头嫩

---

① 1897年。

芽苞发如针，小鸟婉转噪鸣。

二月八日：梅花初放。月色渐美。

三月十三日：夜十二时，月斜风急，密云满布，林中风涛怒鸣。

同月二十一日：夜十一时，屋外风声忽近忽远。早春袭来，寒冬敛迹。”

三

昔日的武藏野原是一片漫无边际的萱草原，景色优美无比，一直受到人们的颂赞，相传不绝。可是，今天的武藏野则已变成一片森林。甚至可以说，森林就是武藏野的特色。讲到树木，这里主要是楢类。这种树木在冬天叶子就全部脱落，一到春天，又发出青翠欲滴的嫩芽来。这种变化，在秩父岭以东十几里[1]塚的范围内，完全是一样的。通过春、夏、秋、冬，每逢霞、雨、月、风、雾、秋雨、白雪，时而绿阴，时而红叶，呈现着各种各样的景色，其变幻之妙，实非住在东北或西部地方的人们所能理解。原来，日本人对楢这一类落叶林木的美，过去似乎是不太懂得的。在日本的文学以及美术中，也没有见过像“楢林深处听秋雨”这一类描写。像我这样一个出生在西部地方的人，自从少年时来到东京上学，到现在虽然已经也有十年了，但能够理解到这种落叶林木的美，却还是最近的事情，而且也还是受了下列这一段文章的启发：

“秋天，九月半左右，我坐在白桦树林里。从早晨起就下细雨，又常常射出温暖的阳光；这是阴晴不定的天气。天空有时弥漫着轻柔的白云，有时有几处地方忽然暂时开朗，在拨开的云头后面露出青天来，明亮而可爱，好像一只美丽的眼睛。我坐着，向周围眺望，倾听。树叶在我头上轻轻地喧噪；仅由这种喧噪声，也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这不是春天的愉快而欢乐的颤栗声，也不是夏天的柔和的私语声和绵长的絮聒声，也不是晚秋的羞怯而冷淡的喋喋声，而是一种不易听清楚的、沉沉欲睡的细语声。微风轻轻地在树梢上吹过。被雨淋湿的树林的内部，由于日照或云遮而不断地变化；有时全部光明，仿佛突然一切都微笑了：不很繁茂的白桦树的细干突然蒙上了白绸一般的柔光，落在地上的小树叶突然发出斑斓的

① 一日里相当于 3.9 公里。

纯金色的光辉，高而繁茂的凤尾草的优美的茎，无限制地交互错综地显出在你眼前，它们已经染上秋色，好像过熟的葡萄的色彩；有时四周一切忽然又都变成淡蓝色；鲜艳的色彩忽然消失了，白桦树都显出白色，全无光彩地站着，这白色就同还没有被冬日的寒光照临过的、新降的雪一样；于是极细的雨偷偷地、狡狯地开始在树林里撒布下来，发出潇潇的声响。白桦树上的叶子虽然已经显著地苍白起来了，还差不多全是绿色的；只有某些地方，长着一张全红的或全金的嫩叶，太阳光突然穿过了新近由明亮的雨洗净的细枝的密网而溜进来，斑斓地发光，这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张嫩叶在日光中鲜明地闪耀。”①

以上是二叶亭四迷②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幽会》中开头的一段，我之所以能够懂得这种落叶林木的妙趣，大部分是得力于这篇绝妙的叙景文的笔法。虽然那只是俄国的景色，写的也是桦树，而武藏野的树林却是楢树，在植物学上属于完全不同的类目，但在落叶林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武藏野的森林中不是楢树而是松树或其他树木，那色彩就不会有这样的变化，因而显得非常平凡，也就没什么珍贵了吧。

正因为是楢树，所以叶子才会发黄；正因为叶子会发黄，所以才会有。落叶。秋雨霏霏，疾风飒飒。一阵狂风掠过，小丘上千万片树叶迎空飞舞，犹如一群群小鸟似的，一直向远处飞去。等到树叶落尽，绵亘数十里的森林，一下子都变得光秃秃的；冬天的苍空高高地罩在上面，武藏野堕入了一片沉寂。空气也更清爽了。来自远处的声音也能清楚地听见。我在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曾记述道：“赴树林深处小坐，四顾，倾听，凝视，默思。”而在屠格涅夫的《幽会》中，也同样有着“我坐着，向周围眺望，倾听”的描述。这种侧耳倾听，是多么适合于武藏野自秋末至冬初时的气氛啊。秋天，声音发自林中；冬天，声音来自树林外的远方。

鸟儿拍着翅膀的声音和鸣啭的声音。风的私语、低鸣、呼啸和咆哮声。群集在树林深处、草丛下面的秋虫的唧唧声。满载的或是空的运货车绕过树林、走下山坡或是横过小路时的声音。还有马蹄踩得落叶四散的声音，这可能是骑兵演习中的侦察兵在附近走过，再不然就是外国人夫妇乘马出游经过这里。正在高声谈论着什么的村人们走过这里，那嘶哑的语声

---

① 这一段借用了《猎人笔记》第 303—304 页的译文，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② 二叶亭四迷（1863—1908），日本作家，最早介绍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

跟着也渐渐远去。一会儿又是什么女人的脚步声，她凄然一身，寂寞地急步前行。有从远处传来的炮声，也有邻近的林子里突然响起来的枪声。我有一次曾携犬来到附近的树林里，坐在树墩子上读着书，突然听到树林深处有什么东西掉下来的声音。睡在脚边的狗也尖起耳朵向那边注视着。但就是这么一声。大概是栗子从树上掉下来的声音吧，武藏野的栗树也很多哩。每当秋雨潺潺的时候，真是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幽静的了。山村秋雨——这素来就是我国和歌中的题材。在广阔无边的原野里，秋雨从这一头飘到那一头，它悄悄地穿过森林、树丛，扫过田野，又越过树林，声音是那么低幽，又是那么昂扬，这种温柔和令人怀念的声音，实在是武藏野秋雨的特色吧。我也曾在北海道的树林深处遇到过秋雨，那是在人烟绝迹的大森林里，气魄当然更为雄壮。但是，像武藏野的秋雨那样，仿佛在低声私语而令人不胜缅怀的情趣却是没有的。

试在仲秋至冬初之间访问一下中野一带或是涩谷、世田谷、小金井等处的树林子，在那里小坐片刻，恢复一下散步的疲劳吧。那些声音忽起忽止，渐近渐远，即使没有风，头顶上一片片落叶飘下来也会发出低微的声音。如果连这种声音也没有时，你也会深深地感觉到大自然的那种肃静，和永久不息的呼吸的吧。我在日记里屡次写到武藏野的隆冬，在星斗满天的深夜里，那种连星星都能被它吹落下来的狂风扫过森林时的声音。风的声音可以把人的思想带到老远老远去。我听着这种强烈的、忽近忽远的风声，也就想到了亘古及今武藏野的生活。

在熊谷直好[①]的和歌中就有着这样的句子：

万叶萧萧彻夜听，
微风潜度几曾停。

我对山村生活虽然也有所体会，但对这首诗能有更深的感受，那确实还是冬天在武藏野村居住时的事情。

坐在林中，日光使人感到最美的是从春末至夏初的时候；我不准备在这里写了。现在，只是再说一下黄叶的季节。在半黄半绿的林中散步，从树梢之间的缝隙中可以望见澄碧的天空。随着树叶在风中摇动，射进林子里来的太阳光也斑斑点点地撒在树叶上。这种美，真是不能以言语来形容

---

① 熊谷直好（1782—1862），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和歌作者。

的。像日光啦，礁冰啦，都可以算得是名闻天下的胜地；可是，武藏野在夕阳西下之际，那原野上广阔的森林被染得通红，犹如一片火海一般；这种美，难道不是也有它独特之处吗？如果能登高极目，把这种奇观尽收眼底，那当然是再好没有；但即使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关系，好在原野上的景色比较单纯，人们也不难从看到的一部分来想象那整个无限美好的光景。在这样默想时，如果再面对夕阳尽可能踏着黄叶漫步前行，那是多么的有趣啊！一出树林，也就来到原野上了。

四

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我曾写道："漫步于原野，徘徊于林中。"十一月四日我又这样写道："薄暮，独自迎风立于原野。"现在，让我再来引用几句屠格涅夫的话：

"我站了一会儿，拾起了那束矢车菊，走出林子，到了旷野里。太阳低低地挂在苍白而明亮的天空中，它的光线也似乎苍白而发冷了：它们没有光辉，它们散布着一种平静的、像水一般的光。离开黄昏不过半个钟头了，但是晚霞稀少得很。一阵阵的风通过了黄色的、干燥的谷物残株，迅速地向我吹来；卷曲的小树叶在这些残株面前匆忙地飞舞起来，经过它们，穿过道路，沿着林端飞去；树林的一面像墙壁一般向着旷野，全部震颤着又闪耀着，小小的光点非常清楚，却不耀目；在发红的植物上，在小草上，在稻草上，到处都有秋蜘蛛的无数的丝闪烁着，波动着。我站定了……我觉得悲哀；通过了凋零的自然景物的虽然新鲜却不愉快的微笑，似乎有不远的冬天的凄凉的恐怖偷偷地逼近来了。一只小心的乌鸦，高高地在我头上用翅膀沉重而剧烈地划破了空气飞过去，它转过头来，向我斜看一眼，向上翱翔，断断续续地叫着，隐没在树林后面了；大群的鸽子从打谷场敏捷地飞来，突然盘成圆柱形，迅速散落在田野中——这是秋天的特征！有人在光秃秃的小丘旁边经过，空马车大声地响着……"[1]

这虽然是写的俄罗斯的原野，但我们武藏野秋天至冬初时的景象，大致上也是如此。武藏野绝对没有光秃秃的山丘，但它也像大海里的波浪那

---

① 这一段借用了《猎人笔记》第 313 页的译文，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样有着高低起伏。它外表上虽然也像是一片平原，但实际上倒不如说它是一片有着低洼的溪谷的高地更适当一些。这种溪谷的尽下边一般都是水田，旱田则主要都在高地上。高地又可以区划成为树林和旱田等等，而所谓原野，也就是指的这些旱田。至于树林，也没有一处是广达数里的——不，恐怕连一里宽的树林也是没有的。同时，那种一望数里、连绵不断的旱田也是没有的。大致的情形是：在一座树林的周围都是旱田，在一顷旱田的三面又都是树林，而那些农家就散在其间，把它们分割开来。这也就是说，原野啦，树林啦，都是杂乱地互相交错着的。一个人刚才觉得已经走进树林，立刻又会发现已经到了尽头而来到原野里了。这种情形事实上为武藏野赋予了一种特色；大自然就在这里，生活就在这里。它不同于北海道那种天然的原始大森林和大原野，而是有它独特的趣味的。

一到稻熟的时候，谷地里的水田就渐渐变成了金黄色。等到稻子割完，水田里可以看到那些树林的倒影时，萝卜田里也就繁茂起来。等到萝卜慢慢地拔完，这里那里的可以看到一处处小水洼或是细细的水流时，原野里的麦子又已经吐出青青的嫩苗了。也有些麦田的一端是随便地荒弃着，让那些乱草野菊在风中摇曳。那一片芦苇的尽头处也愈来愈高，和天际相接。踮起脚尖走上去一看，但见树林的尽头处直连着国境线[①]上的秩父诸蜂；黑魆魆的山峦起伏着，一会儿耸出于地平线之上，一会儿又没入于地平线之下。那么，现在就到旱田里去看看呢，还是躺在麦田那边的萱草原上，借着一堆堆枯草避开凛冽的北风，面向南方承受着那微温的阳光，眺望一会儿田边的林木在风中摇摇晃晃的闪光呢？再不然就一直向那通往树林的小路走去呢？我常常就这样犹豫着。感到困惑了吗？决不，因为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纵横在武藏野的无论哪一条道路，都不会使我失望的。

五

曾经有一位朋友从乡下写信给我，其中有一节这样说：“前些日子我独自在满是萱草的原野上漫步沉思，想起从几百年前的古代开始，有多少

---

① 日本古代行政区域，除首都外，全国分为六十多个“国”，国又分为郡。这里的国境线也就是指的这种区域之间的交界线。

人曾经同样地在这纵横贯通的十几条小径上漫步，低吟着‘朝露之清爽可爱兮，晚霞亦明媚而动人’的赞歌；互相憎恨的人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独自前行，相好的人则在同一条小路上携手同归。”在那种原野的小径上漫步也许是可能引起这种诗意的想象的，但武藏野的小径却又和这不同。在这里就有这种事情：满以为走这条路可以遇到希望见面的人，可又偏偏不相逢；满以为走那条路可以避开不希望见面的人，可又偏偏会在树林的转角上碰个照面。这里，凡是可以称之为路的，都是左弯右转，穿过树林，横过原野，有的看来直得像条铁路一样，但实际上都是迂回曲折，有时甚至有从东边出发走了半天仍旧回到了东边的事情。那些道路忽而隐藏在树林里，山谷里，忽而又出现在原野上，忽而又没入树林里，像普通平原上那样在这一条路上可以看到另一条路上的人影的事情，在武藏野是不常有的。像武藏野那样富有诗意的小路，真是在别处的原野里所想象不到的。

在武藏野散步不必担心会迷失路途。在任何一条道路上信步走去，到处都有着值得你看，值得你听，或是值得你感动的事物。只有在这千百条纵横贯通的小径上漫步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到武藏野的美。不论是春、夏、秋、冬，或是清晨、白昼、傍晚、深夜，不论是在月下、雪中、风前，或是在下雾、结霜、飘雨以至秋雨绵绵的时候，只要在这些小路上茫然前行，随意地左转右弯，那么，到处都有着足以给我们满足的事物。这实在是武藏野最大的特色吧。我深深地有着这样的感觉。在日本，除了武藏野以外，哪里还有这样的地方呢？北海道的原野不必说了，就是在奈须野也没有这种地方，此外还有什么地方呢？树林和原野如此交织，生活和自然如此密切地结合，像这样的地方，哪里还有呢？事实上，武藏野所以会有这种具有特色的小路，原因也就在这里。

如果你走在一条小路上，忽然来到一处这条小路分成了三条的地方，那你也用不着困惑，只需把你的手杖直立在地上，然后把手松开，但看它倒向哪方，那你就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吧。这条路也许就会把你引导到一个小树林里去。如果这条路到了林中又分成两条，那你就试挑其中较小的一条走吧，它也许会把你领到一个奇妙的去处。可能那是树林深处的一块古老的坟地，一排四五个满是青苔的坟墓，前面还有一块小小的空地，两旁尽是缬草花之类的野花。要是头顶上树梢头还有小鸟在歌唱，那更是你的幸福了。接着你不妨折回来试试左面的一条路。它会把你引导到树林的尽头，眼前豁然开朗，展现出一片空旷的原野。脚边是一片萱草在微风中轻摇软摆，野草的花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萱草的那边是田地，田地的那边是一丛丛茂密的矮树。从那矮树丛的顶上望过去，远远的是一片杉木小

林，地平线上堆着淡淡的云彩，在它的笼罩下，隐约可以看见起伏不断的山峦。十月小阳春的日光带着些微暖意，令人舒畅的野风微微地吹着。如果顺着那一片萱草向下走，刚才看到的那一片空旷的景色就会渐渐地隐没不见，这时候你就来到了那个小小的山谷里，并且出乎意料地发现在萱草和树林之间还隐藏着一些狭长的池塘。那水色是这样的清澄，明晰地倒映着飘浮在天空里的片片白云。水塘边上还残留着一些枯萎的芦苇。顺着水边的小径再走一会儿，前面的道路又分成了两条。右面是树林子，左面是斜坡。你多半是从斜坡向上走的吧。来到武藏野散步的人，总是喜欢捡更高更高的地方走去，以便找寻一处可以眺望得广阔一些的地方，可是要达到这个愿望却不容易。那种可以居高临下地远眺的地方是绝对没有的。这个念头还是及早放弃的好。

如果你因为有什么必要而想打听道路时，你就去问那些在田地中央劳动的农夫吧。要是那农夫是四十以上的人，你不妨就提高了嗓子向他请教，他大概也会吃惊地向你这边看着并且大声地回答你的。假定那是一位少女，那你就得走近一些，低声地向她请教；如果那是一位年轻小伙子，那你就得脱下帽子，态度放谦虚一些；他回答你时的声调也可能有些傲慢，但你可千万不能就此恼怒，因为那只是东京近郊的年轻小伙子们的习惯罢了。

依着他们指点你的方向往前走去，路又会分成两条。即使他们所指点的那条小径如此狭窄而使你感到有些疑虑，但还是沿着这条路走吧，你很可能突然就来到了一个农家的院子里。“那可真是奇怪啦!”——你也用不着这样惊讶。这时候，你就向这个农家的主人问一声吧。他大概就会这样冷冷地回答你：“出了大门就是道路啦!”走出农家的大门，果真就是一条仿佛认得的道路，不错，这是一条捷径，你禁不住就会露出微笑来。这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应该向指点你的人表示感谢哩。

这是一条笔直的林间小路。可能一连半公里光景两旁的树木都已满是黄叶。在这条小径上独自静静地走着，那是多么愉快啊！夕阳的余晖鲜明地照射在右面的树梢头，四周一片寂静，只是不时听见叶子落下来的声音。前前后后，不见一个人影，一路上不会遇见任何人。如果那是树叶落尽的时节，那小径也就被埋没在落叶下面，每走一步，脚下就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向前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树林深处，树梢犹如一个个纤细的针尖似的指向着天空。这种时候更不容易遇见人，更寂寞了。只有自己踩着落叶时发出清脆的脚步声，不时地有一只雉鸠拍着翅膀吃惊地飞开去，使你感到惊异不止。

如果沿着原路回去，那就有些愚蠢了。即使迷失了路途，也还是在武藏野的范围以内啊。虽说时间也许晚了，但也用不着困惑。要回去，只需大致上确定一个方向，选一条别的道路，随便地漫步而行，那就最妙不过了。这样，可能就会在无意之中欣赏到落日的美景。太阳藏在富士山背后，将落而还没有全落。富士的山腰里聚集着染成了黄金色的云彩，眼看着它不断地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顶上覆盖着白雪的山峦连绵不绝，远远地迤逦北去，最后又隐没在暗淡的云彩中。

夕阳西沉，原野上吹起了强烈的风，树林在呼啸。武藏野的薄暮，寒意彻骨。这时候，你就可以加快脚步了，再回头时，想不到新月已经爬上了枯林的树梢，放射着瑟瑟的寒光。风仿佛要把月亮从树梢上吹落下来似的。突然，你已来到旷野里了。这时候，你大概就会想起那个名句：

暮霭笼罩着群山，
黄昏的原野里，
秋草暗淡。

六

这已是三年前的夏天的事情了。我和一个友人出了市内的寓所，从三崎町车站搭车到境站下车，一直向北步行半公里光景，前面是一座名叫樱桥的小桥。走过小桥就是一家小茶馆，那里的老板娘看到我们，就问道："这时候，上这儿来干什么啊？"

我和朋友相互看了一眼，笑着答道："散步啊，随便玩玩就是了。"老板娘还以为我们是骗她哩，笑着向我们说："樱花是在春天开放的啊，这也不知道吗？"我把夏天在郊外散步是多么有趣的事尽量用老板娘也能懂得的话来说给她听，可是没有用处，她只说了一句"东京人真悠闲"就算啦。我们一面擦汗，一面吃着老板娘为我们削好了皮的甜瓜。茶馆侧面流着一泓一尺来宽的小溪，我们用这水洗着脸，就在那里伫立了一会儿。这条小溪里的水似乎是利用小金井的水引过来的，清澄的溪水在青草之间潺潺地流着，给人一种心神舒畅的感觉。小鸟飞到这里停下来，拍着翅膀吱吱喳喳地叫着，似乎想用这里的溪水来润一润它们的歌喉。可是，老板娘对这些都没有感觉，只知道朝朝暮暮地用这溪水洗刷着她的锅瓢碗筷。

走出茶馆，我们在小金井堤上向着小溪的上流慢慢地走着，啊，那天

的散步是多么的愉快啊！不错，小金井是以樱花著名的。因此，盛夏时节在这堤上悠悠然地散步，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有些傻；可是，也只有那些不懂得武藏野夏天的阳光的人，才会说这种话。

天空里涌现出蒸热的云层，重重叠叠，云上面还有云；云块和云块之间的空隙里，可以望到高高的苍空。云块和苍空接连处的边缘上，镶着一线既不像白银，又不像白雪的难以形容的颜色，它是多么轻淡、纯白而又透明。从这里看蔚蓝的天空也就显得更是深远了。但单是这一些，还不能说是夏天的景象。在云块和云块之间，还弥漫着一种仿佛是混浊的烟霞似的东西，使整个天空显得参差不齐，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动荡不已。劈开云层射下来的光线和从云层里放射出来的阴翳，这里那里地交叉着，空中的什么地方蕴含着一股磅礴的气势。林木、树梢，以至草叶的末梢，一切都溶化在光和热里，懒洋洋、昏沉沉、迷糊糊、醉醺醺的。树林的一角犹如笔直地被劈开了似的，从那儿看得见一片广阔的平原。旷野里，只见游丝飘飘上升，看一会儿，眼睛就花了。

我们擦着汗，忽而仰面望望天空，忽而回头窥探一下树林深处，忽而又眺望一下林木和天空接连的地方，喘着气在堤上寻路前行。受不住了吗？哪里！我们只感到身体非常健康。在这三里的长堤上，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人影。难得从农家的院子里，或是从草丛中，会突然走出一只狗来，它惊讶地向我们看看，打了一个呵欠，于是又躲起来了。靠近树林的边缘处，雄鸡高高地拍着翅膀，它那喔喔的啼声，在米仓的墙壁、杉木、树林以及灌木丛的包围中，听来非常响亮。堤岸上，也有着一簇簇的鸡群，在樱花树下嬉戏着。顺着那条笔直的流水向上游望去，远远地但见那源头处仿佛撒上了一片银色的粉末似的，渐渐地消失在阴影中了。这条小河流到我们附近时，河水又闪闪地放着光亮，箭也似地直奔而下。我们站在一座桥上，把这条河流的源头和下游作着比较，只见随着光线的忽明忽暗，河水也起着妙趣无穷的变化，水面上突然地显得阴暗了，原来天空里的云彩也和流水一样飞驰而来，转瞬之间已经到了我们的头顶上，它稍稍地停留一下，又很快地向横里散开去了。不一会儿，水面上又发出了眩目的光亮，两岸的树林，堤上的樱树，犹如雨后的青草一般，放出了鲜绿的光彩。桥下面，流水的声音真是优美得无法比拟，它既不像激流在拍打着两岸，也不像浅滩上的潮声。这是水量很大的河水在通过两壁尽是粘土质的深沟时，由于互相击撞、互相糅合而自然地发出来的声音。它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让我们唱一支边塞的民歌，
来配合这优美的水声；
或者就用这支歌曲，
来歌颂夏天的中午。

我想起了这样一节诗句，简直还想四下里打量一下，有没有一位七十二岁的老翁带着一个孩子坐在樱树下哩。还有那些零零落落坐落在这条流水两旁的农家，我感到住在里面的人们是多么幸福啊。当然，戴着草帽、拿着手杖在这堤岸上散步的我们，也是幸福的。

七

当时和我一起在小金井的堤岸上散步的朋友，现在已经到地方上去当审判官了；他在读过我上述的笔记以后写了一封信给我。为了方便起见，我感到有必要在这里引用一下：

"武藏野并不就是俗称关八州①的原野，也不是道灌遇雨时以棠棣之花来代替雨伞②的有历史意义的原野。我对武藏野有着我自己规定的一个界限。这正如国境或是村境的界限往往是用山脉啦、河流啦、古迹啦，或是其他种种东西来规定一样，我对武藏野的界限，是从下列各方面来考虑的。

我所指的武藏野的范围里，也包括着东京，其实它当然是不能算进去的。因为今天的东京街衢纵横，这里有农商部的巍峨大厦，有审判过铁管事件的裁判所，从这密如蛛网的街道来看，那是无法想象古代的面貌的。我最近认识的一位德国妇人曾把东京评为'新都市'，尽管它过去是德川时代的江户，根据它今天的情形来看，她的评语是有理由可以认为适当的。正因如此，东京非从武藏野的范围里剔除不可。

可是，市区的边缘——也就是所谓郊区，却是绝对不能剔除的。以我的看法，如果要描绘出武藏野的诗趣，就不能不把这些郊区作为题目之

① 又名关东八州（相模、武藏、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上野、下野），相当于现在的关东地方，包括东京都和神奈川、埼玉、群马、枥木、茨城、千叶六县。

② 传说日本室町时代中期的武将、和歌诗人太田道灌（1432—1486）在金泽山（在今东京湾附近）打猎时，遇到骤雨，他向那里的村女借棠棣之花来充作雨伞。

一。例如，你所居住的涩谷区的道玄坂附近，目黑区的行人坂，还有你和我一起经常去散步的地方——早稻田的鬼子母神附近的街道，以及新宿、白金……

同时，要领略武藏野的趣味，那就不能单从这块平原上去眺望富士山、秩父山脉、国府台等等，而是必须再回过头来眺望一下包围在平原中央的首都东京，因此也有必要再描绘一下这个城市以外三五里的平原景象。在你那篇文章里，也提到了生活和自然有着密切的结合，而且你还描写了不时地遇到形形色色的东西的趣味，那情景确实是这样的。我也曾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带着舍弟到多摩川去旅行时，走了一二里之后，再走上半里就出现了一排排房屋，忽隐忽现，走过一处又是一处；我们一会儿遇见了人或是其他动物，一会儿又只见一片草木；我们都觉得，由于有这种变化，处处点缀着生活的趣味，很有意思。为了把这种趣味描绘出来，就必须描写出散在武藏野平原上的一个个驿站——即使够不上驿站，也要描写一下那一排排的房屋，也就是制图家的术语所说的那种连檐房。

而且，多摩川也无论如何不能不包括在武藏野的范围以内。我们的祖先曾经为这条河流起了‘六玉川’等等的名字，但不管怎样，比武藏野这条多摩川更美的河流，哪里还能找得出呢？正如首都东京和郊外连接的地方一样，这条河流与平坦的田地和低矮的树林连接的地方那种趣味，真是包含着无穷的意义。

再考虑一下东边那一片平地吧。这里由于特别开阔，水田很多，地平线略为低一些，因此似乎是不算在内的，但它终究还是武藏野的范围。从龟井户的金丝堀附近开始，到木下川一带为止，水田、树林和茅屋相映成趣的情景，都说明了它是武藏野的一部分。尤其是富士山的景色更能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只有从这里遥望富士，它才能显得如此的崇高，就仿佛我们站在逗子的羊肠小道上眺望它时一样。筑波的景色也能说明这一点：只有从这里眺望筑波，它才能显得如此的低远，使人感觉到这正是位于关八州的一个角落里的武藏野的气息。

可是，在东京的南北两面，武藏野的领域却是非常狭小，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这原来是地势使然，同时因为这里有铁路通过，也就是说，‘东京’是以这条铁路线来贯穿武藏野而直接和其他范围接连的。无论如何，这是我的感觉。

所以，我对武藏野的范围是这样看的：首先，从杂司谷开始划一条线，它通过板桥的中仙道的西侧，直达川越的附近，把你在第一章中所说的入间郡包括在内，最后又弯到甲武线的立川车站为止。在这个范围以

内，像所泽、田无等车站，是多么妙趣无穷呀……尤其是在夏天，四周都变成深绿色的时候。从立川开始，以多摩川为界，一直下来到达上丸附近。八王子是绝对不能划入武藏野范围内的。从丸子又回到下目黑，在这个范围里，布田、登户、二子等地又是多么妙趣无穷呀。以上说的是西半边。

东半边则从龟井户附近开始，经过小松川，再从木下川绕过堀切，一直来到千住附近为止。对这个范围如果有异议，那就取消也可以。不过它确实也具有一种和武藏野并无不同的趣味，这一点已在上面奉告了。"

八

我对上述意见毫无异议。尤其是对提出东京郊区来作为写作的题材这一点，更是非常同意，而且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把东京郊区作为"武藏野"的一部分，听来也许有些新颖，实际上倒并不奇怪，正如一个人在描绘大海时把浪花所冲刷的海滩也描绘进去是一样的。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打算留在以后再说，现在先来继续谈谈我们在小金井堤上的散步，首先是讲一下现在的武藏野的河流。

第一是多摩川，第二是隅田川，我想充分地描写的当然是这两条河流；但这些也放在以后再说，现在只谈一谈流过武藏野的那些河流。

小金井的河流，就是其中的一例。它们在东京近郊流过千驮谷、代代木、角筈诸村之间，然后经由新宿而注入四谷的上游。自井头池、善福池流来的水是注入神田的，有流过目黑附近而注入品海的，有经过涩谷一带而止于金杉的。此外，也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小渠细流。如果这些小河是在别的地方，也许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妙处，但在武藏野，它们却不管平地高岗，绕过森林，横贯旷野，忽隐忽现，迂回曲折（除了小金井以外），不论春夏秋冬，都各自有其妙处而使人神往。我也许是因为生长在多山的地方，自小看惯了那些水色透明的大河吧，在开始接触到武藏野的河流时，看到除了多摩川以外都是混浊的，因而很有些不快的感觉；但等到渐渐地习惯之后，却又觉得倒还是这种略带一些混浊的流水，对平原的景色最为合适。

记得在四五年前，有一次我和那位朋友在夏天的夜晚到近郊去散步。月白风清，原野和树林仿佛都蒙上了一层白纱似的，真是一个难以形容的良夜。这是晚上八点钟左右，我们在神田水渠上流的一座桥上走过。那里

聚集了四五个农民，凭着桥栏说说笑笑的，还唱着歌。其中还有一位老爷爷，也不时地跟小伙子们一起谈着、唱着。在皎洁的月光之下，这些光景朦朦胧胧地被勾画在一个椭圆形里面，真像是一节田园诗一样。我们也走进了这一幅图画，和那些人一样倚着栏杆，欣赏着这一轮明月。但见它映在静静地流着的水面上，显得分外晶莹。飞虫擦过水面，掀起了微微的涟漪，一时给月影也添上了一条条细小的皱纹。从树林里弯弯曲曲地流出来的小溪，在树林之间绕了一个半圆形，又隐没在树林里了。被树梢击碎了的月光投射在微暗的小溪上面，闪闪地发亮。在离水面四五尺处，水蒸气形成了一片薄薄的烟雾。

在收获萝卜的季节里到近郊去散步，到处可以看到农民们在这些细流边洗着萝卜上的污泥。

九

即使不谈道玄坂，也不谈白金，单说东京那些街道的尽头处吧，这里有的接连着甲州街道，有的通向青梅道、中原道或是世田谷街道。这些地方突入郊外的林地田圃，说不上是街道还是驿站，在一种生活和一种自然的结合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光景——我每当描写到这种地方时，就会诗兴大发，这不是也有些奇妙吗？为什么这种地方就会引起我们的感触呢？我可以很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种郊区的光景可以给人一种感觉：它是所谓社会的一幅缩图。换句话说，那些屋檐下面仿佛隐藏着两三个小故事，有使人深深悲切的故事，也有令人捧腹的故事；正是这种故事，可以使不论乡下人或是城里人，都受到感动。如果要更进一步来指出这些地方的特点，那就是，都会生活的残余和农村生活的余波在这里交混起来，徐缓地相互卷在一起了。

看吧，那边蹲着一匹一只眼睛的狗，只要人们叫得出它的名字的地方，就属于这个郊区的范围以内。

看吧，那边是一家小小的饭馆，纸门上映出一个女人的影子，只听见她在大声地叫喊着，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哭呢，还是在笑。屋外已经沉浸在黄昏的暗暝中，飘浮着一种说不上是烟火还是泥土的气息。两三辆大车正打这里经过，咕噜咕噜的空车声，忽而低下去，忽而又高起来。

看吧，在那铁匠铺的门前站着两匹驮马，在它们的黑影旁边有两三个男人，正在悄悄地谈着什么话。铁砧上放着烧得通红的马蹄铁，火花冲破

了黄昏的黑暗，几乎一直飞到大路中央。正在说话的人们不知怎的突然笑了起来。月亮已经升到了这一排家屋后面那些高大的橡树梢头，把对面那一排屋顶染得一片雪白。

煤油灯冒着黑色的油烟，几十个乡下人和城里人在跑来跑去，叫喊着。这里那里地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这是一个小小的菜市，小小的买卖场所。

这里大部分人家太阳一落山就上床了，可是也有一些直到深夜两点钟铺面房的纸门上还映着灯光的人家。理发店的后面是农民的住家，耕牛的哞哞声连大路上也听得见。酒店隔壁是卖豆豉的老爷爷的住家。他每天一清早就拖着“豆豉呀——豆豉呀——”沙哑的叫卖声向市区走去。夏天的夜短，不一会儿就天亮了，这时候，货车就开始在这里通过，咕噜咕噜、咯哒咯哒的声音延续不绝。一到九十点钟，蝉儿在路上看得见的大树梢头叫起来，于是天气也渐渐地热起来了。尘埃从马蹄、车轮下掀起来，在空中飞舞着。一簇簇的苍蝇掠过大路，从这一家飞到那一家，从这匹马身上飞到那匹马身上。

不久，远远地可以听到钟声当当地打了十二下，这时候，空中就响彻了从都市那边传来的汽笛声。

（金福译）

登富士山

小泉八云

日本最美的景色，而且无疑是世界最美的景色之一，是晴朗无云的日子里富士山的远影，尤其是在春秋佳日，山顶大部分覆盖着新雪或早先的积雪的时候。这时，你难以把它无雪的底部区别出来，因为它跟长空一色：你只看到那似乎垂悬在空中的白圆锥体；日本人把它的形状比作一把倒置的半开的折扇，而从有刻痕的山巅往下伸展的悦目的条纹，约摸像扇骨的样子，使这个比拟显得异常贴切。这把想象中的扇子——更确切地说是一把臆想出来的扇子的幻影，仿佛甚至比扇子还轻；可是那一百英里以外的物质实体在这个星球的群山当中却是壮丽非凡的。它以接近一万二千五百英尺的高度巍然耸立，从全国的十三个地区都能看到。然而它却是最易攀登的高山之一；一千年来每至夏季都有大批朝拜者前来登山，因为它不仅是一座圣山，而且是日本最神圣的高山——这个被称为神土的国家的最神圣的绝顶——至高无上的祭日之坛；因而所有敬仰那些源远流长的神明的人们认为一生中至少登上它一次是他们的本分。所以全国各地的香客每年都要踏上朝拜富士山之途，各省差不多都有朝山者的团体——富士社——这是为了协助那些渴望朝拜这座圣山的人们而组织起来的。倘若这一表示虔诚信仰之举不能由本人实行，那起码也要请人代理。任何小村，不管如何荒僻，有时可以派一个代表来富士山的神祠前祈祷；从崇高的绝顶上向初升的朝日致敬。一个富士山的香客队伍可以由一百个不同的居民点的成员组成。日本两种民族宗教都尊崇富士山。神道教的富士山山神是一位美丽的女性“Ko—no—hana—saku—ya—himé”[①]。她在火中诞育她的儿女而毫无痛苦，她的名字的意思是“像树上的花那样怒放”，或者如某些

---

① 日语直译为：“木花之开耶姬”。

注家阐释的："使百花盛开"。她的祠庙在山顶。古籍中曾记载有凡人看见她在火山喷火口的边缘上方盘旋，如一朵璀璨的云。她的隐形的侍从守望等待在悬崖绝壁上，倘若有人胆敢怀着亵渎的念头接近她的祠庙，就把他推下去。……佛教爱戴这宏伟的山峰，因为它的形状像圣洁的白莲的蓓蕾，它顶上的八个尖点有如莲花的八瓣，象征"观、志、言、行、生、力、意、思"八种智慧。

但是有关富士山的种种传说故事，如它一夜之间从地上冒出来；尖尖的宝石骤雨般一度从它洒下尘寰；一千一百年前在它的峰顶建立的第一所庙宇；那个光芒四射的女神把一位天皇引诱到火山喷火口，以后就再没有人看见他，可是他的小小的神龛设在他消失的地方仍然受到人们的膜拜；每天朝山者脚下踩落的沙粒夜间又回到它们原来的地方等等，所有这些不都写在书里面了吗？关于富士山真没有多少留给我来说的了，除开我自己登山的经历。

我是经御殿场市[①]这条路上山的——风景最平淡，不过也许在可供选择的六或七条上山之路当中是最容易的一条。御殿场是一个主要由接待朝山者的小旅店组成的小村镇。从东京坐三小时的东海道干线火车就可到达，这条铁路线接近这座强大的火山周围地区时就升高了，长达数英里。御殿场市的海拔有二千多英尺，地势相当高，因此在最热的季节也还比较凉爽。它周围露天的郊野向富士山倾斜，但坡度是这么陡峭，所以台地看来差不多跟视线平行。在完全晴朗的天气里，从御殿场放眼望去，富士山好像近得逼人——由于紧贴而令人生畏——虽然实际上却相隔好几英里。在多雨的季节，一天之内它可能时隐时现多次，像一个硕大的幽灵。但在我作为一个朝山者进入御殿场的那个灰蒙蒙的八月清晨，景物都笼罩在弥漫的雾气里，富士山完全看不到。当天我到得太迟，已不能作登山的尝试；不过我立即为次日之行作准备，雇了两名有经验的登山向导，一看到他们宽阔诚实的面貌和健壮的体格，我感到放心多了。他们提供我一支香客用的拐杖，厚重的蓝色分趾袜，一顶形似富士山的草帽，以及朝山者的其他装备。他们嘱咐我早晨四点出发。

下文是由途中所作的笔记组成，因为在登山过程中所记必然是匆匆落笔而不完善的，所以后来又作了充实和扩大。

---

① 御殿场市：在静冈县富士山东麓。

一

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打开我住的小旅店房间的门，下面是一座阳台，阳台上方的绳子上挂着数百条毛巾像旗帜一样——蓝的、白的毛巾，上面用汉字印着香客的姓名和富士山神的名字。这是送给旅店的礼物，作广告之用。……到处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下着雨。富士山老是看不见。

八月二十五日

晨三点三十分，没有睡着。从山上归来的成群的香客整夜喧哗，经常以拍手召唤仆役，在邻室摆开酒宴唱歌，每隔几分钟就爆发出使人惊恐的笑声。……早餐有汤、鱼和米饭。向导身穿职业服到来，发现我已准备好。然而他们坚持要我把穿好的衣服重新脱下以便把内衣穿厚些，警告我即使山下是大暑（夏季最热的时期），山顶却是大寒（冬天最冷的时期）。然后他们先出发，挑着食品和沉重的衣包。……一辆人力车等着我，有三个车夫，两个拉，一个推，因为上山将是费力气的活。使用人力车我可登到五千英尺的高度。

清晨漆黑而微寒，细雨霏霏；但我很快将在雨云之上。……村镇的灯光在我们的身后消失，人力车沿着一条乡间的道路滚滚向前。最前的车夫的纸灯笼照射出摆动的光圈，在光圈之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我能模模糊糊地辨认出树木的轮廓以及房屋的轮廓——农民的屋顶陡峭的房子。

潮润的空气里渐渐弥漫灰暗淡弱的天光。天色透过细雨而开始破晓。景物由于熹微的晨光而渐渐完形。道路通过一片稀疏的树林。偶尔我们经过屋顶高高的房子，屋顶是用茅草盖的，样子看来像农舍；但是耕作过的田地哪儿也看不见。……

开阔的田野上分布着一丛一丛的树木——落叶松和松树。天边只看见参差不齐的树梢，好像是在一大片丘陵地之上。看不见富士山的一点踪影。……我头一次看见道路是黑的，显然是黑色的沙子和碎渣——火山灰的渣，人力车的车轮和车夫的双脚陷下去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

雨停了，天色成为较清明的灰色。在我们继续前行时，树木在数量上见少，在体积上见小。

我一直看作天边的，在我们前面，意外地豁然分开，开始向左右两方

曲折地伸展。在巨大的断裂处，出现深青色的一堆团块，那是富士山的一部分。几乎与此同时，在我们身后太阳穿出云层；但是道路现在进入覆盖一条低矮的山脊底部的矮林，视野就给截断了。息止在一幢林中小屋前——香客们的一个休息地——这儿找到了向导，他们比车夫快得多地走在前面，正等着我们。购买鸡蛋，向导把蛋裹在一条狭狭的草席内，把草席用一条草绳在鸡蛋之间系紧，所以这串鸡蛋在外表上有点像一串香肠。……雇了一匹马。

我们行进时天色放晴，皓白的阳光普照万物。道路又向上升。我们到达一片荒地。在右前方，富士山再度出现，一无遮拦地直到山顶，浩大惊人，好像新从地下冒出来的。再没有比它更美的了。一个巨大的蓝色圆锥体——使人觉得温热的蓝色，透过还没有给太阳消散的雾气几乎呈紫罗兰色——靠近山顶有两道白色的纹理，那是两条充满积雪的大沟，虽然从我们所在的位置望去几乎还不到一英寸长。然而那山的风姿绰约与其说由于色彩，还不如说由于对称——美丽的曲线的对称，其弯曲部分恰如一根电缆的弧形部分伸展在一片过于宽广的空间上，即使拉得绷紧，也还有余地(这个比拟不是当时想到的：这些线条的优美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属女性的——我觉得我想到的是颈肩之间优美的倾斜度)。我能想象到困难莫过于一见就能画下来。可是日本的画师，通过他们的画笔，以高妙的技巧——这种技巧是书画家们世代相传的——面临这个难题却不难解决：他只在一秒钟内用流畅的两笔就把轮廓描出来，然后设法使线条达到精确逼真——很像一个职业的射手，不必有意识地瞄准，而是通过手眼并用的长期习惯就可以射中鹄的。

二

我看到向导在远处匆匆前行——其中一名把鸡蛋挂在脖子上！这时不再看到名符其实的树木，只有分散的跟灌木相似的植被。黑色的道路形成一条曲线通过一片青草丛生的广袤的丘陵地带；我看到在绿色的表层中有大片黑色的块块——覆盖着火山灰与火山渣的赤裸裸的空白地；说明这层薄薄的绿色表面下是近期火山爆发后大量的沉积物。……载于史册的一次史实是，整个这一地区在一九〇七年由于富士山侧的一次爆发而深埋在二码之下。即使在远处的东京覆盖屋顶的火山灰也达十六厘米厚。这一地区没有农田，因为缺乏真正的土壤；也没有水。但是火山造成的破坏并不是

永远的。它的爆发也给土地施肥。“百花盛开”的女神将会在未来数百年之后使这片荒野之地再度嫣然微笑。

……绿色表层上的黑色裂痕愈来愈多愈大。少数矮小的灌木仍跟荒草交杂。……雾气正在消散：富士山在渐渐变色，它不再是发红的蓝色，而是暗得发滞的蓝色。先前被升起的地面隐匿起来的起伏不平在大曲线的较低部分显露出来，在左方其中有一处——形状像一只驼峰——相当于上次火山大爆发的中心。

现在土地不是带黑斑块的绿色，而是杂有绿斑块的黑色。向山顶方向的绿色斑块在显著减少。灌木丛消失了。人力车的车轮和车夫的脚印更深地陷进火山沙中。……现在把马用绳子套在人力车上，我可以前进得快些了。可是山依然似乎那么远；我们实际是在它的一侧爬上去，海拔高达五千多英尺。

富士山一点也不再是蓝色的了。它是黑色的——炭一般黑——明显一堆可怕的熄灭后的火山灰烬与熔岩的残渣。……大部分绿色已经消失。一切幻觉也都破灭了。只有赤裸裸的巨大的黑色实体——愈来愈变得更轮廓分明，更可怖，形状更难看，使人的感觉为之麻木，陷进一场恶梦。……上方——好几英里上方——黑底上成块的白雪耀眼地或微微地闪光，叫人讨厌。我想起我曾经见过的一个头骨——一个女人的头骨——的闪光的牙齿，这头骨的其他部分烧成了一团松脆易碎的黑炭。

所以，地球上如果不是最美的，也是最美的景色之一，就转化为一片恐怖和死亡的景象。……但是难道人的理想，像从远处看富士山的美，不是由死亡和痛苦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吗？难道类似人类理想的一切事物，透过那层由我们继承下来具有纪念性质的魔力的迷雾，回过头去看不也是死亡的成品吗？

三

绿色完全不见，一切都是黑色。没有道路，只有黑沙形成的一片大荒漠，成为斜坡，渐渐狭窄地朝那眩目的像在咧嘴而笑的片片雪块而上。可是有一条小径——一条微黄色的小径是由朝山者扔下的数不清的废草鞋铺成的。草鞋很快就在这种黑色的沙砾上磨损了，旅途上每个香客都带上几双。倘若我独自登山，我也能循着这些破草鞋找到路径，一道黄色的条纹弯弯曲曲地穿越那一片黑色直到在视野中消失。

早晨六点四十分——我们抵达太郎坊，登山十个休息站的第一站：高度六千英尺。休息站是一幢大的木头房子，其中有两间装修起来作为出售手杖、帽子、雨衣、草鞋——香客需要的种种东西——的商店。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流动摄影师，他卖富士山的风景照，既便宜又好。……向导在此进他们的头餐，我则休息。人力车不能再上去了；我打发了我的三名车夫，但把马保留——一匹温驯和稳当的牲口；我可以骑着它大胆走上下一个站，二分半站。[①]

从二分半站开始走上那黑沙的斜坡，使马保持常步。二分半站在当季关闭了，我们未能进去。……斜坡变得陡峭如楼梯，继续骑马将会有危险。下马准备攀登。寒风吹得那么厉害，我不得不系紧帽子。一名向导从他的腰上解下一根长而结实的棉腰带，给我拿住一头，他把另一头通过自己肩上拉着。然后他跟沙地形成一个角度以稳而短的步伐前行，我跟着；另一名向导则紧随在我后面以防我滑倒。

这段路的攀登没有发生什么非常困难的事情，除了在沙砾和火山渣上行走的劳累；那宛若是走在沙丘上。我们盘旋曲折地爬上去。沙随风而移动；我稍微有一点紧张之感——只是下意识的而非意识到的；因为我一直密切注视着沙子，它的高度增长超过深度。……得小心地注意我的步伐，经常用我的拐杖，由于坡度现在非常陡峭。我们在一片白茫茫的大雾中——穿过云层！即使我想回顾，透过雾气什么也看不见，不过我一点想往后看的意思也没有。风突然停息——大概被一道山脊所阻截；出现一片沉寂，从我在西印度群岛时起就记得：在高处特有的宁静。它只被我脚下火山灰的吱嘎吱嘎声所打破。我可以清晰地听到我的心跳声。向导告诉我：我弯腰过分了，叫我挺直走，起步时总是先放脚跟。我照着这么做，发现果然省劲儿些。不过爬越这些沙子与火山灰的讨厌的混合物开始费劲吃力了。我冒汗喘气。向导要我把“尊嘴”闭上，只通过“尊鼻”呼吸。[②]

我们又走出了大雾。……我蓦然一下看到我们的上方不远处，在山的正面有一个方洞样的东西——一个门。……那是第三个休息站的门——这个站是一幢木头盖的小屋，半埋在黑色的流动火山灰渣里。……再度坐下休息是多么令人高兴呵——即使是在一片从柴火冒出的烟雾中和给烟熏得乌黑的椽子下！时间，上午八时三十分，高度七千零八十五英尺。

---

① 日语为二合半目站，即第二站与第三站之间的中途站。整个登山的路程大致均分为十合目。

② 这里作者是幽默地表达向导的原话。

尽管有木柴的烟雾，在休息站里面还是够舒服的；有干净的席子，甚至供下跪的垫子。当然没有窗户，除开正门，也没有其他的出口，因为这座建筑物多半部分埋在山的一侧。……我们进午餐。……站长告诉我们有一名大学生从御殿场走到山顶又下来——穿的是木屐。木屐也就是沉甸甸的木鞋，或木底鞋，仅仅用一根皮带穿过拇指与第二指之间。这名大学生的双足准是钢铁造的！

休息过了，我走出去看看四周的环境。远在下方呈巨大的花环状的白云在风景上浮滚。小屋的上方，那稳稳的圆锥体直耸霄汉，仿佛真的在它上面慢慢移动下来。但令人惊奇的景象是那往左方下倾的大得异乎寻常的斜坡的线条——现在这是一条没有显示任何弧形的线，往下直穿白云之下，往上则伸到只有神才知道的地方（因我看不到头），笔直如拉紧的弓弦。右侧岩石累累，而且不成整块。至于左侧我从未想到可能是如此绝对笔直而又平匀的一条线，以这么令人惊异的角度延伸开去这么一大段距离，甚至出现在一座火山上。那黑压压的一片使我感到晕眩，也给我完全陌生的感觉，使我纳闷。这样的整齐显得不自然，可怖；甚至似乎是人为的——可是它的规模只有超人和恶魔才干得出来。我想象得到假使从上面掉下去那会要掉好多英里。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但是向导对我担保在山坡上没有危险：脚下全是柔软的沙子。

四

虽然前一段登山路程的吃力费劲使我出汗出得又干又渴，现在汗已干了身体却感觉到冷。……再次上去。……开头像先前一样是通过火山灰和沙子；可是不久大块的石头就跟沙子混在一起了；道路渐渐变得更加陡峭起来。……我常常滑倒。没有什么稳固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站在上面可以坚持住；每走一步都有石头松动和火山灰渣滚下。……如果一大块火山岩从上面断裂而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尽管有助手和手杖，我还是继续滑跌，身体又出汗了。几乎每一块我踩上的石头都在脚下翻动。怎么向导的脚下却从没有石头转动呢？他们褐色的小而宽的脚板刚好成直角形，均衡地压在满布石头的坡面上。他们的身体比我的重；可是他们像鸟儿一样地行动轻快。现在我每走六步就得停下来休息。破草鞋形成的路线也随我们走的路途而七弯八曲。……最后——最后山的正面出现另一座门。走进第四个休息站，一头扑倒在草席上。时间上午十时三十分，高度

只七千九百三十七英尺——然而显得是这么漫长的一段路程！

再次出发，道路愈来愈糟。……由于空气的稀薄感到一种新的苦闷。心跳得像发高烧一样。……山坡变得非常崎岖不平。不再是火山灰和沙子混杂着石头——而只有石头——凝结的熔岩碎片，成团的浮石，种种棱角形状的火山渣，棱角仿佛都是用榔头砸出来的。似乎都是为了人一踩上去就翻个才特别搞成这个样子。可是我得坦白地说在向导的脚下它们却从不翻身。扔掉的草鞋散布在山坡上愈来愈多。……要不是有向导我本来会狠狠地摔个够。他们不能防止我滑跌，但是他们绝不让我摔倒。显然我不适于爬山。……高度八千六百五十九英尺——可是第五个休息站关闭了！必须一直曲曲折折地爬到下一站去。纳闷我怎么才能到达！可是仍然还有健在的人，他们已攀登过富士山三四次，仅为了好玩！……我不敢朝后看。除开注意那老是在我脚下翻身的乌黑的石头和了不起的向导的青铜似的双足，什么也顾不上，他们从不滑跌，从不喘气，从不出汗。……拐杖开始使我的手疼痛。……向导又推又拉：我明白，给他们这么多麻烦使我惭愧……呵！第六个休息站！——求无数的神明保佑我的向导！时间下午两点零七分，高度九千三百一十七英尺。

我一边休息，一边目光望穿下面深渊的入口。土地只有通过无边无际的雪白的云海的裂缝才能模模糊糊地见到，在这些裂缝之内几乎一切都是漆黑的。……地平线令人惊怖地隆起来了——可怕地扩展开去。……向导警告我山顶还有好几英里之遥。我的速度一直太慢。我们必须加速登攀。

曲曲弯弯的登山道肯定比先前的要陡。……路上的石头现在跟有棱角的岩石混在一起。……有时我们不得不经过古怪的黑色的巨石的侧面，这些石头看上去像玄武岩。……右方极远处模糊不清地隆起一道参差不齐的可怖的黑色山脊，由一条古老的火山岩浆流所凝结而成。左坡的线路仍旧挺然而上，像弓弦那么笔直。……纳闷路会不会比现在更陡，也怀疑它是否可能比现在更崎岖。岩石在我脚下离位无声地滚下去——我害怕朝后看它们滚落。它们无声无息地消失给我那种仿佛在梦里跌落的感觉。

头上有一道白色的闪光——无涯无际的积雪的最下缘。……现在我们到达一个满是积雪的山沟边。这些白色的块块的最下部分，今天早晨初次眺望山顶时，似乎长不盈寸。要费一个小时才能通过它。……在我倚着拐杖休息的同时，一名向导走到前头去了，带回一个大雪球。多么奇异的雪！不是呈雪花状，柔软的白雪，而是一大块透明的球体——恰像玻璃球。我吃了几个，觉得它味道清新可口。……七号休息站关闭了。我怎么爬到第八站去呢？……幸运的是，呼吸的困难减轻了一些。……风又刮到

我们身上，夹着墨黑的尘土。向导紧靠着我，小心翼翼地前进。……山径上的每一个转折处我都得停下来休息——由于劳累而不能谈话。……我不去感觉了——我由于太疲倦而失去感觉了。……我怎么想法办到的，我不知道——可是我确实到达了第八个休息站！给我十亿美元今天我也不愿前进一步了。时间是下午四时四十分。高度一万零六百九十三英尺。

没有冬衣在这里因太冷而无法休息；现在我明白几位向导所提供的厚厚的长袍的价值了。袍子是蓝色的，背面有大的白色汉字，里面的棉花垫得像被子那么厚；可是感觉不重；空气真像二月的霜气。……在准备饭。我注意到木炭在这个高处不易燃烧，要让火保持不灭只有经常注意。……寒冷与疲劳使食欲大增：我们吃下数量惊人的烩饭——米饭加上鸡蛋和少许猪肉。由于我的困倦和时间已晚，决定在这里过夜。

我虽则那么劳倦，却不由自主地瘸着走到门口去凝视那令人惊异的景色。从离门槛数尺之内，由岩石和火山灰渣构成的可怖的山坡下降到我们数英里下方的一片浩翰的云海中——难以数计的种种形状的白云，但大多是呈花环形和羊毛似的堆积成团。那整个缭绕纠缠在一起的大块几乎达到天边，在太阳下白得使人盲眊（用日语说这一浩瀚的云区被恰当地称为“絮之海”)。地平线本身庞然隆起，出灵似的扩展开去——似乎在距离天地各半之间：一条宽阔发光的带子环绕着那空灵缥缈的景色。我说它空灵缥缈，因为在天边下极远的远方是跟长空一色而且模糊不清的。所以你获得的印象是自己并不在天宇下的一点上，而是在升入一片浩渺无际的碧落的一点上，这条巨大的地平线表示的是一个把天地均分的赤道点。要转身不看这样一种奇观是不可能的。我观看又观看，直到落日改变了云的颜色，把絮之海变为金羊毛。半绕着地平线，一条黄包的光带扩大着，辉耀着。在它下方这里那里透过云的空隙，有色的模糊处显出轮廓：现在我看到金色的水面，紫色的长岬伸入其中，绵亘的紫罗兰色的群峰环立在它之后——这些零散的一瞥跟一幅着色的地貌图奇妙地相似。然而大部分景物纯是幻像。即使是我的向导以他们的长期经验和他们鹰隼般的目力也分辨不清虚实——那在金羊毛下飘浮着的蓝色、紫色、紫罗兰色的云朵恰恰是跟远方的山峰和山岬的轮廓与色调相仿的，你只能根据慢慢变幻的形状从而把云气分辨出来。……金黄的色彩燃得愈来愈鲜明。阴影从西方而来——由一层层堆积的云团投下；像雪上的暮影，它们是紫罗兰似的蓝。……然后天边出现桔红色的色调；然后是燃烧的焖火似的绯红。现在那一片金羊毛的大部分又变成了棉絮——白的棉絮跟粉色的棉絮混合。……星星眏着眼出现。那一片云的原野变成一色白了；增厚成堆拥向天边。西方

的天色暗下来了。黑夜降临；除开那奇异的绵延不断的一片白色——絮之海，一切都变成漆黑。

休息站的管理员点上灯，烧起一堆由树枝作燃料的柴火，替我们铺好床。外面刺骨的寒冷，随着夜晚来临而变得更冷。我还是舍不得离开那令人惊异不已的景色。……无数的星星现在在青黛色的天空里闪烁哆嗦。物质世界里不管是什么东西一概看不见了，除那在我脚下的乌黑的山坡。下方硕大的云团保持白色；但显然成为液体状的平均的白，而没有各种形状了——一片白色的洪水。它不再是絮之海。是乳之海，古印度传说中的宇宙之海——永远自我照耀，如同鬼火的发光。

五

我蹲在柴火旁，倾听向导和休息站管理员谈山上发生的奇事，他们谈论的一件事我记得曾在东京的一家报纸上读到过。我现在听到一个亲身参与其事的人对它的重述。

一位叫野中[①]的日本气象学家去年轻率地试图在富士山顶越冬以便从事科学研究。要是在山顶上一个备有良好的火炉以及所有必需品的坚固的观测站越冬也许并不难；但野中只负担得起盖一幢小木屋的费用，并且得在里面不生火而度过整个寒冷的季节！他年轻的妻子坚持跟他分劳苦共命运。这对夫妇在九月将尽时开始在山顶生活。仲冬时有消息传到御殿场说两人都处于垂死状态。

亲友们试图组织一个救援队。天气恶劣；山顶满覆冰雪，死亡的可能性无法预计，登山的向导不愿冒生命的危险。再多的钱也无法使他们动心。最后在其他办法失败后，把他们看成是日本民族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的代表打动了他们。人们向他们明确地表示眼看一个科学家毁灭，甚至不作出一次富有胆识的努力去救他，那会使国家蒙受耻辱；人们告诉他们国家的荣誉掌握在他们手中。这一呼吁召来两名志愿人员。其中一名是个力大胆大的壮汉，他的同伴用绰号称他为“魔熊”，另一名就是我的两个向导中年纪较大的那位。两个都认为他们都有某种丧生的可能。他们告别

---

① 即野中至（1866—1955），1895 年两次登上富士山顶。其夫人千代子是在第二次参加的。

亲友，跟家人一同互饮诀别水，所谓“交杯水”——这是一种即将被死亡分离的人们相互作出保证的仪式。接着用棉毛裹得厚厚的并作好种种攀登雪山冰峰的准备后出发了——他们还带着一名外科军医，他是自动为救援活动提供义务帮助的。在克服了异乎寻常的困难后，救援队到达山顶小屋；但住在里面的夫妇俩拒绝开门！野中抗议说他宁死也不愿面对他的计划失败的耻辱；他的妻子说她决心与丈夫同命运。半用强迫，半用劝说，他们回心转意，医生使用了药物和兴奋剂；病人经严密裹好后，绑在两名向导的背上就开始下山。我的这名向导背的是那位女士，他相信神灵会帮他走下结冰的山坡。不止一回他们都认为自己没指望了；但是他们却安全抵达山下而没有出一次严重的事故。经过精心调护后，这对鲁莽的夫妇脱离危险。妻子的情况比丈夫好些，恢复得较快。

向导告诫我在夜间不叫醒他就别外出。他们不愿告诉我什么缘故；他们的警告是格外神秘的。根据此前我在日本旅行的经验，我猜测所指的危险是超自然的；但我觉得问他们也徒然。

门关起来再闩上。我躺在两名向导之间，他们一会儿就睡着了，我从他们沉重的呼吸就可知道。我不能马上睡着——或许是白天的疲劳和惊险使我有点紧张吧。我抬眼看墨黑的房顶上的椽子——一捆捆的草鞋，一堆堆的木柴，或一捆捆在远处堆放着或吊着的看不清的东西，在灯光的照射下形成奇特的影子。……冷得要命，即使在我的三重被子下，屋外的风声奇怪地像拍岸的巨涛声——连续不断地突然爆发的呼啸声，每一声之后又接着一声拉长的嗞嗞声。小屋半埋在成吨的岩石和吹积物下，一动也不动；可是沙子却不一样，在椽子之间慢慢地流淌下来；小石头在每一阵狂风后也移动，喀拉喀拉地像海滩上的圆卵石被退走的波涛推拉时发出的碰撞声。

早晨四点——独自走到外面，不顾昨晚的警告，但紧挨着门。刮着冰凉刺骨的大风。乳之海没有变化：它远远地横陈在风的下方，在它上面月亮正在消逝。……向导见我不在，纵身而起来到我身旁。我因没叫醒他们而受到责备。他们不让我单独待在外面，所以我就随他们转身进来。

黎明，产生一条珍珠般的带子环绕天地。星星隐没了；天空明朗起来。莽莽的苍穹，散乱的乌云在绝高处浮荡，乳之海又变成絮之海，其间有巨大的缝隙。荒凉乌黑的山坡，火山渣形成的岩石和棱角突出的石头，它们的全部丑陋处又都呈露出来了。……现在絮之海变得零乱了；它断裂开来。一道黄色的光华沿着东方蔓延像受风吹拂的火焰。……唉，在那可以夸耀从富士山上看过日出的幸运的人当中，我却算不上一个！凝重的浮云越过朝

日将在那里升起的地点。……这时我知道它已升起;因为在紫色的云块上缘燃烧得像木炭一样。可是我已经那么沮丧。

空灵缥缈的太空愈来愈光芒四射。有数英里宽的棉絮般的云团滚动着分开。极目的远方有一道金光在水面上;太阳在这里看不到但海洋却看见它。海并不闪烁而是一团发亮的光焰——在这样远的距离外,海面上起伏的波纹是看不见的。……云团分散得愈来愈远,展露出一片又灰又蓝的风景;好几百英里的景物立刻拥进视野。右方,我辨识出东京湾、镰仓,和神圣的江之岛(绝小比i字上面的一点大);左方是更荒凉的骏河湾海岸,和伊豆的像蓝色的牙齿一样的岬角,还有我曾经一直在那里度夏的渔村,在那山冈与水涯构成的色彩缤纷的梦境里仅仅是一个针尖似的小点。河流显现出来如蛛丝上微微闪烁的阳光;渔船的帆影是粘在玻璃一样灰蓝色的海面上的白色尘埃。这幅画面在云朵飘过它并且轮换时忽隐忽显,而云本身又变幻为具有种种神奇色彩的光怪陆离的岛屿、峰峦与山谷……

六

晨六点四十分——向山顶进发。……全部旅程中最艰苦的阶段,经过一处由火山熔岩块构成的荒坡。斜坡上山径在像黑色的牙齿一样伸出来的丑陋的大块熔岩间曲曲弯弯地穿过。扔掉的草鞋的残迹比以前更宽。每走不到几分钟就得休息。……到达一片长条形的雪地,雪粒看起来像玻璃球,吃了几颗。下一个休息站——八号站与九号站之间的中途休息站——关闭了,第九号站已荡然无存。……突然感到一阵害怕,不是由于登高的缘故而是想到以后下山走的路,它太陡了,甚至不容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可是向导向我保证不会有困难,大部分回程是通过另一条道路,比我昨天为之纳闷的那冗长的一段要平坦——几乎都是柔软的沙子,石头极少。人们称之为”滑坡”,我们跑着就下去了。

突然一窝田鼠惊惶地从我脚下奔窜出来四散奔逃;我后面的向导抓住一只拿来给我。我握住那颤抖着的小生命,察看了一会儿,又把它放走。这些小小的生物有着淡白色的非常长的鼻子。它们怎么在这块没有水的荒地生存的呢?——而且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尤其在下雪的季节?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万一千多英尺的高度上!向导说田鼠找生长在石头下的草根吃以维持生命。……

更加荒凉也更加陡峭;对于我,至少,攀登有时就是伏在地上手足并

用地爬。我们克服有些障碍是借助于梯子。有那可怕的地方却题以佛教的名称。例如 Saiwo kawara[①]，意为灵河的干涸的河床——一块乌黑的荒地，散布着一堆堆岩石，像佛教画图上描绘的阴曹地府中的石堆那样，是儿童的幽灵堆垒的。……

一万二千英尺，主要的是——绝顶！时间早晨八点二十分。……小石屋！神道教的有牌坊的神祠；冰凉的水泉，人们称之为金泉；刻有一首汉诗和一只老虎图样的石碑；这些东西周围有火山熔岩块形成的粗糙不平的石墙——可能是为了防风。然后来到巨大的已死的火山口——大概有四分之一英里至半英里宽，但火山岩屑形成的边缘纵深达三四百英尺——碎裂的四壁是黄色的，上面遍布种种烤焦的色泽的条纹和斑点，一个甚至在它的色调上也是可怕的空穴。我看到草鞋的残迹直到火山口内才终止。一些难看得叫人害怕的垂悬着的黑色熔岩尖头——像怪异的伤疤的碎缘——突出在两边，高出于裂口有数百英尺；但我当然不会不辞劳苦地爬上去。然而要是透过一百英里外的雾气看来——透过蓝色的春光所产生的柔和的幻觉看来——这些尖头就好像圣洁的莲花所展放的雪白的花瓣。当你站在由火山渣形成的这朵莲花的瓣尖之上，世界上就再没有别的地方可能比它更可怕，更粗俗得沉闷无趣的了。

但这片景观——这片范围达数百英里的景观——以及远方朦胧的梦幻般世界的光辉、仙女般的晨雾、奇妙的花环般的云团，所有这一切，也只有这一切才能给我付出的辛劳以安慰。……别的朝拜者，更早一些的登山者——静静地待在最高的巉崖上，面朝浩瀚无际的东方——按神道教的祈祷方式，轻轻拍掌向伟大非凡的白日致敬。……这一时刻的无边的诗意进入我的灵魂使我产生一阵激动。我知道在我面前的景象已经成为一次不可磨灭的记忆——它的神采奕奕的细节绝不会消失，将保留到思想本身也消亡，这双眼睛的遗尘跟无数双眼睛的遗尘混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为止，它们曾在我出生以前已被遗忘的世代里在富士山的绝顶观望过日出。

（孟修译）

① 日语原意为赛之河原。

子规的画

夏目漱石

我只有一张子规[1]的画。为了纪念亡友，我长时间地把它放在袋子里，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时简直时常忘记它的所在。近来忽然记起，觉得这样放置，若是有个搬迁挪移之事，稍一不慎，便不知会散失在什么地方。所以想立刻把它送到裱糊店里，裱一裱悬挂起来。抽出包装纸袋，掸去灰尘，打开一看，画还是按原来的样子，潮乎乎地叠作四折，放在那儿。在我的记忆中，袋子里除了画以外，什么都没有。可是，竟还从中发现了子规的几封信。我从中选出最后那封和另一封不知年月的短信。在两封信中间夹上那张画，把三者归拢到一块儿拿去裱褙。

画，是插在小花瓶中的关东菊。构图是极其简单的。旁边还加了注解："把它看作行将枯萎的吧；把这笨拙的画技，看成疾病所致吧；如觉得我是在撒谎，你就支着胳膊肘画画试试吧。"从这个注解来看，他自己并不觉得他的作品很好。子规在画好这幅画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东京了。他是给这幅画题了一首歌寄来熊本的："瓶生关东菊，菊花行将萎；君今在火国，不知何日归。"

此画挂在墙壁上，看上去实在令人感到寂寥。花、茎、叶和玻璃瓶，仅仅使用了三种颜色。开花的枝上，只有两个花蕾。数一数叶子，总共才有九片。这孤寂的花草，笼罩在一片白色里，再加上周围是用冷蓝色画绢裱褙的，无论怎样看，也让你觉得心里冷冰冰的吃不消。

看来，子规为画这幅简单的花草，是不惜巨大努力的。仅仅三枝花，至少费了五六个小时的时间。画得极其仔细，一丝不苟。费这么大的劲

① 正冈子规（1867—1902），俳人、歌人，是漱石在第一高等学校念书时的同学，也是他的俳句老师。

儿，不仅病中需要极大的耐心，即使以他那作俳句、和歌时挥洒自如的性情来讲，也是个明显的矛盾。盖因他学画画之初，从不折①等人那里听到画画必先写生的道理时，他便在这一花一草上，打算加以实践。不知他在画画方面，是忘记了使用他的俳句上已经谙练了的方法呢，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本领。

由关东菊所代表的子规的画，既古拙又认真。在文笔上，凭才力他是可以一气呵成的。可是一接触到画具，却忽然变得呆滞僵硬起来，笔锋畏畏缩缩，踟蹰不前。想到这里，我不禁微笑了。当虚子来看到这幅画时，他曾表扬说，正冈的画，这不是画得很好吗？我却不以为然。这画画得是那么单调而平凡，且又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劳动；凭正冈的头脑和才气，干这心余力绌而又用不着干的工作，从而泛溢着他那掩抑不住的古拙。其画虽古拙，却有其朴实稳重之妙，古拙而苍劲，严肃而认真。正象征着其为人之刚耿和愚直。如果说子规的画虽拙犹美，使人钦羡不厌，也许其奥秘就在于此吧。然而，毕竟由于他腕下缺乏挥洒自如之巧，手中无运笔传神之妙，不能下笔点睛，迅即勾画出幽香雅境来，因此不得不舍弃捷径，而苦心孤诣地搞他的涂抹主义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拙”字，对他来说，是怎么也难免的。

子规作为人，又作为文学家，是十分机敏的。在他的身上，很难发现“拙”的痕迹。在我和他交往多年的任何时候，从未记得他曾有过因“拙”而被人讥笑的先例。甚至连一瞬间都没有过。在他死后即将十年的今天，从他特地为我画的一束关东菊中，确实欣赏到了他的“拙”相来。其结果，不论使我失笑，还是悦服，对我来说，都是有极大的兴趣的。只是这画却是异常冷落孤寂，凄寒袭人。如有可能，真想让子规为补偿这一冷落孤寂，把这一“拙”劲儿，发挥得更雄浑些。

（林怀秋译）

---

① 他们共同的友人，画家中村不折。

旷　野

石川啄木

“是迷路了！”

当这样觉察到的时候，他已深入这片旷野，走过了将近十英里的路。清晨离开旅店后，一直循着淤水处留有新马蹄印的路痕走出七八英里之遥。从森林到原野，从原野到森林，其间，也曾两三次途遇路人，并且在一处森林中还见过一所无人居住的小屋。但究竟是从哪条路来到这里，以至是从何时、何处迷的路，却无从得知了。就觉得转瞬之间，像是谁强行把自己拖来，遗弃到这片茫茫旷野后便旋即离去似的。

旅人的脚背让草鞋磨得疼痛难忍，他拖曳着沉重的双脚，踉踉跄跄地向前挪动。因为走了十个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粒米未进的肚子瘪了下去。饥饿、疲劳以及迷路后的惆怅，给头脑增添了一种无形的重压。每走一步，两脚的剧痛都咝咝地刺着衰弱的神经。不论怎样振作精神，还是不时地发生目眩和耳鸣。

虽然想着要返回原路，但两条腿依然在朝前迈；即或下定决心往回折，可身躯却照旧是在向前移。

一望无垠的旷野，野草像海面上起伏的波涛。在这万顷碧波之上，浮着惟一的一条宽二尺许笔直的路。天空浓云低垂，无半点儿裂缝，犹如铁制的棺盖，沉重地覆压着整个旷野。

连一丝风儿都没有。从地球脊柱似的嵯峨群山刮来的横扫千里的疾风，吹至这片既无峰峦阻隔，又没树木遮拦的旷野，那股雄狮咆啸般的汹汹气势，也就自然而然地减弱以至完全消失了。

看不见太阳，也就辨不清是午前还是午后。旅人心里揣摩，大概再有两三个小时就该日落西山了。四野茫茫，不辨东西。路从何处来，通往何处去，更是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终，他只有径直向前……

大约又走了二英里，脚下的小路，向左右岔开了。

这里恰处旷野中央，来自三个方向的三条路，在此汇合。汇合处略显宽阔，无野草生长，一块裸露的红土正中，有一洼水塘。

水塘近旁，蹲着一条像用铁丝编成似的瘦骨嶙峋的黄狗。

狗一看见旅人，亲热地摇晃着尾巴，缓缓站起后，踉跄着向前跑了两三步。

孑然一身陷入这片沉寂旷野的旅人，一看见有生命的狗，就像在异国他乡邂逅故人那样感到亲切，他靠近了狗。

狗微微抽动着鼻子，仰视一下旅人的脸，便缩起耳朵，低头用鼻尖吻抚着他那满布灰尘的脚背。旅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狗也在相距大约三尺左右的地方，用前肢撑地蹲了下来。

天空结成了一块铅板，仍不见一丝微风，在方圆几十英里的莽原中，有生命的只有这一人一狗。

狗默默地注视着旅人，旅人也静静地凝望着狗。

假如这年轻人和狗二者形神同属一类，那么，此时狗是旅人呢，还是旅人是狗呢？恐怕无论是谁，也辨认不清。饥饿、疲惫的两条生命，面面相觑，彼此对视着。

约在七天前，究竟由于怎样的一个机隙跑到这旷野的三岔口上来了，并且是从哪条路上来的，狗则全都忘却了。虽然也极想返回原来的村子，终因旷野漫漫，无论怎么走，也还是野草的世界。三条路交替轮换，不管走多少次，到头来依旧回归原处。狗已是七天未曾吃食了，而且从没碰到过一条狗或一个人，只是在三天前，目送过扑翅而起，隐入云层的一只鸟的背影。

万籁俱寂，连一点儿微弱的声音也没有。旅人觉得，所能听到的，只是两颗极度疲劳的心脏同时搏动的音响。

须臾，旅人探囊取出香烟，擦着了火柴。他发现短暂的火光已映入了狗的眼里；而狗则同时看到，火光也正在旅人的眼中闪烁。

他把燃过的残梗信手扔到狗的面前，狗立即把它按到鼻尖下，因为没有任何香味，所以很快又恢复了蹲踞的姿势，乞望着旅人的脸。七天来的饿馁，使狗的眼睑显得非常倦怠了，而入口的烟雾却冲淡了旅人的饥肠。

由于心神略觉舒畅，对眼前瘦得皮包骨头的狗不由地动了恻隐之心，他伸手把狗拉了过来。

纵使抚摸它的头，拽它的耳朵，狗也只是眯缝着眼睛，显得异常温驯，顺从。即或把香烟的烟气往它脸上吹，它也不过是微微用鼻子“哼哼”两声。接着，又是逆着毛抚摸，又是肆意掰开它的四条腿，又是让它

在地上打滚儿，以至把它那瘦削的小脸儿夹在两膝中间，狗也还是相当地驯顺。最后，他把狗的细尾，左扭右拽，甚而缠住手指，只要用力稍一过猛，狗便“哽”、“哽”地在嗓子眼儿里呻吟一下，试图表示一点微弱的反抗。

忽然，旅人想出了一桩无聊的趣事儿，嘴边暗暗地浮现出一丝冷笑。他从衣袋里掏出些乱纸，先搓了根纸捻儿，用它把乱纸绑在了狗的尾巴上。

狗左右摇晃着尾巴，旅人擦燃火柴，点着了乱纸。

狗猛地跳了起来，尾上火在燃烧，它尽管想扭头咬掉尾上的乱纸，但因首尾无法相顾，所以，一边“噢”、“噢”嚎叫，一边骨碌骨碌地就地旋转起来。

此刻，旅人虽悟及自己搞了一出极为残忍的恶作剧，慌忙起身，想要按住狗尾除去乱纸，可是狗在声嘶力竭地连连狂吠，并以惊人的气势加速旋转。他简直目瞪口呆，一筹莫展，无奈，只好也伸着手跟随狗团团乱转起来。

狗的惨痛哀嚎，在腹空如洗的旅人听来，愈益不堪忍受，顿觉胸口烦闷，膨胀欲裂。

狗尾上的火，不久熄灭了。然而，当它的旋转刚一慢下来的时候，竟东倒西歪地栽向水塘里去。这时，旅人就像一根枯木那样呆立在那里。

“噢噢”的惨叫声已经消失了。狗就那样倒在水里，经受着临终的苦痛。它虽还在用四肢拼力挣扎，并“哽哼”、“哽哼”地连声低泣，但却一声低似一声，后来颤栗的四肢慢慢地不颤动了。

极度饥饿的狗，就这样惨然死去。

横卧着黄狗尸体的水面，波平水静，宛如一泓无底深渊。映在里面的灰色天空，不知不觉已透出黄昏的惨淡。

怔忡木立的旅人，惊悟地看了看四周，到处是一片昏暗笼罩着的茫茫野草，他的脸上刻下了难以言状的凄楚。

对于迷路的旅人来说，没有比意识到夜之将至更为悲哀的事了。他急忙系紧了草鞋带，诀别般地扫了一眼狗的浮尸，决定上路。但刚一举步，蓦地怅惘了，那么，究竟去向何处呢？他环视了一下灰蒙蒙的旷野。

就这样反复环视了三次。

“噫！”

他一声呐喊，刚要把两手高高伸向苍天，竟失声恸哭起来。

“来时的路到底在哪里？！”

三条路，从他的脚下，毫无二致地通向旷野的三个方向。

（柴明俊译）

千曲川速写（选译）

岛崎藤村

青麦熟了的时候

学校的勤杂工是个有趣的人，他给我讲了许多事。他在学校当勤杂工，家里是佃农。他的家族是纯粹的佃户，土地主要由他上了年纪的父亲和弟弟耕种。学校放学后，勤杂工挨个打扫教室，有时他那位面颊发红的妻子背着小孩来帮他打扫。学校有些老师的家里也种点地，他去帮助种种蔬菜。校长的家像农民一样种了许多蔬菜、燕麦等农作物。休息时，我常常抓住他，问他耕作的事。

我们的教员室离旧士族的住宅遗址不远，隔着松林，可以听见在深谷中流淌的千曲川的水声。教员室在教室上面，二楼的一角，一侧是干事室，一侧与校长室相连，有四个窗户。一面窗户可以看到成片的松林，校长家的茅屋顶。一面窗户可以看见起伏的山谷、桑田、竹丛、部分远山。

窗户虽然粗糙，但景色不错。我倚在窗边，听勤杂工讲述六月种豆的辛劳。整地、播种、施肥、培土，需要四个人干。土被太阳晒得像火一样热，光着脚无法播种，穿上草鞋才勉强可以凑和。他还给我讲了如何种麦子。麦地九十坪需用米糠肥料一斗。除此之外，还要把大麦壳和青草沤烂拌上米糠当肥料撒在麦田里。麦子用来缴租，夏季豆子和荞麦归农民自己所有。

刮南风时，浅间山的积雪融化。刮西风时，地里的青麦熟了。这些都是勤杂工告诉我的。这么说，现在已是温和的、轻轻的西风抚摸着我们的面庞，从窗外吹过的时候了。

麦　田

绿色的田野洒满灼热的阳光，田边的树木长出了嫩绿的新叶。云雀、麻雀叫声混杂在一起，还能听到大苇莺的尖叫。

在火山脚下斜坡上开垦的土地，全靠石墙围护支撑。现在，石墙上长满了绿色杂草。这里长着许多柿子树。从柿子树亮晶晶的黄色透明的嫩叶下走过，使人心清气爽。

小诸就是顺着倾坡，在北国街道两侧发展起来的细长的小镇。以光岳寺为界，本町、荒町左右迤逦蜿蜒。主要商店都集中在这里。其两端分别与市町、与良町相连。我穿越与本町后面的停车场同时建成的相生町的马路，走过残存着旧士族住宅的袋町，上了田间小路。在这里，可以看见与荒町、与良町屋宇连接的屋根町的一部分，白墙土壁隐藏在绿叶中。

在农田旁的草地上，一个疲劳的男子伸着沾满泥土的双脚仰面朝天地躺着。青麦的穗子黄中透绿，已近成熟，萝卜花白茫茫一片。我从石墙和长满杂草的土堤间，来到布满石头的小路。一会儿就走进了靠近与良町的麦田。

一只小鹰在头上盘旋。我找了一块草深的地方，躺在地上，嗅着泥土的气息。湿漉漉的风吹来，摇动的麦穗相互摩擦，发出窃窃私语般的声响。间或响起农民用锄头为庄稼培土的声音……倾耳静听，远处传来细细的溪流落入谷底的水声。在这声响中我想象着流动的黄沙。我躺在草地上，静静地倾听天籁之声。但我不能像野鼠一样独自长久地卧在草丛中。乳白色闪亮的天空使我的心感到厌倦。对于我来说，大自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长时间凝视的……往往想逃回家去。

于是我站起来。和风吹过麦田，我的头发飞起来盖住了前额。我重新戴上帽子，信步漫游。

地里有孩子玩耍。有妇女戴着手套，衣袖上扎着浅黄色的带子，伸着手臂在劳动。睡在绿草如茵的土堤上的婴儿突然醒了，哭叫起来，年轻的母亲扔下手里的锄头，向孩子奔去。在田地中，孩子抚摸着母亲胸前垂下的巨大乳房。我怀着观赏古朴的图画的心情，伫立良久，望着那母子。一个老太太在土堤上割草，之后背着草捆走了。

在与良町的后面，我遇见了到地里干活的 K 君。K 君是个个子矮小，性格开朗的人，最近刚娶了一个年轻媳妇。当地人把他当作一位可以开创

小诸新时代的壮年人而寄予厚望。这样一个人物也种地，我感到很有意思。

一位赋闲的老人和我们打招呼，从眼前走过。他头发花白、两目深陷、鼻梁很高，两只大手骨节突起，腰里用兽角坠子别着一个大烟口袋。K君指着那位老人说，他是这一带最能干的老农。老人像想起什么似的回头朝我们看了看，我看到了他短短的白胡子。

一个挑着粪桶的男子从对面的田地走来。K君指着那个男人叫我看，笑着说他那粪桶底下肯定藏着偷来的大葱。后来，我遇见了一个农民，他的头发白里带红，目色灰暗，脸呈嗜酒者的红色。

古城初夏

我的同事中有位理学士，他教物理、化学。

放学时，我从这位老学士的教室旁边经过，站在门口一看，学士刚刚讲完课，但仍站在桌子前对学生们说着什么。桌子上放着大理石碎片、盐酸瓶、玻璃杯、试管等。蜡烛点着，学士把手里的玻璃杯稍稍倾斜给大家看。二氧化碳从玻璃杯盖间流出，烛火像水浇一样熄灭了。

天真的学生们围着理学士的桌子，有的张着嘴，有的瞪圆了眼睛，有的微笑着，有的抱着胳臂，有的托着腮，表情神态各种各样。他们听说把鸟或老鼠放在杯子里马上就会死，一个学生马上站起来说：

“老师，虫子能活吗?”

“哎，虫子不像鸟需要那么多氧气。”

提问的学生立刻跑出教室，转眼间，出现在窗外的桃树旁。

“啊，他去捉虫了。”

一个望着窗外的学生说。那个到院子里去的少年，在繁茂的樱树阴下寻找着，不知捉到了什么，一会儿就跑了回来，建议学士用这个试验。

“是马蜂吗?”学士恶厌地说。

“嗯。它急了，小心别螫着。”

在七嘴八舌的学生面前，学士身子往后仰，一副怕螫的样子。把那马蜂放入玻璃杯时，学生们莫名其妙地笑了。有人说“死了，死了”，也有人说“太没用了”。这个马蜂好像要证明真理似的，在玻璃杯中转着圈，挣扎了一会儿就死了。

“已经完了。”

学士笑着说。

那一天，校长和同事们一起去怀古园射箭。在那树阴里，同好者一起建了一个十五间[①]大小的射箭场。在学士的劝诱下，我也从学校直接向古城遗址走去。

我第一次见到学士时，只把他看做隐居在乡下的老学者，没想到他这样亲切。我们——除了三位同事外，都是旅行的鸟，其中学士是饱尝辛酸的人。学士对穿戴毫不讲究。他讲课很认真，旧西服上常常沾满了白色的粉笔末，也不知道掸一掸。开始时，町里的人对他很冷漠，因为按照服饰和月薪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是一般人的逻辑。但学生的家长们，逐渐知道了学士的亲切、正直和高贵的品格。这样坦率真诚的人，我也从未见过。不知不觉中，我成了老学士的朋友，就像亲人一样，听他情不自禁的慨叹和发自内心深处的愤怒。

我们一起出发。学士不时轻快地说着法语。听到他讲法语，我就想象着他辉煌的过去。学士虽然不修边幅，但仍不失当年的潇洒。他胸前打着别致的领带，戴着罕见的闪闪发光的饰针。一看到他那副装束，我就像孩子一样忍不住想笑。

白黄色的柿子花落得满地，散发着清香。学士背着弓袋，拎着装着松脂油的皮包，边走边说：

“哎，我跟你说，我那个二儿子喜欢相扑，在孩子中间小有名声，最近得了份奖品——弓弦。搞相扑的人，都有个怪名。我问他叫什么，他说叫‘浪里鲨’。”

我忍不住笑起来，学士也强忍住笑说：

“他哥哥也有名字。我问他，你小子叫什么？他说爸爸喜欢射箭，为了祝福你百发百中，我就叫百中吧。嗨，他叫百中。小孩子真有意思。”

边走边听这位父亲讲他的儿子的故事，不知不觉来到了古城门前，一位骑着马的医生向我们打声招呼，走了过去。

学士目送着医生说道：

“那位先生养鸡、养鸟、养马、养牵牛花……什么都养。种菊花的时节，他就种菊花。不管哪个乡村，总有一个类似医生这样的怪人。‘什么，那些人，他们算什么医生，卖药的而已，不值一提！’听听，他的口气有多大。不过，他的脾气很有趣。到乡下去，要是没有药钱，给他点农产品

---

① 德川幕府于1649年定一间为六尺。

什么的就行。收大葱时，拎把大葱也可以。老百姓都非常欢迎他……”

奇人不止这位医生。旧士族们无所事事，有到千曲川垂钓当隐士，有的和姐姐两人住在城门边上，往怀古园运水，或到官府帮忙。旧士族中有很多奇人，是时势造就了他们。

如果你到这里士族区遗址走一走，看看那颓垣断壁和残留着地基的桑园，听一听家族离散的悲伤历史，回头再望一望繁盛的本町、荒町，你就会知道时代的脚步有多么可怕。但是，那些到外地去有所作为的新人物，也大都是受过教育的士族的子孙。

现在，拎着弓，在残破的旧城遗址的坡道上走的学士，也是某藩的士族。校长是江户御家人[①]。现在兼任学校干事和汉学教师的退役的宪兵大尉，也是小诸藩的人。学士在十九岁时就出去参加战争了。

我在这古城遗址上玩，看到了你难以想象的风景。从那繁茂的树阴下，望着远方连绵的白色山脉，真是美极了。从这里看日本阿尔卑斯山山谷的雪，就像一堵白茫茫的墙。

怀古园内的紫藤、木兰、杜鹃、牡丹曾竞相开放，交相辉映，香气袭人，但现在花期已过，变成了一片浓郁的新绿。登上天主台，才能看见千曲川。由此可以想象山谷有多深。浅间一带的大陡坡，像海一样。钻进那陡坡上的黑色的松林，看六月的天空就像一条线横在头上。虽然看不见我跟你说过的乌帽子山牧场，B 君住的根津村，但从松林对面可以穿过去。从那高高的石墙上往下看，可以看见覆盖着我们射箭场的山毛榉、枫树的绿阴。

园内有个景色优美的茶屋。我在那里取出寄存的弓箭，和学士一起走下长满青苔的石阶。射箭场很安静，不只是学校的老师，也有校外的人。

“说起来，练习大弓到明天就一年了。”

“即使练习一年，一旦停下来，一箭也射不中，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

“真了不起，是一尺二的靶呀，加把劲儿。”

“打了个小洞。”

“这样不行——”

这是用硬弓的汉学老师和体育老师的对话。理学士用最软的弓，但他很认真，箭箭中靶。

---

① 江户时代直属将军的下级武士。

说起古城遗址，你会以为是没有人住的地方吧？我跟你讲过旧城门边的守门人和园内的茶屋。此外，还有养鸡人住在那里。这个人有病，百无聊赖，到我们的射箭场来看热闹。他站在我们身后，看我们一起拉弓，脸颊贴着箭羽，不住嘴地说俏皮话："怎么样，先生，拉够了吧。这个射箭场，也可以养鸡呀。哎呀，这地方将来也许我们……可这箭总也射不完。"

他在旁边不断说笑打岔，好不容易憋足的劲儿又泄了，连弓也拉不开了。

对于到小诸隐居的学士来说，这绿阴是他最好的隐身之处。当他珍爱的鹰羽箭向白色的靶子飞去时，他忘掉了一切。

突然下起了热乎乎的雨，响起了雷声，浅间山全部被云雾淹没，灰蒙蒙一片。风吹着几个云团，从我们头上飘过，向山那边飘去。我以为雨已经过去了，可突然又下起来。"大雨要来了。"学士说着，去取他那个新做的七寸靶子。

在古城遗址的桑田里，有人冒雨劳作。大家仰头望着流云，初夏的阳光忽然透过绿叶照射下来。弓箭手们踊跃地每人射出一箭。转眼间，又是一阵大雨。最后大家终于死心，去了茶屋。

我和学士一起经过那高耸的荒废的石墙往回走，途中，东边的天空出现了一道艳丽的彩虹。学士非常悠闲地走着。

山　庄

从浅间流下的小河，在竹林处一分为二，一股流向有水磨房的那条低谷，从我家后门经过，一股顺着马场里的街道流淌。河边的那片房子，就是我家所在的居民组。我搬到马场里后，马上加入了居民组。一般说来，小诸町没有平地。下一点雨，泥沙就直接流进小河。我到本町去买东西，必须从居民组这片房子的旁边上坡。

居民组长是个勤劳的裁缝店老板，与本町的一家商号常来常往。有一天，商号来了一个掌柜说，现在买卖清淡，店里的人都到东泽别墅休息去了，邀我，还有裁缝店老板去玩。

我已经向你介绍了一点古城附近的情况，但还没有讲过镇上人家的生活。那就讲讲我受裁缝店老板的邀请，到商家别墅去的见闻吧。

你曾到地方的小都市旅行过吧？不知你是否发现，在那里见到的人多是附近乡镇来买东西的男女，或游客，而町里的人却出奇的少。这正好表

现出乡下人的精明。小诸也是这样，熟悉情况的人，多喜欢走胡同、小道、田边的小路。

我与裁缝店老板，穿过商店林立的本町街，就拐上了田间小路。在这里，可以从后面看到小诸街的一部分。白壁和土墙混杂在一起，耸立在坚固的石垣之上。其中那高高的三层窗户，在昏暗的日光下，宛若城郭。这些建筑物，与正面见到的暗淡朴素的布帘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了当地的气质和富饶。

现在是麦秋。我们的两侧就是一年收获两次的田地。很多麦田都已经收割完了。大约走了三四里地，遇到了拎着腌鱼草包的农民。

裁缝店老板回头看着他们问：

"秧已经全插完了吗?"

"完了，两三天前就完了。要在以前，十天前就应该插完了。现在是越来越晚了。日照不好的田地收成不好。今年可以多打粮食了。"

"是因为天气变暖了吗?"

"也是这个原因，与过去不同，现在田地比以前增加了许多，而且田里的水也暖和多了。"

农民喋喋地回答说。

商店的人已到东泽山庄集中。听说店里只留下老板娘和两三个小伙计，其他的人全都来玩了。对于在东京下町长大的你来说（日本桥的传马町的针线批发店、浅草猿屋町的隐居所对于你我都是值得怀念的名字），恐怕很难想象出我现在和一些什么人在一起。

山庄是个二层建筑，位于幽静的沼泽的入口处。前面有个水池，左边是松林环绕的浅谷。林中阴暗，看不到天空。晴朗的日子，听说可以看见富士山峰。水池边上，溪荪盛开，令人神清气爽。裁缝店老板指给我看高丽丝柏，说这是特意从东京送来的，但我并无兴趣。

我们被领到二楼观望风景的房间。主人身穿农村手织条纹布衣、围着蓝围裙，剪着短发，他虽然不是掌管一切权利的继承人，但却有坚毅的大店主的气概。肥头大耳的掌柜来到他身边。主人摆上了烧烤鲤鱼，向我们劝酒。楼下有四五个伙计，有人做菜，有人上菜。

在一些小事上，也表现出质朴而严格的大店的风范。掌柜的看我们面前的凉拌豆腐的碟子里有干松鱼片，主人和他没有，马上站在楼梯口望着楼下，吩咐伙计说：

"光有酱油怎么行? 喂，弄点鱼片来。"

转眼间，伙计马上端来了两盘装得满满的干松鱼片。

掌柜的从楼下搬来了象棋，放在裁缝店老板面前，说我让你两个子儿，来一盘。裁缝店老板笑着说："已经二十多年没玩了，不过未必输给你，好，来一盘。"主人似乎也乐于此道，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不断地加油，一会儿说裁缝店老板脾气好，一会儿又说那里有一步好棋，但最后还是客人输了。掌柜的拿起杯子喝酒，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还有谁敢来？"

"让我来为你报仇。"

主人跳出来，和掌柜下起来。主人的棋艺似乎不高，已显现败局。掌柜"啪"地一声拍了下头，咂了一下嘴说：

"我可要对不起了。"

最终，主人败了，他们又开始了第二局。

楼下，一个缠着大腰包的小孩与一只黑色洋狗玩耍，可他突然跑回家闹了起来，小伙计怎么哄也不行，裁缝店老板看不下去，下楼逗那个孩子玩。这时，我也走下楼到庭院里散步，院子里的麻叶绣线菊，虽已过了花期，但还开着。走到紫藤架下，看到池中的鲤鱼跳出水面。有人说：

"这么多水，鲤鱼很难抓。"

我绕水池转了一圈，看着掌柜脸红红地从二楼下来。

"先生，胜败如何？"

裁缝店老板问。

"他呀，第二盘也不行。"

掌柜两只手攥拳，放在鼻子尖上，装作大天狗[①]的模样，而且快活地开怀大笑。

我和这些人在一起，在阴暗的山中度过了一段时光。掉雨点时，我们出了山庄。掌柜醉醺醺地说：

"你们两个人用一把伞。男女共用一把伞，那叫情投意合。"

掌柜借给我们一把洋纸雨伞。我和裁缝店老板打着这把伞往回走。

"再拿一把吧。"

一个小伙计追上来说。

---

① 一种想象的妖怪，有翼，脸红鼻高，深居山中，神通广大，自由飞翔。

祇园祭前夕

收完春蚕不久，就迎来了祇园祭。在这个镇子里，几乎家家养蚕，连寺院的僧侣也把养蚕当做一年的主要收入。我家从来也未养过，所以当地人听了简直不相信。这里就是这样，如果你不知道黑暗的蚕房、呛人的臭气、蚕眠做茧、桑叶的好坏、不时通宵干活的男女……你就无法理解辛苦劳碌之后的祇园祭有多么快乐。

腰上插着秤、背着麻袋的人们，从诹访、松本蜂拥而来。旅店里一时住满了买蚕茧的人。他们各自寻找客栈，把收的蚕茧运来，无意中为小镇增添了活力。

二十天来一直淫雨连绵，但在七月十一日那天终于晴了。久雨初霁，阳光格外灿烂。隐没在烟雾中许久不见的远山，也露出了深紫色的山体。这是镇里的大人小孩准备好新的盛装望眼欲穿翘首以待的日子。

我虽然多少知道一点镇里各团体之间的明争暗斗，但在这里我不想对你讲，只说一说祇园祭之前不断发生的纠纷。一时间有的说过这个节，有的说不过，闹得沸沸扬扬，但在第七天，每年月初就做好的拱门状稻草饰物终于在小镇街道的上空架了起来。然而纠纷并没有完，有的人嫌抬神舆的人群太吵，连家都搬走了。仅从这些纠纷，也可以看出来当地人多么盼望祇园祭的到来。许多商人也热切期待祇园祭的火爆。那些养蚕挣了钱的人，这个时候总要花费一些的。

入夜举行“汤立”[①] 仪式。这天晚上，主要街道的人都提着灯笼到神社集合。我也想看一看，于是走出了家门。天空星光闪烁。在神社前面，我遇见了卖糖果的人。他的谣曲自成一家，但却长期隐居在乡下。

在本町的大街上，红白灯笼照亮了来来往往行人的脸。在灯影中，我见到鸽子店的 I 和纸店的 K 拉手而行。她们都是住在附近爱说爱笑的姑娘。

---

① 巫女用竹叶蘸神前大锅中的热水，洒在自己及拜神者身上的仪式。

十三日的衹园祭

十三日那天，学校放假。关于是否放假，一直有争论。校长大抵执行放假的方针，而干事先生认为不一定非放假不可，但每年衹园祭放假，已成惯例。

附近的姑娘们很早就来了，三五成群集中在街口。当地的小商人们搬出门板、木桶，铺上毯子，摆上饮料食品出卖。街头突然出现的一些凳子是用晒布的木板临时搭起来的。平素熟悉的菜站老板夫妇，占据了从本町到市町的转弯处，脸色发青的老板和肥胖的老板娘袒露着一只胳膊做油炸豆腐饭卷和紫菜饭卷。贫苦人家的孩子穿上了新做的单衣，在街上东张西望地走着，为节日增添了一道风景。

下午，我的家属被B姐妹叫去看神舆游行。B是来我这里学习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而认识的，孩子也常到她家里去玩。

光岳寺的钟楼不断响起的钟声，在街市的上空回荡。今天，不论谁都可以上钟楼自由敲钟。下午三时许，我顺着居民组的房舍，登上闪跃着夏日阳光的街道，走到最高处再拐向本町。这里，家家户户都挂着青青的竹帘。这种竹帘与七月的节日很相称。

在我面前走过的人群，宛若一卷展开的富有乡土气息的画卷。本地男女的装束各有特色，男的腰扎紫色的薄呢宽腰带，女人梳着高大的发髻，上面插着饰物，显得很沉重。有的姑娘打着男人用的洋伞，有的孩子扎着法兰绒围裙，下摆折起来，有的小姑娘穿着短和服，而又黑又胖的脚却穿着白布袜子。他们都是来看热闹的，走十几里路根本不在乎。其中有从轻井泽来的，还有兴致勃勃四处张望的西方妇女。镇上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过了一会儿，有人从下面的街道滚来一个木臼，看热闹的人都躲到两侧的屋檐下。

“哟依哟，哟依哟！”

伴着号子声，沉重的神舆抬过来了。在狭窄的街道中心，神舆不时放在木臼上。一群强壮的男子汉围在神舆周围，或团团转动，或扬手高喊，在震耳的欢呼声中，又抬起神舆向前走去。一种旋律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流动。在回来的路上，我看见孩子们也按着这一节拍移动着脚步。

由于前几天发生了纠纷，所以人们的心情并不平静。六点钟时，神舆又出现在本町的街角。“哟依哟，哟依哟”的号子声，已变成嘶哑的震耳

欲聋的“哟哟哟”的吼叫。人们带着酒气，把神舆刚刚抬上高坡，但突然又抬了下来。五六十人起哄，疯狂地怪叫，很多警察和祭事负责人跑过来跟着他们走。这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看热闹的人已经散了，但抬神舆的人们反而更加兴奋。当他们从一家大商号门前经过时，看热闹的人手里都捏着一把汗。

突然，抬神舆的人群骚动起来。在一家门前，有人为冲突摇旗呐喊，有人举双手阻拦，但在人群的拥挤中，神舆倒了。这时，有人从屋门中冲出扑向神舆，拳打脚踢。骚动中有人被踩倒，有人头破血流。“赶快把神舆放下！赶快把神舆放下！”警察喊着跑过来。唇枪舌剑地争论一番之后，决定只有抬舆者才可以靠近神舆。在神舆的四周，由白衣白帽者守护。“好，抬起来。”随着号子声，人群匆匆向仲町走去。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一个大汉被撞翻，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还不快逃，孩子，孩子！”

人们大声喊叫。

“警察也真够辛苦的。”

“确实不容易。”

看热闹的人异口同声地说。

天黑以后，街道点起了美丽的灯笼。竹帘卷起来了，商店门前铺上了毛毡，立起了屏风，人们在门口坐着乘凉。

神舆从市町转到了新町。在一个坡道上，香火钱雨点般飘落下来，一个女子在地上寻找。后面，有一个提着灯笼来回寻找的“青砥的子孙”①，还有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妇女，从黑暗中走出来，一会儿摸一块石头看看，一会儿抓一把土瞧瞧。这使人想起人世间自以为聪明的贪婪。

我们学校植物老师的家在市町桥附近，我的好友，医生T君也住在那一带。桥栏杆的两侧有一排黑影，有人乘凉，有人窥视着来往的行人，有人嘶哑地歌唱，有妇女拒绝拉扯的话语声。

夜里九点多钟，马场里的灯笼依然像天刚黑时一样明亮。居民组的人集聚在裁缝店和当铺前面，一边乘凉一边讲着有关祇园祭的见闻。今天夜里看不到星星。萤火虫迷失了方向，从黑暗的河边飞到街上，划出一道青色的美丽的光。

---

① 青砥藤纲丢了十文钱，却花五十文钱雇人寻找，后用形容拾捡丢钱的人。

山中温泉

夏秋之交时的雨，既不像夏天傍晚的雷阵雨，也不同深秋初冬时忽降忽止的骤雨，短暂而舒缓，落在草木上，也没有阵雨那急促激烈的声响。这时节，附近的老太太们来卖青头菌了。她们箱子里的菌子，或带着树叶呈赤褐色，或呈青绿色。

忘了告诉你，一个月前，我去了次田泽温泉。

有温泉的地方很多，但山中的温泉别有情趣。上田町附近的别所温泉已经开放，所以各方面都很方便，但若体验山国温泉的独特魅力，却远不如交通不便的田泽、灵泉寺等温泉。那里虽然有相应的温泉旅馆，但当地人却带着酱和米去休息。很多浴客都是自己做饭。在这里，浴客可以只租房间，而且房间里备有锅灶。浴客们可以穿着木屐从院子直接上楼梯进入房间。看着这座可以穿着鞋自由出入的建筑，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深山里的温泉旅馆。听说去鹿泽温泉（山之汤），更富有山村野趣。

我坐着火车，望着左边千曲川的激流，沿着一半被绿叶覆盖、一半裸露着褐色岩石的山脉来到上田。过上田桥（那座涂成红色的铁桥）时，千曲川那滔滔大河般的流水就在眼前。我步行穿过上田附近平原上的几个村庄。在这里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乡村土路。路上有树阴，也有可以坐下休息的简陋茶馆。

在青木村，我看到了农民如何辛苦劳作。他们在背上插着树枝，仅靠这一点阴凉，在田里除草。赤日如火，我不打伞几乎没法走路。穿过村子，顺着混浊泛白的河水，上了深谷的坡道。看一看河水的颜色，就知道温泉不远了。走着走着，终于到了挂着“本汤宫原”招牌的地方。

升屋是个观赏风景的好旅馆。在可以听见淙淙流水声的楼上，遇见了带着十四五个学生来此的校长夫人。这些姑娘也是我业余教授的学生。

在楼上，可以眺望远方浅间一带的山峦。校长夫人说，看不着浅间山，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

阴历十九的月亮照进山谷。大多数人都静静地睡了，但一些格子窗还亮着，传出浴客们热闹的议论声。

“身体虽然小，但可不是那种野蛮人。”

听起来像是那些爱讲歪理的人说的。

第二天，朝阳充满了晨雾迷离的溪谷，近处的人也变得朦胧了。家家

户户升起的炊烟，比晨雾还洁白。浅间山隐藏在云雾之中，看不见了。山那边闪着青灰色的光，可以看见白云沿着山脉升起。有一个叫国的可爱少年跟着他姐姐来了，在二楼吹着玩具银笛。

这个溪谷夹在保福寺岭和地藏岭中间。二十日夜里，月亮很晚才上来。流水声在枕边哗哗响，我睡不着，躺了一会儿又爬起来欣赏月色。靠在高高的栏杆上静听，各种昆虫的叫声和流水声混杂在一起充满山谷。此处幽暗的山间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声响——深夜关门声、说话声、犬吠、农夫愉快的歌声。

第四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在月光下打点行装，沿着愈来愈明亮的山路，向别所走去。

乡 村 牧 师

理学士喜爱牵牛花，每年自己培育。有一天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他给我讲了他的新弟子的故事。

所谓弟子，是跟他学习培育牵牛花的。弟子是住在小镇的牧师，一些孩子亲切地叫他："星期日学校的叔叔。"

这个叔叔正在传教时，下起了雷阵雨。那是他刚刚开始学习栽培牵牛花的时候。他的心一下子飞向那每天充满乐趣的土地，飞向那珍爱的子叶，飞向那被雨水淋湿的牵牛花盆。他匆匆结束传教，在阵雨中跑向牵牛花棚。

"你看，他多像乡村牧师!"理学士说着他的新弟子，笑了。这位先生即使去慰问失火者时，路上也要说他的牵牛花，爱得如痴如醉。

九月的田间小道

沿着斜坡，我来到可以望见赤坂（小诸町的一部分）鳞次栉比房屋的地方。

浅间山麓边的这个小镇，刚刚从沉睡中醒来。做早饭的炊烟，在潮湿的空气中袅袅上升，鸡鸣处处可闻。

稻子就要成熟了。在稻田的周围，长长的豆角也垂下来。稻子中，有的下面的叶子已经枯黄。九月已经过半，稻穗形态各异，有的像灰白的芒

草穗，有的完全是草绿色，有的似一串红毛，但其中深褐色的糯米稻，我还是能认出来的。

朝阳照进山谷。

田间小道上的露水打湿了脚，痒痒的。我在田间小道上漫步，听到了蟋蟀的鸣叫。

这时节，浅间山有时一天喷发八次烟雾。

"啊，浅间又烧起来了。"当地人都喜欢这样说。当男男女女放下手中的活，跑到屋外看或仰望天空时，肯定能看到浅间山上空的巨大烟柱。只有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自己是住在火山的山根底下。已经习惯这里生活的人，平素早把火山忘了。大家都知道浅间是因为火山大喷发山体发生变化而形成的，现在的牙齿山就是过去的火山喷发口。那些以为固定的山形有奇趣而来的游客大半会失望的。不仅浅间山，遥望蓼科山脉，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山中有趣的只有空气。昨天见到的山与今天见到的山都不尽相同，每天都在变化。

山中生活

理学士的家，在荒町后面，从那里可以望见醋坊K姑娘家高大的酱油库的窗户。从这里穿过，走上荒町大街，眼前是席铺、木松鱼片店、茶店、杂货铺等等店铺。在林立的商店中，有一家大铁匠铺。在高大阴暗的屋子里，有一个结着古式发髻、挥着锤子叮叮当当敲打的老头。

这个颇有古代遗风的老头是我们学校体育老师的父亲。

在一个晨风清爽、白昼炎热的日子，我带着两个学生，和体育老师一起，从铁匠铺旁边穿过后门，直奔浅间的山腹。

虽说都是山村，但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山村，才是居住在深山老林的山里人家。

我们走的这条丘陵上的山路，毗连着谷地、小豆地、用作马饲料的稗子地。开着白花，茎杆火红的荞麦地随处可见。现在正是秋熟季节。体育老师对种地很内行，他指着阳光下的田地，告诉我们说，那个垂着紫红色叶的叫"渡谷"，而这边结着细长青黑色豆荚的是"伉俪豆"等等。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学到不少农业知识。他精通作物种类，看一眼稻田，就知道种的是什么稻子。

山丘上，长着五六棵松树，守路神像[①]背依山冈。

我们到了寺洼。这里有农家五六户，散布各处，极为偏僻。我还没跟你讲过黑斑山吧？这座山也与浅间山相连。对了，站在小诸城遗址的天主台上，从石垣上的松树间，看到那个覆盖着葱郁山林、宛若黑斑的大斜坡，就是我们现在的所在地。从天主台上，可以看到黑斑山脚下，有一个白点状的墙。那道白墙，就是这个山村。

一个农民弯着腰扛着一袋盐走来。体育老师问道：

“已经开始腌咸菜了吗?”

“现在腌比晚些时候腌，可以多得两成。”

与恶劣气候搏斗的人们，现在开始考虑贮藏蔬菜了。体育老师说，前天晚上下了场冷雨，昨天阳光普照，说不定能采点蘑菇呢。我和学生跟在体育老师的后面，走进了松树林。这片松林是体育老师的。在落满松叶的地上，只采到几个玉蕈和牛头菌。之后我们分开竹丛，进入集体林地。

我们已经来到松林的深处，看见一群男女砍下松枝打成捆。女的大约二十岁左右，像个小媳妇，包着一条脏兮兮的手巾，露出手臂，挽着裙角，扎着围裙，穿着草鞋。她头发散乱，脸色黑红，皮肤粗糙，几乎分不清是男是女。看上去，很像米勒农民画中的人物。

三四个像她兄弟的人，脸都黝黑，头发如乱草，但他们个个强壮，天真地哼着儿歌。

一位母亲打扮的人从树林里走来。他们都停下手，好奇地看着我们。

从这些人干活的地方，继续向上爬，进入地势平缓的树林中。一个背草的男人顺着林间的小路往回走，阳光透进来，照在潮湿的草地上。在森林里，那个割草的男人，就像鱼在碧绿透明的水中游。

一辆拉柴草的车嘎吱嘎吱地响着走过。响声在寂静的山林中回荡。

我们拨开白竹、柴草找蘑菇，但收获寥寥。用镰刀扒开枯叶，偶尔能发现一个不能吃的红头菌或腐烂的青头菌。最后大家累了，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拎着轻轻的背筐走进了开花的南瓜地。

看见了那座护林人的小屋。

---

① 原注，立在路口的男女神像之一，脸孔或接近窃窃私语，或手相握，或脚相交，据说只要男女相亲，可防恶魔。

护 林 人

护林人的小屋在黑斑山的脚下，名为尾石的地方。

马棚上贴着从三峰神社求来的防盗神符，主屋前晒着砍下当柴烧的胡枝子。

我站在房前看着日光下的墙，知道自己已经来到远离人世的地方。

一条目光凶狠的红毛狗飞奔而来，不住地对我们狂吠。这是护林人养的狗，看来它帮助主人做许多事。

当护林人出来迎接我们时，红毛狗也不再狂吠，温驯得可以让人抚摸它的脑袋。他留着胡子，像一个看山护林的人。他的媳妇用布带吊起袖子，正在切山里收获的南瓜。

四个孩子也来到院子里。最大的是女儿，已经十四五岁。头发黑黑的，穿着细带草鞋。年小的孩子们看着我们，不知为什么，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孩子们的身旁，有一只鸡冠美丽的白色公鸡和三只灰色母鸡，但不一会儿，这几只鸡就钻进了树林。

小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铺着草席，应该是客厅，但实际上是平时睡觉的地方。另一部分是全家吃饭、喝茶、待客的地方。炉旁是地板地，上面铺着镶边的草席，而农具和生活日用品全都摊在上面。屋子里没有一件装饰品，只在烟熏火燎的墙上，挂着彩色石版画和木版印制的带图案的日历。看来，这样粗糙的版画也很受山里人欢迎。难怪年末大甩卖时，附近的人到町里来买东西，都喜欢这种版画。

我们穿着草鞋在炉边休息。护林人的老婆拿出盐渍野薤和茶。口渴了，觉得这小屋的茶，格外好喝。主人说冬天时，炉火终日不熄。这里的气候与山下大不一样。

一起去的学生，转到小屋后面看了看，主人对他们说这里种柿子不长，结的梅子是苦的，只有桃还可以。

不久到了吃午饭时间。

在院子的栗树下，我们烧烤在小屋里分给我们的蘑菇。主人拿来三张镶边的席子，铺在树下，开始吃午饭。主妇端上特别为我们做的鸡、茄子汤和熬南瓜，盛情款待，每样都是整整一大锅。我们各自盛饭。学生们拿出了饭团、面包。体育老师带来了他爱喝的酒。

我们吃饭时，主妇在旁边说，山里曾试种过苹果，但因为草木瓜的虫

子爬上来吮吸花蜜，所以不结果。红毛狗转了回来，学生们把鸡骨扔给它吃。

吃完饭，主人领着我们到黑土地转了转。他说松林对面有三千坪的桑田，还有相当于桑田三倍近一万坪的一大块土地，到了自己这一代因为人口少，无力耕种，荒在那里。

主人本是个满脸胡须、表情严肃的人，但他对我们来访好像很高兴，天南地北地神聊。他说荞麦收了十袋，试种的银杏、杉树、竹子大半枯死了，栗子种了十三袋，但由于着了十四次山火，所剩无几，但剩下的已经三丈多高了，而且栗子还没少结。

我们也看了落叶松的苗圃。树苗像草一样柔软，阳光下闪着美丽的光。田地周围草木瓜很多，黄熟的果实隐藏在草丛中，但一眼就能看到。这种果实，我们并不陌生。

主人还讲了山火有多么可怕，有人被山火烧死。从这里往上走七八里，有烧炭的窝棚，现在正用枹木烧炭。

主人说他住的这个地方叫尾石，是高峰高原的一部分。从尾石到菱野温泉只有千余米，每天可以去洗浴。我一听说菱野，就想起了以前来我家看小孩的那个农村姑娘，她的家就在菱野村。

多亏对这一带熟悉的体育老师，领着我们看了难得一见的地方。这样的深山老林，我是很少有机会来的。只有一次，历史老师领着我到比这里还高的护林人的小屋住过一宿。

那里还刚刚开垦，树林也没有这里深。

在与主人告别，离开尾石之前，我们又回头看了看那个小屋。在混杂着白桦的树林里，可以望见那条通往小屋的羊肠小道，山丘的树木，还有小屋的屋顶。

白桦树在任何一片树林中都格外显眼，而在山樱的树冠中已有美丽的嫩黄的叶子。

甲州路

从小诸到岩田村町，甲州路一直向南横贯比较平坦宽阔的山谷。我们眼前是秋天的淡黄色的南佐久。

千曲川与犀川汇合之前，河面上几乎看不到帆影，只是自由自在地流着。由此，你也可以想象千曲川沿岸的风情。

我在佐久、小县的高坡上，俯瞰谷底千曲川的情景，曾经对你说过。我们现在所走的地方，与那时的情趣迥然不同。穿过臼田、野泽等地方，我们来到河边。

沿着河岸向上走到马流，河流的气势大变。这一带布满了从上游冲下的可怕的巨石。从巨石间流淌的千川曲，与其说是条大河，毋宁说是溪流。在临溪而建的茶馆中，有一家名为甲州屋。来到这里，觉得甲州已经很近了。在这里遇见了翻山越岭而来的甲州商人。

在马流附近，学生T加入我们一行。T的家是神官，住在离甲州路不远的幽邃的松原湖畔。T在这里等待我们。

我们途经的河岸上，长满了白杨、芦苇、枫树、漆树、桦树、枹树。两岸散落着南牧、北牧、相木等村落，到处都有在水边建的小型磨坊。视野中，有与八岳山相连的赤色的巨大山崩的痕迹，有金峰、国师、甲武信、三国的群山及高耸的山峰，还有不知为何名的重重叠叠的山峦。

太阳已经西斜。我们感到已经进入谷底。

我不时与T君两个人停住脚步，目送着从上游滚滚向下的河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夕阳中的山峦。深秋的空气中，远处升起了烧炭的烟雾。

山谷的尽头是海口村。不知为什么耳边仿佛响着流水声。黄昏后我们走进了那个村。

山 村 一 夜

在《山村记事》中，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 “在中法战争后，我国陆军省买了法国军队的军马，跨海运到日本。其中有十三头作为种马运至信州。气宇轩昂的阿尔及利亚马进入南佐久腹地，也是这个时候。现在所说的杂种马，主要是指这种阿尔及利亚马。后来，产于美国，被誉为浅间号的良种马也进来了，于是开始马种改良。野边山原的马市一年比一年兴盛。这个消息传到了某皇族殿下那里。殿下是陆军骑兵大佐，爱马之名人所共知。他把自己宠爱的阿拉伯马法拉立斯借给南佐久当种马，人们欣喜若狂，当年就一下子繁殖三十四头。殿下听到别提多高兴了，决定亲自到野边山原巡视。”

以前，裁缝铺老板曾约我到八岳山山脚下的村子住过一夜。正好是殿下来巡视的时候。山村之夜很静。人们为了避开洪水的冲击，搬迁到高原下面。为了抵御风雪，就像木曾路上常见的那样，在木板屋顶压上石头。山丘上，河谷中，处处是灯火。站在乡村旅馆的二楼，在如水清幽的星光和夜色中，我又看了一遍这旧游之地。

这是产马的地方，每家都养着几匹马。马是当地人的主要财产。在这里一个姑娘独自骑马走夜路是平常事，民风质朴淳厚。

在污水坑边放着洗澡桶，虽然可以说明本地人生活的艰辛、证明本地人生活的简朴，但我看到这种情景，还是感到吃惊。从这里逆流而上，有个村落叫八村。那是信州最偏僻最贫穷的地方，只有病人才能吃到白米饭。

听说我们来了，裁缝铺老板的亲戚打着灯笼到旅舍来看我们。有个姑娘从这里到小诸，在我们校长家做了很长时间的佣人。

那个姑娘现在当了养女，有了孩子。到了这个山村，我感兴趣的是那些一辈子做佣人的妇女。

你没有吃过“烧饼”吧？可能连这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这是一种在热灰中烧的荞麦饼。穿着草鞋，烤着火，吃着烧饼，闲聊，是这里炉边的一大乐趣。

高 原 上

第二天早晨，我们上了野边山原。我的心中浮起了种种记忆。法拉立斯小马三十四匹，母马二百四十匹，再加上公马，总计约三百余匹马组成的马队，就是从这条路走过去的。马市周围临时搭起的房屋、紫色或白色的帷幕，随处可见的商人，四千余人的观众……这一切都浮现在眼前。那时，我与裁缝铺老板，在秋阳下转了一些地方。至今仍历历在目的，是随着知事从长野来的高个子参事官。他挥着白皙柔软的手，脚步轻缓，动作敏捷，一副绅士派头。那时，我正在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觉得这个参事官很像小说中的渥伦斯基。当这个绅士从肩上拿下望远镜，望远处的八岳山牧场的样子——对不起——这正是我想象中的渥伦斯基的形象。

与当时嘈杂的情况相比，现在这里冷清了许多。好像已经下了霜，杂草的叶子有的枯黄色，有的焦褐色。孤零零的白杨树矗立在朝阳下。我们

去了板桥村。这个高原方圆约有二十平方公里。荒凉的高原上，有的地方种着荞麦，耕作的人们在各处建起了小小的村落，板桥村是第一个。

以前，我对这一带曾有过如下描写：

“逐渐消散的高原雾，真是美极了。仅仅露出山脚的八岳山渐渐露出了山脊，最后露出了红光辉映的山顶。这时，云影从一座山移向另一座山。横陈甲州的山脉，颜色变幻无穷。一会儿是紫黄，一会儿是灰黄。阳光突然出现，照亮了那对夫妇的路。抬头望天，飘浮着块块棉絮状的浮云，但又不知何时变成晴空万顷。啊，多美的早晨！

男山、金峰山、女山、甲武信岳，都露出了面容。远处在山丛中流动的是千曲川的源头，上游的村落，隐约可见。千曲川在朝阳下闪着白光。”

文中所说的夫妇，是我在小说中写的人物。当时我喜欢用这种文体写作。

“穿着筒领短外衣，紧腿裤，草鞋，包着脸的农夫，一群群从这对夫妇边走过。有的扛着镐，有的弯着腰，担着粪桶。有的孩子腰里别着父亲的烟包跟在后面。面对着气候、杂草、贫瘠的土地，秋天的繁重劳动开始了。

已经有农民开始干活。来到黑色的火山灰的田地边，一个粗壮的汉子流着汗，全神贯注地刨地。巨大的镐头深深嵌进地里，弯着腰憋足力气翻起土块。醉人的黑土的芳香扑鼻而来……离开板桥村，遇到了一群旅行的人。

现在是高原的秋天。举目远望，树木耸立，树枝都向南倾斜，可以想象冬天的风多么强烈。白桦多已落叶，耸立在青空下。细叶的柳树宛若蹲伏在地。送来秋光的风呼叫而过，草泛起黄色的波浪，柏树的叶子在翻动。

随处可见的巨大石头在秋天太阳的照射下，一片荒凉。

这里，阿里牛尾菜的叶子耷拉着，弘法菜开着花。

这里，榛子的果实落在地上。

这里，还是野鸟栖息之地。云雀在竹丛中筑巢，但已衰老，没有了初春时的活力。鹌鹑为行人的脚步声惊动，不时从草中飞起。它的翅膀短，刚刚飞起来，却又一下子落到草中躲藏起来。

在枯黄的树丛中，还有绿阴，告诉旅人这里有流水。杂木繁茂，树枝垂到泉水中，树根也深扎到泉水中。

现在，各村的农民都在忙着干活，高原上难见到有人放马。只有住在八岳山南麓的山梨县农民，因为冬季缺乏饲草，才牵着马从很远的地方来割草……”

这些主要是在旧道上看到的情景。旧道趣味无穷。

以前，我曾走过新道，回来时从高原穿过。那时遇见男女农民牵着满载饲草的马向山梨走去。他们拿着饭盒边吃边走。听说往返要走一百二十多里路，途中还要打草。一大早摸黑从山梨出来，连休息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们牵着马，边走边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生活的艰辛。

我一边与同行的T君说这件事，一边在旧道上走着。离开三轩屋这个小村之后，再也没有看到人家。

这个高原适于做牧场，是因为这里饲草多。现在很少见到马，但在起伏的丘陵间，可以远远看到游荡的马群。

白桦树下面的叶子已经脱落。听到风吹枯叶和草的微微响声，特别是听到槲树叶子的沙沙声，我就会想到这是在风凉但阳光灼热的高原上旅行。

“马粪鹰”在八岳山的上空飞翔。我们穿过一个个褐色的枹树林。在远方那灰色的云的映衬下，给人一种苍茫之感。在高原小路边，开着紫色的小花。问T君，他说这是松虫草。这一带有古代战场的遗迹。很久以前，海口城主与甲州武士作战，就战死在这里。

在快到甲州境内时，我们发现了大约一人高的木梨树。叶已落尽，残留着小小的红色果实。踏着草，采下果实一尝，还很涩，其中已有被霜打过，入口即化的。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可以看见正对着甲州的八岳山的侧面。我们的眼下是树木稀少的大斜坡和深深的山谷。

“富士山!”

学生们欢呼起来。我们从那里沿着又高又险的山路去甲州。

落叶之一

每年十月二十日，这里下第一场霜。在东京，当冬天来到多为杂木林和平坦农田的武藏野时，霜是淡淡的，令人感到愉悦。对此，你已经熟视

无睹，但我真想叫你看一看山里的霜。到桑园来看看吧，那经过三四次霜打的桑叶，像烧焦了似的卷缩成卷，田里的土也变得像溃烂的伤口……看着都叫人胆战心惊。显示冬天猛烈威力的是霜。这时节，雪反而使人感到温柔，毋宁说，那厚厚的积雪给人一种和平宁静的感觉。

那是十月末的一天早晨，我从家的后门出来，看到被深秋的雨染红的柿树的叶子悠悠飘落。柿树的叶子肥厚，但它并没有被霜打成烧焦状或卷成一团，而是因为太阳出来后，霜开始融化，不堪重负而堕落。我伫立良久，默默地注视着。我想，这天清晨想必下了一场严霜。

落叶之二

进入十一月，气温骤降，更加寒冷，天长节[①]那天早晨，我起来一看，桑园、菜地、家家户户的屋顶，到处是一片白霜。后门的柿子树，叶子一下子落了，掩盖了路面。没有一丝风。落叶一片一片静静地飘落。屋檐上的麻雀，比平时叫得更欢。

天空阴沉沉的，弥漫着灰蒙蒙的雾。我真想到厨房去在炉火边烤烤冻僵的双手。虽穿着布袜，但脚尖却冰冷。我感到，可怕的冬天真的来了。住在山上的人们，从十一月到明年的三月，要度过五个月的冬天。为度过这漫长的冬天，必须做好准备。

落叶之三

刮起了寒风。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被如汹涌潮水般的声响惊醒。原来这是风在天空呼啸。有时觉得风小了，静了，但随即又狂风大作。门响、窗子也响。尤其是朝南的窗子，树叶扫在窗子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在这一片响声中，千曲川的流水声似乎比平时更近，更真切。

打开窗子，树叶飞了进来。天空晴朗，飘着白云，但后边小溪边的柳树，在狂风中摇晃，柳丝如一团乱发。干枯的桑园里，被霜打成黄褐色的

---

① 天皇的诞生日。

残叶四处飞扬。

那天我去学校，来回都经过站前的马路，遇见了戴着丝棉帽或用绒布裹着头的男人，包着手巾或两手插在袖子里的女人。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流着鼻涕，眼圈发红，或者流着眼泪，脸色苍白，只有脸颊、耳朵、鼻尖是红红的。他们蜷着身体，低着头，嘶嘶哈哈地匆匆而过。顺风的人，风从后面推着，人像飞一样快。而逆风的人，走路像推着东西一样费力。

土地、岩石、人的皮肤，在我的眼中都变成了灰色，连阳光也变成了灰黄色。那天寒风凛冽，呼天啸地，横冲直撞。树枝飘摇，树干摆动，柳树、竹丛如草随风摇荡。树梢残留的种子，被风吹落。梅、李、樱、榉、银杏的霜叶，一天落光。满地落叶，随风飞扬。群山顿时变得苍凉而明丽。

小 阳 春

天气反反复复。在温暖的平原地带，不可能明显地觉察，但在这里却有切肤之感。以为天要冷了，但却突然暖和起来，之后更加寒冷。虽说是山上，但并不是一下子就进入寒冬。从秋至冬的小阳春，是此地最令人难忘，也是最愉快的时候。俗话所说的“小阳春”，充分表达了这种愉快的心情。然而，我反复讲这些，是想叫你想象一下，季节返回到十一月上旬，农民们在阳光明丽的田野上劳动的情景。

山丘上的小阳春

那一天，风小、无云、温暖。我走到外面一看，阳光灿烂，耀眼，无法远望，但躲进背阴的地方，又觉得冷。背阴处寒冷，阳光下温暖，这种温暖与寒冷的混和，就是小阳春的迷人之处。

那天下午，我走进小诸后街赤坂的田野。那一带丘陵起伏，田地之间以石垣相隔。我靠在草已枯黄的土堤上，凝神远望。

下手早的农民已经收割完毕。近处的稻田里，堆着高高的稻捆，摊着脱谷后的稻秸。两个结着圆发髻的妇女和一个农夫站在那里干活。男的好像是雇工，戴着鸭舌帽，穿着窄袖衣，一副佃农打扮。他极力巴结那两个妇女，编着装稻谷的草袋。在田地劳动的只有这一家，没见到别人。

一个戴着圆帽的男子，提着一棵黄菊花，从田边经过。

“喂，抽支烟歇歇吧。”

戴圆帽的男人和戴鸭舌帽的汉子一起靠在石垣上抽烟。

那两个女人边说话边干活。我听那女人说：

“阿金，眼睛怎么样？”

“没什么事。”

“噢，是吗……”

我想了解那些经常在野外劳动的人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听起了她们的对话。

回头一看，田埂上放着斗笠、木屐、饭盒包，而男人们抽的烟在日光中如缕缕青丝。

“再见。你好好休息吧。”

戴圆帽子的人告别走了。

鸭舌帽拿起镐平地。两个妇女轮换着翻稻谷，捋稻穗，而这个雇工干活却不太卖力。他刨几下，就拄着镐，望望这边呆呆地站着。

丘陵上是光的海。黑油油的土地，参差不齐的石垣，枯黄的桑枝，田埂上的草，田里晒干的新稻草。还有远处森林的树梢，无处不洒满和煦的阳光。

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两个用力干活的男人。一个在附近的田地中，用力挥动大镐，平整土地。另一个是高个、瘦削的年青农民，在高高的石垣上，枯黄的杂草中，露出半个身子打稻子。因为远，当他的身体被遮住时，仅能看到一上一下的木槌。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在远处捶衣裳。

这天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我一直在赤坂后面的田埂上漫步。

麻雀群在田边的柿子树上、杂木林中吱吱喳喳地叫。已收获的田地中，绿色的麦苗已有二寸高。

突然，我的身后响起木屐声，但随即戛然而止。一个孩子冲着对面的石垣大声喊叫。回头一看，隔着褐色的桑田，对面的母子两个人正忙着收割。孩子是来告诉他们茶已经泡好了。信州人嗜茶如命，但那个孩子跑回去后，母子两个惜时如金，一刻不停。母亲专心致志地捋稻穗，儿子忙着打稻子。因为离得远，只见扎着手巾的母亲身体忽高忽低，只穿着一件衬衫的儿子背着身子忙碌。

听那孩子一喊，我也觉得口干舌燥。

回到家里，我也要喝杯浓浓的热茶……我边想边顺着原路往回返。西斜的阳光变成了黄色，四周的景色也发生了变化。有几十只麻雀飞集到对

面山丘，但一会儿又一哄而散。

农民的生活

你可能已经觉察到我对农民的生活是多么感兴趣。我曾经讲过，我多次访问农家，与农民聊天，观察他们的劳动，为此花费了不少时间。尽管如此，但我仍然乐此不疲，而且想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表面上看，他们开朗、质朴、简单，一半时间在野外劳作，但越接近他们，越觉得他们的生活虽然平静，但却很繁杂。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拿着同样的农具，从事着同样的劳动。比如说，他们的生活是极为俭朴平淡的，但到底平淡到什么程度却不得而知。我在教学之余，自己拿起锄头，试种了一点菜地，但仍然不能进入到他们心里。

虽然如此，但我喜欢农民，总希望有机会接近他们。有一天，我来到佃农中间，坐在红茅草已被冰霜打枯的土堤上，屁股下垫着稻草袋，双腿伸到地里。他们是父子三人，一个人是学校的工友阿辰，一个是阿辰的父亲，另一个是阿辰的弟弟。辰家父子正在麦地打垅，我来后，他们就坐下休息，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农民们天天与雨、风、日光、鸟、虫、杂草、土壤、气候打交道，但同时又必须与它们进行斗争。他们讲起了这一带令人头疼的各种杂草，如野慈菇、野茉莉、夜藤、山牛蒡、蔓草、艾蒿、蛇莓、通草、天王草等等需要锄除的杂草，简直数不胜数。阿辰从地里拿起一个土块给我看，上面有青色的毛发一样的草根，说这种草叫“飘飘草”。他们能在各种各样的杂草中辨认出哪些是药草。

“一般来说，你要问这是什么稻子，大多数农民不知道。实际上，稻子的种类很多。”

阿辰的父亲爱说话，他从雌穗、雄穗讲到浅间山下的沙地长不好稻子，小麦地的鸟害，吃稻子的害虫等等。他说种地就像“在地狱里播种”，同样的麦种，农民在播种时，也要考虑适应地势。小诸刮的是东西风，如果打成南北垅，日照好，也不必担心麦穗被风吹掉，他们自己总是不断地摸索经验，寻找窍门。

“可是，在上州人看来，这种地能收这么多麦子，简直是活见鬼。”

他说着笑了。

“我父亲知道农家的事，你们两个好好聊聊。”

阿辰说着，戴上了旧草帽，向地里走去，阿辰的弟弟把裤腿挽到膝

盖，光着脚和哥哥一起翻土。他们不时从腰里拔下镰刀，把沾在锄上的泥土刮去，之后又弯下腰，用力干起来。

“浅间山又冒烟了。”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刚刚翻起的土地散发出清香。听着轻轻的虫鸣，我打听老人的身世。他已经六十三岁，依然在田里劳动。从十四岁时起，他学会了针灸和占卜。三十岁前后，拉了十年人力车，他说自己是小诸最早的车夫。他还谈起和他住在一起的那对夫妇的事儿。他说，自从父亲被火车轧死后，他开始穷困潦倒。

“老百姓，没什么本事……”

他自嘲地说。

这时，一个白头发，高个儿，身体健壮的老农，与一个同他年龄相仿的伙伴，宽大的手拿着磨得光亮的镐，从我们身边打招呼走过，一个挑着粪桶的年轻人，在对面的田间小路匆匆地走着。

收 获

有一天，我又经过光岳寺，登上了小诸东边的山丘。

这时是下午四点钟。我所在的山冈，视野开阔，可以俯瞰巨大的波浪般的斜坡，还有小诸町的一部分。我的周围是连绵的田地，有的已经收割，有的还没有收割。田地中，只有两家在忙着收获。

在没下雪前，尽快往前赶——种地的人不管什么事都着急。在我眼前，一个头发花白的父亲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抡着槌子打稻，咚咚地响着，扬起一片白色的灰尘。母亲头上扎着毛巾，戴着护手，把稻穗捋到前面的簸箕里，旁边有个脸晒得黑黑的女子，把那父子打下的稻谷倒进筛子里，弯着腰筛起来。还有一个女子，扎着红色束衣袖带子，穿藏青色布袜子，把装满稻谷的簸箕举过头顶，顶着风一点点抖落，秕子和尘土扬起一道黄烟。

天短，大家忙着干活谁也不说话，人人满身尘土。山冈对面，隔着稻田、桑园，一对夫妇戴着斗笠干活儿。特别是那个妇女，把簸箕举得很高，顶着风扬着。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在我眼前干活儿的那个男子，把放在稻堆上无领无袖的工作服拿起来穿上。母亲也拍了拍罩衫的灰土，穿在身上。我也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把和服的衣襟放下来，双手抚摩着

衣服下面的膝盖，看着人们干活儿。

一个用毛巾包着头的男人，肩上扛着镐头，顺着山冈往家走。一个妇女背上背着婴儿，拿着两把镰刀，边说“辛苦了”，边走了过去。

眼前那对父子的槌声咚咚地响着，越来越急促。隐隐传来“唉”，“哟”的号子声。这时，父亲拿起了软塌塌的稻草袋。有一个女子，伸着腰看着那灰尘。田地里，黄色的稻谷堆成了山。

这时，已是薄暮时分。小诸的街市，对面山间的峡谷，都升起了白色的暮霭。有的农民从对面的山路上回家。

我想再坚持一会儿，抬眼一看，那个农民把装满的草袋用绳子捆扎，背起来向家走去。现在，只剩下三个女人在干活儿。山冈上，暮霭也升起来，田地里已经没有人干活了。对面田地里的夫妇，也看不清了。

光岳寺响起了暮钟。浅间山也逐渐笼罩在暮霭中。不知何时，紫色的晚霞变成了暗灰色，只有那白烟飘浮在暗紫色的天空。突然，我觉得田野一下子明亮了，这时，又传来了钟声。我的身边，有背着绿油油的青菜回家的孩子；有从背影分不清男女的人快步走下山去，有不系带子；敞着罩衫，敞胸露怀，风风火火、野兽般奔跑的女人。

南面的天空，出现一颗闪着青光的星。离那颗星不远，又出现一颗。这两颗星在紫色的暮霭中闪烁。遥望西面的天空，山顶闪着黄色的光芒，但突然又变成了黄褐色，田野落下了夕阳最后的光辉。正在干活的两个女人头上包着毛巾，弯着腰，在夕阳的余晖中显现出来。连男人的鼻尖也明亮了。稻田是灰色，田野也被灰色包围。八幡森林繁茂的榉树梢头，也淹没在暗淡的黄褐色中。

町里已经亮起点点灯火。连绵的丘陵的脚下也有了灯光。那个父亲返回来，又扛了一袋稻谷走了。三个女人和一个男孩干得更欢了。

“天黑了，看不见了吧。”母亲对孩子怜惜地说。

“找把扫帚、扫帚……”

母亲吩咐说，男孩子在田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找着。

母亲用扫帚扫着稻谷，掀起席子，把稻谷堆在一起。女人们往这边看，但她们的脸看不清楚，头上的手巾颜色和脸色几乎一样暗。

对面的地里的夫妇还在干活儿。黑暗中，灰色稻田里晃动着他们的身影。

响起了单调的汽笛声。突然吹过来一阵凉风。

“等一等，等一等。”

母亲的声音。男孩子和他身边姐姐模样的女子一起打稻。黑暗中，从

对面山路上回家的人隐约可见。“辛苦了，辛苦了。”有人打着招呼，急匆匆地走过。

这时，已经看不清三个女人劳动的身影，只有她们扎在头上的手巾还有一点淡淡的白色，挥动的木槌也消失在黑暗中。

“把稻草搂在一起。”

黑暗中有人说。

在我将离开山冈的时候，三个女人仍在干活。我回头看她们时，只见到晃动的身影。天完全黑了。

松林深处

惠比须[①]节的第二天，历史老师W君邀我去游山。W君毕业于东京学校，他年轻，健康，书生气十足，是个游山的好伙伴。

在小诸城郊与良町的家门口，他家里人说：

“到那里要请人做饭，带一升米，再带些柿子吧。”

我们好像没听见似的，把米倒进行囊，肩上搭着毛毯，短衣细裤，拄着伞，一副旅行家的打扮，拎着牛肉出发了。

出发比原定时间晚了近一小时，穿过八幡森林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半钟。趁着黄昏，我们沿着山丘上的小路，直奔浅间山。走进松林时，傍晚的月亮已经升起，闪着银光，眼看着天要黑了。太阳隐藏在西面的山峦中，我们急匆匆地走着，不时回头看看。

在寂静的松林中，有一条小路。走在小路上，可以看见暗紫色的浅间山脉。地上落满了松针，走在上面，一点声音也没有。夕阳的余晖透过松林，在眼前晃动。西面的天空仅剩一点黄色，听不到一声鸟叫。

我们又穿过一片松林，进入另一片松林中。这时，西面的天空完全黑了。朦胧的月光照进树丛，树林里弥漫着雾般的夕霭。灰蒙蒙的夕霭中，耸立着一排排细高的树干。远方很暗，树干乌黑，万籁俱静。

天刚黑，半轮明月，清淡，疏朗。松林中的小道，十分幽暗。眼前虽然是一片黑暗，但落满松针的地方还能分辨。走到这里，已远离尘世，小诸早就看不见了。我们不时停下脚步，屏息倾听不知什么东西发出的轻微

① 旧历十月二十日，商家祭祀惠比须神，以求生意兴隆。

的响声，或凝视幽暗的深处。走在前面的 W 君，边走边回头看，幽暗中看不清他的脸。我们来到了松林深处，一切都被淹没在黑暗之中，雾霭中的月光，暗淡而朦胧。有时，我们摘下肩上的东西，坐在草地上，伸开腿，休息一会儿。我觉得非常疲劳，因为肠胃不好，没吃什么东西。与 W 君一起休息时，我瘫倒在地，但过一会儿还得用力拄着洋伞站起来。

穿过了几片松林，来到一片开阔地，我们的影子映在地上。月光一会儿明亮，一会儿幽暗。这时，我们看到一块巨大的黑岩石——七广石。

“我们已经走很远了，非常累，迈不动步了。”

“我也走过夜路，但没这样费力。”

“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别泄气啊！哈哈哈哈……”

我们说着，相互鼓励着，向前走。我疲惫的脚指绊在石头上，极痛，一下子倒在草地上，索性趁机休息一下。这里是浅间山中麓大斜坡，周围是茫茫草原。走过的松林像一片片黑色的云，各处的巨大岩石在夜色中像一个个黑色的影子，如水的月光笼罩着山腰。空中有三颗寒星闪烁。夜里的云，是灰白色的。

深山灯影

当我们看到闪烁着灯火的窗口时，心中的喜悦难以名状。我们终于来到清水的山中小屋。

小屋的主人好像在月光下收拾着什么。我们走进小屋，洗了脚，绑腿也没有解，就随意坐在炉边。W 君一边往身上绕毛毯一边说：

“本家的大婶叫竹嫂，明天下山去洗萝卜。K 姑娘的彩礼送来了，也想叫竹嫂看看。东西很漂亮。”

竹嫂就是主人的妻子，本家的大婶就是我们从小诸出发时，叫我们多带些米的人。W 君与这些人很熟，说话很随便。

我们把装着米的行囊，用报纸包的牛肉，还有和服的衬领，作为礼物一一拿出来。

主人走进小屋说：

“肉里放些大葱吧？”

W 君笑着说：

“好，放点大葱。”

“再放点芋头，对，放些芋头吧。”

主人说着走了出去，拿着储备的大葱和芋头回来。他终于坐在火炉旁，用长长的火筷子拨弄噗噗冒烟的杂木，火一下子烧起来，他又折了根柞木枝放到火中。火熊熊燃烧，映红了人们的脸。

主人还很年轻，他前年四月搬到这里，五月娶了老婆。火光映红了他的脸，一双明亮的小眼睛流露出正直、勤劳的天性。他讲话时，嘴张得很大，摇着头，大笑时可以看到舌头。他笑起来虽然有点粗野，但却坦诚，不令人生厌。他又风趣，自来熟。妻子勤快，脸庞红红的，头发又黑又厚，年轻丰满，还有点像个姑娘。他们真是一对般配的好夫妻。

屋子里点着暗淡的煤油灯，只有炉边一片光明。小屋的角落里有锅灶，烟气腾腾，听声音是在做饭。妻子一边咔嚓咔嚓地切葱，一边说起山里的生活：

“我小时候是在贫苦的地方长大的，但到这山里来，还是感到冷清，好久才算习惯了。”

对于我们来访，主人很高兴，讲起了今年大葱的收成。夫妇二人为我们准备晚饭，炉灶上原有一口煮马铃薯喂马的大铁锅，现在换上了一口小锅。妻子把芋头放进锅里，主人把锅盖盖上。我们亲眼看到了俗话所说“如果能和心爱的人结成夫妻，即使吃糠咽菜也心甘情愿”的甜美生活。

小猫闻到了肉味，鼻子伸到报纸包边，主人把它赶走。过了一会儿，它绕到我们身后，一下子蹦上了 W 君的膝头。主人骂了一声“混蛋”，它缩到炉边，眯着眼睛看火，好像冷的样子。

“我本来特别讨厌猫，本家硬塞给我，只好带来了。”

主人笑着讲起了山里的生活，如黑色的野鼠常到这小屋里来捣乱等等。

“有点呛得慌，开点窗吧。”

W 君说着站起来，把窗子开了一条缝，站着看了一会儿说：

“啊，多好的月亮，亮晶晶的。”

他说着坐下来。这时锅里冒起了白沫和热气。

“已经开了。”

“把肉放进去。”

“放什么？等一等，看看芋头……”

主人抓起匙子盛了一块芋头，放在锅盖上，戳成几块。芋头已经煮烂，可以放肉了。他打开报纸，解开包肉的竹皮，把鲜红又带点白色脂肪的牛肉，用筷子挟着放到锅里。

“闻着好香啊！真希望每天都能收到这样的礼物。”

主人对 W 君说。

妻子从壁橱中拿出食盘、饭碗、漆筷，马上盛上了饭。

“怎么样，这种炉灶少见吧?”妻子说。

我们看着炉火，开始吃晚饭。

这时，我才感到实在是饿了。

“现在肉也煮好了。”

妻子一边张罗，一边热情地说。

“竹嫂，请你数数，我要吃好多。”W 君高兴地说，“好吃，这葱真香。热，热，太热了。”

“大冷时，吃肉最好。”

主人也一起吃起来。

喝了三碗肉汤，我吃得饱饱的。我们两个松了腰带，又松了西服裤子。

“来，再吃一碗。到山里来的人，都说这里的饭好吃。”

妻子说着，拿起 W 君面前的饭碗。W 君急忙抢夺，但没有来得及，妻子又盛了满满一碗饭放在他面前。

W 君笑着抱起了头说：

“厉害，厉害，我算完了。”

“什么，完了?”

主人也笑了。

“这点饭，没事。”

“我已经吃很多了，不能再吃了。”W 君叹了口气说，“怎么办，还得吃吗？我已经吃得饱饱的了。真好吃。”

在一片笑声中，我们吃完了晚饭。主人说：

“你也吃吧。”

妻子开始吃饭。

钻到壁橱里的小猫，叫着想吃东西。这里是深山，不易看到报纸，所以主人把包牛肉的报纸小心地展开，读起来。W 君可能吃得太饱了，裹着毯子，仰面朝天躺着。

主人夫妇为我们讲了烧炭，打兔子等山里事。妻子收拾起食盘，把大锅又架在炉子上，锅里放着麦糠和饮马的水。她说有一天晚上，丈夫不在家，山里刮大风，把新建的房子吹倒了。那座新房本来是备用的，万一这间小房被吹倒时，好把马牵到那里去，没想到新房子却先倒了，实在可

怕。丈夫很少在外面住，但那一天恰好住在本家没回来。

新盖的房子就在这小屋的旁边，他们把我们领到新房，在新房里住一宿。房子刚刚盖好，用纸隔扇当门。月光从门缝中透进来。我们裹着毛毯，关了灯，因为太累了，什么也没有说就睡着了。

雪国的圣诞节

圣诞之夜和第二天，我是在长野度过的。我接到长野气象站技师的邀请信，为了去见这些陌生的人，从小诸乘火车出发，经过田中、上田、坂木等站，来到长野。看看气象站，是我这次短暂旅行的目的之一。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雪国的圣诞节、雪国的气象站，仅说这些，就会引起你的一些联想吧？但在讲这些之前，我想告诉你，这里的山，这里的田野，怎样变成了茫茫雪原。

每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后，下第一场雪。一天早晨，我在小诸的家里睁开眼，没想到下起了大雪。雪花细碎，如盐粒。这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可能因为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我觉得这种纯白有一点青色。早晨过往的行人，木屐的齿上沾着雪，走起路来就像在漆黑的夜里一样小心翼翼。用红毛毯包着头．穿着草鞋的小学生们，在民房的屋檐下无精打采的鸡，还有车站边上满载的货车上也积着一层雪……看到这些，我就想雪还在下，还在下。怀古园的松树上的积雪，不时滚落下来，扬起一阵白色的烟尘。山谷底部的竹丛，像草一样倒伏在地。

驶往岩村的马车，冒雪出发，马夫吹着喇叭。马背上披着的薄草席已经湿透，乱蓬蓬的鬃毛滴着水珠。马车的轮子开始转动，布满积雪的马路沙沙地响着。在雪白的马路中间，由来往行人踏出一条红黑色小道，弯弯曲曲，布满脚印。家家户户出来扫雪的人乱哄哄的一片。这也是本地独有的景观。

薄薄的雾霭笼罩着雪后的小镇。这天黄昏时，我以为天晴了，走出门一看，不知什么东西啪啦啪啦落在衣领上。又下了吗？我情不自禁地摸了摸头发，才知道那像雾似的东西是细碎的雪花。已经扫了两遍的道路，又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色。入夜，房子外面不时响起啪吧啪吧的响声，原来是人们在抖落沾在木屐上的雪。我本以为他们是来访的客人，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来往的行人。

雪停了，黑暗中可以摸清道路了，街上的行人提着灯笼。灯光映在白雪上，华丽明亮，美似图画。

我已经向你描述了这里第一天下雪的主要情景。请你想一想，这大雪尚未全部消融的情景吧。尤其是寒冷的阴暗处，院子里，北面的屋顶，总是剩下残雪，上面再不断下新雪，冻结在一起，一直到来年开春也不化。

但是，只把这些我在雪国的感觉告诉你，还是不充分的。在雪后的第二天，屋顶堆着尺余厚的积雪，屋檐挂着细细的冰柱，院子里的苹果树也倒了，连鸡的叫声也显得遥远，仿佛一切都被茫茫大雪盖住了。雪后第一天，北面的窗肯定亮堂。阳光透过灰色的天空照射下来，雪光闪烁，令人目眩。屋檐下的滴水声，从早到晚响着，单调、寂寞、郁闷。

倘若到小诸町后面的田野去看看，刚刚出来的麦苗完全埋在白雪中，起伏的丘陵，宛如冲来的一道道雪浪。田地间低矮的隔墙，露出大大小小的石头，黄色的衰草依稀可见。远处的森林，枯干的树梢，排排民房，一切都是柔和的深灰色。如果这深灰色中再有一点紫色，就是这里今后的基本色调。这种色彩把人们的心引向一个朦胧的、混沌的、不可名状的世界。

第三天，我又去了鹤泽的山谷。日光强烈得令人心悸，四面雪的反光使人不堪忍受。我睁开眼也无法看清东西。穿过那令人头昏目眩的地方，我算领教了刺得眼睛发痛的反光和热度。那里的地势平缓，斜面徐徐倾向谷底，形成平坦的田地或桑园。一层比一层低的梯田的侧面，覆盖着枯草，有的地方露出了红黑色的泥土。在那波浪状的梯田上，是干枯的桑园，垅沟里积满的白雪，在阳光下闪烁。越过那波浪状的梯田，蓼科山脉清晰可见，也可看到远处的日本阿尔卑斯山。这一天，我听到了千曲川湍急的流水声。

就这样，本已融化的积雪上又落下了雪，露出的道路又被雪掩埋。进入十二月之后，连续阴天，日光也逐渐变远变弱，周围成为半冰冻的世界。高耸的山脉被雪云掩盖，难得露出全貌。小诸车站的水管流出的水，变成了粗大的冰柱。即使小诸不下雪的日子，从越后上行的火车的顶盖上也是一片白。看到那雪的车顶，我心想：啊，那里又下雪了。快到冬至时，既不像云也不像水蒸气的缕缕细丝悬挂在寒冷的天空。尤其是在日落后，这种萧疏景象更吸引我。这时候，屋檐的冰柱越来越长，有的长达一尺多。草葺的屋顶流下的黄浊的水滴，冻成了冰，像一把黄色的长剑。院子里的积雪，比回廊还高。从雪中露出的石南树，叶子冻得耷拉着，只有顽强的花蕾硕大而坚挺。我们如同钻在土壤中冬眠的昆虫，在寒气逼人的

夜晚，紧紧地蜷缩着身体……

我冒着严寒和冰冷的空气，想象着将见到的陌生人，在圣诞节的这天傍晚，来到了长野。我到那位气象站技师的家拜访。技师很年轻，坐在被炉边，谈气象学，引经据典地谈文学，我感到很愉快。谈话中还说到了拉斯金①在《近代画家论》一书中关于云的研究。拉斯金把云分三层，而现在对云层研究不断进步，已把云分为九层。在主人说到这里时，一位妇女来访。

听主人介绍，这位年轻妇女是牧师的夫人，是他的好朋友。夫人开朗，笑声清脆。听说当天晚上要唱的圣诞歌，有的就是出自夫人之手。庆祝圣诞的时刻快到了，我们结伴走出了技师的家门。

我被带到位于斜街的中段，那座教堂似的建筑物前。到达那里要经过残留着积雪的黑暗的街道。我和技师不时站在冰冻的道路上，听着身后女人们的笑声。当这响亮快乐的笑声在寒冷的冬天的空气中响起时，更增加了这雪国节日之夜的气氛。后来我听说这位牧师夫人摔了两跤。

教堂的窗口闪着红红的灯火。我与聚集在教堂里的孩子们一起，送走了乡村的圣诞节之夜。

沿着千曲川

以前我跟你讲过，想必你能够想象得出，在浅间山脉和蓼科山脉之间那又深又大的峡谷吧？我带着你的心到浅间山山腹，从那里眺望千曲川。再到上游，讲述那里的山脉、村庄。只要有时间，探访千曲川沿岸，就是我的一大乐趣。我从岩村田出发，穿过香坂，翻越内山岭，到上州，或沿着千曲川的支流依田川，从和田岭到诹访，或从灵泉寺温泉，到梅木岭，到别所温泉。田泽温泉，我已经与你讲过了。你已经与我一起看过了千曲川上游主要的景点。现在，我想领你到下游，直到越后附近去神游。

一月十三日，我乘火车从轻井泽出发，越过冰雪高原，到小诸。你想象一下，火车穿过碓冰隧道（可以说是岭上的关口）时，那巨大的林立的冰柱吧。你想象一下与寒带气候相同的轻井泽附近的落叶松林，俗称树挂的雾凇吧。

---

① 拉斯金（1819—1900），英国美术评论家。

火车离开小诸时，站台上的勤杂人员呼出的气都是白色的。透过车窗远望，水田、菜地、桑园都被大雪覆盖，暗蓝色的千曲川从山谷流过。有村庄的地方，屋顶雪白，土墙黑暗，挑看粪桶去麦田的农夫冷得瑟瑟发抖。火车通过田中站时，我眺望浅间山、黑斑山、乌帽子山等山脉，天空是灰色的，只有与群山相接的部分，显现出朦胧的白色。除了“看不见的白色”这句话，没有别的语言可以形容这深邃的天空。窗外是无垠的麦田。麦垅沟里积满了白雪。垅沟与垅台并行，划出一道白线。一棵棵枯干的树，孤零零地伫立着。

这就是雪国的忧郁啊！火车驶过犀川。千曲川汇合了犀川的水之后，愈发有大河的风采。犀川附近的广阔稻田，岸上低矮的柳树，白色的山崖，栽满柿树的村落，全都埋没在大雪中。那暗淡的景致，不仅仅是白色，还有紫灰色。远处的山峦隐藏在灰暗的天空，隐隐约约露出一点山影。只有处处可见的黑色的森林，在低空盘旋、饥饿的乌鸦群，才能打破一点儿这冰天雪地的单调。前方，灰色的雪云低垂。渐渐地，我有一种进入阴暗的雪国深处的感觉。当火车离开一个车站时，下起雪来。

这次旅行，不只我一个人，还带了两个小诸的伙伴。她们是住在我家附近的姑娘 I 和 K。她们小学毕业后，为到师范学习，而去饭山。她们还处于从车窗望见父母的住地，哭肿眼睛的年龄，到陌生的地方去，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但是她们毕竟年轻，相互用胳膊肘捅一捅，露出黄牙快乐地笑着，或者从后面拥着朋友消解车中的寂寞。她们是一对幼稚、可爱，看着令人忍不住想笑的姑娘。受她们的感染，我仿佛也年轻了。I 是我家房东的女儿。

在丰野下了火车。这一带耕地成片，附近有著名的小布施栗树林。那天，四阿、白根等山脉也若隐若现，看不真切。在雪路上走时，路旁有梨树、柿树的枯枝。我登上一个村子的斜坡，站在坡上可以望见水内平原。有一年秋天，我曾站在这个斜坡上眺望，丰饶的稻田像黄色的海洋。对面的千曲川，闪着波光流淌。还有远处的榉树林，那黄绿色的头发般的树梢，高耸的黑色的树干，那郁郁葱葱的景象，使我难以忘记。我们在雪中一直走到蟹泽，才看见千曲川上的船。

河　船

下下停停的雪，不久就变成了雨夹雪。我们听着那淅淅沥沥的雨雪

声，等待着去饭山的便船。男人们戴着丝棉帽，穿着草鞋。女人们穿着染成蓝色的龟甲状的上衣，头上扎着与在家里时同样的手巾。这种打扮是当地的特殊风俗。从茶屋出来，站在河岸附近眺望，上高井山脉、菅平山脉、高社山及其他山峦，若隐若现，对岸的芦荻枯萎了，河心突起的沙洲掩埋在雪中。在深邃无际的白茫茫的世界中，千曲川的河水像油一样流淌。我以为千曲川如同在小诸附近一样撞上断崖扬起白浪，但不知为什么，在这里却有一种滔滔大河的气势。上游有许多高悬的吊桥，但这里只有浮桥。

这时，乘客集拢过来。我们沿着积雪的山崖下到渡口。河船的顶篷很低，人们促膝而坐。船橹的水声，船老大在顶篷走动声说话声，都给我一种从容安舒之感。从船窗向外看，不知是雪还是雨落入闪烁着银色波光的水中。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蟹泽。在上今井这个地方，岸上有二三个客人等船。船老大从水中趟过去，把男女乘客背过来。船离开沙滩，又响起橹声。这声音在静静的千曲川水面上响着，听起来就像牛叫。这是船的叫声。这声音可使你随心所欲，想什么是什么，比如想起同行的 I 的名字，这声音就像在叫她，想起 K 的名字，这声音也极像。天真的姑娘们高兴地倾听着。

在两岸的白雪中，不时可见村庄人家、杂木林、森林、身着防雪服，在岸上行走的人。这一带我以前来过。那是豆子、谷子成熟的季节，道路两边是沉甸甸的豆荚、谷穗。对，对，那时我曾往下看：河岸长满低矮的柳树，杂木林挂着白霜的叶子，在秋日下闪闪发光。从霜叶的间隙望去，河岸上仿佛卧着羊群。现在，船正好从那里通过。贴着水面的枯柳枝，碰着了船篷，发出啪啦啪啦的声响。

船舱里相当暖和。同是雪国，但与高原相比，气候不同，只是雪很深。在下午的阳光照耀下，水面倒映着对岸灰紫色的山峦。我打开船窗，倾听那窃窃私语船的水声，凝视那拍打着船舷的浪花。这条船漆成了白色，有两条红道。

船向浮桥驶去，从浮桥下顺利通过。

我们眼前出现背靠黑岩山，与广阔的千曲川河滩相连的城镇。在飞雪中传来了鸡鸣。人家升起了炊烟。这就是古老的饭山城邑。

雪　海

一晚积雪四尺，是这里到越后每次的降雪量。到饭山一看，完全是雪的世界。如果说饭山是从雪中挖出来的，或许更合适些。

这种被挖掘出来的强烈感觉，产生于镇里街道筑起的高高的雪墙。屋顶上扫落的积雪，堆得越来越高，渐渐高出屋脊，在马路中间形成了一座高高的雪墙。家家户户在屋檐前搭出了护檐，办事的人在护檐下行走。屋内的黑暗不难想象，因为用高高的苇帘，把房子围起来，使屋内更加黑暗。我把姑娘们留下，独自上街看了看。大雪纷飞，已是点灯时分。昏暗的天空，有一抹红，就像远方着了火，映红了阴沉的云——那是落日的反射。

只有这里才能见到烟雪。头顶上仿佛罩了什么东西，令人郁闷。本地人笃信佛教，我想不是偶然的。仅这个镇就有寺院二十余所。同是信州，但这就像是京都、大阪，连语言也与高原不同。

我在冰天雪地的小镇直转到天黑。在这里，雪橇代替了大板车，马拉着雪橇，在雪地里走，实在罕见。行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们戴着香蒲编的草帽、墨镜、缠着香蒲绑腿，穿着雪鞋，裹着毯子或披肩，个个都是一身防雪装束。

又下起了雨雪，我来到千曲川岸边。在河船到达的地方有一座蜿蜒的浮桥通向对岸。浮桥的白雪上，留下了一条黄色的脚印。来往的行人很少，有时可见穿着雪鞋的男人。高社、风原、中泽以及其他耸立在信越边境的山脉，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远方的村落，也淹没在白雪中。千曲川寂寞无声地流着。

我踏着咯吱咯吱响的积雪，试着走到浮桥往下看，河水像箭一样飞速流去。遥望河滩，一片雪海。是的，白色的海。但那种白，并不是单纯的白，而是寂寞的深不可测的白，看着令人混身颤抖的白。

到山上去

“水内古代是一片沼泽，其证据是，饭山一带的城镇都建筑在沙石上。挖开土一看，一目了然。”

听了关于当地的种种传说，我把同行的姑娘留下，第二天早晨离开了饭山。走过浮桥，到达对岸就望见了城山。从那里坐着雪橇在覆盖着白雪的桑园中奔驰。这里用拆下轮子的人力车，代替硬木板造的“板屋”状的雪橇，有车把和推把，两个车夫一推一拉。雪橇很低，车把如果高扬，乘客就向后仰。尽管这种雪橇坐着很不舒服，但我却兴致勃勃。我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一样，听着车夫急促的呼吸。当雪橇在冰雪中飞驰时，我有一种与雪橇一起被抛弃在桑园的感觉。

“嗨——哟——”的号子声，雪橇在雪地的滑行声，车夫踏雪的咯吱咯吱声，都使我的耳朵产生一种快感。在河船上经过这里时看到的雪景，在我眼前掠过。

在中野附近下了雪橇。走在铺满积雪的道路上，脚是暖和的，但一到黄泥路，感到很冷，脚指都冻僵了。在热心的饭山旅馆拿了一双套鞋，罩在草鞋的前面。

十一月十四日，村村都在过“小年”，在一种名为“水草”的红树枝上，用米粉做成圆状的蚕茧，放在神龛上。听说这是养蚕前的祭祀。

回来时，阳光强烈，睁不开眼睛，雪的反光令人烦躁。这一天，千曲川的水混浊，呈黄绿色。

从丰野乘火车，回山上时，感到越来越冷，但我却有一种从阴郁灰暗的雪国来到稍许明亮的天地之感，不由得舒了一口气。

山里人之一

以前我从饭山归来时，走的是新道（在雪橇走的这条铺满积雪道路的对面），通过黄色稻田连绵的静间平，曾在一个村口的小茶屋休息过。当时，有人问我是不是去善光寺进香的和尚。这意外的询问使我哑然失笑。同行的画家B君穿着外国制作的西服，口袋里装着写生本，但却自己戏称“和尚”，弄得茶屋的老板娘莫名其妙。我越笑，老板娘反而越把我们当成“和尚”。她半羡慕半嘲讽地说：“即使你们实际上与俗人一样，也是你们各自的造化。”老板娘的话，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从饭山到长野一带“和尚”的生活。

我在饭山行中，对你说过当地人对宗教的虔诚。在山里的小城中有二十几所寺庙，那种古老的氛围使人感觉如到京都。这种古香古色，在激烈变化的时代潮流中，还能保持到几时呢？总之，与这种冬雪漫长的天气、

地势相辅相成的，是一般人虔诚的宗教信仰。这一点，在千曲川的下游尤其显著。

在长野，我只看过善光寺的雄伟建筑，在寺内举行的戏剧性的仪式，也曾在风景秀丽的往生寺散步，但里面有什么人，并不知晓。在饭山，我无意中见到了一位心地高洁的老和尚。他的夫人①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经营一个古老的大寺院，虽然上了年纪，但不忘搞各种活动。寺院里正在给施主做法事，我看见一个男子把佛像郑重地包好放在箱子里借走了。虽然是件小事，但使我能感觉到古代的风俗。

你听说过到印度探访佛迹的事吧？参加这个活动的僧侣中，就有老和尚的儿子。而他女儿的丈夫——一个学士也参加了。学士当时在英国留学，拖着病弱之躯，加入了这一行列，探访了印度内地和锡兰的阿育王遗迹，在返回英国的途中，客死他乡。饭山寺里保存着许多纪念这位学士的明信片，上面记载着在热带旅行的种种困苦，使我深为感动。老和尚的儿子正在服兵役，我没有见到。总之，在陈腐的寺院中，诞生了这些新人物，而且在他们的身后有老和尚夫妇这样的父母、岳父，几十年过着宗教生活。

在饭山这个地方有古老的宗教气氛，二十几所寺院为如何维护庙宇保持原样而大伤脑筋，但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我听老和尚说，在饭山的旧城主中，就有年轻人抛弃政治生涯，穿上袈裟，终生致力传播佛教。还有白隐②、惠端③以及其他卓越的宗教家，都与这里有深厚的历史因缘。

这种情况在高原上少见。第一，没有这样的风俗。第二，没有这样的历史背景。第三，没有这样高举法灯的老僧。我在小诸一带见过几位僧侣，实际上他们与俗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养蚕的季节到了，他们就在寺院的大殿旁边搭起蚕棚。僧侣们也要劳动，也要为度过漫长的冬天做准备。

山里人之二

崇尚学问，是本地的骄傲之一。一个可以容纳很多儿童的大校舍，耸

---

① 日本绝大多数佛教宗派允许僧人结婚成家。

② 白隐（1685—1768），江户时代临济宗的高僧。

③ 白隐之师，在信州饭山正受庵隐居，被尊称为正受老人，1709 年，白隐来参拜，受其教诲大悟，1721 年卒。

立在山间，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而这是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见到的。当町里有什么大事小情时，校舍也兼当公会堂。小诸倾注了大部分城市建设费，建了这座绝对不比其他町逊色的大校舍。那高高的玻璃窗，在城头闪亮。

在这里，许多青年梦想当一个杰出的教育家是理所当然的。由于家庭的种种原因而不能到远方求学的好学青年，大都考虑在本地安身立命。从每年长野师范招收的学生数目来看，这里应试青年的数量相当多。在我们学校一二年级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人为此而做准备。

一般说来，这里有尊重学者的风气。小学校教师的薪金，比其他的地方要高。从社会地位来说，也比较受尊重。这一点，是都市的教育家们没法比的。就连新闻记者，也被尊为"先生"，经常从长野请来新闻记者讲演。人们总想从有一技之长的人那里汲取新的知识。小诸这个地方确实有不少欢迎各界名士的集会。这里就像古代的一处关隘，名士们别想过而不停。

正因为如此，我来到这里后才有幸听到各位先生的趣闻逸事。已故的福泽谕吉[①]氏有一次也经过这里，留下了他的旅途见闻。这些是后来我听校长先生说的。朝鲜的亡命者也常在这里停留。旅行中的书法家因穷困来到这里，会给他相应的旅费使他继续旅行。总之，不管军人、新闻记者、还是教育家、美术家，一概欢迎。

这种热情的，不管什么一概接受的倾向，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沉闷的空气。进一步说，就是地方的单调，……并因此而使气质完全不同的人，说着完全相同的话。

后来，我在佐久一带看到了极为消沉的人。这里有极为悠闲的人，也有穷源竟委的人。

经常有人问，为什么信州人这样喜欢穷源竟委呢？我以为这是因为本地人爱激动的缘故。就像槲树的叶子在北风中鸣叫一样，一点小事就会激动得发抖。这使我想起刚来小诸时，町里有一些人议论成立一个青年会。大家集合在岳光寺的大厅里，争论得很激烈。我们学校的I先生，与青年们一直吵到天黑，大家也都累了，总算搞出了个规则，但最终青年会也没有成立起来。

如果说心静如水的人，我们学校教植物的T君可谓其中之一。他是个

---

① 福泽渝吉（1834—1901），明治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庆应义塾大学创始人。

真正的学者，心地宁静。不论在什么场合，我都没见过T君的脸色发生变化。他出身于离小诸稍远的西原村。在学校里，只要见到T君，我的心就会沉静下来。

山里人之三

在这里，警察和铁路员工多是外来户。维护小镇治安的警察署长也多为外乡人。不过在警察中也有本乡本土出生的，他们走起路来，鞋子经常发出咕吱咕吱的响声。

铁路员工在车站周围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世界。可以说除了坚韧不拔的越后人，无人可以忍受山上的铁道生活。我从住在大手、爱饶舌的按摩师那里听说了现在站长的故事。这个人从新桥搬到直江津，当了五年列车员，之后又做了七年副站长。同在山里生活，但却过着与当地人隔绝的日子。

按摩师说，这是以前某站长的故事，接着给我讲了起来：

“他本来是越后酒坊的仓库管理员，突然发达起来，当了这里的站长。有一天，他指着葡萄酒坛上贴的商标，对电信技术员说，你懂英文吗？如果你认识，我请你喝一升。电信技术员知道这个站长没有文化，故意说我不认识。如果你认识，我请你喝清酒和葡萄酒。是吗？你连这个也读不上来，怎么能在铁路工作？站长扔下这句话就走了。技术员原打算受几句训斥，换口酒喝，没想到适得其反，于是红着脸走到站长面前说，刚才实在对不起，我出于客气才这样说的。实际上这是英语的ABC，大家听着，这上面是这样写的，接着流畅地读了一遍。噢，是吗？是写着这些东西吗？你很了不起，没想到你有这样大的学问……”

从这次争吵之后，站长和技术员完全对立起来。不久，那个站长觉得无聊，离开了小诸。

在铁道旁站立的扳道工，就是这山上孤独寂寞的外来户的形象。他值两天班，休息一天。劳动时间长且苦。我往返于学校之间，要通过怀古园的交叉口，经常看见扳道工独自站在值班的小屋前。

柳田茂十郎

柳田茂十郎的上一代，是佐久地方有名的商人，人们说起佐久商人时，总要以他为例。茂十郎就是个极具佐久气质的人。

这位名扬四海的商人，由于一时经营不当，沦落为豆腐坊老板。毅然做出这个决定的可能就是茂十郎。可是，他当初在小诸开豆腐坊时，人们碍于情面，谁也不去买。茂十郎的家原来是开酒坊的，造出的酒卖不出去，生意没有活力，转而经营茶叶。他是个遵守时间的人，不管谁只要迟到一点儿，他转身就走。他把店铺叫几个儿子经营，他活着时一丝不苟地收房租。临死时又把店铺分给儿子。听一个女人说，谁到过茂十郎的家，他都准备了一份东西在他死后赠送，实在令人惊奇。遇到我们学校的校长时，他常讲茂十郎的故事。他说茂十郎被请去做客时，手把着酒壶，对着全体在座的人说，我的酒没白喝。

“酒，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这就行了。”

听说茂十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这种态度。

佃农之家

我与学校的工友约好，到他家去做客。阿辰说，交地租那天，你到我家里来吧。

下了小诸新町的斜坡，是一个不深的山谷。隔着一条小河，正对着水磨房的房子，就是阿辰的家。院子里铺满了席子，稻谷堆积如山。阿辰兄弟正在忙着。

在那个一直对我很热情的老农陪伴下，我走进了佃农的黑暗的家。屋里放着猫窝、稻草编的脚炉。我难得有机会到农家来。老农把我带来的一点礼品放在壁龛的神龛前，摇了一下铃，之后坐在被炉边，与我闲聊起来。一个五十岁左右，表情冷漠，默默无语的瘦女人也坐在被炉边。在她旁边，阿辰的女儿无忧无虑地玩着。这个沉默寡言的妇女和蹲在灶前扎着细腰带的姑娘好像与老农一起生活。不过，我并没有顾忌她们，一心听着老农讲话。

这个爱说话、有趣的老农讲了上州和信州农民的不同，各种农具、地

主和佃农的关系等等。从他的讲话中，我知道新町一带的佃农不时举行同盟罢工。他说，为什么佃农对地主不满呢？因为这一带把一百坪叫做“播一升种”。一束为三百坪，征收二百八十升地租，但实际上一束并没有三百坪，而地租仍按三百坪收，地主和佃农并不是各得一半收成，因此佃农吃亏。于是无知的佃农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偷偷地报复地主。例如把石头装进米袋，增加重量，把米袋弄湿，或者对稻穗不经心，对稻草却倍力爱护，还有其他种种恶作剧，使地主吃尽苦头。这样干的结果是“三月四月就吃光了”。本来那也是收麦子的时候。

“但是，我那时候，地主一来，我一定打升酒，虽然没什么东西，但总要弄点好吃的喝一杯。今年我把这事交给了儿子，不知他怎么搞……从前我一直是这样。”

老农笑着对我说。

这时，外面响起阿辰的声音：“地主还没来，快去叫他。”

阳光突然从门口照进来，幽暗的南窗，一下子明亮了。

“啊，太阳出来了。刚才好像要下雪，这回可好了。”

依然是阿辰的声音。

腰里扎着细带的姑娘，给我们上了茶。坐在被炉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妇女，突然脸一拉到厨房去了。

老农小声说：“我只是一个人，平时没有人来。上了年纪了……所以留下了她，我儿子对我留下她一起生活一直不满，说要了这么个玩艺儿。”

我问：“叫她给你做饭吗？”

“是呀，一般人都会这样想。可我不叫她做饭。如果叫她做，她会全吃光的……这是我的精明之处，可是，人们不这么说，真叫人心烦。”

老农拍打着用旧洋伞的毛丝缎做的被炉套，喋喋不休地说。这个老农的乐趣就是根据算命书为周围的农民占卜吉凶。他用“六三咒术”[①] 祈祷消灾祛病，是附近有名的见多识广的老人。我听他说到《言海》[②]，感到暗暗吃惊。

“跟你说说我过去干的蠢事吧。年轻时，我当车夫，每天能挣八元，八元啊！可我花钱像流水一样，很快就花光了。那时候年轻气盛啊！我这辈子，什么事都经历过，只有赌博和坐牢，还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对了，

---

① 身体的九个部位都有相应的星座，用年龄除九，所余数字即有病的部位。

② 语言文学家大槻文彦编的辞典。

只剩这两件事还没体验过。”

他正笑着，一个头戴黄色真丝棉帽、身着短外套、五十岁上下的男人走了进来。

“东家来了。”

阿辰喊道。

地主走到屋里，在被炉边暖着身子，等待着。我正要向院子里走时，一个姑娘从水磨房那边过了桥，把升扔在稻谷堆上。阿辰开始准备交租。他五岁的女儿来了，拉着他的袖子不放。阿辰满怀父亲的慈爱哄她，但她哭个不停，混身颤抖，说什么我根本不懂。

“妈妈马上就来，别哭啦。”

“我手冷……”

“什么，手冷？赶快进屋到炉边暖暖。”

阿辰握着女儿冻僵的手，把她领到屋里。

面对山谷的狭窄的庭院，有落了叶的柿子树。对面的水车，用稻草围着，水斗上挂着冰柱，细谷川的水冻成了白亮亮的冰带。昏黄的日光透过柿树的枯枝照在院子里的稻谷堆上。年老的地主把白发塞进丝棉帽子里，从屋里走了出来。他靠在南窗外的横木上，冻得把双手插到袖筒里，紧抱着身子自我取暖，等待着阿辰兄弟交租。

“这稻谷的成色怎么样？”

阿辰说。地主用细白柔软的手抓起一把稻谷看了看，又捡起一粒放在嘴中。

“有秕子呀。”

地主说。

“那是麻雀吃的，不是秕子。不信装一袋子称一称。”

地主扔下手里的稻谷，又把手插到袖筒里。

阿辰叫弟弟把稻谷装到簸箕里。弟弟把稻谷倒进升里。地主弯着腰用一个平尺仔细地把升刮平。

“你来倒，要大声喊数，要像一个交租的样子。”阿辰对弟弟说，“来，使劲装。”

“一升、两升……”

弟弟大声报数。

六个草袋并排放着。一袋装了六斗三升。

阿辰拿来稻草编的盖子封住稻谷袋子的口，然后靠在袋子上，与地主争论起来。地主听着，眯缝着眼睛，默默地思考着。机灵的弟弟跑到桥的

对面，不一会儿，用包袱皮包着酒壶，红着脸，笑嘻嘻地回来了。

“交租哇，恭喜恭喜。”

水磨坊的主人说着走来。

为了不妨碍他们干活儿，我坐在平时用以编织稻草的仓房边，将草袋盖垫在屁股底下，看着这光景。阿辰用脚蹬着谷袋，用稻草绳捆了三道。弟弟过来帮助他，但干燥的草绳捆着捆着就断了。

“捆谷袋的草绳不结实，功夫还不到家啊!”

水磨坊的主人笑着说。

“称称看有多重。”

“多少？真够沉的，十八贯八百。”

“真够重的。”

“十八贯八百，好稻子。”

“还有草袋子的分量呢。”

“是的，我知道有草袋的分量。”

“我的要有十八贯就好了。”

“这里边有九成是无芒稻。”

人们纷纷议论着。磨坊主人与地主商量会儿米价，之后穿着木屐跨过稻谷堆走了。

“怎么样？凭你这体格，两袋子没问题吧？”

地主对阿辰的弟弟说。他两手各挟一个谷袋，脸涨得通红，用力抱了起来。

“来，喝杯茶吧。”

阿辰对地主、同时也对我说。地主摘下丝棉帽进了屋。我跟在他身后，也进屋暖暖冻僵的身体。

“共有六袋谷子，每袋要交二斗五升吧？”

阿辰说。老农坐在被炉边听着心里有了数。他边在地主面前打开包着的酒壶，边说：

“什么两斗五升，是四斗五升。”

“四斗……”

地主含含糊糊地说。

“对了，不是四斗五升，是四斗七升。”

老农又说：

“四斗七升？”

地主看着老农的脸说。

"啊，是四斗七升吗?"

阿辰说着，向院子走去。

我们围坐在被炉旁，老农取出旧炉板放在被子上。端上了大碗盛的魔芋和油炸豆腐。小碟子里有装着辣椒粉的口袋。老农用旧布片揩了一下杯子，叫我把酒放在烧水壶里。

"这是凉酒，不是热酒。欢迎东家光临。"

老农轻松地说。地主把烟袋插在炉板的缝里，喝了凉酒，看着老农说：

"这时候如果老太太在，那就好了。"

地主的脸总算有了笑容。

"我与她分手，到今年正好二十五个年头。"

老农应酬道。

"凑和着叫她回来就算了。"

"你听我说。老太太生了七个孩子，都死了。……如今的阿辰，是领养的……可她呢？趁我不在家时，把家里的东西都搬走了。男女之间的事，我可以不计较，但由着她偷东西可不行。如今把她接回来，人家会说，这个老头还信神呐，净贪图老太太的钱财。我可讨厌这么说。她回来后，还是偷东西，我还是容不下。我不想再吵了。这件事我算了一卦，卦上说我还要被偷，多可怕呀!"

老农讲话时，极为风趣，到底是佃农中间见过世面有知识的人。

与老农同居的那对母女在厨房里，地主和老农又说起了她们。

"哎，那个是她的女儿吗?"

"她有孩子。我说怪可怜的，就留下吧。世上的事很怪……我已经六十七岁了，……这把年纪了，但自从收留了那个女人，有人说闲话，真是烦人。"

"不管多大年纪，心情都一样啊。"

有幸来到难得一见的佃农家过了半天，听他们说说家常话。在品尝了魔芋和油炸豆腐之后，我与老农告别。

星

晚上，月亮大约是十二点时升起。南面的夜空，有一颗闪着青光的星。东面的夜空，有一颗红色的星。天空中，只有这两颗星。让你看一看山上的星星，是我的希望之一。

早春的花

"冷冷热热到春分"，这是当地人常说的一句话。但我一听到"春分"这两个字，就不由得舒了一口气。我感到长达五个月的漫长冬天终于要过去了。直到现在仍挂着枯叶的槲树，还有长着坚挺肥厚的蓓蕾、熬过风雪吹打的石楠树，难道不是一个逝去的季节的纪念吗?

从我们学校教室的窗户看到的樱树，枝干已发红发亮。回到家里，放眼庭院，那映在土墙上的柿子树、苹果树的树影，婆娑多姿百看不厌。天气变暖，羽化的飞虫聚集在屋檐下。我曾对你讲过杂草，在三月的石垣的缝隙里，鼬鼠草、小豆草、艾蒿、蛇草、人参草、新娘草、大芥菜、小芥菜等数不清的杂草冒出了头。三月二十六日，我在石垣上的泥土中，看到了又白又小的芥菜花和不知什么草开的带着紫色斑点的小花。这是我在山上看到的早春的花。

山上的春天

储存的蔬菜已经吃完，葱和土豆也不多了，但离新蔬菜下来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每天早晨除了裙带菜、酱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在春雨初霁的早晨，看见青色的烟雾顺着房屋的土墙冉冉升起，心想天气变暖了，但食品匮乏又令人无可奈何。一想到散发着油臭味的冻豆腐，看到那挂在墙上的黄色豆腐块，就觉得厌腻。一场小雪过后，道路湿漉漉的。女人边走边喊："买草饼[①]啰——"听到这叫卖声，精神为之一振。

从三月末到四月初，我去了你住的城市，从那里回到山里时，感到气候相差甚远。东京樱花已开。乘火车通过上州时，那里的梅花开了，而越过碓冰岭到轻井泽，那里还是冬天的景象。山上的春天来得很晚。当我从车窗看到武藏野的遗迹时，不由得感叹：噢，这里正是春雨如烟啊！但是轻井泽不像小诸那样冷，火车开到这里，在光秃秃的田野上可以看到茁壮的麦苗。枯黄的麦叶和葱郁的新叶混杂在一起，远远望去甚为新奇。

---

① 把鼠曲草或艾蒿的叶子捣在糯米中制成的草味年糕。

从四月十五日开始，我们可以尽情地在花的世界中徜徉。梅花好像憋足了力气一齐绽放。梅花之后紧接着是樱花、桃花、杏花、茱萸。我们的四周五彩缤纷，宛若花海。打开厨房的门，走到院子里，花香袭人。我带领学生到怀古园的旧城遗址看了看，这里的春天虽然短暂，但春深似海，使我们如痴如醉。

（陈喜儒　梅瑞华译）

断肠亭日记

永井荷风

《断肠亭日记》当初是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直至翌年春天，我不时用铅笔草于笔记本上，或写或停。不久自二三月份开始一改旧习，决定日不间断地执笔不辍，直至前年为第一卷。俟誉抄到格子本后，日积月累，终成数卷，止于一九三三年春已煌煌十七卷矣！

回看日记竟数卷，
终是一堆废纸篓。

五十有五荷风老人书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秋雨涟涟一如梅雨。入夜换挂壁上画幅。

碧树如烟覆晚波，清秋无尽客重过。故园今即如烟树，鸿雁不来风雨多。

（姜逢元）

等闲世事任沉浮，万古沧桑眼底收。偶□心期归图画，□□芦荻一群鸥。

（王一亭）

先考大人所藏画幅中，一亭王震之《芦雁图》，余爱玩不已。

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

懒于执笔。清扫屋后的储库。贵重的家具、什皿经母亲大人大量运往西大久保威三郎处去后，所剩皆难搬之物。平日也想一见，今日终于卸开储库地板的盖板打量，板底下深黑的角落堆有杂物笼等，中有纸包。拔开一看，乃是父亲往年自上海带回的陶器文房之类。依此窃思之，母亲大人

实不以赠余以先人遗爱之物什为快，故暂隐置于地底幽处。若果如此我第一个当绝无守护旧宅之必要。哪里都成，或再次往筑地、浅草，移至让亲戚睦眷见不着面的陋巷方可。哎，我曾数几思定将此旧宅为终焉之地，终不能久留于此。可悲可悲。

一九一九年三月八日

正午雨霁。伴妓八郎游于墨堤。见樱花点点绽放。憩于百花园于素陶器上题句。园中雨后草色如染。至入金亭，饮蚬汁后食晚餐。龛间悬有渡边省亭题笔的画幅。乍看去笔致清丽洒脱，如同真迹。我在此旗亭小酌，乃是一九〇九年春与挚友哑哑子及滨街的私娼一道，从秋叶县的有马温泉归来途中。屈指已速逝十一年矣！入金亭的老板娘见有客来，无论是谁，皆鞠躬致意，此风与当年无异。其健康之态令人钦羡。晚餐过后凉风习习一片清寂，雇车而归。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暑气愈炽。上屋顶的凉台乘凉。放眼俯看小巷里的芜杂，便可知日本人的生活一如既往，不讲究秩序且懒惰不洁。世人皆频仍力说日本濒临现代生活之危机，若窥见如此实况，当知市民生活依然如故，自甘堕落，惟存丑陋，没有个人意识的觉醒，跟封建时代的生活毫无二致。

一九二〇年正月三日

大晴天。市内电车杂沓，相当难乘上车子。步行至芝区爱宕下的西洋家具店。麻布的新居竣工的早晨，计划过一种西方式的生活。日本式的寝具被褥早晚费事，收进取出事务繁缛，不堪烦累。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百合子来访。于风月堂用晚餐，在有乐座站着看戏，相携至家时，看到街上卖号外的奔走传呼。向路人打听，原来是首相在东京车站为刺客所害。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一位大臣的生死亦等同于牛马之死，未引发任何激动。杀人者本恶人，被戮者属未提防。与百合子在炉边饮柑桂酒一盏后就寝。

一九二三年九月朔日

忽然爽雨歇而风愈烈。天空依然阴霾不散，时而细雨如烟。日近午时

忽然天地鸣动。我坐在书架旁看《嘤鸣馆遗草》，架上的书帙跌落下来，大为惊愕，起身开窗。门外尘烟蒙蒙，几难辨咫尺。儿女鸡犬之声渐频。尘烟是因门外人家的瓦如雨下。我亦徐徐地做逃走的准备。大地亦不时再次震动。我手把书卷，推开外门来到院落中。过了几分钟，大地两次震颤。身体摇颤不已，一如站在船上。倚着门廊，张惶地回顾吾家，但见惟有屋瓦少许滑落，而窗扉未落，略为平稳下来。中午用餐到外大街的山形酒店，餐厅的墙壁坍塌，餐桌跑到了路上，两三位外国人坐在椅子上。用餐后回到家中，因余震未歇，不能入内。坐在庭中惟有战战兢兢而已。黑云压城的天空到傍晚才慢慢放亮，半轮月芽露出头来。在酒店用罢晚膳，登上爱宕山观看市内的灯火。十点过后，登上江户见坡要回家时，赤阪溜池的火焰已经延及葵桥。河原崎长十郎一家光临寒舍，在我家住宿。葵桥烈焰爬上了灵南坡，至大村伯爵家隔壁的所在方熄灭。离草庐仅一街之隔。

一九二六年正月十二日

阴天无风，日影稀薄，不时映窗。天空好像眼看就要下雪的样子。下午樱川街的女子来访，出门欢迎，相与笑谈中，到用餐时分，遂同往山形酒店用晚餐，再相伴回书斋畅谈，漫长的冬夜不竟很快就到了二更。相约明日由我去造访共享晚餐后再别。此女之事对放荡无羁的我来讲，多处应反省自问，心有愧疚，故直到如今在执笔之际颇为踌躇。不过相逢之事几乎每夜不漏，极尽缠绵，几成难舍难分之势，我不想包藏，且记下事情原委，以资日后一噱。

女子名叫阿富，父亲已年过七十。曾经在下关拥有工厂，一度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如今零落，屈居在芝区樱川街的小巷里，由老妻管饭，以出租二楼房屋为生。女儿阿富属羊，今年三十有二，看上去二十七八的样子。十八岁时嫁与某人，生有子嗣，然感情不合，之后慢慢感情破裂，最终只好主动地干了私娼，在筑地一带的酒肆中出入，在地震之际为议会壮士福田某某所骗，仅同居了一年时间，去年二月前后终于逃出虎口，回到父亲膝下。因缺少衣服化妆之资，一时自暴自弃，由于对下海的深浅也了然于心，故再度冲出江湖，在勾栏女出没的馆肆穿梭，不期与我相遇相知。此女在父亲漫天挥霍之际，自由自在地成长，因此模样、气质均跟粗俗的冯妇不同，勉强还过得了我的眼。她细瘦的身材，苗条如柳，眼睛一眨一眨的，大似夜珠，鼻翼修长笔直，脸若敷粉，细嫩如面，极尽凄艳之美。其神其状，与我年轻时在巴黎小巷中不时碰到的女子相仿，与早些年

在新富街见过的艺妓阿澄也神似，面貌姣好，出人一筹。在我从前亲昵过的女子当中，阿澄跟阿富的面貌是最惹人爱怜的。曾盛传八重次是倾城美女，因是越后女子却少了一段江户情韵；白鸽银子是时兴的美人胚子，丰满艳丽，可肩部平窄，身子略肥，引为憾事。前年震灾后，家中使唤的阿荣人皆谓美人胚子，看上去给人一种缺乏表情的偶人的感觉。当然阿富既已年过三十，加上久落风尘，在色海沉浮，其容貌难免衰颓，而正是这种颓唐的风情，在性喜不健全的颓唐诗趣的我的眼中，却奉若天仙，窃思堕落女神亦不过如此。去年十二月初，初次邂逅，日后则情深如海，如膝似胶，每天不是我去看望，就是她来串门，虽说没有那么多上心的话来谈，惟有怨恨漫长冬夜更深人静的情形，恰似二十前后的恋人般，每思至此，犹觉内心羞怯、脸色发烧。人无论到什么年岁都是很难断色欲的，我实在对此惊愕不已。

一九二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正午送阿富归，自虎门赴三菱银行，约二时许独自归家。清洁卧室后沐浴更衣，日将行暮。用过老媪送来的晚餐后，依旧在灯下删订旧稿。寒气凛冽，水管直冻至正午。四邻寂寂无声，夜晚沉沉如年。炉上汤沸声一如雨点声，灯火荧然较之平日仿佛更为明亮。昨天买来的瓶中的蔷薇，花业已开尽，惟余薰香满室。搁笔掷掾静静饮啜咖啡。偶尔翻开置于室隅之书箧盖，竟有曾随兴挥毫过三四回的独居七律，中有语道："花影一瓶香一榻，不妨清绝是孤眠。"如此观之，我今夜孤坐的情怀，竟至全然如彼。予数年前移居筑地之时，时而不堪鳏居的寂寞。不过从震灾过后，年岁渐老，竟无由反其道而行之，喜欢起独眠的清绝来。家中蓄有妻妾时，室内荡漾着脂粉味，瓶中的花香反而没那么馥郁。阶前散落着细碎的毛发线头，全然破坏了草庐的清趣。此乃难以容忍之处。不过话又说回来，又不可能完全断绝人欲。这亦是人生一大乐事。独居的清寂虽难以弃舍，蓄妾之乐也不是轻易摆脱得掉的。治学固然趣味盎然，放荡更让人精神畅快，如此说来，吾身耽溺于乐事多矣。蜀山人在《拥书漫笔》的序文中，引清人石庞天语，谓人生有三乐，一为读书，二为好色，三为饮酒，此外皆落落不如此。诚然。

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

废除深川冬木街的名称，合成龟住街一名。冬木街的居民有悲于此，提出照原样保存旧名之愿，并调查同一街区的逸事，印行冬木街的沿革

史，惠赠一部到我处，担任调查执笔的是岛田筑波先生。遍访震后各处，街名改称实不鲜见。小石川的御扫除街就改成了八千代街。夜晚赴歌舞伎剧院。小波先生招待丹麦大使看戏。归途中与小波三一诸人一道，于数寄屋桥畔之陀蕃亭饮茶。风凉月皎。

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

细雨霏霏。相比昨日之炎热，今天肌寒一如晚秋。看温度计，正午显示为华氏七十八度。不知怎的内心郁闷。依在床榻上读《恕轩遗稿》。薄暮时分起身往山形酒店用餐，心情稍有和悦，前往银座太讶，葵山君已到，等候了多时。歌舞伎座狂言方蟹助福藏二人，并高岛屋弟子开松来会。归途于电车中不时见有乘客捧读《东京每日新闻》的晚报，中有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自杀的新闻。说是因患神经衰弱症而服毒自尽的，终年方三十六岁。我跟芥川先生没有交往，只有一次震灾前，在新富座的酒肆里偶然跟他同席。他的为人尚且不知，其自杀原因更无从知晓。我内心悄悄地追想我三十六七岁时的往事，对自己无事活到今天，感到不可思议，惟此而已。归家入浴洗汗，即刻就枕。雨尚未停歇。女仆阿久思前想后，烦躁不已，后不知不觉沉入梦乡。

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

雨。参谒春阳堂黄物。正午女仆阿久又来，说无论如何得给五百块钱，久缠不去。这天还有邦枝小姐同来，代之啰嗦许多，并不时以恶语相向，情形宛然一如阿富。无奈之余，说及只好一同去警署，才挫其气焰，悻悻离去。时至今日，若稍有不慎，最令人恐惧者，莫过于悍妇。世人多惧咖啡女郎，诚然入理。这之前，针对我的阅历，社会曾着意数落、轻侮了我一番，然而明晓众口铄金之利，亦不堪惭愧。举凡夸耀自家艳事并以此自恃，乃谬误之源。切当慎重。

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

天空阴沉欲雪。得日高先生信，即刻回信送走。薄暮阿歌携来饭菜，一如每夜。此女不似艺人，忠厚老实，待人热忱。自去年秋天起，余观其性情，一直内心丰足地侍奉于我。女人实乃不可思议之存在。阿歌以年仅二十有二三之身，以年届五十平日病恙缠身的我为依靠，且不露任何悲愁总是情绪饱满也笑着度日。

过去如此小妾性质的女子，是不会善加珍惜的。到了现代，自反抗观

念普及开来之后，在东京这座称之为民权主义的都市里，尚残存如此古风的女子，实乃出于意想之外的奇事。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吧。当年出入风花雪月的场所时，见一年轻女子把后半辈子托付给一位年老体衰的东家，慎重地没有一丝轻浮地忠厚度日，曾甚为蔑视，斥之为因利欲二字而不惜浪耗不可能二度重来的青春岁月不晓世事的愚笨女子。如今仔细想来，切不可一言以蔽之。此等女子，生来心弱气短，不善张扬，内心指望着与其混入浊流中遭人白眼，不如以朝露之身，靠一位感情深厚之人，安稳地度日更为妥贴。生来就缺少进取精神缺少奋斗意志的，自然能开此忍辱之悟。

在文化发达的国度里这是不可能一见的。在西方，纽约市加奥一带此类女子为数不少，在巴黎也不时瞥见此等风月中人。余已届老境，在艺术上的野心消失殆尽之际，尚且见到吾国现代的女子对文学政治等特别热衷且投身其中，此类女性日渐增多，在内心窃喜之余，能偶然邂逅如此可怜可爱的人儿，实乃老来之福。在人生末路身心俱倦的黄昏，蓦然遭遇巡礼女子的歌声，当时心境何等慰藉与苍凉，我的心境便与此相仿佛。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

天晴风冽。上午前往中洲，打脚气及梅毒的针液。途中乘车过丸之内时，青年团列队自幸边街蜿蜒至马场先门。前辈似的男子高举着或是写有“日本魂”或是“忠君爱国”的旗子。这天是纪元节，可能是游至二重桥外去朝拜宫城的。近年此类示威游行大为流行。浮表上看似乎是国家主义极盛的表现，实则对于国家的基础日增危险。无论何事，假饰外表虚张声势，终会一败涂地。然而处身如今世间，不论何事，都动辄大喊“忠君爱国”之类。治疗梅毒的广告中都大书着爱国的文字。归途在银座用饭，过牛笼街回家。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

晴。风和日暖。订正并誊抄前年春际开始执笔的《朴树物语》。午后三点往三菱银行，在神乐阪中河亭小饮。园香大木户趋前而来。欢情不再如当初相见时。真是可悲。园香初在牛门若宫小路时称为山子。去岁正月二十四日在中洲医院的归途，在尾泽药房里的名为新春日的大厅里，初始相会。我曾因此艺妓钱财散尽，然而也再度煽起我久已荒废的创作兴趣，那里我偶然题写了《噩梦》、《绣球花》，得以写成短篇小说，便是因为与此艺妓相识相厚。大概有一得必有一失，正是人生常事吧。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晴好无风。下午往中洲医院请药，未几暮色苍茫。过新大桥乘电车至终点站锦丝堀。自四之桥步行，出到五桥，沿城渠至大岛桥。开辟了新路，电车来回穿梭，在工厂当中处处有公园。我在震灾后未曾一度拽杖至此，兴趣不由得还很新鲜。震灾前，从菊川桥往东，工厂的煤烟沟溪的臭气熏人，几乎让人不能穿行。可是今天来此一见，工厂的院内还算比较清洁，道路铺上了水泥，货车驶过不见尘烟弥漫，沟渠的水也少了臭气。渡过扇桥，乘上往返于新开公路上的电车。从小名木川岸边至洲崎游廓前的路途间，有一块空旷之地。沟渠横陈，烟囱入云，在远方的地平线处屹立，跟目黑涩谷的郊外完全光景不同。过洲崎时已是暮云四合，城郭外毗邻的酒店已是灯火灿烂。在银座下车，至风月堂用过晚餐，初更时分始归家。名古屋安藤次郎先生赠来当地汲古会出版的《外郎异谈》。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

晴天。风犹存寒意。翻阅拙作的法语译本。译者埃利舍夫生于俄国首都的富商之家，明治四十年曾到东京游历，进帝国大学研修日本文学，获学士学位。我于一九〇九年春在麻布霞街伊东海军中将家的茶会上初识埃利舍夫。埃利舍夫栖租于本乡西片街，每周一次将漱石门下的文士们招至家中，开茶话会。他学过长谣，还学过手舞，有一晚在茶会席上，他还跳过《御所车》跟《春梅》给我们看。回国时我对此尚不大知晓。欧洲大战结束后，俄国革命时期他逃往巴黎，才幸免一死，说是家产丧尽，贫困潦倒。据说，那之后在巴黎曾做过日语教授，现在担任吉美尔东洋美术馆的馆员以糊口维生。思到他不幸的一生，则我国近年的暴政似堪可忍耐。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晴天。三点过后前往丸之内的三菱银行。乘电车至浅草雷门，到公园散步。过千束街时遇上春天仅在我家雇佣了一个月的女人。说是住在松竹剧院对面名叫浅草公寓的公寓里。在她的诱劝下到她家喝茶。说是右邻住的是舞女，左邻是咖啡店里的侍女。对面是娼妓模样的小妾，一过半夜十二点，透过墙壁常可听到娇滴滴的声音或是哭泣声。天色黑得很早，出到外面，走过公园里的大路登上待乳山。山的侧面眼下正在浇水泥修工程。连接圣天街的山脚下已成了西式的新公园。山上的圣天大殿虽是新近落成，但我却未往前再踏足百步。树木仅栽植了小樱树二三十株。走下石阶，经过圣天街的猿若街，街道焕然一新，不存一丁点可睹物思旧的余

痕。从新建的今户桥边，沿山谷堀的北岸散步。河沟在行至四五百米处止住，其水源进入土管埋入地下。河渠上新建的桥梁甚多。第一座是今户桥，第二座是圣天桥，第三座是吉野桥，第四座是地方桥，第五座是山谷堀桥，第六座是纸洗桥，第七座是地方新桥，第八座是地方桥，第九座是日本堤桥，河流在此桥下成为暗河。

行到日本堤东侧的小街时，看到一间堆有旧杂志的铺面有两间房大小的书肆，推开门进去一看，里面坐着看上去六十出头的店老板，店里净是明治二三十年间的杂志，《顿智会杂志》足有十余册。翻开一看，宫武外骨先生编辑的部分还有小林清亲先生的漫画，以及外骨曾遭三年囹圄之苦的记述。秃头老板说话的精气神，俨然是纯粹的江户下街的做派，令人想起过去的租书店老板，顿觉一种异地遇故知的感觉，将上述杂志以及其他几种杂志按老板开的价买了下来。出了大马路，就接近老城门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八日

天阴风寒。前往土州桥，从木场走向石场在银座用餐。回到家中看到郁太郎寄来的信，报知大久保家中母亲重病消息。母亲跟威三郎一家住在一起，我不想前往探望，决心即使万一出事也不再露面。这不是今天我突然定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一八七四年年末离开余丁街的老房子搬到筑地的陋巷时，早就有此觉悟。我离开余丁街的来青阁时，就把那天当成了母亲的忌日。

往威太郎那里，过去二十年都未曾书信往还，这次也没回信。知道当时威三郎所采取的态度究竟如何的如今只有酒井晴次一人，酒井已久无消息，可谓生死未卜。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

南风轻拂，尘烟迷蒙。早上远远听见民众的欢呼声，从午睡中醒来，洗过脸时打开门一看是堂弟永井素川，一身夏服头戴巴拿马帽，说是西大久保伯母大人生命垂危马上跟我一道乘车前往，我曾经有事露过几回面，而且这是我一生的愿望，如此等等，语言轻柔，确实是毫无成见的劝说方法。我平时在心底便有了深深的觉悟，就彬彬有礼地回答让素川先行，我告诉他我换一下衣服锁好家门，然后再前往探望，请放心好了。在游泳池游了一会儿就穿着浴衣出门来到浅草在松喜堂吃过晚饭，步行至驹形的河岩，夜色阑珊时才回到家中。

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

下午雷鸣雨袭。酒井晴次前来告知母亲于昨晚断气的消息，酒井知道我跟威三郎的关系只来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说是葬礼除了我之外，由威三郎一家举行。一同出门在银座酒楼吃晚饭，在尾张街街角与酒井分手，在不二地下室跟空庵小田及其他诸位会面，雨停后凉气袭来。

（栏外用红笔写道）母亲大人鹫津氏，名恒。于文久元年辛酉九月四日出生于江户下谷御徒街，是硕儒毅堂先生的千金，明治十年（1877）七月十日嫁与毅堂的弟子永井久一郎为妻。生有一女三男，昭和十二年（1937）九月八日傍晚逝世于东京西大久保的家中，葬于杂司谷墓地永井家的陵墓里，享寿七十有六。特此追悼。秋雨绵绵，夜来独泣，今年的秋风夺我母命。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

下雨。从所谓的大日本中央文化联盟处邮送来以公爵鸟津某某的名义委任我担任该联盟评审员的善于辞令的印刷品。我马上回信，啊，我焚笔断文之日应不远矣。这一天我还接到了奇怪的明信片，一个名叫成岛武夫的人以柳北先生曾孙的名义，希望我归还昭和二年（1927）从大岛隆一先生处借阅的柳北先生的日记和其他文稿，当时我已将它们还给了大岛先生，大岛先生竟对成岛武夫说文稿至今还在永井那里，对此二位我分别寄信。入暮之后，雨消停歇，我来到银座三号的不二屋用过晚餐，厅内有空庵通田的二子，我跟空庵一同步行至玉景，在九州亭小憩后回家。夜晚转暖有如春宵，从车中眺望番场河岸的夜景十分迷人。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多云少风。秋来屡有提笔写小说之意，多因虑及社会风向遂束笔洗墨。自执笔完成《葛饰情话》后直到如今未曾向几而坐，仅只以读书跟校订旧著聊慰平生。晚上本想去浅草遛一趟，因骤雨阻隔于是留在家中。三更雨霁星明。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日

星期天。晴。枇杷熟了，石榴花开。四月时下种的凤仙、大波斯菊类，因不适应地气，多未生芽，形将枯死。连雁来红也未发芽。初夜时分在日本桥花村用餐再往浅草。歌剧院下周上演战争题材的歌剧，因此来了一位普通服装的宪兵，检查预演。可知这一程度的干涉越来越苛刻严酷。

谷中先生来，与女舞蹈演员一道，与森永交谈。归途月光如水。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

晴。早晨岩波店店员来谈。清扫庭院。午后平井来谈。黄昏至土州桥医院。院长深恐我自炊自饮过分疲劳，频频解说进院静养的必要。本来想去浅草一访，因想起院长忠告，经过银座时就打道回府。我未雇女佣，过着单独炊饮的生活，发端于前年即一九三八年立春日，今已满整三年矣！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

多云但和暖。午后执笔。薄暮时分受岛中氏之邀抵上野莺谷的盐原楼。上野地铁站里面，小卖店鳞次栉比，但见有一对年轻男女相互俯偎，一副难以离舍的神情，两人皆热泪盈眶地沉默多时，只是一味地站着。两人的服饰容貌都相当出众。看上去似乎是中产阶级的子弟。我旁观了一会儿，想到如今的世上还有不忘恋情的人存在，不由窃喜。去年走笔题写的小说题目，是对恋爱的描写，因之我的喜悦尤为深切。我从远处凝视着两人的姿势、态度、表情，且有心尾随他们，但是约定的时间临近只好作罢，急匆匆地爬到车站出口，出口处有两部人力车在待客，我跳上了一辆。老车夫说每天的赚头就是五元上下。到了盐原，谷崎先生已至。岛中先生伴着《中央公论》的一位编辑松下先生前来。老板娘似的角色，年岁在四十前后。女仆皆青春貌美，如花似玉。佳肴中留在记忆中的有烤鲷鱼、樱花望潮鱼、鲜鱼片、海鳗汁、荞麦面等，还端出了饭后米糕、豆馅糯米点心。应时珍馐可谓应有尽有。旗亭的这家盐原楼在我年轻时曾是艺人聚集的温泉旅馆。当时我跟神田讲武所的一位名叫小胜的女子时常来此结巫山云雨梦。门前的地面上秋荻猎猎，当时夜深人静时露湿衣袂的风情至今仍刻骨铭心。当时我感觉根岸一带依然古风犹存，仿佛有根岸古风的雅韵。

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

立春是名不符实的，风犹寒彻，天气晴朗如洗，下午从丸之内乘上前往箕轮的电车抵达浅草。在合羽桥畔遇见两三年前受雇佣歌剧院的舞女。说是才刚从劳军表演的漂泊之旅归来。说是看见腌咸菜店有家常小笋卖，一买竟要百余元。我在浅草一带散步时总是携带着重重的包着布的箱子，碰见好物什就买回去。家常咸物之类，我家附近往浅草去的小巷里，美味者甚多。到歌剧院的后台休息室一看，二楼舞女的房间里，大伙儿仿佛是

沐浴过后，一角有三个人在玩骨牌，另一角一位哼着曲子的男子跟他的舞女情妇对着火盆，烤着干鱼之类的，正兴高采烈地吃着。日暮时分我出来乘地铁。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

细雨如烟。菊池宽设立的文学报国会，一声招呼也没打，就把我塞进其会员的名册。该会会长正是我深恶痛绝的德富苏峰。我本来想斥责武断地滥用他人名义的报恩会的不义，回过头想，若此反而可能增加竖子之名，遂作罢不顾。晚间雨霁，前往浅草买食品，归途在芝口的金兵卫小憩。女老板将配给的糙米放在一升装的坛中用竹棒捣杵，说是捣上一小时左右就成精白米了。

一九四四年（荷风老人六十有六）一月二日

星期天。晴好。跟贺年片一道，频频抵达的便是针砭时事的信件。悉皆未曾谋面之士的飞鸿。总括起来其大意可摘录如下：

> 现政府的方针依然模糊不定，究竟以什么为中心大事，相当不明确。现在包括文学杂志都禁止发行，以此推测，好像学术文艺乃无用之长物一般。文学无用观是妨碍思想的推进，阻碍文化的进步的。无异于把现代日本带回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如此愚不可及之举不知能否得逞！若能得逞，则国家终究走向衰亡。如此一意孤行于愚昧举止的国家，单凭武力，就能成为东亚一霸么？现政府的小命可谓不再长久。云云。

下午，凌霜先生前来访晤。送给我苹果酱等。晚上翻阅从凌霜子处借来的依田学海的《谈海》。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昨日小川来访，说是歌剧院面临解散，定于明日举行最后的表演，请务必前往之类。五点过后用罢晚餐，先乘地铁继而从田原街借黄昏的天光安步当车。一进入二楼舞女们的大房间，但见舞女们的梳妆镜台一个不剩，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两三个娘亲似的老婆子前来，拿着布包、道具、雨伞等离去。八点过后，终曲奏起，等待观众起身离去，馆主田代旋太郎把一群男女聚集在舞台上，说着告别的话，他在替后台乐队等致辞

时，感慨万千，大放悲声。继之男女艺人四五十号一同含泪饮泣。舞女中回到房间收拾行装准备回去的也嘤嘤低泣。他们各自将住址的号码写在纸上相互交换以示惜别，这一情形跟几天前报纸上关于解散的报道出现后我前来暗中观察时的情景迥然有别。我也不自觉地差点挤出了老泪。回想起来，我头次进入这里的后台，看到舞女们裸裎着玉体换衣服而惊喜万分，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岁末，不觉也匆匆过去七年时光。歌剧院在浅草戏曲最时兴的高潮期，留下无数浅草风韵的浪荡冶游的情趣，成为最后的乐土，随着它的解散，那种牵人心旌的情怀就再也不能一掬其中滋味了。我六十岁时偶然发现这块别有洞天之所，有时几乎是每天都来游玩，那些业已成为永不回返的梦幻。我一人悄悄走出后台，但见冷风拂面的天空中挂着半轮残月，道路一片迷朦。乘地铁归去时，行进在关门闭户的商店街上，泪水不期然地夺眶而出，打湿了衣衫，可是我的头依然不自觉地转向六区的方向。直到去年，从歌舞伎剧院突然关门时起，对什么事情都特别感伤，目睹都市情调的消殒，同时我也祈愿此老朽之身尽早地故去。歌剧院后台的艺人们有的是那么朴素木讷，有的淫荡无赖为世人斥为无用之徒，却不像站在现代社会前沿的那些人那么狡猾奸诈、那么强横私欲、那么傲慢无礼。若与其深交确有值得可爱之处。如此一来，我在感慨世事多舛之时，必访此馆，与他们一道同饮同餐、倾心杂谈，以求得虚妄的慰藉，成为我一生中的常事。然而如今我晚年最后的安心处，都被解散，化为乌有，不觉悲从中来!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

晴天。早晨10点警报。下午木户先生来访，说是浅草商店街的火灾烧到了中段旧大增料理店，还有一间照相馆，说是还延及到宇治里料理店一带。另外据街头巷议，说是马尼拉的陷落已为时不远，应该会在本年八月左右结束。读《西洋绘画简史》。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

街委会的男会员跑来惊呼罹灾的处所已经焚烧，请集中到仲街的国民学校去。前往一瞧，幸逢对面牙科医生岩本先生及其家人。用过一块饭团，饮过茶，旭日初升，霞光四射，寒风不再烈似昨夜，然而今天仍寒彻肌肤。我计算首先到代代木的杵屋五叟家去暂谋置身之所，于是前往三河台电车站，可是根本不见电车运行的样子。到六本本的岗亭打听，说是从青山一丁目到涩谷站有电车，于是我依言来到涩谷，可是省线的卖票处十

分混杂，难以近前。在寒风簌簌中站在路上等公车前来，过了半个多小时，在上午十点过后终于来到五叟家中，跟他一起用午饭。饭后五叟携二子去看珍奇馆的焚烧旧址，我钻进被炉内一睡。昨晚站在路上提着布包一直走到青山一丁目，弄得筋骨酸疼、困乏不堪。唉，我就身上这一套衣服，成为无居家无藏书之身。我曾经隐栖于珍奇馆，亲近于文墨，细数起来，已历二十六年之久。然而这两三年随着老境逼迫，日渐不堪扫尘庭之累。因为战争可供雇佣下仆的几乎没有，而且园丁也不来，在大雪纷飞堆塞路径的早晨，若无清扫之人往往一筹莫展，如此情境，常使我一念起来，恨不得马上卖了藏书，一身轻松地住进老人公寓，真的是不如等死于公寓一室洒脱些。昨夜又遭火患，无一物随身，反而不知老后安心之基础何在。如此则三十余年前我游历欧美时，购得的诗集小说及枕旁之书卷恐怕再也不能到手，如此想来爱惜之情难以忍受。暮昏时分，五叟携三子归来，叙说市内见闻。大致如下：

> 昨夜烈火几乎将东京整个市区化为灰烬。北自千住，南到芝区，几乎到了田街。浅草观音堂、五重塔、公园六区的演出街、吉原游廓均烧毁，芝增上寺及灵庙均化为乌有。在明治剧院避难的悉数烧死。本所深川的街道、龟井户天神、向岛一带、玉井的色里均归为乌有。到了午夜两点就寝。熄灯后闭上眼睛尤见火星在黑暗中纷纷飞舞，尤闻风声啾啾呜咽个不停。不久幻影慢慢消失，不觉进入梦乡。

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

阴天。上午前往麻布区公所。途中经过市兵卫街的旧宅颓迹，见一队士兵正在四处挖大大的地洞。向一士官模样的男子询问，市民原有房地的烧残处，军队可以随意征用，详情请向麻布区公所防卫科咨询。军部如此横暴放肆，愚昧之至，真令人万分愤慨，只剩将它们完全抛弃这一招了。我们为了复仇，惟有对日本采取冷漠、不关心的态度。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

拂晓三时半许在小雨淅沥中，与菅原夫妇一道，再次前往涩谷站，仍取不得车票，情形与昨日相仿。想尽方策回到驹场，上午八点第三次前往，终于好不容易从车站职工那里领到车票。其手续之不便以及繁琐芜杂，实出人意表。国内公务人员之素质低下仅由此则可见一斑。跟菅原夫妇一道，在宅氏兄弟的相送下，挤进涩谷站的检票口已是下午一点半左

右。乘山手省线，过品川站，抵东京站，乘上罹灾灾民往大阪的专列。乘客不如想象中那么拥挤，我们三人均有位落坐，实是不幸中之万幸。下午四时半列车开始离开站台。发车时也不鸣汽笛，没有任何声响就离都市而去，其悲凉之感尤觉沉厚。到滨松时太阳完全下山，又是细雨霏霏。我在一九二一年秋跟亡友左团次一行共赴京都游玩，那之后就一次也未接触过东海道的风景。真是感慨无量，无从起笔。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晴天。旅馆的女老板说，燕子昨日离巢未归，恐怕今天有不祥之兆，必有变异，须做好避难的准备。果然是夜两点许，冈山街遭空袭，一时四方火起，火光冲天。警报的鸣笛未鸣，市民尚在睡眠中，突然听到爆炸声始仓皇逃离。我走在旭川的堤岸上靠近铁桥，匍匐在河滩的沙地上，方可九死一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晴天。早晨七点谷崎润一郎来邀，往东出行。过两三街到一座桥。隔溪远眺，似乎与冈山后边乐园一带的景色类似。之后向人打听，方知此处乃流经冈山的旭川上流。其水色山影相似得惊人，实在令人诧异。正午受邀至谷崎家的房舍用过午饭，是用小豆米做成的东京味道的红饭。我在谷崎的劝诱下，几乎要离开冈山移居此一宝地了。然广崎冈山等处的市街已次第化为焦土，人心日益浮躁不稳，米粮之外日用的蔬菜已不再配给，外乡的灾民几乎难以找到食物，虽事已至此也不便长久搅扰谷崎一家。我说明早我回冈山到车站看看问问车票的事，明早五点若不到就难以从命了。我把此事告知谷崎，回至旅馆暂作午休。上灯时谷崎那边遣人过来，说是津山街买来了牛肉叫我赶紧过去。匆忙赶到小野旅馆，日本酒还暖乎乎的。老板娘不善酌饮。谈话颇多意兴。九点过后辞别回到客舍。深更时分警报鸣起，卧床懒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天阴风凉。客舍的早饭是鸡蛋、葱汁、烤小桃花鱼、茄香菜等。火车票是经谷崎君之手想法购得的。饭后抵谷崎君的寓所。杂谈当中火车时刻临近。约定再会的佳期，相送时同行在小道上到停车场，乘上上午十一点二十分的火车。可是车中并不十分杂沓。凉风从窗口吹入，比起炎热的来路，就好忍受多了。在新见车站换乘，出发之际食用谷崎夫人赠送的便

当。在白米上盖上海莱加牛肉。不由欣喜自胜。食后稍有睡意小盹，经过几处山间的小站，很快就把西总社跟仓敷的车站抛在后面。在农家的庭院里，夹竹桃花正盛，稻田间可见莲花绽放。下午两点安全抵达冈山站。在焚烧过街道的水管旁洗脸，走走歇歇回到了三门的寓舍。S君夫妇告诉我，今天正午电台广播说，日美战争忽然结束，已经发表了公告。真是太好了！日暮时分染坊的婆子前来，拿来鸡肉、葡萄酒等，在停战的庆祝席上大家均酩酊大醉后就寝。

（栏外毛笔添写）正午战争结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

晴天。读到天皇降书。自停战协议发表后，门巷清寂。几乎难以窥知市区动静。邻居说，他想去津山到车站去了一趟，可是员工不上班，似乎火车几乎都停运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

食品越来越缺乏。早上喝汤，中午跟晚饭仅有稀饭跟蔬菜进口。虽说如此，由于不再听到空袭警报的声音，已是莫大的幸福。晚饭后，月色迷人，遂同S夫妇同登三门神社的小山。夜色清凉如水。归途中与染衣店的老婆婆相遇。此媪特别热情，看上去人缘极好，不仅为我周旋借宿的二楼房间，而且其后不时送赠蔬菜小麦粉之类。是夜买了黄瓜酸解馋。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天阴无风。窗外的山芋地里终日虫声不绝，种过马铃薯的旱地耙得很匀，冬莱已经萌芽。因不堪忍受稀饭裹腹，只好昼夜卧床读书消磨时间，在不太寒冷的时候，本想提起笔写一两篇放着，由于空腹之故缺乏气力，加之阅读的书籍也不多，就翻开了帝国文库本的《高僧传》，可是兴趣平平不堪卒读。因为没死才无奈地活着，应该说是表达了我的一生，近暮时分雨淅沥地下起不见止歇。邻居家的广播报道在十七日半夜的风雨中，九州一带损失更大。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昨夜风雨袭来，直至今晨十点左右才平静下来，可是天空依然阴沉沉的，海面跟山顶都阴暗一片。吃午饭时，听到窗外的山芋地里，邻居家的交谈。说是昨天早晨，天皇陛下穿着晨服，带着随从数人乘着不大起眼的

轿车来到赤坂灵南坂下的美国军营，跟麦克阿瑟元帅会面，听说战败国的命运与天子蒙尘的坏消息其惨状可以说到了极点。我不由想起中国历史中的一页，当南宋朝室灭亡时，其天子到金国的大营中求和就那样成了俘虏，不由哀从中来。几年前日美战争开始时，德意志成立了独裁政体，愤恨贿赂流行世道的人们，聚拢起来安慰各自难以排遣的愤慨之情。这种奇奇怪怪的社会中想见的无不可以见到，足以令人解颐之事不仅浅草的戏剧未能很好设计，就是目睹长脚的马、有冠的鸟时，也不可能站得远远地避开，这是太平盛世的百姓无法了解之处。吃着配给的米，忍受着空腹的饥饿便是日本人的特权么？有时不由得解嘲一番，事实上它比起预想程度更深，我们时至今日就是在梦中也无法推测日本的天子会微服屈尊来到美国兵营去请和谢罪。细想起来在幕府灭亡时，将军德川庆喜所采取的态度比起今天的天皇陛下来更为名誉扫地。今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理由何在呢？在幕府瓦解时，幕府的家臣愿意牺牲性命，是一批忠贞的臣子，与此相反在昭和时期的现代可以说军人与官吏中缺少一位堪与胜海舟[1]媲美的智勇双全的好臣子。今天日本可能灭亡的征兆显著表现在一九二三年东京地震前后社会的各方面的表现。我并非一位世人所谓的爱国者，也不是一位英美的崇拜者，只是看见被虐待的人常感到悲悯，仅只不过是我不能抑制救助弱者平抑强者的感觉罢了，在此我记下无用的赘言，让笔尖磨损的笔更加难以走笔，探究出其原因所在。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

晴天。早晨把行李堆到卡车上，五叟的妻子长男、女儿乘次车于上午十一点后离开热海，我跟五叟的次子以及田中老人乘上一点四十分从热海出发的临时列车，乘客并不拥挤，傍晚六点抵达市川站。日已西垂，暮色四合，步行至菅野258号的出租房里。卡车好久不到，八点过后，五叟的老婆来告知汽车在途中老是发生故障，她就从横滨乘省县电车到此。长子十点过后抵达，说是卡车已很难行进，车已到目黑车库，司机明朝修好车随后赶来。没有被褥，没有粮米，只好急忙向邻家借用，熬过了这可怜的一夜。

---

① 胜海舟（1823—1899），日本幕府末期开明政治家。

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

天气晴暖。下午乘省县电车到达浅草站，又乘开往三轮的电车从菊屋桥进入公园。战灾后三年，我今天首次踏上东京的土地，菊屋桥角宗元寺门前的石质布袋和尚依然无恙，木马馆一如往昔，旁边的小屋墙上挂着招牌，上面是女性的裸体，洛克歌剧院上演着跟原来的歌剧院相似的歌舞剧与戏剧，木板上写着六十元一张票，公园内外散步的人络绎不绝，跟战争前一样，又乘省县电车回去在龟户平井一带的街道上自在地散步。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

天晴，没有云翳。下午突然想起一事，至新桥乘地铁出虎门上灵南坡，在老房子周围散步。灵南坡美国大使馆后门前是美国宪兵的巡察处，正对面是日本警察的小房子，市兵卫街大道两侧的深院大宅成了美国将军的住宅。从我老家拐角的府第大门上，如今已改成克罗耐尔某某五百××号，在老房子的宅基上看到两三个建筑工的身影正忙着设计日本住宅。门前的田岛先生入住在假普请平家建的房子里，恰好他的妻子站在纸拉门外向我致意，我就沿着山坡上的小路前往道源寺坡方向。在长谣大师山田顺平的未曾烧尽的老宅门前依然如昔地挂着往时的门牌，走下坡路，西光寺已经改建一新，山崖下箪笥街的小巷里没有人家，荒败的旧地都成了菜园，但见葱叶青青。山崖被杂草深深地覆盖，在战灾之后，前来探寻反而减少了几分凄惨的感觉，就像我一九二〇年从筑地迁移时那样，周围一片清寂，从灵南坡上这一带几乎没有行路人。东久尔官邸内的房屋已经焚烧殆尽，门前路旁的老樱树半枯着留了下来。从箪笥街的小巷来到电车大道，两侧皆是临时板房的商店毗连，直通到溜池大街，我不由想起一幕旧时光景。突然一家商店中有人喊我的名字，往前一看，原来是以前常来此买东西的药店老板。赤坂电话局邻居的盆景店西花园已变成了花店，菊花簇簇排在一起，在溜池四角乘上前往新桥的电车，恰好碰上一对美国步兵抗着军旗过来，电车停止运行达二三十分钟之久。步行到新桥时，日已西垂，暮霭苍然。银座大街上已是灯火通明，行人熙攘。偶然遇上旧友万本先生。两人到不二屋喝茶，出门时已是七点，从有乐街乘省县电车回家。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

天晴。早上八点岛中先生乘坐新买的汽车前来迎接。早上十点先是抵达文部省的人事处，从那里直到接受文化勋章前经过如下。从坂下门进皇城，在皇宫大门处乘电梯被引至楼上的一个房间，由冈野文相介绍给首相

等诸位。聆听过接受勋章的程序礼仪的说明后，到另一大厅拜见玉座，玉座右侧的窗边是吉田首相，左侧站着冈野文相，由吉田首相颁发装在箱中的勋章和奖状。

再回到起初仿佛休息室的房间，由相关的部局官员解开勋章绶带，挂在受奖者的脖子上，不一会儿被带到餐厅。

餐桌上已摆好就席者的名录。紧靠我的左席是高松宫宣仁亲王，他的左边便是天皇陛下，我的右邻是梅原先生。酒是一色的日本酒，佳肴是肉汁灼海虾、炸方头鱼、牛肉炖蔬菜。水果是夹栗泥布丁，还有葡萄、香蕉。用餐完毕在旁边的房间饮用咖啡跟日本茶，尽心畅谈，熊谷博士谈结核病及其治疗的话题。朝永博士谈到原子物理学，以及实验机械的费用庞大的问题。辻博士提出一大假想说亲鸾上人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安井先生谈到法国画家罗特累克跟邻木春信版画。以上诸位的谈话可谓妙趣横生，我便不再多言。平生木讷的我感觉到因此反而卸下了重担，走到门外是报纸摄影记者等候摄影，之后在起初的会客厅再饮日本茶，至此勋章授与仪式结束，时间是下午三点。乘岛中先生的汽车到山王下的八百善。静候相几凌霜子、川尻清潭先生、久保田万太郎先生光临举行晚宴。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天晴。特别文化贡献者，准备给年薪五十万日元，其后便不再有任何通知。不知为何，值得一哂。晚上跟银座曼哈顿的三位吧女一道参拜浅草观音堂。回家时已是拂晓三点半。月明星稀。

（汪正球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日本随笔经典
作者=叶渭渠编选
页数=２９８
ＳＳ号=１１６４６３３８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年０７月第１版